

安妮系列姊妹篇 畅销西方近百年

加拿大经典成长小说艾米莉系列三

艾米莉之恋



[加拿大]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加拿大经典成长小说艾米莉系列

- ★ 安妮系列姊妹篇，畅销西方近百年
- ★ 作者的小说入选 2004 年“百部英国人最喜欢的文学作品”
- ★ 送给女孩，送给女儿，送给女生，送给女友……风靡西方和日本的经典成长礼物
- ★ 爱德华王子岛，世界旅游胜地，作者出生地和小说背景，人一生中必去的 50 个地方之一



L.M.MONTGOMERY

ISBN 7-5339-2173-9



9 787533 921736 >

ISBN 7-5339-2173-9

定价：17.00 元

PDG

艾米莉之恋

EMILY'S QUEST

[加拿大]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著

史津海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PDG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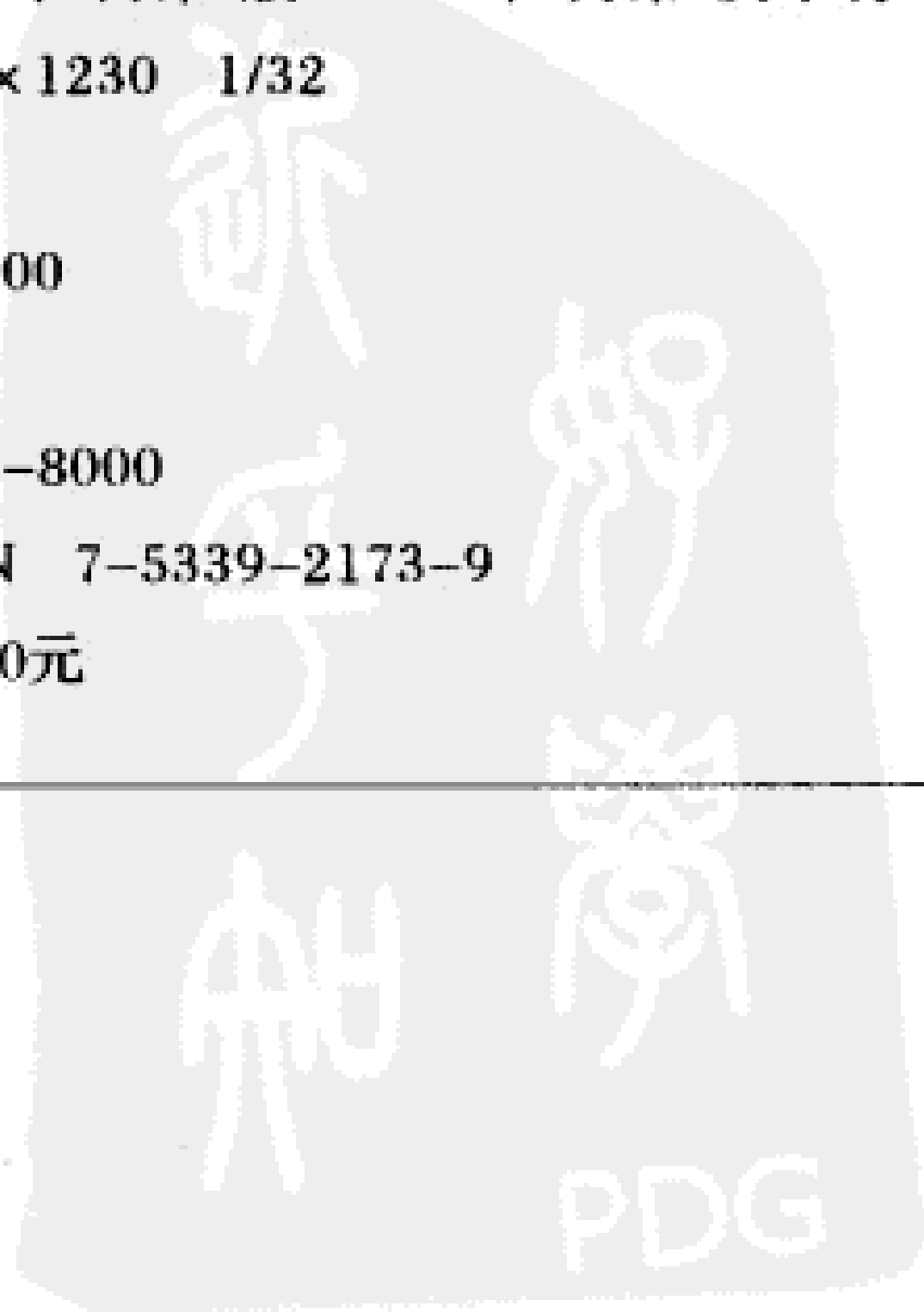
艾米莉之恋 / (加) 蒙哥玛利 (Montgomery, L.M.) 著; 史津海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5.7
ISBN 7-5339-2173-9

I. 艾... II. ①蒙...②史...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54993号

艾米莉之恋

作 者: [加拿大]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译 者: 史津海
责任编辑: 朱怡瓴
封面设计: 王 坚
内文设计: 胡东梅·麦唯设计工作室
责任出版: 朱毅平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5000
插 页: 4
印 数: 0001-8000
书 号: ISBN 7-5339-2173-9
定 价: 17.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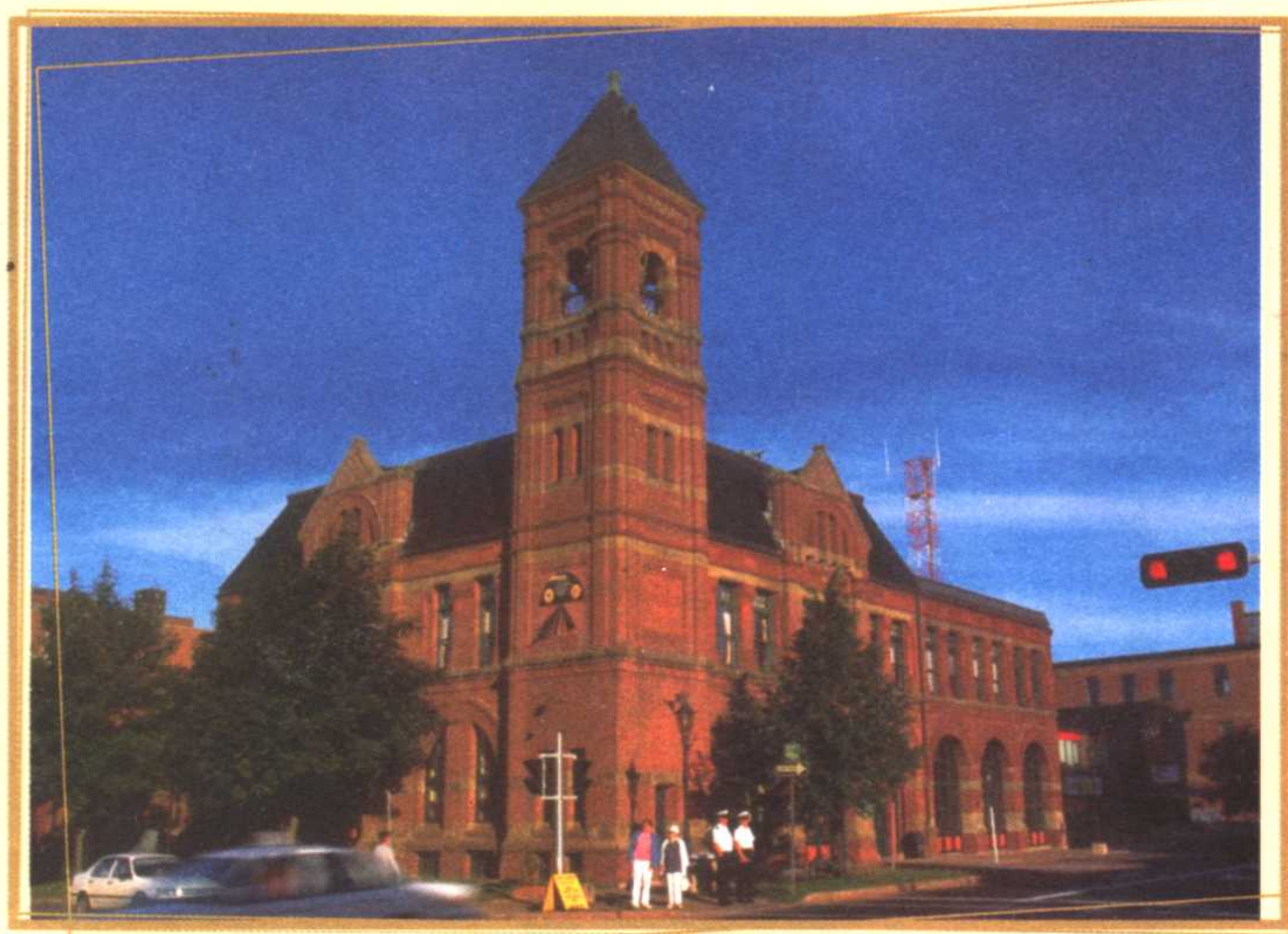
A Daughter of Eve



*Emily's
Quest*

送给我的

Month ____ Year ____



Charlottetown City Hall

Month ____ Year ____

“让我们互相保证每当我们看见
那颗星时，我们会毫无例外地想起
对方——毫无例外。无论我们在哪
里，只要我们活在世上。”

Emily's
Quest



Confederation bridge



Emily's
Quest

Month ____ Year ____

啊，生活中仍不乏美的事物，美的事物是会永远存在的。人的感情会有种种变化，可自然界的美却是不朽不灭的。

Emily's Quest



Prince Edward Island

Month — Year —

我似乎总也不能在感情上得到
个圆满的结果，当孤独感袭来时，
它会把我牢牢地抓在手里，连拧带
搓，直到拧干我的力气和勇气，唯
留下身心的伤痛。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1
第三章	022
第四章	030
第五章	039
第六章	045
第七章	061
第八章	066
第九章	077
第十章	093
第十一章	102
第十二章	110
第十三章	116
第十四章	126
第十五章	134
第十六章	138
第十七章	143



Emily

目 录

Contents



第十八章	155
第十九章	167
第二十章	177
第二十一章	182
第二十二章	195
第二十三章	201
第二十四章	208
第二十五章	223
第二十六章	239
第二十七章	247



Emily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 M. Montgomery

第一章



1

艾米莉·伯德·斯塔尔告别了高中岁月，准备迎接未来数不尽的春秋。从什鲁斯伯里来到新月农庄之后，她在日记中曾写下这么一句话：“再也不用喝加糖又加奶，甜腻腻、黏糊糊的坎布里克茶了。”

这可以说是一种象征。伊丽莎白·马瑞姨妈已经默许艾米莉喝真正的茶，可以随心所欲地喝，而不是偶尔允许她尝一尝，这便意味着马瑞姨妈默认艾米莉已经长大了。早就有人认为艾米莉已经长大了，有这种看法的人首先当推她的表哥安德鲁·马瑞和她的朋友佩里·米勒。他们俩都向她求婚了，但都被她轻蔑地拒绝了。伊丽莎白姨妈了解到这件事后，意识到艾米莉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必总让她喝坎布里克茶了。即便如此，艾米莉并不指望姨妈会允许她穿长统丝袜。说不定穿条丝衬裙并不会招致姨妈的反对。虽然丝衬裙会发出诱惑性的窸窣声，但那毕竟是穿在里边的东西。而长统丝袜必然会被认为伤风败俗。

不管怎么说吧，艾米莉如今已经又落脚在新月农庄，成了新月农庄的年轻姑娘。村里认识她的人会与不认识她的人交头接耳，颇有几分神秘地议论她：“她还会写小说呢。”七年前她曾被寄养在新月农庄，七年来这里竟然毫无变化。当年到这里时的第一天傍晚，她很感兴趣地注意到餐具柜上的浮雕装饰投在墙上的影子看上去怪怪的，像是一幅黑

人的侧面像。七年后的这天傍晚，那个像黑人侧面像的投影依然在那面墙上的老地方。这是一栋经历过悠长岁月的老房子，它默然无声却充满了智慧，而且还有点神秘莫测。它表面上显得有点严厉，其实却很慈祥。在布莱尔湖畔和什鲁斯伯里，有些人认为对一位年轻姑娘来说，新月农庄是个单调沉闷的地方，不会有什么灿烂前途。他们说她谢绝了罗亚尔小姐所提供的纽约一家杂志社的工作，那可真是太傻了。那等于白白丢掉了脱颖而出的大好机会！然而艾米莉对自己的未来自有主见，她并不认为新月农庄的生活会单调沉闷，也不认为选择了新月农庄就失去了可上九天揽月的良机。

她天生喜欢写作，是个十分认真、十分执着的小说作者。若是出生在几千年前，她只要跟部落里的人围着篝火坐在一起，就能用故事迷住听众。如今杰出的作家多如繁星，杰出的作品盈千累万，她必须通过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段才能吸引读者。

然而，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构成故事的素材都是一样的；无非是人间的生与死，生活中的婚嫁与丑闻——这些无疑是世界上唯一真正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于是她毅然决然地塌下心来，怀着愉悦的心情追逐名利，当然她所追求的并非只是名利。对艾米莉·伯德·斯塔尔来说，写作主要还不是为了挣钱或赢得一顶桂冠，而是一件她难以摆脱的任务。一件事或一个念头，无论美妙还是丑陋，若是不“写出来”就会一直折磨她。生活的喜剧内在的幽默，生活的悲剧固有的凄怆，都深深地吸引着她，催促她将它们诉诸笔端。现实生活的大幕后面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充满了迷惘的幻想和难泯的梦，召唤她去反映、去阐述，那召唤声威势逼人，令她难以或者说不敢抗命。

艾米莉是个在生活中充满青春朝气的乐观姑娘。生活

总在用它的魅力吸引着她向前赶。她知道前程并不风平浪静；她晓得她肯定会时常得罪布莱尔湖畔那些总让她写讣告的邻居，如果她在讣告里用了个冷僻的词，他们就会把嘴一撇说她在“有意卖弄”；她明白日后难免会有让她感到迷惘和绝望的日子，那是她文思迟钝、笔尖干涩而写不出东西的时候；会有编辑部退稿的日子，退稿通知上那句“内容肤浅、似无意义”会让她恼羞成怒，恨不得像玛丽·巴什克采夫那样，把客厅里那只无情的、似乎在滴滴答答嘲弄人的座钟扔出窗外；会有让她感到过得平庸、可鄙的日子，因为她所做的一切或者竭力去做的一切都毫无价值；会有情不自禁自我怀疑的日子，要知道她原本深信无论是在诗一般的生活中，还是在平淡的生活中都不乏真理；会有神灵的话似乎也不过是“胡言乱语”的日子，虽然她一直是神灵的虔诚信徒，可是在那样的日子里，神谕却好像在揶揄似的暗示她圆满难求、美善难得，凡夫俗子耳笨笔拙，又岂能寻觅得到、描绘得出？

她知道伊丽莎白姨妈虽然容忍她爱写点什么的嗜好，却并不赞成她痴迷地舞文弄墨。令伊丽莎白姨妈惊愕的是，在什鲁斯伯里中学读书的最后两年中，艾米莉通过写诗和小说居然挣到了钱。于是她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不过，马瑞家以前还从没人写过什么诗和小说。总之，伊丽莎白·马瑞由于对此感到莫名其妙，就一直心里不舒服。让她更耿耿于怀的是，艾米莉还另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新月农庄和布莱尔湖畔之外的世界，那里天高地阔、星光灿烂，艾米莉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那个世界，但是即便满腹狐疑，即便不屈不挠，她这位姨妈却无法随她去那里探明底细。艾米莉的眼睛时常像是在瞅着什么缥缈、可爱、神秘的东西。假如艾米莉的目光不是这么不正常，伊丽莎白姨妈也许会更理解她的抱负。没有谁愿意被人排斥在外，即便是新月农庄自信心



Emily
L. M. Montgomery
003

十足的马瑞家的人也是如此。

2

通过艾米莉前几年在新月农庄和什鲁斯伯里的生活对她已经有所了解的人，一定还记得她的长相。不过还有对她并不了解的人，那么我就把她的外表描述一番。她此时是一个刚满十七岁的花季少女，正在离海不远的一座古老的花园里散步。时值金秋，花园里金色的菊花开得如火如荼，给花园平添了几多生气。新月农庄的这座花园是个宁静的地方。五彩缤纷的鲜花、妙不可言的幽寂角落令人怡然陶醉；松树的清香、玫瑰的芬芳在园中弥漫；耳边还响着蜜蜂的嗡嗡声、风儿的哀歌声、蓝色海湾的碎语声；还有北边高大约翰矮树丛中那些冷杉永不停息的轻叹声。艾米莉爱花园里每一株花草、每一处花阴树影、每一种奇妙的声音，爱花园内外每一株多姿的老树。她格外钟情于她视为好朋友的那些树——西南角上那几株欧洲甜樱桃，三位钻天杨公主，溪边小径上的那颗少女般的野李树，花园中央的那株高大的云杉，那边的一颗银枫和一棵松树，另一个角落里总是跟快乐的风儿调情的颤白杨，还有高大约翰矮树丛中那一长排气宇轩昂的白桦树。

生活在树木蓊郁的环境里总是让艾米莉感到心旷神怡——这些树木都是先人们留下的老树，栽种它们的人早已长眠地下，在它们的绿阴下先人们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

艾米莉是个身材苗条的纯洁姑娘。一头秀发像光滑的黑色绸缎。一双灰中带紫的眼睛熠熠生辉，两眼下面各有一圈淡淡的紫晕。每当艾米莉为了写完一篇小说或者构思一篇故事的梗概而熬到深更半夜时，那两圈紫晕就会显得更

深、更迷人。她红唇鲜润，两边的嘴角上有浅浅的酒窝，这一点与马瑞家族的人有些相似。两耳上端有小小的尖角，看上去有几分滑稽。也许正是因为嘴角的酒窝和有点尖的耳朵，有些人才会认为她像只可爱的小猫。她的下巴和脖子都很秀气，脸上总带着俏皮的微笑，这使人感到这朵缓缓展开的小花突然绽放出成熟的光彩。她两只脚脚踝样子精巧，曾受到普里斯特池塘的姑外婆南茜·普里斯特的不中听的夸赞——姑外婆南茜就喜欢说长道短。她圆圆的脸蛋上有两块淡淡的腮红，这腮红有时会突然变成深红色。风吹草动似的普通小事都会让她两颊一下子红起来——蓦然感到海上吹来了一阵儿风，猛然朝蓝色的高地瞥上一眼，看到一枝火红的罂粟，望见在神秘的早晨驶出港湾的渔船的白帆，面对月光下银光闪烁的一湾海水，偶然发现老果园里有一株蓝色耧斗菜，突然听到高大约翰矮树丛中传出的口哨声，她都会脸红。

那么，她漂亮吗？我难下定论。反正当布莱尔湖畔的人们历数他们那儿的漂亮姑娘时，从来没人提到她。然而，凡是见过她的人却再也不会忘记她的容貌。第二次见到她的人绝会说：“呃，你看起来倒是挺面熟的，可是……”她的几代先辈中不乏美女娇娃。她身上或多或少有她们的影子。艾米莉风姿秀逸，像清泉那么清澈，那么富有朝气。一个闪念也会让她激动不已，就像弱柳被强风摇曳。感情的心弦被触动时，她更会激动万分，就像蔷薇在暴风狂舞。她属于那种永远充满活力的人，他们即便不幸亡故，我们也会觉得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事。虽然她出身的家族是个讲究实际的保守家族，可是她却像块钻石光耀夺目。许多人喜欢她，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她。然而却没有人对她完全不感兴趣。

小时候，艾米莉跟她爸爸一起住在五月林一栋又小又旧房子里，那儿也是她爸爸长眠的地方。有一天，她跑出



Emily
L. M. Montgomery
005

家门去寻找一道彩虹的尽头。她满怀希望和期待，跑过一片片湿漉漉的田野，爬过一道道小山。她在不停地跑，那道瑰丽的彩虹却在不断地变淡、逐渐模糊，最后竟然完全消失了。艾米莉孤零零地站在陌生的山谷里，辨不清家到底在哪个方向上。她的嘴角情不自禁地发起抖来，眼里噙着泪水。随后她扬起了头，朝着广阔的天空露出无畏的微笑。

“还会有别的彩虹的。”她说道。

艾米莉是个追逐彩虹的女孩。

3

新月农庄的生活毕竟是一种不同的生活，她必须主动适应它，必须有感到孤独的思想准备。性情火爆的伊尔丝·伯恩利是她七年来的忠实好友，如今伊尔丝去了蒙特利尔，就读于文学与修辞学校。两个姑娘分手时泣涕涟涟，发誓永不相忘。不过，等到她们重逢时，必然会发现时移境迁带来的变化。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但事实是当两个朋友久别重逢时，他们总会从对方身上看到或多或少的改变。也许越是最亲密的朋友越是如此，这不免让他们感到沮丧。其原因正是他们原先的亲密无间。他们会发现对方跟原来“不太”一样了。这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现象。人的感情和理性始终在日益成熟或日渐衰萎，但绝不会停滞不变。然而，即便我们明白这种道理，可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朋友已经不是并且永远也不会是以前的样子了，哪怕他变得比从前优点更多了，我们谁又能不感到有点困惑、有点失望呢？伊尔丝没意识到这一点，而艾米莉却奇怪地凭直觉而不是凭经验悟出了这种现象的规律。她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永远失去了在新月农庄和什鲁斯伯里那些共同岁月里的伊尔丝。

原先那个在新月农庄“打工的男孩”佩里·米勒曾是什鲁斯伯里中学的优秀生奖章得主，也是伊尔丝的出气筒。他的求爱虽然遭到了艾米莉的拒绝却并非彻底没了希望。佩里如今也远在他乡了，他正在夏洛特敦市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学习法律。佩里一心想在法律领域搞出点名堂。对佩里来说，彩虹只代表幻想，世上也不会有什么神秘的炼金术。他自己的目标就在前方，他要坚定地向前走。人们开始相信佩里终将获得成功。要知道他小时候不过是烟囱镇的赤脚流浪儿，如今却成了艾贝尔先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那么从律师助理变成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法官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比较起来，还是艾菊地的泰迪·肯特更富于幻想。他也要走了。泰迪打算去蒙特利尔的艺术设计学校就读。他明白，或者说多年来一直很清楚，追求美好的理想会尝尽酸甜苦辣。

“即便我们不能如愿以偿，我们从追求的过程中也会得到很大的满足，这种满足甚至比理想的实现更美妙。”这是泰迪在动身的前一天傍晚对艾米莉说过的话。当时晚霞满天、暮色苍茫，他们正在新月农庄的花园里散步。

“可是我们终将实现自己的理想。”艾米莉说道，她抬起头遥望着在钻天杨三公主梢头上闪烁的一颗星。她注意到泰迪的话里用了“我们”这个词儿，其含义叩打着她的心扉。艾米莉从不自己骗自己，她一直暗自承认泰迪·肯特在她的心中占据着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更重要的位置。而她在泰迪心中的分量又是多少？微不足道？分量很重？还是根本没有分量？

她没戴帽子，却在头发上插了一束像星星似的黄色小菊花。出门之前穿衣打扮时，对穿哪件衣服她曾犹豫了很久，最后才决定穿这件淡黄色的丝绸外衣。她认为自己看上去很不错，可是如果泰迪对她的打扮根本视而不见，那又有



Emily
L. M. Montgomery
007

什么意义？她愤愤不平地想泰迪总认为她就应该打扮得像模像样。要是换成迪安·普里斯特的话，迪安肯定会注意到自己的打扮，并且巧妙地夸赞几句。

艾米莉的猫名叫达菲，是只黄眼睛的灰猫，它正在绣线菊丛中蹑足潜行，自以为是只了不起的老虎。泰迪绷着脸，瞅着达菲说：“我不晓得是否能终将实现自己的理想，确实不晓得。眼看就要真的出发了，反倒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说来说去，也许我终将一事无成。我不过只是喜欢画几笔画，可那又能怎么样呢？尤其是当你冥思苦想，想到半夜三点钟还是什么也画不出时，心里真是没底！”

“哦，我清楚那种感觉。”艾米莉赞同道，“昨天夜里，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想构思一篇小说，结果却绝望地断定我再也写不出小说了，绞尽脑汁也是白费力气，我是不会真正有什么作为的。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躺到了床上，把枕头都哭湿了。三点钟我又醒了一次，这时想哭却没了眼泪。眼泪似乎跟得意的笑声、跟雄心壮志一样，都是愚蠢的东西。我感到希望啊、信心啊统统都跑光了。后来，我不顾凌晨的寒冷，天刚蒙蒙亮就又爬了起来，开始写一篇新的小说。别让半夜三点钟的感觉把你弄昏了头。”

“不幸的是，我每天夜里都遭遇那样的半夜三点钟。”泰迪说道，“在那个倒霉的钟点，我总是认定人不能贪心不足，否则会什么也得不到。有两样东西是我特别想得到的。一样当然是想成为个大画家。艾米莉，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个懦夫，可是现在我却胆怯得很。唉，我要是做不出成绩，那可就丢脸了！人人都会嘲笑我。妈妈会说她早就料到了。你也晓得，她其实不愿意我离开家。与其出去而结果却是失败，还不如不走。”

“不，不能那么想。”艾米莉激动地说，同时她内心里很想知道泰迪特别想得到的另一样东西到底是什么。“你千万

Emily's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008

不能气馁。爸爸在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告诉我，面对任何事情都不要逡巡不前。诗人爱默生不是说过吗，‘越是不敢做的事情越是要去尝试’？”

“我敢说爱默生是在摆脱了怯懦心理之后才说那句话的。人们在没有心理桎梏时才会变得勇敢。”

“你知道我相信你是个有勇气的人，泰迪。”艾米莉温柔地说。

“是的，你相信我。你和卡彭特先生都相信我。你们俩是唯一真正相信我的人。甚至连伊尔丝也认为佩里成功的希望比我大得多。”

“但是你追求的不仅是成功，而且还有理想。”

“如果我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果我将让你感到失望，那才是最糟糕的事。”

“你不会失败的。泰迪，瞧那颗星，最小的钻天杨公主头顶上那颗星。那是天琴星座里的织女星。我一直喜欢这颗织女星，可以说它是所有星星中我最心爱的一颗。你还记得吗，好多年前，傍晚的时候，你、我、伊尔丝坐在果园里，吉米表哥在一旁给猪煮土豆，你就给我们瞎编关于那颗星的奇妙故事？你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你如何在那颗星上生活，在那颗星上根本没有半夜三点钟的苦恼。”

“那时候我们可真是些无忧无虑、无比快乐的小家伙呀。”泰迪说道，听他那怀旧的语调，就好像一个忧心忡忡的中年人在无限留恋地回忆他年轻时的轻松岁月。

艾米莉说：“我希望你答应我，每当你看见那颗星时你都会想到我相信你——完完全全地相信你。”

泰迪说道：“那么你能答应我，每当你看见那颗星时你都会想起我吗？好啦，还不如让我们互相保证每当我们看见那颗星时，我们就会毫无例外地想起对方——毫无例外。无



Emily
L. M. Montgomery

009

论我们在哪里，只要我们活在世上。”

“我保证。”艾米莉回答，她心里感到十分激动。艾米莉喜欢泰迪那么真挚地凝视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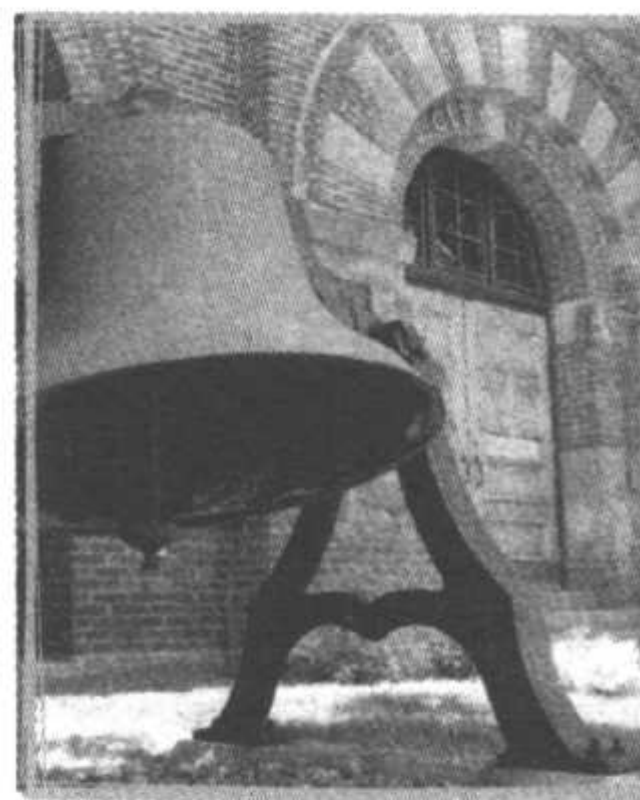
这无疑是一种浪漫的契约。可是它又意味着什么呢？艾米莉并不晓得。她只知道泰迪就要走了；只知道生活似乎骤然变得冷冷清清、十分空虚；只知道海湾吹来的风在高大约翰矮树丛中发出一阵阵叹息，听起来是那么凄凉；只知道夏天过去了，秋天已经来临；只知道彩虹尽头的炼金炉在十分遥远的山上。

她为什么会扯上那颗星来借题发挥呢？为什么暮色的神秘、冷杉的幽香、秋天落日的余辉会让人说那么多可笑的蠢话？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 M. Montgomery
第二章



新月农庄

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今天我收到了《马奇伍德》杂志社寄来的十二月号杂志，上面刊登了我的诗《飞翔的羊群》。我认为这件事值得记在日记里，因为这首诗独自占了一页，而且还配了插图，我的诗有此殊荣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诗本身写得并不算很好——当我读给卡彭特先生听时，他只是不以为然地用力吸了两下鼻子，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卡彭特先生从来不会言不由衷地随便夸你两句，可是他会用一言不发来否定你，这一着更厉害。我觉得自己这首诗似乎还是有点意境的，即便是一位粗心的读者也能从中体会出一点高尚的东西。感谢热心的编辑请人给它配了插图，这大大地满足了我的自尊。

不过我并不十分喜欢这幅插图。插图的作者根本没理解诗中的寓意。泰迪也许能比他画得更好。

泰迪在艺术设计学校里的学习如鱼得水。织女星每天晚上都星光荧荧。不知道他看见织女星时是否真的会想到我，或者说不晓得他是否看到过织女星。也许蒙特利尔城里的电灯太亮了，微弱的织女星已经踪迹难寻。泰迪好像经常见到伊尔丝。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身边有个熟人对他们来说真是件幸事。

Emily
L. M. Montgomery
011





己

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今天下午是十一月份里一个宜人的下午，像夏天那么温暖，像秋天那么芬芳。我坐在池塘边的墓地里读了很长时间的书。伊丽莎白姨妈认为墓地绝不是个坐下来读书的好地方。于是她对劳拉姨妈说我的神经可能出了毛病。可是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正常。这儿的环境很美，掠过布莱尔湖面的风不停地送来原野里芳菲的清香。古老的坟墓环绕在我的四周，隆起的绿色坟堆上疏落地生长着一些霜打过的羊齿草，墓地里十分宁静。我的家族中故去的那些长辈们长眠在这里。他们有的生前功成名就，有的生前穷途末路，他们生前的成功与失败如今已经毫无二致。在这里我会既不感到非常得意，也不感到特别沮丧。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唯有永远的平和与淡泊。我喜欢那些砂岩墓碑，尤其是玛丽·马瑞墓前的那一块。那块墓碑上刻着她丈夫给她写的碑铭“这就是我的归宿”，他把一辈子隐忍的怨恨都放在了这句话里。他的墓就在她的旁边，我敢肯定他们早已互相谅解。或许有时候他会在朦胧的月色里回到人间，站在自己的墓前看着那句碑文哈哈大笑。因为墓碑上长了一层薄薄的地衣，那句碑文已经不甚了然。吉米表哥原先总是把上面的地衣刮掉，现在他已经不刮了。总有一天，上面会长满厚厚的地衣，那块经年的红石碑上的碑文也就变成了模糊不清、或绿或红或白的斑驳痕迹。

Emily's
L.M.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今天有件喜事。我简直有点喜不自胜。《麦迪逊》杂志社采用了我的短篇小说《诉状中的缺陷》！！！哦，这肯定值得打好几个惊叹号。要不是怕卡彭特先生说我太张狂，我甚至想把“诉状中的缺陷”写成斜体字！斜体字！而且每个字母都大写。他们的门槛好高。这我可是太有体会了！我曾屡次给他们投稿，可我那些灯下不眠之作却总撞上南墙，只换回一纸“我们很遗憾地通知你——”的退稿信。如今他们终于向我敞开了大门。作品能在《麦迪逊》杂志上发表是个好兆头，它清楚地说明你在攀登的途中达到了一个高度。可爱的编辑说我这篇小说饶有情趣。

他真是个好人在！

他给我寄来了一张五十美元的支票。在什鲁斯伯里时露丝姨妈和华莱士舅舅为我破费不少，我很快就能回报他们了。伊丽莎白姨妈像往常一样怀疑地瞅着这张支票，不过却头一次没有嘀嘀咕咕地说不知道银行是否真给兑现。劳拉姨妈那双美丽的蓝眼睛喜滋滋地闪射出笑意。劳拉姨妈的眼睛真的是一双会笑的眼睛。她崇尚维多利亚时代的风度。虽然有爱德华时代风度的人的眼睛也很有魅力，也能熠熠生辉，却不会闪射出笑意。我喜欢能闪射出笑意的眼睛，尤其是当它们为祝贺我的成功而笑意盈盈的时候。

吉米表哥说他认为《麦迪逊》杂志抵得上加在一块儿的所有其他杂志。

我很想知道迪安·普里斯特是否欣赏《诉状中的缺陷》；想知道他要是欣赏的话是否会说出来。如今他从不会夸赞我写的任何东西。我一心想迫使他发表意见。我感到除了卡彭特先生之外，只有得到他的称赞才是一种欣慰。

Emily

L. M. Montgomery

013





迪安有些地方总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似乎越来越年轻了。几年前,我曾认为他已经相当老迈。可如今他好像只不过刚到中年。照这样变化下去,说不定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年轻人。事实上很可能是我心理上正在成熟起来,于是我不那么幼稚,他也就不那么老了。伊丽莎白姨妈不再喜欢我跟他交往。伊丽莎白姨妈对普里斯特家族的人显然没有好感。可是我不知道若是没有迪安的友谊我该怎么办。有了这种友谊,生活才平添了许多趣味。

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今天,狂风怒吼、大雪飞扬。收到四封退稿信后,昨夜我辗转反侧,整宿未眠。我原先想得太好了。还真让罗亚尔小姐说着了,我感到没跟她去纽约而错失良机,自己真是个大傻瓜。哦,我对婴儿半夜醒来后总要啼哭的现象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我自己半夜里醒来后也常常想哭。突然惊醒时,我心里像压着块石头,看不到光明在哪里。昨天一上午我都垂头丧气、愁眉不展,一直盼着邮递员能送来解除我苦闷的邮件。邮件是一种总让人热切地期待又让人捉摸不定的东西。它会带给我什么?是泰迪的来信吗?泰迪的信里倒是总有令人高兴的消息。是装着支票的薄薄的漂亮信封吗?是又一封厚厚的退稿信吗?那退稿通知照样会写得理由充足又令人心酸。还是伊尔丝那龙飞凤舞的急就章?结果哪样都不是。我盼来的只是一位远房表姐大发脾气的信。这位表姐是德里池塘的比尤拉·格兰特。她大发脾气的原因是她认为我“把她写进了”小说《习惯上的糊涂虫》里,这篇小说刚被广泛发行的一份加拿大农村报纸转载。在今天我收到的这封信里,她对我大张挞伐。她



觉得我“本不应该伤害一位一直对我怀着良好祝愿的老朋友”。她“不习惯于在报纸上受人嘲弄”，请我以后高抬贵手不要在报纸上卖弄聪明时拿她当靶子。其实，我这位远房表姐比尤拉挖苦起人来笔墨倒是相当流畅。她的信里有些东西让我伤心，有些地方则令我恼怒。当初我写那篇小说时脑子里根本没想到过比尤拉表姐。即便我想起了比尤拉表姐，我也决不会把她写进小说。她太没有头脑、太平淡无奇。她可一点也不像小说中的凯特大婶。我认为我笔下的凯特大婶是位生气勃勃、懂得幽默的老太太。

然而，比尤拉表姐还给伊丽莎白姨妈写了信，于是惹出了家里的争端。伊丽莎白姨妈不相信我是无辜的。她声称凯特大婶简直就是比尤拉表姐的翻版，她温和地要求我在以后的作品里别再把自己的亲戚写成荒唐可笑的人物——伊丽莎白姨妈这个温和的要求其实像把刀子那么锋利。

伊丽莎白姨妈一本正经地说：“把朋友的怪毛病写成故事去赚钱可不是马瑞家的人应该做的事呀。”

这可真是又应验了罗亚尔小姐的预言。唉，是不是别的事也都会像她所预言的那样一件件出现？如果她……

最要命的一击来自吉米表哥，看了《习惯上的糊涂虫》之后，他开心地抿着嘴笑了。

“咪咪，别去理睬老比尤拉。”他小声说道，“小说写得挺不错。凯特大婶这个人物刻画得好极了，说她就是比尤拉真是惟妙惟肖。我刚读了一页就看出来像她，是从鼻子上看出来的。”噢，你瞧！我凑巧让凯特大婶长了个弯弯的大鼻子。而不可否认的是比尤拉表姐的鼻子刚好也又弯又大。被找出比这更模糊的证据而上了绞刑架的罪犯可是大有人在呀！即便哭天抹泪地解释我脑子里

Emily
L. M. Montgomery

015



根本没想到过比尤拉表姐也毫无用处。吉米表哥点了点头，又抿着嘴笑了起来。

“当然毫无用处。最好是默不作声。最好一言不发地随它去。”

这件事让我感到最可悲的是，如果凯特大婶的形象真的与比尤拉·格兰特表姐巧合，那么我当初所努力要达到的效果就被彻底破坏了。

不过，我感到此刻比刚提笔写这篇日记的时候心里平静多了。心中原先那些愤懑、不平、沮丧大部分已经散去。

我想这大概就是日记的主要作用吧。

3

一九××年二月三日

今天是“大有收获的一天”。我接到了三张稿件采用通知单。有一位编辑请我再给他寄几篇小说。说心里话，我并不希望编辑向我约稿。这远不如把稿子直接寄出去。他们把稿子要了去，结果又给你退了回来，这使你更感到没面子。直接把稿子寄给千里之外的某位不知姓名的陌生编辑，即便未被采用，也会让你感到不算丢脸。

于是我决定不写“订购的”小说。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后来我就写过一篇“订购的”作品。《年轻人》杂志的编辑请我按照他给定的思路写一篇小说。我写完后寄给了他。他又寄了回来，指出一些问题并让我重写。我遵命照办。就这样写、重写、修改，在字里行间添加新内容，结果我的稿子黑色、蓝色、红色笔迹纵横交



错，变成了大花脸。最后，我掀开厨房的炉盖，将我的初稿和那些“变种”后的稿子统统都丢进了炉子里。

从那之后，我就只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圣者还是让编辑们自己去当吧！

今晚有漂亮的北极光和一轮朦胧的新月。

4

一九××年二月十六日

今天我的短篇小说《诙谐的价值》刊登在了《家乡月刊》上。不过，在封面上介绍作者的文字中，我只属于某某等人里“等人”中的一个。好在《少女时代》给了我补偿，他们把我介绍为“今年深受读者喜爱的著名撰稿者之一”。吉米表哥把这篇编者前言反复读了五六遍，随后我听见他一边劈木柴一边小声嘀咕着“深受读者喜爱的著名撰稿者”。接着，他跑到街头小店买回一个新笔记本送给我。每当我在攀登的途中越过一个新的里程碑时，吉米表哥都送给我一个新笔记本表示祝贺。我自己从未买过笔记本。那样的话会伤他的感情。他总是带着敬畏的表情望着写字台上那一摞笔记本，他坚信那摞本子里藏着各种各样的奇妙作品，作品中有形形色色的描写、人物以及“其他东西”。

我总是把自己的小说拿给迪安看。我不由自主地会这么做，尽管他还给我时总是不发表任何评论，或者比不发表评论更糟糕的不疼不痒地夸赞两句。我像中了邪似的执意要让迪安承认我也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那将是一种胜利的喜悦。然而除非他承认或者说在得到他的赞许之前，我写的一切东西都只不过是灰尘和

Emily
L. H. Montgomery

017



垃圾。因为他知道我在等待着他的承认。

5

一九××年四月二日

明媚的春光召来了什鲁斯伯里的一位年轻人——他偶尔会到新月农庄玩两天。虽然他有意求婚，但是却未得到马瑞家族的人的赏识；更重要的是艾米莉·伯德·斯塔尔并没打算把芳心许他。因为我陪他去听了一场音乐会，伊丽莎白姨妈一脸冰霜。我从音乐会上回到家时天色已经很晚了，伊丽莎白姨妈竟然还没上床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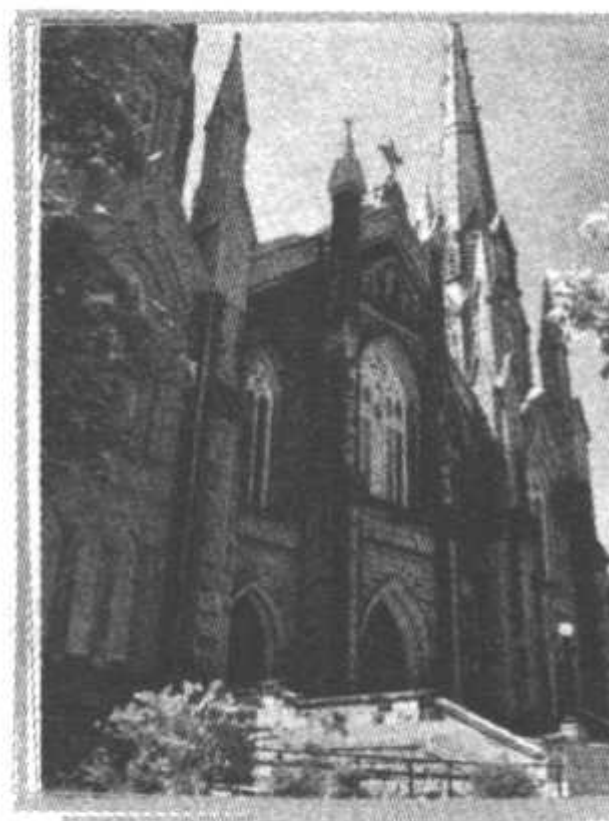
“姨妈，您瞧我并没有私奔。”我说道，“我向您保证我决不会私奔。要是我想嫁给谁，我是不会瞒着您的；即便您反对，我也会嫁给他。”

不晓得伊丽莎白姨妈上床时是否心里轻松了些。妈妈就私奔过——这可是前“辈”之鉴啊！伊丽莎白姨妈十分相信遗传。

6

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今天晚上我乘着月光出了门，爬上了小山，在“破灭山庄”里独自散步。“破灭山庄”建于三十七年前，可是并没有完全建成。山庄是为一位新娘建的，结果新娘并没有嫁过来。三十七年来，房子就一直闲置着，门窗用木板封死，房间全未装修，给人们留下的只是一个伤感的故事和供孤魂野鬼光顾的荒宅。据说常有夙愿未



偿的孤苦胆怯的鬼魂来这里作祟。我一直为这座宅院感到悲哀。它的眼睛是瞎的，从未看到过四季的景色，因此也就无从回忆以往的春花秋月。它的窗口也从未透出过灯光。它屋中的炉子里只闪现过一次火光，可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它背靠青山，遮掩在云杉丛中，本该是一栋漂亮的住宅，一个温馨、和美的家。不像汤姆·森普尔在街角正在建的那栋新房子，那是一栋性情暴戾的房子，小眼睛，直撅撅地抬着胳膊肘，看上去像个泼妇。即便根本还没住人，一栋房子就已经有了明显的个性，这真是件怪事。很久以前，当我和泰迪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曾来到这里，撬开窗上的一块木板，爬进屋去，在壁炉里生起了火。随后我们坐在壁炉前，讨论起日后的生活。我们的打算是将来就一起住在这栋房子里。泰迪大概早已经把小时候那次炉旁的可笑讨论忘到了九霄云外。他经常给我写信，信的内容包罗万象，笔调快活，独具泰迪的特色。他在信中事无巨细，只要是我想知道的，便统统告诉我。然而，他最近的来信似乎变得无滋无味。这样的信既可以是写给我的，也可以是写给伊尔丝的。

可怜的“破灭山庄”，我想你大概想永远破灭下去。

7

一九××年五月一日

确实又是春天了！年轻的白杨树绽出了鹅黄的嫩叶。淡紫色的沙丘后面是海湾里那浩渺的水波。

尽管我曾经好几次遭遇漆黑、可怕的半夜三点，好多次品尝孤独、沮丧的黄昏，冬天还是转瞬间就不见了踪影。迪安很快便能





从佛罗里达归来。可是今年夏天泰迪和伊尔丝却都回不来了。这使我最近有一两次整夜都未能安然入睡。伊尔丝要去海滨看望她的一位姨妈，那位姨妈是她妈妈的姐姐，以前从来没理会过她。泰迪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纽约的一家出版公司请他为一辑描写西北骑警队的小说作插图，他要到遥远的北方为那些插图去写生。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如果他因为不能回布莱尔湖畔感到遗憾的话，那么我也就不会因为他不能回来感到遗憾了。然而他好像并不感到遗憾。

唉，对他来说，布莱尔湖畔以及在这里的往昔岁月，如今大概只不过是一段已经结束的故事。

在这之前，我并没意识到自己的热切期待——期待着伊尔丝和泰迪夏天回来度假，也没意识到这种期待曾帮我度过了冬天里多少艰难的时刻。当我想到今年夏天再也听不到泰迪在高大约翰矮树丛中吹起暗号口哨；再也不能跟他约好碰头地点一起去小巷、溪边探幽揽胜；再也不能当出现与我们有关的事情时，避开众人的目光，彼此交换一下激动而意味深长的眼色——当想到这一切时，生活似乎顿时失去了它丰富的色彩，变成了苍白、单调、空虚的东西。

昨天，肯特太太在邮局里遇见了我，并且一反常态地跟我说起话来。她一直憎恶我。

“你大概已经听说今年夏天泰迪不回来了，是吧？”

“是的。”我很干脆地回答。

她转身走开时，我看到她眼里流露出恶狠狠的得意之色。我明白她为什么得意。由于泰迪不回来看望她，她心里很不痛快，可是泰迪无意回来看望我却让她喜气洋洋。她由此断定泰迪并没把



我放在心上。

哦，我想她大概判断得没错。然而，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人总不会一味地郁闷。

安德鲁订婚了！艾迪舅妈对那个姑娘一百个满意。今天下午她对伊丽莎白姨妈说：“安德鲁看中的姑娘太好了，我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她这句话表面上是对着伊丽莎白姨妈说的，其实是在说给我听。伊丽莎白姨妈勉强地做出高兴的样子，或者只是嘴上说她很高兴。劳拉姨妈又抽泣了一番——每当有人出生、有人死亡、有人结婚、有人订婚、有人从外地归来、有人出门远行、有人第一次参加选举投票，她都要哭哭啼啼。她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有点沮丧。我若是嫁给安德鲁，他会是一位很可靠的丈夫。当然，安德鲁缺少激情与活力。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第三章



1

起初谁也没把卡彭特先生的病当回事儿。最近几年他的风湿病犯过好多次，每次犯了病他就在家里歇几天，然后就一瘸一拐地又到教室讲课了，说起话来还是那么刻薄，那张嘴就像刀子似的。卡彭特先生觉得如今布莱尔湖畔学校里的学生简直没法教。他说那帮孩子只知道嬉笑玩闹，全都顽劣无知，没有一个能把“February（二月）”和“Wednesday（星期三）”的发音读准的。

“我这是在用筛子煮汤，白费力气。”他气冲冲地说道。

泰迪、伊尔丝、佩里、艾米莉是曾经给学校带来过几束亮光的优秀学生，可惜他们四个早已毕业离校。或许卡彭特先生对一切都有点厌倦了。跟前些年相比，他并未显得更老。但年轻时的放荡不羁使他失去了强健的体格。他妻子原本就是个缩头缩脑的瘦弱女子，去年秋天她终于悄然离开了人世。卡彭特先生似乎始终没把他妻子看成难分难舍的伴侣，然而妻子去世后他也很快“走下坡路”了。孩子们上学时很怕被他挖苦或惹他发一顿脾气。学校的理事们开始摇头，并且打算这个学年结束后就换新教师。

卡彭特先生的病起初跟往常一样，仍是犯了风湿病，接着又出现心脏不好受的症状。虽然他固执地不愿意找医生看病，伯恩利医生还是去看望了他。随后伯恩利医生看上去

十分忧虑，吞吞吐吐地提到缺乏“活下去的意志”之类的话。德里池塘的路易莎·德拉蒙德大婶过来照顾他。对此卡彭特先生倒是顺从地接受了，然而这却不是个好兆头，因为他似乎对一切都感到无所谓了。

“随你怎么安排吧。如果你觉得那样安排会让你心安，就让她来吧。只要她不给我添麻烦，我并不在乎她干什么。但我不愿意让别人给我喂汤喂饭，不愿意别人给我弄这弄那，不愿意别人给我换床单。我还有点不爱看她的头发——她的头发太直、太亮了。告诉她想办法变一变。还有，她的鼻子怎么总像被霜冻过似的？”他对医生调侃道。

每天傍晚艾米莉都去看看他，陪他坐一会儿。她是这位老先生唯一愿意见的人。卡彭特话不多，但是他会时不时地睁开眼跟她交换一下会心的微笑，就好像他们谈起了某个只有他们俩才领会得出的巧妙的笑话。路易莎大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不说话就这么笑来笑去，因此就认为他们是在傻笑。路易莎大婶是个心地善良的单身女人，她虽然经历过许多磨难，却不乏母性的慈爱。已经气息奄奄、半截入土的卡彭特先生竟然还会高兴地窃笑，这实在让她如坠五里雾中。她认为他最好还是多想一想怎样拯救自己的灵魂。他不是从不去教堂做礼拜吗？他甚至拒绝牧师来看他。可是他却欢迎艾米莉·斯塔尔的探访。路易莎大婶心里对艾米莉·斯塔尔有自己的猜疑。她不是在写东西吗？她不是把自己的一位远房表姐丝毫不差地写进了自己的一篇故事吗？也许她正在这个不信教的濒死老人身上找“题材”。毫无疑问这正是她总登门看望他的原因。路易莎大婶留心地看着这个可怕的年轻人。她希望艾米莉千万别把她也写进故事里。

有很长一段时间，艾米莉并不相信卡彭特先生会一病不起。他不可能已经病入膏肓。看不出他有什么病痛，因为他从不说自己哪里不舒服。等天气转晴后，他自然会恢复如



Emily
L. M. Montgomery

023

初的。艾米莉常这么想，于是也就相信肯定会如此。她难以想像若没有卡彭特先生，布莱尔湖畔小学会是什么样子。

五月的一天傍晚，卡彭特先生似乎大有好转。他的眼睛里又闪现出以往那种刻薄的锋芒，他的声音又恢复了以往那种洪亮。他还开起了路易莎大婶的玩笑。路易莎大婶虽然并不明白他那些玩笑的意思，却以一位基督教徒的宽厚任他取笑。谁都应该对病人多方迁就。他给艾米莉讲了个可笑的故事，随后两个人便哈哈大笑，笑声在低矮的小房间里久久回荡。路易莎大婶摇了摇头。虽然有些事情她根本不懂，可是在照顾病人方面她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的。她晓得病人突然精神焕发并不是什么好迹象。正如苏格兰人所说的，他这是“回光返照”。没有经验的艾米莉并不知道这种现象。回家时，她因为卡彭特先生的情况大为好转而感到高兴。她想他会很快痊愈，然后就回到学校，大声斥责学生；他依然会在路上信步而行，边走边读卷边少角的文学名著；他会像往常那样幽默而犀利地评论她的小说稿。艾米莉很是欣慰。卡彭特先生是她不可或缺的朋友。

2

半夜两点，伊丽莎白姨妈叫醒了艾米莉。有人来请她去卡彭特先生那里。卡彭特先生想见她。

“他是不是病得厉害了？”艾米莉边问，边匆忙从带雕花床柱的黑色高床上往下爬。

“快死了。”伊丽莎白姨妈直截了当回答，“伯恩利医生说活不到早晨了。”

艾米莉脸上的悲哀感动了伊丽莎白姨妈。

“艾米莉呀，这样不是对他更好吗？”她以少有的温和语调说道，“他老了。精疲力竭了。他妻子已经抛下他先走

了,学校也不会再聘他了。他的晚景将很孤独啊。死亡才是他最好的朋友。”

“我在想我自己将很孤独。”艾米莉哽噎着说。

在春天美好的夜色下,艾米莉赶往卡彭特先生家。路易莎大婶呜呜咽咽地哭着。可是艾米莉没哭。卡彭特先生睁开了眼,冲她笑了笑,依然是以前那种有几分诡秘的笑。

“不需要眼泪。”他有气无力地说道,“在我临终时,我不想看到眼泪。让路易莎·德拉蒙德去厨房里哭。反正无论她在厨房里哭还是在这里哭,我一样付她工钱。现在她也帮不上我什么忙。”

“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吗?”艾米莉问道。

“就坐在这儿,我希望在我奔赴九泉之前还能看到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人嘛,总是不愿意上路时没人送一送,我也不能免俗哇。厨房里到底有多少老太婆在等着我走人呢?”

“只有路易莎大婶和伊丽莎白姨妈。”艾米莉回答,忍不住笑了笑。

“别在意我没什么临别赠言。我这一辈子一直在哇啦哇啦地说,说到现在,把力气都说光了。如果说还有点什么奢望的话,就是想让你在这里坐一坐。”

卡彭特先生合上了眼,不再说话。艾米莉默默地坐在他床前,窗外的天色已经开始发白,灰白的曙光映出了她头部的模糊轮廓,一阵阵的风拂弄着她的秀发。花坛里的六月百合从敞开的窗子外送进来馥郁的花香——那是一种让人难忘的幽香,比音乐还要令人陶醉,就像逝去的可爱岁月那难以描摹的种种甜蜜芬芳。远处有两棵秀丽、颀长的冷杉,它们分不出高矮,在黎明时银白色天幕的衬托下比肩而立,宛如白雾中耸立的哥特式大教堂上的两座尖塔。一轮朦胧的残月正好挂在两棵冷杉之间,看上去跟傍晚的新月一样柔



Emily
L. M. Montgomery
025

美。秀丽的冷杉、柔美的残月给艾米莉带来了安慰，缓解了她在这个特殊的不眠之夜的紧张情绪。世间万物，生生死死，但是像这样的美却是永恒的。

路易莎大婶时而进来看一看床上的老人。卡彭特先生似乎并未发觉路易莎大婶的探视，可是她一出去，他便会睁开眼，朝艾米莉使个眼色。艾米莉也会不由自主地回敬一个眼色。这让她颇感震惊，因为马瑞家的传统教养使她意识到自己不该对一位濒死的老人这么做。想一想看，要是伊丽莎白姨妈知道了会说什么？

“真是够交情。”他们第二次交换眼色后，卡彭特先生含糊不清地小声说道，“很高兴你还在这儿。”

凌晨三点钟时，他变得焦躁不安起来。路易莎大婶又进了屋。

“知道吧，要等到海水退潮时他才会咽最后一口气。”她一本正经地小声向艾米莉解释道。

“别瞎扯啦，那全是迷信的胡说八道。”卡彭特先生清楚地大声说道，“我可不管什么涨潮退潮的，只要我打定主意，我愿意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

这番对神不恭的话可把路易莎大婶吓坏了，她赶紧向艾米莉解释他这是精神错乱，在说胡话，随后就悄悄溜出屋去。

“请原谅我态度粗鲁。”卡彭特先生说道，“我不得不把她吓跑。我难以忍受那个老太婆……在跟前瞅着我咽气。就让她……在剩下的半辈子把我刚才的态度……当成奇闻去说吧……她肯定会让别人以我为鉴。她是个纯洁无邪的好人。不过……人总是会有点不那么纯洁的怪癖。这好比是一撮盐……有点盐才会有味道。”

又是一阵儿寂静。随后他严肃地补充道：“问题在于……多数情况下……厨师……常常把盐放过了头。没经验的

厨师……要过好久好久……才会聪明起来。”

艾米莉心里想，他可能真的“精神错乱在说胡话”，这时他又朝她笑了笑。

“很高兴你来陪我。……我的小朋友。你不介意……在这儿陪我吧？”

“根本不介意。”艾米莉说。

“马瑞家族的人说……不介意……那就真的是不介意。”

沉默了一阵之后，卡彭特先生又开口说了起来，这次似乎多半是在自言自语。

“走啊，走啊，走过了黎明，走过了晨星。常以为我会感到害怕。可是并没有感到害怕，这真有趣。艾米莉，想想看，只要再过那么一会儿工夫，我就会多懂得那么多的事情，就会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有见识。我总是想知道——想搞清楚，从来不喜欢瞎猜。对生命我已经不感到好奇，此刻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死亡。艾米莉……我即将知道真相……只要再过那么一会儿，我就能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再也用不着去瞎猜了。如果……正如我料想的那样……我将再获青春。你难以想像那意味着什么。你……还年轻……根本想像不到……再获青春的……真正意义。”

他激动起来，声音变得含糊不清，接着他又提高嗓音清楚地：“艾米莉，答应我……永远不要为了迎合别人而写作，写作应该只为自己感到满意。”

艾米莉迟疑了片刻。这样的诺言意义何在？

“请答应我。”卡彭特先生小声地催促道。

艾米莉点头作了承诺。

“这就对了。”卡彭特先生舒了口气说道，“坚持这么做……会大有好处的。没必要让人人都满意；也没必要去迎合……批评者。尽管走自己认准的路。别让那些……关于现实



Emily
L. M. Montgomery

027

主义的吵吵闹闹的争端……牵着鼻子走。记住……松树林和猪圈都是现实的东西……可是松树林里却比猪圈里更舒适。日后总有一天……你将达到理想的高度……你有这样的基础。不要……把什么都说得……一清二白。我们的文学作品的问题……就在于直出直进。失去了玄妙……和含而不露的魅力。我想说的另外一点……同样是某种告诫……我好像……一时想不起来了……”

“那就别去想了。”艾米莉温柔地说道，“别让自己太疲劳了。”

“不……不疲劳。我已经不再感到疲劳。我就要永别人间了……在人间我是个失败者……一文不名。可是……艾米莉……我毕竟也享受过……有趣的时光。”

卡彭特先生闭上了双眼，看上去已经与死人无异，吓得艾米莉不由自主地要站起来。他举起了一只毫无血色的手。

“别……别去叫她。别把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叫过来。只要你在这一行就行了，新月农庄的小艾米莉。聪明的小姑娘，艾米莉。刚才我想对她说什么来着？”

稍顷，他睁开眼，清楚地大声说道：“把门打开……请把门打开。不应该让无常先生久等。”

艾米莉起身跑向那扇小门，把它一把推开。来自灰色海湾的强劲的风扑进屋里。路易莎大婶从厨房跑了过来。

“潮退了，他跟着潮水走了——他已经咽了气。”

他并没有完全咽气。艾米莉侧身望着他时，他最后一次睁开了那两道粗眉下敏锐的眼睛。卡彭特先生试图再眨一下眼睛，给艾米莉使个眼色，却终于没有眨成。

“我……想起来了。”他有气无力地说道，“一定要……慎用……斜体字呀。”

说完这句话，他是否顽皮地笑了笑？路易莎大婶始终断言他笑了。灵魂堕落的卡彭特先生是笑着死的，临死前的最

后一句话提到了意大利人如何如何^①。他当然是神志不清，在说胡话。路易莎大婶总感到卡彭特先生死得不光彩。值得欣慰的是，这种情况在她的经历中几乎绝无仅有。

3

艾米莉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家，在卧室里为老朋友的故去而涕泪交流。卡彭特先生是个多么无所畏惧的人哪，他是去了幽暗的地府，还是去了阳光明媚的天国？他走的时候还笑着说了句幽默的话。无论他有什么缺点，老卡彭特绝对不是个懦夫。如今他永远地离开了，艾米莉知道自己所生活的这片天地变得少一些温暖。虽然前后只有几个小时，可是在她看来似乎中间隔了许多年。她内心里感到她如今就要跨过一道生活的分水岭。从表面上看，卡彭特先生的去世并不会对她有任何影响。然而，这仍然是她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今后的岁月里，回想起来，她可能会说：“跨过那道分水岭之后，一切都与以往不一样了。”

在人生的道路上，她似乎就是在这样的一件件事情的影响下忽快忽慢地成长着。有时候几个月、几年都风平浪静、毫无变换；随后她会突然发现她已经告别了“低矮的昔日小屋”，进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宽敞的“新的心灵殿堂”。虽然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起初她总是会被变化搞得手足无措，感到茫然若失。



Emily
L. M. Montgomery
029

① 斜体字的英文是 *italics*，主要用来表示强调。路易莎把它听成了 *Italians*（意大利人）。——译注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第四章



1

卡彭特先生去世后的一年，艾米莉的生活过得很平静——平静而又愉快，或许她同时也感到有点单调，但她并不想承认自己有单调的感觉。身旁没有伊尔丝，没有泰迪，当然更没有卡彭特先生。佩里只是偶尔回来一次。不过，夏天的日子里当然会有迪安。一个女孩子要是有了迪安这么一个朋友就绝对不会感到十分孤独。艾米莉和迪安一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的友谊是从很久以前那天开始的，就是她掉下玛尔文湾的石堤后被迪安救上来的那天。迪安的腿稍微有点瘸，肩膀一边高一边低，那双幽幽的绿眼睛有时候让他的脸看上去有些古怪，但是这些也没影响艾米莉对他的好感。总的来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谁比迪安更令她心怀好感。当她想到跟迪安的友谊时，她总要在脑子里给“好感”这两个字打上着重号。有些事情卡彭特先生其实并不了解。

伊丽莎白姨妈从来没说过迪安的好话。但是伊丽莎白姨妈对普里斯特家族的任何人都看不大得上眼。马瑞家族的人和普里斯特家族的人似乎秉性不合，即便两个家族之间偶尔也有联姻的时候，可这种不合却始终存在。

“哼，那些个普里斯特们。”伊丽莎白姨妈常常边把带马瑞家族特点的又瘦又长的手向下一挥，边轻蔑地说，好像要将普里斯特家族的人统统送入地狱。“哼，那些个普里斯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特们。”

有一次，迪安假装绝望地问艾米莉为什么她那些姨妈们没有一位喜欢他，艾米莉调皮地歪引英国诗人吉卜林的诗句，答道：“普里斯特在地北，马瑞在天南，天悬又地隔，两家本无缘。”

“你那位普里斯特池塘那边的姑外婆南茜总是讨厌我。”他说，嘴角上挂着一丝怪异的微笑，这种微笑有时候使他看上去好像是自得其乐的精灵。“而劳拉夫人和伊丽莎白夫人对我表面上客气，实际上冷淡，使用的完全是马瑞家防范最可恶的敌人的手段。哦，我明白这是为什么了。”

艾米莉脸红了起来。她也开始隐约地意识到为什么伊丽莎白姨妈和劳拉姨妈对迪安比过去更不即不离，又多了几分敌意。她不愿意再往下想，每当这种意识袭上心头时，她都凶猛地将它赶开，牢牢地锁住心扉。然而它常固执地找上门来，不肯离去，迪安宛若一下子就发生了变化，其他人，其他的一切也仿佛都跟以前有了不同。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或者说暗示着什么？艾米莉不愿琢磨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明摆着的答案只有一个，可是那答案太荒谬、太讨厌。

难道迪安·普里斯特由朋友变成了恋人？无稽之谈，地地道道的胡思乱想，令人讨厌的愚蠢臆测。她不愿意他变成恋人，只希望他做自己的朋友。她不能没有他的友谊。他的友谊极为珍贵、极为奇妙，让人感到快乐、感到振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可恶的臆测呢？艾米莉想到这儿往往会停下来，对自己的心态一步一步地往回分析，结果吓了一跳，因为她认识到那“可恶的臆测”可能已经成立或者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十一月的一天傍晚，迪安漫不经心地说道：“我大概很快就要考虑我那每年一次的外出了。”迪安的这句话倒是让艾米莉宽慰地舒了口气。



Emily
L. M. Montgomery
031

“今年你打算去哪儿呢？”艾米莉问道。

“日本。我还从未去过那个国家。也不是非得马上走。不过呆着不走又有什么好处呢？要是整个冬天我们都得在客厅里聊天，而你那两位姨妈就在边上听着，你还愿意跟我聊吗？”

“不愿意。”艾米莉答道，边笑边感到不寒而栗。她回想起一个天气很糟糕的傍晚，秋风怒号，大雨如注，他们在花园里无法交谈，便只好呆在屋里，桌子旁一边是织着毛线活儿的伊丽莎白姨妈，另一边是用钩针钩织着东西的劳拉姨妈。这让他们感到非常尴尬。可是又为什么会感到尴尬？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在花园里那样随心所欲、亲密无间地交谈呢？问题当然不是他们的交谈有什么情话的内容。那么是不是因为他们所谈的许多事是伊丽莎白姨妈所不理解或者所不赞许的呢？也许是的。然而，无论原因到底是什么，即便在这里能够畅所欲言，迪安还是会远走他乡。

“所以我最好还是走。”迪安说道。在这座古老的花园里，迪安说完这句话之后，便等着这位文雅、苗条、白净的姑娘说她会非常想念他。好多年来，每当他秋天远走他乡时，艾米莉都会这么说。可是这一次她缄默不语。她发现自己难以开口。

还是那个老问题，这是为什么？

迪安的目光会随意表达出关切、伤感、激动的心情。此刻，在他凝视着她的时候，目光中流露的似乎兼有这三种心情。他非常想听到她说将会想念他。今年冬天，他之所以要走的真正原因是想让她明白她会多么想念他，让她感到没有他，生活就会了无情趣。

“你会想念我吗，艾米莉？”

“那还用说吗。”艾米莉不假思索地说道，或许说得过于轻巧了些。前些年她说类似的话时却坦诚而认真。对这种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变化,迪安并不感到十分遗憾。他根本没猜透这种变化背后的思想活动。他认为艾米莉的变化可能是因为她觉察了什么或者说她在怀疑什么——这些年来他是否在竭力隐瞒什么,或者是否在竭力抑制什么疯狂的念头?但是那又有什么要紧的呢?难道她的轻巧的回答意味着她不希望让“承认将会想念他”显得太严肃?或者,难道那只是一个女孩子不想暗示得太多,或者让别人想得太多的一种本能的自卫手段?

“没有你、没有泰迪、没有伊尔丝,这个冬天将会变得非常沉闷,所以我最好还是根本不去想它。”艾米莉继续说道,“上个冬天就死气沉沉,我晓得这个冬天会更糟糕。不过好在我手头还有要做的工作。”

“哦,不错,你还有手头的工作。”迪安表示赞同,可是声音却带着些许宽容再加几分调侃的味道。如今每当她提起自己的“工作”时,迪安的语调就会出现这种变化,好像她把写稿子那点事称为“工作”让他感到十分有趣。好啦,总该有人哄一哄可爱的小孩吧。既然不能明说,也只有暗示了。他的暗示宛如给敏感的艾米莉心头浇了一瓢冷水。她的工作、她的志向骤然变成了稚气的无足轻重的东西,至少暂时变得像他所暗示的那样幼稚可笑。她难以用自己的信念与他抗衡。他无疑眼明心亮。他那么聪敏,那么有学问。他无疑眼明心亮。这才是让人备感烦恼之处。她难以无视他的看法。艾米莉心里知道只有得到迪安·普里斯特的认可,她才会完全相信自己的能力。假如他总也不认可呢——

“我将随身带着你的照片,小星星。”迪安说道。“小星星”是他早先给她起的绰号——并不是针对她的姓“斯塔尔(Starr)”的双关语,而是因为他看到艾米莉时他便会联想起一颗小星星。

“我将看到你坐在屋里那扇老式观景窗旁写你那些芝麻绿豆似的小说,将看到你在这个老花园里踱来踱去,将看



Emily
L. M. Montgomery
033

到你在‘昨日之路’上徘徊，将看到你眺望着大海，每当我回想起布莱尔湖畔美好的事物时，我都会看到其中的你。所有其他赏心悦目的东西毕竟只是一位漂亮姑娘的陪衬。”

“芝麻绿豆似的——”啊，好刺耳的说法。别的话艾米莉一句也没听进去。她甚至没听清楚迪安在说他认为她是个漂亮的姑娘。

“迪安，你认为我写的东西只是芝麻绿豆似的的东西，对吗？”她带着哭腔问道。

迪安面露诧异之色，显然大吃了一惊。

“小星星，还能是什么呢？你自己是怎么看的？作为一种小小的爱好，这倒是件很不错的事。要是能用它换来几块钱，嗯，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也算是件好事。可是我不愿意看到你梦想着成为勃朗特或奥斯汀，到头来却发现青春都浪费在了梦想上面。”

“我并没有妄想成为勃朗特或者奥斯汀。”艾米莉说道，“而且你很久以前也没有说过这一类的话，迪安。那时候你常认为总有一天我将会有点成就。”

“我们不能给一个孩子美丽的幻想泼冷水。”迪安说道，“可是把孩提时的梦想带到老大不小的年纪就未免有点愚蠢。最好更现实一些。在同类作品中你写的东西还算不错，艾米莉。你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不要把最好的年华浪费在不切实际的向往上，或者浪费在力所不及的追求上。”

2

迪安眼望着别处，目光并没在艾米莉身上。他斜靠着那个古老的日晷仪，脸色阴沉地瞪着它，那种神态就好像出于责任感不得不将不中听的想法直言相告。

“我决不会仅满足于做一个三流的小说作者。”艾米莉

Emilie's

Emilie's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倔强地喊道。迪安凝视着她的脸。艾米莉跟他一般高,甚至比他还高一点,尽管他不愿意承认。

“你根本不必苦苦地挣扎着要超越自己。你已经是古老的新月农庄前所未有过的出色的姑娘。有你那双眼睛、那种微笑就足够了,它们比你那枝笔更有用。”迪安用发颤的语调说。

“你的话听起来跟姑外婆南茜·普里斯特的话差不多。”艾米莉不留情面,用轻蔑的语气说道。

他对她不也是毫不留情并且话里带着明显的轻蔑吗?那天晚上她辗转反侧,痛苦难眠。她躺在床上,好几个小时没合眼,受着两种烦恼的折磨。其一是她可能永远也写不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其二是她可能即将失去迪安的友谊。因为她只能把他当作朋友,可是他却并不满足,这就势必会伤他的感情。唉,生活本来就对迪安残酷无情,她又怎么忍心雪上加霜呢?她曾经干脆地拒绝过安德鲁·马瑞,对佩里·米勒也是爽快地一笑就回绝了他的追求。然而迪安的情况跟他们完全不同。

在漆黑的三更时分,艾米莉坐在床上绝望地长吁短叹。三十年后她也许会纳闷地想,到底有什么值得长吁短叹的,但是此刻的绝望却的确让她痛苦不堪。

“世界上要是没有恋人、没有人求爱那该多好。”她感慨地说,真的相信这是自己的心里话。

3

跟所有其他人一样,艾米莉发现许多事情在白天总要比在晚上让人感到更乐观、更容易忍受。她收到一笔可观的稿费,随着稿费寄来的还有一封不乏溢美之词的来信。这使她又充满了自尊和前进的决心。她还认为迪安的话和表情



Emily
L. M. Montgomery
035

中很可能并没有暗示的成分，那所谓的暗示只不过是她想像出来的东西。若是以为每个喜欢跟她交谈的男人都想向她求婚，或者每个在月光下树影憧憧的花园里恭维了她几句的男人都爱上了她，而且还不管那个男人有多大年纪，那才是傻瓜。她可不想当那样的傻瓜，论年纪，迪安都能当她的父亲了。

迪安告别时并无伤感的表示，这也印证了她的这种想法，并且使她能够毫无顾虑地想念他。可是每当想起他时，艾米莉却总感到有几分别扭。那年秋天阴雨连绵，让人无法到田野上散心；同样令人讨厌的还有海湾上慢慢飘来的大雾。下雪和北极光的出现会使艾米莉的心情舒畅起来。她每天都很忙，每天都写很长时间，往往到深更半夜还不停笔。劳拉姨妈开始担心她的身体会吃不消，伊丽莎白姨妈抱怨过一两次煤油涨价。艾米莉反正是自己掏钱买煤油，所以她并不理会这种暗示。她非常希望挣到足够的钱以便还清华莱士舅舅和露丝姨妈供她上中学的花费。伊丽莎白姨妈认为这种志气很值得夸赞。马瑞家族的人向来不依赖他人。人们都说在人类遭遇“灭世洪水”时，马瑞家族自己有船。他们并没指望已经挤满了人的诺亚方舟搭救他们。

当然退稿仍然不少。吉米表哥替她从邮局取回退稿时总是默默无言却义愤填膺。但是稿件被采用的比例在稳定地上升。每征服一家新杂志便意味着她的攀登又前进了一步。她知道自己的写作技巧正日臻成熟。甚至连早先困扰她的“爱情话题”都变得容易下笔了。是泰迪·肯特的眼神让她体会到了爱的奥妙吧？好在她没有空闲去相思，否则她会感到寂寞难耐的。不过也有让她魂不守舍的时候，尤其是收到伊尔丝的来信之后。伊尔丝在信中写了那么多她在蒙特利尔的开心的事，写她在修辞学校学习上取得的成绩，还有她新买的漂亮裙装。暮色绵长，她在这栋老农舍的窗口向外

望去，不由得身上一颤，因为她看到铺满了雪的山坡那么白、那么冰冷、那么寂寥，看到钻天杨三公主那么模糊、那么遥远、那么凄惘，这使她对自己的运气产生了怀疑。她渴望夏天，渴望开满雏菊的田野，渴望月亮升起时雾蒙蒙的海湾和紫霞笼罩下的海面，渴望朋友相聚。渴望泰迪就在自己身旁。在这样的时刻，她总会思念泰迪。

泰迪仿佛远在天涯。他们之间依然书信频频。可是信的味道却有了变化。泰迪秋天里的来信突然变得有点冷淡、有点客套。这一丝凉意给艾米莉的感觉却是严霜。

4

然而有时候她也会喜笑颜开，心无迷惘，对过去感到满意，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时她会觉得文思敏捷，创作的欲望就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烈焰。个别的时候她会感到自己宛如神仙，无比快活，无欲无求。平时，她总有自己的一方梦幻的天地，那是她躲避单调、孤独的地方，在那里她可以享受到奇妙的欢悦，没有一丝忧愁、一丝烦恼的欢悦。此外，她还时而会在想像中悄悄溜回童年时代，做一些有趣的冒险，一些不能告诉周围成年人的稚气的傻事。

她喜欢到外面漫无目的地散一散步，她常常在暮色里或月光下独自走出家门，在天上的星和地上的树的陪伴下信步而行。

“在月色皎洁的晚上，呆在屋里会让我感到憋闷，非得从床上爬起来到外面走一走。”她告诉伊丽莎白姨妈，因为伊丽莎白姨妈不赞成她出去闲逛。伊丽莎白姨妈一直没忘记艾米莉的妈妈的私奔，也难怪她会担忧。退一步说，晚上出去闲逛总有点不正常。布莱尔湖畔的其他姑娘谁也没有这种毛病。



Emily
L. M. Montgomery
037

当暮色四合,天上的星一颗接一颗地出现时,她会跑到小山上,去观赏那些与神话和传说有关的星座。月亮刚刚升起时那种朦胧的美让她心醉。此外,她还喜欢看火红的晚霞映衬着冷杉尖塔形的树冠,喜欢看笼罩在神秘气氛中的树影模糊的云杉林,喜欢在“明日之路”上走来走去。这时的“明日之路”不是六月的“明日之路”,六月里它会隐在嫩绿中,躲在鲜花旁。也不是十月的“明日之路”,十月里它会被红叶黄花装扮得格外妖娆。而是冬日黄昏里的“明日之路”,它穿着雪的外衣一动不动,是个白亮、神秘、寂静的地方,宛若充满了魔力。比起其他她认为可爱的地方来,艾米莉更爱“明日之路”。它的僻静永远令人心旷神怡,它那超然自得的魅力永远让人陶醉。

要是有个朋友在身边能够一起讨论各种各样的事该有多好!有一天夜里她突然醒来,发现自己满脸是泪,西山上的月亮透过结着霜花的窗玻璃把月光洒进屋里,那清冷的月光也落在了自己身上。原来是她刚才在梦中梦到了泰迪,梦见他在高大约翰矮树丛中向她吹着口哨,——是那童年时代她所熟悉的哨声,是召唤她的信号,于是她急匆匆地穿过花园向丛林跑去,可是却没找到泰迪。

“艾米莉·伯德·斯塔尔,别让我再看见你做了个梦就伤心落泪!”她生气地说道。



1

那一年，艾米莉的生活总的说来相当平静，只有三件事掀起了小小的波澜。按照劳拉·维多利亚利姨妈的说法，秋天里她堕入过一次情网。德里池塘新来了一位牧师，名叫詹姆斯·华莱士。这个牧师很年轻，心地也很善良，就是太文雅，显得女里女气的。华莱士牧师经常找借口访问布莱尔湖畔牧师宅邸，然后从那里再转到新月农庄。不久，布莱尔湖畔和德里池塘的所有人都晓得了艾米莉·斯塔尔有了一位当牧师的恋人。流言蜚语无脚走四方。人们估计艾米莉会欣然接受他的追求。艾米莉跟一个牧师恋爱！人们一个个都在摇头。她可绝对不适合当牧师的妻子。这就像鸡下不了河、鱼上不了树。然而事情不总是如此吗？牧师所选中的姑娘总是最不适合做牧师妻子的人。

在新月农庄，意见也有分歧。劳拉姨妈向一位姓费尔的医生谈起过她对华莱士的看法，她希望艾米莉别“答应”他。伊丽莎白姨妈内心里也并不太喜欢他，但是却被牧师的“光环”照花了眼。多么稳妥的人选哪。当牧师的决不会有私奔的念头。她认为如果艾米莉能把他“抓到手”，那么她将是是个非常幸运的女孩儿。

后来，华莱士显然不再光顾新月农庄。伊丽莎白姨妈沮丧地问艾米莉是什么缘故，艾米莉说她已经告诉华莱士她不愿意嫁给他。这个不知好歹的冒失姑娘的话让伊丽莎白

姨妈大失所望。

“为什么呢？”伊丽莎白姨妈冷着脸追问道。

“因为他的耳朵。伊丽莎白姨妈，他的耳朵太难看。”艾米莉轻率地回答，“我真的害怕我的孩子会遗传上那样的耳朵。”

这个粗鲁的回答让伊丽莎白姨妈目瞪口呆——很可能这正是艾米莉所期待的效果。她知道伊丽莎白姨妈再也不敢重提这件事了。

詹姆斯·华莱士牧师认为下一个春天他“有责任”去西部开展工作。这个所谓的恋爱插曲就算结束了。

2

第二件事跟什鲁斯伯里的业余戏剧演出有关。有人在夏洛特敦的一家报纸上写了篇报道，对那里的业余戏剧演出进行了尖刻的抨击。什鲁斯伯里的人们把账算在了艾米莉身上。他们问道，除了艾米莉还有谁能够写得那么机智或者忍心写得那么尖刻？人人都知道艾米莉·伯德·斯塔尔始终对什鲁斯伯里人耿耿于怀，因为什鲁斯伯里人不但完全相信老约翰木屋事件的传闻，而且相信那个传闻中有关她的故事。于是她就用这种方式进行报复。那些马瑞家族的人不都生性就是如此吗？他们会把怨恨一直埋在心里，默默地等上几年，等候报复的机会的到来。艾米莉曾申明那篇报道与自己无关，但什鲁斯伯里人根本不信。后来始终没搞清楚那篇报道究竟出自何人之手，艾米莉也只好把黑锅背到底。

然而这件事有弊也有利。这件事发生后，什鲁斯伯里人无论搞什么活动都邀请她参加。他们怕冷落了她会导致她“用笔杆子攻击他们”。由于什鲁斯伯里距布莱尔湖畔有七英里之遥，艾米莉也没时间有请必到。不过她出席了汤姆·

尼克尔太太的晚宴舞会。此后有六个星期她都认为这次晚宴舞会彻底改变了她当时的生活。

那天晚上,戴着眼镜的艾米莉看上去很迷人。她穿的是一件她渴望了多年才买下的连衣裙。那件衣服的代价是她一篇小说的全部稿费,这让她姨妈咂嘴不已。衣服的料子是闪光绸,这么看是蓝色的,那么看又会是银白色的,上面还镶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花边。她记得泰迪曾经说过当她买了那么一件连衣裙时,他将把她画成穿着那件衣服的“冰美人”。

在那天的晚宴上,她右边坐着的那个男人不停地说着“莫名其妙的笑话”,这使她不无迷惑地想上帝为什么会造出这样的人。

可是左边那个人却很有风度!他很少说话却善于使用眼睛!艾米莉由此认定自己喜欢更善于用眼睛而不是用嘴说话的人。不过他还是张嘴告诉她,穿着那件连衣裙她看上去就像“蓝色夏夜里的一束月光”。大概就是这句恭维把艾米莉征服了,它犹如一枝箭倏地射中了她的心,此时的艾米莉恰似童谣里那只不幸的小鸭子。艾米莉往往听到一句动听的赞美就会晕头转向。就在这天晚上,艾米莉生平第一次荒诞而浪漫地陷入了最荒诞、最浪漫的情网。正如她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这是那种“诗人所梦寐以求的爱情”。这位年轻男子的漂亮而浪漫的名字是艾尔默·文森特。他也同样狂热地爱上了她。他频频光顾新月农庄。他优雅地追求着她。他称呼她“亲爱的小姐”时,那甜蜜的语调令她陶醉。他用崇拜的目光盯着艾米莉的手说:“漂亮的女人就得有一双漂亮的手,漂亮的手也有无穷的魅力。”那天晚上她回自己房间时,她吻了吻自己的手,因为他的目光曾抚摸过它们。他深情地说她是“温柔似轻雾、激情似烈焰的人”。他离开后,她便一会儿像雾一样轻飘飘地到处转来转去,一会儿又



Emily
L. M. Montgomery
041

像火苗儿似的东窜西窜，直到伊丽莎白姨妈让她为吉米表哥炸几个面圈，她才神志正常起来。他又赞美她像一块蛋白石——皮肤白如玉，心却红似火。她很想知道生活是不是会永远像这样浪漫地延续下去。

“想想吧，我竟然一度以为我自己喜欢上了泰迪·肯特。”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并且对自己感到惊奇。

她不再埋头写作。她问伊丽莎白姨妈她是否可以把阁楼上那个旧的蓝盒子拿来当嫁妆箱。伊丽莎白姨妈大方地同意了。她设法对新追求者做了调查，发现他没有任何问题——出身名门、有社会地位、有兴隆的生意。一切兆头都大吉大利。

3

随后，一件真正糟糕的事发生了。

爱的火花一下子迸发，爱的火花一下子又熄灭了。头一天还在爱，第二天却没了感觉。就是这么突然，就是这么简单。

她目瞪口呆，她难以相信。她试图假装那种陶醉的感觉还在，试图激动，试图如幻如梦，试图脸红心跳。可是脸不红，心也不跳，丝毫也不激动。她那位棕色眼睛的恋人让她感到厌烦，他那双眼睛看上去简直就是一双牛眼，不知为什么她以前竟然没看出来。唉，他真的让她感到心烦。有一天傍晚，他正口吐莲花、娓娓动听地说得很带劲，她却打起了哈欠。除了嘴上那些赞美之词，他并没有什么别的奇妙之处。

这件事让她感到羞愧，几乎羞愧到恶心欲呕的地步。布莱尔湖畔的人们以为她被那个人甩了，对她抱着同情的态度。她那两位姨妈更了解真相，感到既失望又不满。

Emily

Quincy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轻浮，轻浮，斯塔尔家族的人都是这副德行。”伊丽莎白姨妈刻薄地说道。

艾米莉无力替自己辩解。她认为这是自作自受。她或许有些轻浮。她的确很轻浮。她这场爱情的大火熊熊燃烧起来却猝然熄灭，彻底化为了灰烬。连一个火星也没留下，甚至连一点浪漫的回忆都没有。艾米莉把日记中写有“诗人所梦寐以求的爱情”的那一段毫不手软地用墨水涂掉了。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都因为这件事而郁郁寡欢。难道她真的毫无头脑吗？难道她真的是个非常浅薄的人，就连她的爱情也像落在阴暗土地上的种子，不会开花结果吗？她知道别的姑娘也有过这种如一阵疾风似的愚蠢而短暂的恋爱，可是她从未想到过这样的恋爱会发生在她身上或者说能发生在她身上。一张英俊的面孔、一副甜美的嗓子、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几句花言巧语就让她昏了头，真是鬼迷心窍！总之，艾米莉觉得自己当了一次大傻瓜，出尽了丑，这是马瑞家的自尊心难以容忍的。

更糟糕的是，还不到半年，那个年轻人就跟什鲁斯伯里的一位姑娘结了婚。这并不是说艾米莉在乎他跟谁结婚或者多么快就结了婚。然而这却意味着他那浪漫的激情也只不过是浅薄的东西，这给艾米莉又增加了几分羞愧。早先安德鲁遭到拒绝后，得到几句安慰就又快活如初了。佩里·米勒也并没有在绝望中等待。泰迪已经把她忘在了脑后。难道她真的不能激起一位男人深沉、持久的感情吗？诚然，还有迪安。可是连迪安也是一到冬天就远走他乡，留下她落在偶然相遇的追求者之手。

“我是不是从本质上就浅薄？”可怜的艾米莉扪心自问。

她又拾起笔开始写作，心中悄然地得到几分欣慰。不过



Emily
L. M. Montgomery

043

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小说里的爱情故事总是带着愤世嫉俗的味道。

Emily's

Quest

L.M.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1

夏天，泰迪·肯特和伊尔丝·伯恩利回来了，他们可以在家里度个短短的假期。泰迪得到一份艺术奖学金，这意味着他将在巴黎学习两年，两个星期后他将远赴欧洲。他给艾米莉写了封信，淡然地提到了奖学金的消息。她也回了封信，以一位朋友和小妹妹的语气向他表示了祝贺。两个人在信中谁也没再提彩虹尽头的金子或者天琴星座里的织女星。然而艾米莉仍然盼望着他的到来，盼望中既有思念又有羞愧。当他们面对面地在从前常去的树林中幽会时，他们之间逐渐产生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冷淡与疏远会消失吗？太阳在海湾上升起后，海雾就消散了；但愿他们之间的淡漠也会消散。艾米莉敢有这种奢望吗？泰迪肯定也和她一样经历过貌似真情的恋爱吧。当他回来后；当他们再次互相望着对方的眼睛时；当她听到他在高大约翰矮树丛里吹起口哨，向她发出信号时……

然而她并没有听到他的口哨声。泰迪回家来的那天傍晚，她穿了一件“浅灰蓝色”雪纺绸连衣裙，在花蛾飞舞的花园里走来走去，渴望听到泰迪的口哨声。知更鸟每叫一声都会让她激动起来，脸涨得通红，心怦怦直跳。这时劳拉姨妈踏着暮色和晚霞走了过来。

“泰迪和伊尔丝找你来啦。”她说。

艾米莉走进新月农庄的客厅，客厅依然显得那么庄严、

古板，而艾米莉则看上去脸色苍白、神态高贵、表情冷淡。伊尔丝扑上来拥抱她，还像过去那么风风火火，还像过去那么真挚热情。而泰迪只是不冷不热地跟她握了握手，那种淡漠的神态跟她几乎没什么两样。这就是泰迪吗？啊，不。这是未来的英国皇家艺术院会员费雷德里克·肯特。眼前的这个青年男子身材修长，风度优雅，神态自若，目光冷漠，一望而知已经脱尽了稚气，早已把孩子气的东西统统地抛在了身后，包括早先那些荒谬的幻想，也包括幼时跟他一起玩耍的无足轻重的乡下小姑娘。他身上哪里还有昔日泰迪的影子呢？

这种结论对泰迪来说很不公平。不过，就她当时的心情来说，她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公平的看法。大概刚做过蠢事出过丑的人都是如此。而且艾米莉觉得今天她又做了一件蠢事——在暮色中的花园里浪漫地遐想，还特意穿了一件浅灰蓝色连衣裙，等着恋人的信号。而那位所谓的情郎早已把她忘得一干二净，或者只把她当作一位老同学。过去他来找她是出于正常的同学情谊，今天他来看望她同样是礼节性的拜访。好啦，谢天谢地，泰迪并不晓得她做过的蠢事。她将小心谨慎，不能让他产生任何怀疑。她要扮演一个友好却不即不离的朋友的角色。她自以为自己的举止无可挑剔——就像接待一位完全陌生的客人那样彬彬有礼，淡淡地应酬。对他的成功重新表示祝贺，可语气中却缺少真正的兴趣。艾米莉小心地斟酌词句，客气地询问他的情况；泰迪也小心地斟酌词句，客气地询问了她的情况。她说她在杂志上看到过他的绘画作品，他说他读到过她的小说。交谈就这样不冷不热地进行着，随着每一分钟的流逝，他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艾米莉第一次感到她跟泰迪竟然离得那么远。她也没想到，两年没见面，泰迪竟然发生了这么彻底的变化，这简直让她有一种恐惧感。要不是伊尔丝也在身边，她和泰迪的这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次相见真的会很可怕。伊尔丝说起话来还像过去那样滔滔不绝、妙语连珠，为她在家的两个星期时间设想了各种好玩的活动，提了数百个问题。她还像以往那样爱说笑话、爱朗声大笑、爱穿标新立异的服装。她这时穿的就是一件稀奇古怪的黄绿搭配的连衣裙。腰上和肩上分别插着一大朵芍药花；头上戴着一顶鲜绿色的帽子，帽子四周有一圈粉红色鲜花；耳朵上的一对珍珠大耳环不时地荡来荡去。这身打扮只有在伊尔丝身上才看上去顺眼。同时这身打扮让她看起来宛如鲜花盛开的春天的化身——透着异国情调、妖冶撩人、绰约多姿。确实无比妖娆！艾米莉对她朋友的俏丽有了新的看法，不是嫉妒，而是深深地为她感到害臊。伊尔丝光滑的金发、明亮的琥珀色眼睛、红扑扑的脸蛋儿的确可爱，但是除此之外，她则显得花里胡哨。显然泰迪和伊尔丝成了情侣。他回来后先去找的伊尔丝，当艾米莉在花园里等他时，他一直和伊尔丝在一起。好啦，这些已经都无关紧要。他是否先来找她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将一如既往地与他友好相处。他们过去也只不过是朋友，是不折不扣的朋友。泰迪和伊尔丝一起离开了，他们在“明日之路”上有说有笑，互相揶揄着。艾米莉回到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直到第二天早晨她一直没有出屋。



Emily
L. M. Montgomery

047

2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按照伊尔丝的计划安排了各种快乐的活动：野餐、舞会、喧闹狂欢。什鲁斯伯里的人们认为一位崭露头角的年轻画家不应被冷落，于是泰迪便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各种欢迎聚会接二连三，令人眼花缭乱，艾米莉也跟其他人一起接二连三地参加了这些聚会。但是跳舞时，她的舞步很沉重；有人开玩笑时，她的反应很迟钝。她始

终感到自己就像曾经读过的一个鬼故事中那个不幸的幽灵，那个可怜鬼胸膛里的心其实不是心而是一块燃烧着的煤。同时，在表面上的傲慢和隐藏起来的痛苦的背后，她始终也有自己的成就感，每当泰迪走入她的视线时，这种感觉就会冒出来。但是她却竭力避免单独和泰迪碰面，而泰迪当然也竭力避免与她出双入对。人们总是把他的名字和伊尔丝的名字放在一起，有人拿他们俩开玩笑他也欣然接受，大家逐渐认定“他们俩的感情已经到了火候”。艾米莉认为如果他们的关系真的定了下来，伊尔丝是会告诉她的。伊尔丝虽然以轻松的语调讲了一个又一个被她甩掉的恋人的故事，却从来不提泰迪的名字。艾米莉觉得这反而使她备感痛苦。伊尔丝问起了佩里·米勒的情况，想知道他是否还是那么笨拙，艾米莉为佩里鸣不平，伊尔丝呵呵地笑了起来。

“将来某一天他很可能当上总理。”伊尔丝轻蔑地赞同道，“他总是拼命地用功，真正是勤学多问，不过你是否也总能从他身上闻见烟囱镇里鱼桶的味道？”

佩里回来看望伊尔丝，哇啦哇啦地将自己的进步吹嘘了一番，受到了伊尔丝的挖苦和训斥，此后他就没再来过。总而言之，对艾米莉来说这两个星期就像一场噩梦。所以当泰迪要走的时候，她感到如释重负。泰迪准备乘帆船去哈利法克斯，想在船上为一家杂志画几幅海上素描。“米拉·李”号帆船就停泊在烟囱镇的码头上。离海水涨潮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泰迪来向艾米莉道别。他没把伊尔丝带在身边，艾米莉想那肯定是因为去了夏洛特敦的伊尔丝还没回来。但是当时迪安·普里斯特也在场，这就避免了只有两个人单独见面的尴尬。在两个星期的欢闹活动中艾米莉没有理会过迪安，两个星期过后他恢复了自信。迪安没去参加那些舞会和烤蛤野餐聚会，可是当事的那几个人都能感觉到他虽然没有露面却也没闲着。泰迪来告别时，迪安正跟艾米莉一

起站在花园里。迪安的脸带着一种胜利者的镇定神态，这种神态并没逃过泰迪的眼睛。迪安从不认为玩乐就是幸福。在布莱尔湖畔上演了两个星期的这出小小的戏剧中，他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幕布落下时，迪安感到非常满意。艾菊地的泰迪·肯特和新月农庄的艾米莉之间自小那种朦胧稚气的恋情终于结束了。无论泰迪与艾米莉之间关系的完结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反正迪安已经可以不再把泰迪算在情敌之列。

艾米莉跟泰迪真诚地握手告别，互致美好的祝愿，但是彼此的祝愿都定位在老同学的情分上，虽真诚却并不依依难舍。

就像马瑞家族有位老人常说的那样：“一个人不会时时得意、事事成功。”

泰迪的道别非常得体，也可以说别具艺术家道别的风度，但是他离开时一次也没回头。而艾米莉则马上又转向迪安，继续他们被泰迪打断的交谈。她那长长的睫毛将眼中的神情牢牢地遮蔽了起来。虽然迪安具有可以看出她在想什么的不寻常的能力，艾米莉却决心不让他猜出……猜出什么呢？又有什么可猜的呢？没有，什么都没有。然而艾米莉还是一直眯着眼。

那天傍晚迪安还另有约会。半个小时之后他便告辞了。艾米莉在樱草花丛中信步闲逛了一会儿，从表面看上去完全是一位典型的正在自由遐想的少女。

“她又在编小说呢，绝对没错。”吉米表哥从厨房窗口瞥了她一眼之后自豪地暗自说道，“真不晓得她是怎么把小说琢磨出来的。”



Emily
L. M. Montgomery
049

艾米莉也许是在构思一篇小说。不过，当暮色渐浓时，她悄悄地溜出花园，穿过静谧的老果园，走上“昨日之路”，穿过绿色的草场，绕过布莱尔湖，登上后面的小山，绕过“破灭山庄”，走进稠密的冷杉林，最后来到一簇白桦树下。从这里可以毫无遮拦地俯瞰淡紫和玫瑰色的晚霞映照下的港湾。在最后一段路上她几乎跑了起来，因此已经有点气喘吁吁。她是不是太迟了？啊，太迟了又有什么要紧！

“米拉·李”号帆船正在驶离港口，在瑰丽迷人的晚霞中，那只船仿佛在梦里航行，驶过岬角，沿着隐约可见的仙境般的海岸驶向远方。艾米莉站在那里望着它绕过沙洲，进入港湾，又望着它消失在徐徐降下的蓝色夜幕后面。她心中只有一个欲望，一个令她感到焦灼难耐的欲望，那就是再见泰迪一面，仅仅再见一面，说一声本该说的再见。

泰迪走了，去了一个远隔重洋的地方。眼前没有彩虹，天上没有织女星，只有那颗余辉闪闪、迅速落下的遥远的夕阳。

她滑倒在脚下的草地上，伤感地啜泣着。温柔的暮色突然散尽，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月亮的清辉。

她心中除了肝肠寸断的悲伤，还有对这种结局的难以置信。她想不通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想不通泰迪怎么会只是淡然而客气地道了一声别就绝情地离去了。即使没有恋情，不是还有那么多年的友情吗？唉，今天晚上她怎么才能熬过半夜三点？

她怒气冲冲地自言自语道：“我是个不可救药的大傻瓜。他已经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我在他心中已经没有了位置。我这是自作自受。在那自以为爱上了艾尔默·文森特的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发疯似的几个星期里，我不是也忘记了他吗？肯定是有人把那件事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了他。那场荒唐的恋爱使我失去了真正幸福的机会。我的傲慢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会为一个把自己忘了的男子这么伤心地哭哭啼啼呢？不过……不过……熬过那强颜欢笑的两个星期之后，痛哭一场从心里会感到舒服一些。”

4

泰迪走后，艾米莉开始废寝忘食地发愤写作。一个又一个的白天、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她都在不停地写。眼睛下面的黑眼圈颜色越来越深，脸蛋儿上的红润越来越浅。伊丽莎白姨妈认为她这是在自杀，因此头一次不再干涉她与贾巴克·普里斯特的密切交往，毕竟贾巴克能在傍晚把艾米莉从写字台前拉走，拉她去新鲜空气中散散步、聊聊天。那年夏天，艾米莉终于用自己“粗制滥造的作品”的所得还清了欠华莱士舅舅和露丝姨妈的抚养费。

但是她也并非只写了些为混饭吃、为还债而粗制滥造的作品。在她备感痛苦与孤独的时候，在她半夜三点还无法成眠的时刻，艾米莉回想起有一年冬天某个晚上的事情。那天晚上风狂雪暴，她、伊尔丝、佩里、泰迪“被大风刮进”了德里池塘路旁的老约翰木屋。她回想起了后来传开的有关他们的街谈巷议以及这给她带来的苦恼。她还想起了那天晚上受泰迪几句意味深长的冒失话的启发，她脑子里突然“想出了”一篇故事，这让她感到欣喜若狂。至少她当时觉得泰迪的话意味深长。好啦，那已经成了如烟的往事。不过她写下的那个故事还在吧？她记得第二天就在吉米给她的本子上写出了那个诱人的奇异故事的梗概。

在万籁俱寂的夏夜的月光下，艾米莉从床上一跃而起，



Emily
L. M. Montgomery
051

点燃了一枝新月农庄有名的大蜡烛，开始在一大堆吉米给的笔记本中翻找。啊，找到了。当时她给故事取的名字叫《卖梦的人》。艾米莉蹲下来将故事梗概读了一遍，感觉很不错。它唤起了她的想像力，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她决心把它写成一篇完整的小说，并且马上就动笔。她将一件晨衣披在白皙的肩上以便抵挡海湾吹来的凉风，然后便坐在敞开的窗前写了起来。她至少暂时把其他的一切都抛在了脑后，完全沉浸在微妙的、五味俱全的创作愉悦中。泰迪在她心中变成了模糊记忆，爱情就像熄灭了的蜡烛。与她笔下的小说相比，其他都已经无足轻重。一个又一个的人物在她笔下变得有血有肉，通过她的刻画与描写，这些个性鲜明、令人喜爱、真实可信的人物聚在了一起。机敏的妙语、伤感的热泪、爽朗的笑声跃然纸上。她在另一个天地里与那些人物相随相伴，直到黎明到来时才又回到新月农庄，这时她发现蜡烛已经燃尽，桌子上到处都是刚写出的草稿——书稿的前四章。书稿！她竟然要把这个故事写成一本书，这真是个令人高兴、令人惶恐、令人难以置信却又富于魅力的念头。

随后的几个星期，艾米莉似乎只有在创作她这本作品时才是个活生生的人。迪安发现她总是莫名其妙地神情恍惚、心不在焉、态度冷淡。谈话时，她反应迟钝，语言单调，根本不像平时的艾米莉。她的身体虽然坐在他旁边或走在他身旁，可是她的灵魂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反正迪安不清楚她的灵魂去了何方，他猜不出。

5

艾米莉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书，落笔杀青时正好天刚破晓。她把笔一丢，朝窗口走去，抬头仰望着黎明的天空，那张小脸苍白、憔悴却洋溢着成功的喜悦。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高大约翰矮树丛中的树叶于寂静中送来犹如音乐的沙沙声。丛林后面是玫瑰色曙光下肃穆的牧场和新月花园。小山上的风儿仿佛在和着她心目中的音乐节奏翩翩起舞。小山、大海、晨曦用无数种奇妙的声音向她热情地欢呼。老海湾也在歌唱。她热泪盈眶。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书，哦，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这值得欣慰的一刻补偿了她所有的苦恼。

写完了，终于大功告成！《卖梦的人》——她的第一部书，它就在桌子上。虽然并不是了不起的大作品——哦，绝算不上大作品，但是却是她的书，出自她的笔下，是她将它带到了这个世界上，否则它便不会存在。这是一部相当不错的书，她晓得它相当不错，她有这种感觉。故事回肠荡气，不乏浪漫、哀婉与幽默。创作的激情给它平添了不少妙笔生花之处。她随意翻动着手稿，这儿看一段，那儿看一段，甚至有点怀疑这是不是真的是自己的作品。她终于来到了彩虹的尽头。她能摸一摸这条有魔力的射出七色光的彩练吗？她的手已经抓住了那只金罐。

伊丽莎白姨妈向来对敲门之类的没用的礼数不屑一顾，她推开门就跨进了艾米莉的房间。

“艾米莉，你又整整熬了一夜吗？”她严肃地说。

艾米莉心里扑通一惊，又回到了尘世。她心里确实“砰”的响了一声，是那种“十分讨厌的闷响”。非常非常令人讨厌。她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似的站在那里。《卖梦的人》马上变成了一堆乱涂乱抹过的废纸。

“我……我没想到时间会过得这么快。”她结结巴巴地说道。

“你也老大不小了，应该更明白些事理。”伊丽莎白姨妈说道，“如今我不反对你写你那些小说了。你好像已经能够靠它像模像样地谋生。可是你要是老这么熬夜，你的身体



Emily
L. M. Montgomery
053

非垮掉不可。你总该记得你妈妈是得肺病死的吧？好啦，无论如何你今天别忘了去摘豆角儿，那些豆角儿真的该摘了。”

艾米莉把稿子收拢在一起，刚才那种犹如梦幻的感觉一扫而光。书稿是写完了，下一步并不轻松，她必须设法将书出版。艾米莉开始在那台破旧的小打字机上把书稿打出来——这台打字机还是佩里在拍卖市场上替她买回来的。这台机器打出的大写字母都没有上半截，而“m”这个字母则根本打不出来。把稿子打完之后，她用笔将大写字母补好，将漏下的“m”字母填上。然后她便把稿子寄给了一家出版公司。出版公司将稿子退了回来，里面附了一封用打字机打出的退稿信，信上说：“我们的审稿人认为该作品有某些可取之处，但仍不足以被采用、出版。”

稿子就这样“受到轻描淡写的一句夸赞之后就被枪毙了”。以往自己的作品发表后如果发现里面有印刷错误，艾米莉都会感到十分沮丧，这部小说稿被枪毙后，她有多么沮丧便可想而知了。她又想起了那天晚上跟泰迪讨论“半夜三点”的情景！啊，以后再也不要谈起那种半夜无眠的感觉了，因为以后将有一连串的半夜无眠。

艾米莉在日记中写道：“雄心壮志！真好笑！我的雄心壮志现在又在哪里呢？胸怀雄心壮志又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是那种觉得生活就像一张洁白的纸，你也许能用文字上的成功在那张纸上留下姓名的感觉吗？是那种觉得你有愿望也有能力赢得桂冠的感觉吗？是那种觉得未来的岁月会纷至沓来并且争相把礼物慷慨地献在你脚下的感觉吗？我终于知道了那些感觉的下场。”

其实艾米莉这样想只表明她仍然非常幼稚。不过即便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明白了没有过不去的独木桥并且对当初的悲观、痛苦感到不解，但眼前的悲观、痛苦却的确是

实实在在的东西。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她一直心烦意乱、郁郁寡欢。随后她心情好转了一些，又把小说稿寄了出去。这次出版商在信中告诉她如果她愿意作某些修改，他可以考虑接下书稿。他说故事太“平静”，她必须“让它激荡起来”；此外，小说的结尾不行，必须彻底改写。

艾米莉把他的信撕得粉碎。这不是在贬损她的作品，要阉割她的小说吗？决不！出版商的这种建议本身就是一种侮辱。

当第三位出版商附上一张用打字机打出的退稿信把小说稿寄回来时，艾米莉对书稿失去了信心。她将书稿收了起来，又坚强地拿起了笔。

“好啦，我至少还能写短篇小说。我必须继续写下去。”

然而，这部书稿始终萦系在她的心头。几个星期之后，她又把它拿出来重读了一遍，冷静地读、挑剔地读，把当初那种痴迷得意的心态抛在一边，把收到退稿信后的沮丧心情压制下去。可是她仍然觉得它相当不错。也许它并不像她原先想像得那么好，当然还算不上什么杰作，不过它仍然是一部出色的作品。又该怎么办呢？她听人说过没有哪位作家能正确评价自己的作品。要是卡彭特先生还活着就好了！他会做出中肯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艾米莉突然做出了一个迫不得已的决定。她要把小说稿给迪安看一看。她希望听到他不带偏见的客观看法，并接受他的意见。这么做对她来说确实是迫不得已，因为她始终不愿意让别人看自己的小说稿，尤其是迪安——迪安见多识广，世界上的书他全都读过。但是她必须知道别人对这部书稿的客观评价。无论是好还是不好，迪安将会把实话告诉她，迪安瞧不上她的短篇小说。可是这部稿子跟短篇小说不同。他会认为这部小说还值得一读吗？如果不呢……



Emily
L. M. Montgomery

055

“迪安，我想得到你对这部小说的坦率的想法。你能不能仔细地读一读，然后将你的看法一是一、二是二地告诉我？我不希望听到恭维的话，或者言不由衷的鼓励。我想知道事实，赤裸裸的事实。”

“你真是这么希望的吗？”迪安冷冰冰地问道，“几乎没有人能面对赤裸裸的事实。所以人们总要弄一两块破布遮掩一下它，以便让它中看一些。”

“我的确想知道它到底如何。”艾米莉坚持说道，“这部书稿已经……”在承认之前她犹豫了一下，“已经被拒绝过三次。如果你觉得它还算可以，我就继续为它找出版商。如果你认为它不行，我就烧掉它。”

迪安用神秘莫测的目光瞅着她递给他的一小包东西。如此看来，这就是那件整个夏天纠缠着她、吸引着她、支配着她，让她对他总是态度冷淡的东西了。普里斯特家族的人总是嫉妒别人出类拔萃，这种嫉妒就像一滴黑色的血流淌在迪安的血管里，此刻这滴黑血的毒性突然发作了。

他端详着她那张淡漠而可爱的脸，端详着她那双犹如秋水般清澈的眼睛。他憎恨手里的这包东西，不过他还是将它拿回了家。三天后他把它送了回来。艾米莉傍晚时在花园里见到了他。艾米莉脸色苍白，心里很紧张。

“怎么样？”她问道。

“俗话说，‘直言往往触到朋友的痛处’。我要不实话实说也就算不上是你的朋友了，艾米莉。”

“如此说来，它是并无可取之处了？”

“是个花哨的小故事，艾米莉。花哨、肤浅，就像一朵玫瑰色的云，不会有什么生命力。芝麻绿豆，只不过是芝麻绿

豆似的东西。总体构思太牵强。童话故事如今已经过时了。只有头脑特别天真的读者才会喜欢你这篇故事。而且故事中的人物好像只是些木偶。你没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又怎么能写出真正的小说呢?”

艾米莉握紧拳头,咬住嘴唇。她的喉咙在发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自打埃伦·格林告诉她她爸爸活不成了的那天晚上到如今,她还是第一次又有这种感觉。她的心几分钟之前还在怦怦乱跳,此刻却像一坨冰凉的铅块直往下沉。她转过身,从他跟前走到了一边。迪安一步一瘸地悄悄跟了过去,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请原谅,小星星。知道实情是件痛苦的事情,是不是?不要再试图去够月亮。你永远也够不到它。为什么非要搞什么写作呢?可写的东西早已经被人们写光了。”

艾米莉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以便把话说得连贯些,她说道:“也许将来某一天我会因为你这番话而感激你。但是今天晚上我恨你。”

“这公平吗?”迪安不慌不忙地问道。

“当然不公平。”艾米莉激动地说道,“你在我心上戳了一刀,把我杀了。你能指望我对刚杀死我的人公平吗?哦,我晓得是我请你实话实说的,也晓得实话对我有好处。我想这大概就是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吧。一个人被杀死多次之后也就无所谓了。可是第一次被杀时他还是会痛苦地扑腾几下的。你走吧,迪安。至少一个星期别再来。一个星期之后葬礼大概也就结束了。”

“难道你不相信我知道这对你将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吗,小星星?”迪安用怜悯的语气说道。

“你不会晓得的——绝对不会。哦,我知道你同情我。可我不需要同情,我只需要一些时间把自己体面地埋葬掉。”



Emily
L. M. Montgomery
057

迪安明白最好还是走开，于是就无可奈何地走掉了。艾米莉望着他逐渐消失在暮色里，然后拾起他放在石凳上的手稿——惨遭贬损的手稿已经卷边折角。她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站在窗前就着昏暗的光线随便翻阅着这部稿子。一个个句子跃入她的眼帘——全部那么巧妙、生动、漂亮。不，那只是她自我欣赏的愚蠢错觉。书稿中根本没有那些生动、漂亮的东西。迪安就是这么说的。还有书稿中那些人物。她是那么喜欢他们。在她眼里他们一个个都栩栩如生。想到要把他们毁掉，她实在于心不忍。可是他们并没有被写活，他们只是像一群“木偶”。木偶是不会在乎是否被烧掉的。她举目朝秋夜的星空望去。天琴座上蓝晶晶的织女星朝她眨着眼睛。啊，生活是件多么丑陋、多么残酷、多么浪费人的精力的东西！

艾米莉走到小小的壁炉前，把《卖梦的人》放在炉栅上。她划着一根火柴，跪下来，将火柴伸向炉膛里的书稿。她的手竟然没有发抖。火苗凶恶地咬住了松散的书稿。艾米莉将双手十指交叉紧握在胸前，睁大了眼睛望着它。她回想起为了不让伊丽莎白姨妈看到自己那个老“账本”而把它烧掉时的情景。只一会工夫，书稿就变成了一团扭来扭去的火，又过了一会它成了一堆拳曲的灰烬。在那堆黑糊糊的碎片上，这儿或那儿会不时显现出一两个已经变了形的字，仿佛在委屈地责备她。

一阵后悔的懊恼向她袭来。啊，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为什么把自己的书稿烧掉了？就算它毫无可取之处，可是它仍然是自己的作品。烧掉它岂不是一种罪过？她毁掉了一件对她来说极为珍贵的东西。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火神摩洛，信徒们会焚化孩子向他献祭。当献祭时的冲动和兴奋过去之后，那些献出孩子的母亲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艾米莉认为她已经体验到了。

Emily's

Dear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她的书稿，那部在她看来那么宝贵、那么精彩的书稿已经变成了灰烬——一小堆可怜的黑色灰烬。怎么会是这种结果呢？那些仿佛在纸上熠熠生辉的清词妙句、朗朗的笑声、隽永的魅力到哪里去了？那些生活在其中的可爱的人们又去了何方？就像月亮把自己的光辉撒在松林里，她也把自己心中的快乐洒在了字里行间，那些快乐又去了哪里？一切都消失了，只留下一堆灰烬。艾米莉后悔得痛不欲生，她霍地站起身来。她必须离开这里，无论去哪儿都行。这个小小的房间通常是那么亲切、那么可爱、那么温馨，这时却俨如监狱。她要在清凉、自由的秋夜里，在幽灵似的夜雾的陪伴下，去某个地方舔自己的伤口；她要逃离这些墙的禁锢，要逃离炉栅上那一小堆黑灰，要逃离那些被残杀的书稿中人物的冤魂。她将房门猛然拉开，踉踉跄跄地向楼梯冲去。

7

有一件事劳拉姨妈到死都不会原谅自己：她把针线篮放在了楼上的楼梯口那儿。她这辈子还是头一次办这样的事。她拎着针线篮上了楼刚要进自己的房间，只听厨房里的伊丽莎白急不可待地喊她，问她某样东西放在了什么地方。劳拉将篮子顺手放在楼梯口，匆匆下了楼给伊丽莎白拿那件东西。这也就是一会儿的工夫。可是这一会儿工夫却足以让艾米莉经历一场生死劫难。泪眼模糊的姑娘绊在篮子上倒了下去，并且一头滚下了新月农庄又长又陡的楼梯。在向下滑的一刹那，她感到悲伤，感到惊讶，感到身上像是着了火又像是结了冰，感到时而在向上飞翔、时而又在跌下无底深渊，感到脚上有剧烈的刺痛，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劳拉和伊丽莎白急忙跑过来时，只见艾米莉一动不动地躺



Emily
L. M. Montgomery

059

在楼梯脚下，身旁散落着线团和长统袜。劳拉姨妈的剪刀已经扭曲变形，这把剪刀凶狠地刺伤了艾米莉的脚。



L.M.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1

从这年十月到翌年四月，艾米莉不是躺在床上就是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整天望着白雪覆盖的山顶上飘来飘去的云朵或者终日观赏着静悄悄的雪原四周冷美人似的树木。她不晓得自己是否还能够再走路或者是否会变成可怜的跛子。她的背部有块地方受了伤，但是这块伤到底要不要紧，医生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有位医生说这块伤无关紧要，日后会不治自愈。另外两位医生却摇着头表示担心。但是三位医生对艾米莉的脚伤都没有异议。剪刀造成了两处重伤，一处踝部，另一处在脚掌。艾米莉身上已经出现了血毒症，有好几天她都在生死界上徘徊，随后又面临着是丢掉性命还是截肢的抉择。伊丽莎白姨妈坚决反对截肢。当所有的医生都认为截肢是挽救艾米莉的性命的唯一方法时，伊丽莎白姨妈固执地说马瑞家族的人认为把人的胳膊腿截掉不合上帝的旨意。她的态度非常坚定。劳拉的眼泪、吉米表哥的恳求、伯恩利医生的咒骂、迪安·普里斯特的赞同对她毫无作用。反正艾米莉的脚绝不能被锯掉。结果也就没锯。当艾米莉四肢完整地康复起来时，伊丽莎白姨妈得意洋洋，伯恩利医生却很尴尬。

截肢的危险过去后，变成跛子的可能仍然存在。整个冬天艾米莉都面临着这种可能。

“如果我知道到底是好得了还是好不了，”她对迪安说

道，“如果我心里有数，也许我还能安下心来承受下去。可是老这么躺着……却不晓得……不晓得是否会好得了。”

“你当然好得了。”迪安语气粗鲁，并不温柔。

艾米莉不晓得这个冬天如果没有迪安她会怎么样。他放弃了多年不变的冬天出行的安排，为了陪她，留在了布莱尔湖畔。他每天陪着她读书、聊天，安慰她或者默默地坐在那里与她相伴。当迪安陪着她时，艾米莉甚至感到就是一辈子当个瘸子也没啥了不起。然而，在漫漫的长夜里，当眼前空无一物，唯有心中的痛苦时，她却心有不甘。即使心中已经麻木，但是当耳听着风在古老的新月农庄的屋檐下悲切地哀嚎或者在小山顶上追逐飞舞的雪的精灵时，她也常常会彻夜难眠。每当她睡着时，却又老是做梦，在梦中她总是不停地攀登着石阶，却又始终爬不到顶，引诱她向上爬的是一种奇妙的口哨声——一声低、两声高——她攀登不止、哨声也不停。与其一再做那可怕的梦还不如干脆睡不着。《圣经》上说天堂没有夜晚，艾米莉过去曾经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怎么会没有？那里不是有幽幽的星光吗？不是有朗朗的月光吗？不是有神秘莫测的浓浓云影吗？夜晚和白天一样美丽，没有夜晚，天空就算不上完美。

然而在充满痛苦和担心的使人意志消沉的几个星期里，她同意那位帕特米安预言家的看法。夜晚是可怕的东西。

人们都说艾米莉·斯塔尔很勇敢，很能忍耐，从不抱怨。可是她自己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人们并不了解她心里的痛苦挣扎，不了解她的绝望与怯弱；他们只看到了她表面上的镇静自若，其实那镇静自若仅仅出自马瑞家族所推崇的自尊与自制。就连迪安也未必了解，尽管他也许会有所猜疑。

在需要微笑的时候，她也会嫣然一笑，但是她从未开心地笑过。甚至连迪安也未能把她逗笑过，尽管他使尽了浑身

Emily

Starr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解数，搬出了全部的风趣与幽默。

“对我来说，能够笑逐颜开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艾米莉对自己说道。对她来说，有心情搞创作的日子也是如此。她再也无心写作。“创作的冲动”再也没有出现过。没有彩虹打破过那个可怕冬天的阴郁。虽然来看望她的人络绎不绝，但是她却希望他们走开，尤其是华莱士舅舅和露丝姨妈。他们俩认定她再也走不了路了，而且每次来看她时都这么说。更让她反感的是另外一些来看望她的人，他们很乐观地告诉她过一段时间她肯定会恢复如初，可是他们却根本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除了迪安、伊尔丝、泰迪，她没有其他亲密的朋友。伊尔丝每个星期都来一封信，她的信很明显是在鼓励艾米莉振作起来。泰迪听到她受伤后也写来过一封信。他的信写得很亲切、很得体，充满真挚的同情。艾米莉认为任何一位关系较好的熟人都会写出这样的信。因此，虽然他请她随时告知恢复的情况，艾米莉并没有给他回信。其他人都没来过信。陪伴她的只有迪安。他总是有求必应，也愿意始终帮助她。在这段灾难袭来、心情晦暗的日月里，她越来越多地求助于迪安。在那个痛苦的冬天，她似乎感到自己变老了、变聪明了，这使她与迪安的交往终于有了相同的基础。没有迪安，生活将会变成灰暗的荒漠，既无色彩又无音乐。当他到来时，生活的荒漠至少会暂时开出鲜花——开出上千朵空想的小花、希望的小花、幻觉的小花，给荒漠增加些花的色彩。

2

春天到来时，艾米莉的脚好了，而且是说好一下子就彻底好了，甚至连三位医生中最乐观的一位也感到十分惊讶。实事求是地说，有几个星期她要拄着拐杖才能一瘸一瘸地



Emily
L. M. Montgomery
063

下地走一走,但是后来她终于不靠拐杖就能下地走了。她独自来到花园里,在这里她能边走边看外面的美丽天地,而不是只在屋子里用眼睛欣赏。啊,生活又变得如此美好!脚踩着绿莹莹的草地的感觉真舒服!她已经把痛苦与担忧抛在了身后,就像抛掉了一件旧衣服。她感到很高兴,哦,不,准确地说不是高兴本身,而是感到终于又有了能够高兴起来的心情。

看来大病一场也有好处,这使艾米莉品尝到了重新拥有健康和幸福的滋味。这天早晨,绿色的田野上刮过来阵阵海风,世界上让人感到最惬意的可能就是海风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是由七零八碎的东西拼凑起来的,每件东西都可能被改变或者消失掉,但是花园里的三色堇、天上的晚霞却总是那么美丽。她再次感到活在世上的乐趣。

“正因为有太阳,才有美妙的光;正因为有美妙的光,眼睛才看到太阳。”她如痴如醉地背起诗来。

艾米莉又有了朗朗的笑声。新月农庄里,第一天又响起艾米莉的笑声时,劳拉·马瑞到艾米莉的房间,跪在床边向上帝致谢。经过整个冬天的后悔折磨,劳拉的满头灰发已经变得白如霜雪。那是个暮色迷人的春日傍晚,一弯新月挂在天际,劳拉跪在那里感谢上帝时,艾米莉正在花园里跟迪安谈起上帝。

“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里,有时候我感到上帝厌恶我,可是现在我又确信他是爱我的。”她柔声地说道。

“真的吗?”迪安冷冰冰地问道,“我认为上帝只是对我们感兴趣,可是他并不爱我们。他喜欢观察我们,为的是看一看我们想干什么。也许看到我们在痛苦地挣扎,他会觉得非常有趣。”

“这是多么可怕的看法!”被吓了一跳的艾米莉说道,“迪安,这并不是你真实的想法,对吧?”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假如上帝只想着怎么让自己开心，那他就比魔鬼还坏了，而且他也没有魔鬼那样的厌恶我们的理由。”

“那么又是谁让你在身体和精神上受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痛苦折磨呢？”迪安问道。

“不是上帝。并且他……他还派了你来陪我。”艾米莉从容地说道。她的目光并没在他身上；她抬头望着那三公主，五月里的钻天杨显得煞是挺拔秀丽；而她的脸现在白里透红，白是因为冬天里病痛的折磨。她旁边是一棵高大的绣线菊，盛开的白花像是一堆罕见的雪，成了她身旁美丽的陪衬。这颗绣线菊是吉米表哥心中的骄傲。“迪安，我怎么感谢你从去年十月以来对我的关照、对我的安慰呢？我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可是我想让你知道我是心怀感激的。”

“我只是有机会品尝到了快乐，此外可以说什么也没做。小星星，你知道能为你做点什么我是多么高兴吗？我很高兴能为你尽点力，很高兴你在痛苦的时候需要我，而只有我能为你提供些慰藉，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孤寂的岁月，所以我对孤寂有深刻的体会。此外，我还能做一做不可能实现的美梦——因为我知道那是实现不了的梦……”

艾米莉身上微微发起抖来。为什么还要犹豫呢？既然那是她已经下了决心要做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拖延呢？

“迪安，你就那么肯定你的梦想不会实现吗？”她声音很低地说道。



Emily
L. M. Montgomery

065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第八章



1.

当艾米莉宣称她要嫁给迪安·普里斯特时，这消息在马瑞家族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新月农庄，气氛曾一度十分紧张。劳拉姨妈痛哭流涕，吉米表哥一个劲儿地摇头，伊丽莎白姨妈脸上阴云密布。不过，最后他们还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艾米莉的决定。他们又能再怎么办呢？这些年来，就连伊丽莎白姨妈也明白了要是艾米莉说她打算干什么，九头牛都拉不住她。

艾米莉听完伊丽莎白姨妈那一大堆不赞成的话之后，对她说道：“要是我告诉你我打算嫁给烟囱镇的佩里，你会发更多的牢骚的。”

“确实如此。”艾米莉走开后，伊丽莎白姨妈承认道，“迪安毕竟家境富裕，而且普里斯特家族的声誉也不错。”

“可是……可是却那么令人反感。”劳拉叹了口气，说道，“而且对艾米莉来说，迪安的岁数也太大了。还有，他祖父的祖父得的是精神病。”

“迪安是不会得精神病的。”

“可他的孩子可能会得。”

“劳拉，别说了。”伊丽莎白斥责道，随后她们便放下了这个话题。那天傍晚劳拉姨妈问艾米莉：“你敢肯定你爱他吗，艾米莉？”

“是的……是某种意义上的爱。”艾米莉说道。

Emily's Quest

L.M.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劳拉姨妈把手一摊，突然激动起来——她从前可从未这么激动过。

她激动地说：“可是真正的爱只有一种。”

“哦，不，最亲爱的老脑筋的姨妈们。”艾米莉快活地回应道，“爱有好多种。你们也晓得我已经尝试过一两种了，可是都没成功。就别为我和迪安操心啦。我们完全相互了解。”

“哦，我只是希望你幸福，亲爱的。”

“我会幸福的——我现在就很幸福。我已经不再是充满浪漫梦想的小女孩。去年冬天把我的浪漫梦想全带走了。我要嫁的那个人将是我满意的伴侣，而我给予他的真正情义也会令他感到相当满意。我相信这就是一桩幸福婚姻的最好的基础。此外，迪安需要我。我可以让他感到幸福。他从未幸福过。哦，晓得你能够把幸福握在手中，并且能像献上无价的珍珠那样把它献给一个渴望得到它的人，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呀。”

“你还太年轻。”劳拉姨妈再次重申。

“年轻的只是我的身体。我的心已经老到一百岁了。去年冬天已经让我感到自己既老又聪明。这一点，您也是知道的。”

“是的，我知道。”并且，劳拉还知道正是这种既老又聪明的感觉证明了艾米莉的年少无知。人要是真的变老、变聪明了，自己是感觉不到的。这种自己的心已经老了的说法并不能抹杀一个事实：身材苗条、花容月貌、目光神秘的艾米莉还不到二十岁，而迪安却四十二岁了。也许再过十五年她才会真正变老成、变聪明，但是劳拉并不关心十五年以后的事。

不过迪安毕竟不是要带着她私奔。世上也确实有年龄相差悬殊却又幸福美满的婚姻。



Emily
L. M. Montgomery
067

必须承认似乎没有人赞成这桩婚姻。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艾米莉遇到很大阻力，过得很烦心。伯恩利医生为此大发脾气，辱骂了迪安一顿。露丝姨妈也跑来大吵大闹。

“他是个异教徒，艾米莉。”

“他不是异教徒！”艾米莉愤慨地说。

“好啦，不管怎么说，他并不信奉我们所信奉的东西。”露丝姨妈断言道，仿佛对任何真正马瑞家的人来说，这句话已经足以结束争论。艾迪舅妈的话简直让艾米莉难以忍受。艾米莉拒绝过他儿子的求婚，对此艾迪舅妈始终耿耿于怀，即使安德鲁如今已经成家，小两口情投意合，婚姻美满幸福。她的话让艾米莉感到自己是个低就的可怜虫。艾米莉错过了安德鲁，于是只好在瘸子迪安·贾巴克·普里斯特身上寻求安慰。当然艾迪舅妈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这么说，但是她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清楚。艾米莉也完全明白她话中有话。

“当然啦，一个年轻小伙子哪能像他那么有钱呢。”艾迪舅妈说道。

“而且也没有他那么有趣。”艾米莉说道，“大多数年轻小伙子都非常讨人嫌。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年头还不够长，不知道他们虽然是妈妈眼中的奇才，可是在其他人眼里却并没有那么了不起。”

这场唇枪舌剑的交锋差不多打了个平手。

普里斯特家族的人对这桩婚姻也持反对态度，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位有钱的叔叔的财产可能落入别人手中。他们听说艾米莉·斯塔尔是冲着钱才打算嫁给迪安的，而马瑞家族的人又很希望艾米莉听到他们的议论。艾米莉于是感到普里斯特家族的人不断地在背后说她的坏话。

“看来在你们家族里面，我是永远不会感到自由自在的。”她不满地对迪安说。

“不必想那么多。小星星，你和我将过独立的生活。我们将不理睬任何家族的规矩，普里斯特家族的也好，马瑞家族的也罢，我们要完全无拘无束地走路、说话、思考、呼吸。如果说普里斯特家不愿意你做我的妻子的话，马瑞家更不愿意我做你的丈夫。别担心。当然，普里斯特家族的人会难以相信你是由于非常喜欢我才打算嫁给我的。你怎么会喜欢我呢？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

“可是迪安，你确实相信，对不对？一点不假，在这个世界上，比起任何其他人来，我更喜欢你。当然，我也告诉过你，我并不是像一个浪漫的傻女孩那样爱你。”

“你还爱其他人吗？”迪安低声地问道。这还是他第一次鼓起勇气问这个问题。

“不。当然，你也知道我曾经有过一两次夭折的恋爱——那只不过是愚蠢的女学生一时的痴迷。那已经是老早以前的事情了。去年冬天让我经历了很多事，让我跟过去那些愚蠢的痴迷远远地拉开了距离。你放心，我完全属于你，迪安。”

迪安举起他握着的那只手，放在嘴上吻了吻。他还从未吻过她的双唇。

“我会让你幸福的，小星星。我有把握。尽管我又老又跛，可是我会让你幸福的。可以说我这一生都在等你，等我的那颗星。因为你始终是我心目中一颗明亮的星，艾米莉。一颗瑰丽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星星。如今我得到了你，把你握在了手中，将你安放在了我的心。而你也将爱我；总有一天，除了爱，你还将给我更多的东西。”

迪安话语中的激情让艾米莉有点吃惊。听起来似乎有些强索强求的味道。这年夏天，伊尔丝从修辞学校回来了，



Emily
L. M. Montgomery

069

她先在家里呆一个星期，然后随一个音乐团体出去做巡回演出。伊尔丝发表了具有警告意味的意见，这让艾米莉有一阵儿隐约地感到不安。

“亲爱的，从某些方面来看，迪安是个很适合你的人。他聪明、有趣，不像大多数普里斯特家族的人那样自以为有多么了不起。然而你要完完全全属于他才行。凡是属于他的东西，他决不容忍任何其他人多看一眼。他会将手里的东西抓得紧紧的。如果你并不在意……”

“我想我并不在意。”

“那么你的写作呢……”

“哦，我跟写作已经分手了。自打受伤之后，我似乎就对写作失去了兴趣。我感到写作其实没有多少意义，除了写作还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

“既然你这么认为，你跟迪安在一起是会幸福的。哎——唉。”伊尔丝叹了口气，一片一片地撕扯着别在腰上的那朵血红的玫瑰花。“像这样谈你要结婚的事让我感到自己老得可怕、聪明得可怕，艾米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似乎很荒谬。昨天我们还是女学生，今天你就订婚了，明天你就要当奶奶了。”

“你呢，伊尔丝？难道你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没有意中人吗？”

“哈，丢了尾巴的狐狸希望别人都割掉尾巴。还没有，谢谢你。不过嘛，人还是坦率一点儿好。我今天不知怎么的很想把心中的秘密坦白出来。我中意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佩里·米勒。而你却残酷地拒绝过他。”

佩里·米勒！艾米莉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伊尔丝·伯恩利！你一直在嘲笑他，动不动就对他大发脾气。”

“是的，一点没错。正因为我非常喜欢他，所以每当看到

Emily's
Diary

Book 2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他做傻事我才气不打一处来。我希望能够为他感到骄傲，可是他却总让我为他感到羞耻。哦，有时候他简直让我感到要发疯，恨不得把椅子腿咬下来。假如我不喜欢他，我又何必那么在意他是不是会丢人现眼？我不由自主地总是盯着他——这大概就是‘伯恩利式的柔情’吧。本性难移呀。哦，即便他曾经是烟囱镇里的流浪儿，即使他身上有鲱鱼桶的腥味，我还是非常喜欢他。你瞧，这就是我心中的秘密。唉，甬管它啦。没有他，生活也照样很不错。”

“也许……总有一天……”

“别胡思乱想了。艾米莉，我不希望你故意从中撮合。佩里从来没往我这方面想过，以后也决不会。我也不打算再想着他了。有几句老诗曾让我们边读边笑，认为那全是胡扯。那是我们中学要毕业的那一年，还记得吧？”

从人间的大幕刚刚拉开，
直到人间的大幕将来落下，
你的情郎要么是起初爱你，
要么是最后才把你娶进家。
所有的姑娘都想不通，
为什么不能自始至终拥有他，
她们都指望情缘无波无折，
无奈命运总是这么差。

“好啦，明年我就毕业了。几年后我会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哦，我料想总有一天我会结婚的。”

“跟泰迪？”艾米莉情不自禁地问，这几个字刚一出口她就恨不得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伊尔丝用锐利如剑的目光逼住她，好久才将目光移开；而艾米莉则以马瑞家族的傲气成功地抵挡着——或许有点抵挡得过了头。



Emily
L. M. Montgomery
071

“不是，不是泰迪。泰迪从来没把我放在心上过。我怀疑除了他自己他是否将谁放在心上过。泰迪是个可爱的人，但是却很自私，艾米莉，确实很自私。”

“不，不是的。”艾米莉愤慨地反驳道。她听不进这样的话。

“好啦，我们就别为这个争吵了。即使他很自私，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他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就让阿猫阿狗去陪着他吧。他正在往山顶上爬，在蒙特利尔，人们就认为他是画坛上的后起之秀。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肖像画家的——不过他先要改掉他的老毛病，那就是他画出的面孔总是有你的影子。”

“胡说八道。哪里会有……”

“肯定有。我曾为他给我画的肖像对他发过好几次脾气。当然他并不承认。我想其实他自己也没意识到这一点。用现代心理学家的行话来说，这大概是某种旧有潜意识情感的滞留作用。算了，不提他了。我刚才已经说过，将来某个时候我是要结婚的。那可能是我对事业感到厌烦的时候。现在我过得很快活……可是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成家。跟你的打算一样，我也要做明智的选择，那男人胸膛里要有金子，口袋里要有银币。在这里空口说白话，竟然大谈要嫁给某个连影子也没有见过的男人，这不是非常滑稽可笑吗？此时此刻他在干什么呢？在刮胡子、在骂人，还是在为另外某个女孩伤心？可是将来某一天，他要娶的却是我。哦，我们同样会很幸福。我们俩——你和我——将互相拜访，把我们各自的孩子放在一起做比较。我知心的朋友，你将会给你的女儿取名为伊尔丝，是不是？做女人真是件可恶的事！对不对，艾米莉？”

卖锡器的小贩老凯利是艾米莉多年的老朋友，对艾米莉要嫁人这件事也有话要说。老凯利的嘴可是谁都堵不住。

Emily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姑娘，你真的是快跟贾巴克·普里斯特结婚了吗？”

“是的。”艾米莉晓得提到迪安时，老凯利肯定会称他为贾巴克，但是她每次听到后还是会不由得皱一下眉头。

老凯利挠了挠脸。

“你太年轻，根本没有生活经验，嫁人这件事嘛，太早了点，特别是不适合嫁给一个普里斯特家族的人。”

“这几年你不是总挖苦我迟迟找不上男朋友吗？”艾米莉机智地回答。

“姑娘，玩笑归玩笑。但是这回我可不是说着玩的。好啦，别固执得像头牛。我有几句忠告，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有些绳子结打起来容易，要解开可就难了。我一直对你讲可别嫁给普里斯特家族的人。我知道那是在做傻事。如果早知道是这样，我本该给你介绍一个。”

“迪安跟普里斯特家族里其他人不同，凯利先生。我是会很幸福的。”

老凯利摇了摇头表示怀疑，他头上的花白头发乱蓬蓬的，原来的红色尚未退尽。

“那么你将是你们家族里第一个敢嫁入普里斯特家族的女人了。你是斗不过他们家那个老太婆的。她喜欢每天都有人打架。那可就把你毁了。”

“我和迪安不会打架的，至少不会每天打架。”艾米莉说完这句话后觉得挺有趣。老凯利的可怕预言并没有令她担忧，艾米莉反倒抱着一种寻开心的心理怂恿他讲下去。

“除非你什么事都依着他。你要是不依着他，他马上就会给你点脸色看看。普里斯特家族的人都是这种德行，你要是不听他的，他脸上立刻变阴天。贾巴克嫉妒心很厉害，你将不敢跟别的男人说话。哦，普里斯特家的男人对自己的老婆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老艾伦·普里斯特的老婆哪怕有一点点要求，也得跪下求他。我就曾亲眼看见过。”



Emily
L. M. Montgomery
073

“凯利先生，您真的认为有哪个男人能让我那么做吗？”

老凯利情不自禁地眨了眨眼。

“马瑞家的膝盖倒是不那么容易弯曲。”他承认道，“可是还有别的事呢。知道吧，他叔叔吉姆总是哼哼唧唧地埋怨老婆，很少正经跟她说话。只要她回嘴反驳，他就骂她‘你这个大傻瓜’。”

“也许她确是个傻瓜，凯利先生。”

“也许吧。不过这么做礼貌吗？你想一想看。他母亲要是惹恼了他父亲，他父亲拿起菜盘子就朝老婆身上扔。这可是真事，我敢保证。不过那个老家伙高兴的时候也是蛮有趣的。”

“这种现象总是隔代遗传。”艾米莉说道，“如果不是的话……我还是能设法躲避的。”

“姑娘，还有比朝你扔一两个盘子更糟糕的事情呢。你可以躲开盘子，但是有些东西你是躲不开的。”老凯利令人不安地压低了嗓门，“你知道吗？据说普里斯特家族的男人结婚后日子一长就会喜新厌旧。”

艾米莉冲着凯利先生调皮地一笑，但马上又觉得笑得不妥，因为伊丽莎白姨妈一直不喜欢她这种笑。

“你真的认为迪安以后会厌弃我吗？亲爱的老凯利，我虽然不漂亮，可是却很风趣呀。”

老凯利边摆出一副无条件投降的样子，边整理马的缰绳。

“好啦，姑娘，不管怎么说，你的嘴很好看，亲一口肯定是甜丝丝的。依我看你是拿定了主意。可是我总觉得上帝是希望你另做打算的。说一千道一万，大家还是希望有个好结果。可是那个贾巴克·普里斯特懂得太多了，他肚子里装的那些东西谁也看不透。”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 MONTGOMERY

老凯利赶着马车扬鞭而去，走出一段距离之后，他估计艾米莉已经听不到时，便小声咕哝道：

“这不是活见鬼吗？那个家伙怪模怪样的，像只长着斗鸡眼的猫！”

艾米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望着老凯利那辆渐渐走远的马车。老凯利的话刚好触到她的痛处，可谓是正中要害。她顿时有点不寒而栗，仿佛一股从坟墓里吹出来的阴风掠过了心头。她忽然想起了很久前姑外婆南茜小声讲给卡罗琳·普里斯特听的一件陈年旧事。据说迪安看到过黑弥撒的仪式。

艾米莉竭力把刚想到的事抛在脑后。那全是无稽之谈，是足不出户的那些人愚昧、嫉妒的恶意中伤。然而迪安确实懂得太多了，他那双眼睛见识过太多的事情。那原本是他身上的一种独特的魅力，艾米莉曾对他这一点颇为欣赏。可是现在这一点却让艾米莉感到可怕。不可否认的是，她过去总是感到，现在也仍然感到迪安是那么神秘莫测，他一直在嘲讽这个世界。艾米莉不知道，猜想不到，也不想知道迪安的心里到底装着些什么。他好像失去了对信仰、对理想的真挚的热情。其实艾米莉总在竭力把这种看法从心里赶跑，可是却无论如何也办不到。她甚至有些同意伊尔丝的说法了：做女人真是件可恶的事。

“在这个话题上跟老凯利斗嘴是我自找没趣。”她生气地想道。

没有人对艾米莉跟迪安订婚的事明确地表示过赞成。然而人们却变得缄默起来，不再表示反对。迪安家里有钱。普里斯特家族的背景也无可挑剔，他们家有位老祖母当年还在夏洛特敦盛大的舞会上跟威尔士王子跳过舞。再者说，能看到艾米莉平平安安地嫁出去毕竟也是一种欣慰。

“他又不是带着艾米莉远远地离开我们。”劳拉姨妈说



Emily
L. M. Montgomery

075

道。只要迪安不带着艾米莉远走他乡，她对别的也就不再计较了。沉闷的新月农庄老宅里怎能没有聪颖、快活的艾米莉呢？

姑外婆南茜写信来说：“告诉艾米莉，在普里斯特家族里女人常生双胞胎。”

不过伊丽莎白姨妈并没有告诉她。

伯恩利医生当初虽然曾经大发脾气，可是当他听说伊丽莎白已经在修理新月农庄阁楼上那只装被子的箱子，劳拉也在给台布绣花边，他也就无可奈何地不说话了。

“要是伊丽莎白·马瑞点头同意了，别人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他以屈从的语气说道。

劳拉姨妈用双手温柔地捧着艾米莉的脸，瞅着她的眼睛说：“愿上帝赐福给你，艾米莉，我亲爱的孩子。”

“完全是传统的老一套。”艾米莉对迪安说道，“可是我很喜欢。”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1

伊丽莎白姨妈唯一决不让步的是婚事的时间问题。艾米莉必须到二十岁才能结婚。迪安原指望秋天举行婚礼、冬天渡海西去日本，在梦幻般的日本花园里过上一冬。既然伊丽莎白姨妈坚决反对，他也只好依她。艾米莉原本也希望早点把婚事办了。她隐隐约约地感到这场婚事办得越早，越不会出什么意外。

不过她时常自己安慰自己，非常真挚地在心里说自己还是很幸福的。有时她心中也会冒出几丝忧伤，感到这种幸福是折了翅膀的残缺的幸福，而不是她所梦寐以求的那种心花怒放的酣畅的幸福。然而她没忘了提醒自己那种酣畅的幸福已经再也不可求了。

有一天，迪安来到她面前，激动得满脸通红，像个孩子。

“艾米莉，我跑出去干了一件事，不知道你可满意。噢，天啊，要是你不赞成，我该怎么办哪？”

“你干了件什么事？”

“我买了栋房子。”

“一栋房子！”

“是的，一栋房子！我，迪安·普里斯特，也是个有房地产的人啦，拥有一座房子、一个花园，还有五亩大的一片云杉林。我，今天早晨还没有一寸土地的我，这辈子一直在渴望拥有一块土地的我，总算如愿以偿了。”

“你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迪安？”

“是弗雷德·克利福德名下的房子——至少那栋房子在法律上一直是他的财产。实际上，它从最初就注定是为我们准备的房子。”

“是那栋‘破灭山庄’吗？”

“哦，是的。‘破灭山庄’是你以前对它的叫法。但是它不会再‘破灭’下去了。艾米莉，你是否赞成我做的这件事？”

“是否赞成？迪安，你确实是个可爱的人。我一直很喜欢那栋房子。它属于那种你看到后马上就会喜欢上的宅院。晓得吧，有些房子就有这样的特色，也就是说仿佛充满了魅力。而另外一些房子则毫无特色可言。我一直希望看到那栋房子全部建好后的样子。噢，有人曾告诉我，你打算买什鲁斯伯里那栋讨厌的大房子。我没敢问到底是不是真的。”

“艾米莉，别那么说。你应该知道那不可能是真的，因为你更了解我。当然普里斯特家族的人都希望我要那栋房子。由于我不想买，我姐姐差点流下眼泪。那房子是可以廉价买下的，而且房子的式样也很讲究。”

“从‘讲究’这个词的含义来看，那房子的确名副其实。”艾米莉同意道，“但是它又非常令人讨厌，这并不是因为它大而无当，也不是因为它的讲究，而只是因为它看上去别扭。”

“一点不错。任何一位正派女子都会有同感。我非常高兴你感到满意，艾米莉。昨天在夏洛特敦，我不得不赶紧买下弗雷德的那栋房子，因为另一个人也正打算买它。我没来得及征求你的意见，马上就给弗雷德发了电报。当然你若是不喜欢它，我会再把它卖掉。可是我感到你是会喜欢的。我们将把它收拾成一个温馨的家，亲爱的。我希望有个家。我有许多住处，却没有家。我要为你把它建完整并且装修得漂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漂亮亮，小星星——我的小星星本来就应该在国王的宫殿里闪闪发光。”

“我们这就过去看看它。”艾米莉说道，“我想把它的命运变化告诉它。我想对它说，它终于要充满生气了。”

“好，我们过去看看，不但从外面看还可以到里面看一看。我已经拿到了钥匙，是从弗雷德的妹妹那儿拿的。艾米莉，我感到自己仿佛摘到了天上的月亮。”

“哦，我可是摘到了一兜子星星。”艾米莉快活地大声说道。

2

他们朝“破灭山庄”出发了，一路上穿过长满耨斗菜的老果园；踏上“明日之路”；越过一片牧场草地；爬上一个长满金黄色羊齿草的小斜坡；攀过一道老篱笆，这道老篱笆弯弯曲曲，上面的横杆经日晒雨淋已经变成银灰色，篱笆下面的角落里长着一簇簇的蜡菊和紫菀；随后又沿着曲折多变的山间小路向上爬，连绵的小山上长着冷杉，狭窄的小路上只能一个人单行，走在小路上好像总能听到各种悦耳的窃窃私语似的响声。

走到小路尽头时，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倾斜的开阔地，地面上青草萋萋，晚风习习，其间还点缀着树冠尖尖的冷杉，看上去煞是可爱。那栋房子——他们的房子就坐落在这块开阔地上，房子上空飘悬着重重叠叠的透着日落霞光的云朵，给这座山间宅院平添了一种神秘的魅力。

房子四周树木森森，只有南侧没有成片的小树林，因为那边是向下伸展的山坡，站在那里可以俯瞰布莱尔湖，此刻的布莱尔湖像一只盛着橙黄色金子的碗。布莱尔湖后面是星罗棋布的一块块草地和德里池塘丘陵，起伏的丘陵蓝蓝



Emily
L. M. Montgomery

079

的，像著名的法国阿尔萨斯山脉那么浪漫。房子和这片景色之间有一排姿态潇洒的伦巴迪亚白杨，但这排白杨树并不能遮挡住后面的景色。

他们继续向上爬了几步，来到一座用篱笆围起来的小花园门口。这个小花园比那栋房子的历史更久远，拓荒时代有人在这里建了个原木小木屋，后来又把它辟成了花园。

“这么优美的环境正是我想要的安身之处。”迪安喜形于色地说道，“哦，确实是个可爱的地方。山上到处都有小松鼠，艾米莉。此外还有小野兔。你喜欢松鼠和野兔吗？到了春天，这里漫山遍野都是羞答答的紫罗兰。在那几颗年幼的冷杉后面有一块小洼地，洼地上长满了苔藓，但是到了五月，就会开出一大片紫罗兰的花朵，那些紫罗兰啊——

比艾米莉的眼睛还要漂亮，
比艾米莉呼出的气更香甜。

“我觉得艾米莉这个名字比美神的名字基西里娅和天后的名字朱诺亚好听。我希望你多看一眼那头那个小门。其实并没有必要设计那么一扇门。那扇门打开后，看到的只是树林背后那片有许多青蛙的沼泽地。可是它的确是一扇门，对不对？我喜欢像那样的毫无道理的门。它让人产生各种猜想：门后面也许会有什么奇妙的东西。不管怎么说，门总是意味着某种神秘感，具有诱惑力，是一种象征。听一听从港口传来、响在暮色里的钟声吧。暮色里的钟声总是有某种魔力，就好像它来自‘遥远的仙境’。在那边那个角落里有几株玫瑰，是那种老品种的玫瑰，它们开出的花朵像一支支甜美的老歌。那白玫瑰白得足以跟你的酥胸媲美，亲爱的，那红玫瑰红得足以装饰你那柔软、乌黑的秀发。艾米莉，你知道吧，我今天晚上真像是有点喝醉了似的——是生活的美

酒把我灌醉了。请不要奇怪我会说一些疯话。”

艾米莉非常高兴。这座可爱的老花园仿佛是她的一位朋友，正在沉寂的暮色里同她交谈。她完全沉迷在它的魅力里。她敬慕地向“破灭山庄”望去。那是一栋多么可爱、多么体贴人的小房子呀！她喜欢它还因为它并不是一座古老的房子。一座古老的房子知道的事情太多，跨进过它的门槛儿的脚太多，从它的窗口往外看过的痛苦的或激动的眼睛太多。而这栋房子却跟她自己一样无知而单纯。它也在渴望幸福。它应该得到幸福。假如里面有夙愿未偿的鬼魂的话，她和迪安肯定会为它驱除干净。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是件多么美的事呀。

“就像我们需要它一样，那栋房子也非常需要我们。”她说道。

“我喜欢你这么轻声细语地说话，小星星。”迪安说道，“可是对别的男人你绝对不能用这样的语调，艾米莉。”

艾米莉妩媚地瞅了他一眼，这差一点导致他走上前去吻她。他还从未吻过她。他似乎有先见之明，因此知道艾米莉还未做好被吻的准备。当时是个那么浪漫、那么奇妙的时刻，他本可以壮起胆子上去吻她，他甚至也许能完全占有她。可是他犹豫不决，错过了那奇妙的时刻。山脚下那些云杉后面昏暗的大路上传来朗朗的笑声，是一帮孩子天真无邪的笑声，可是它却驱散了那种宛如飘浮着魔力的气氛。

“咱们进去看看我们的房子吧。”迪安说道。他在前面带路，踏着乱蓬蓬的杂草，走到通往客厅的那扇门前。锁已生锈，钥匙转动得很费劲。迪安抓起艾米莉的手，把她拉进了客厅里。

“你迈过的是自己家的门槛儿，亲爱的。”

他举起手电筒，用移动的光柱照着这间未曾完工的客厅：光溜溜的露着板条的墙壁，封死的窗子，没有门帘的门



Emily
L. M. Montgomery
081

道，空荡荡的壁炉。啊，不，壁炉里并非完全空荡荡。艾米莉看到炉膛里有一小堆白色的灰烬，那是多年前一个夏日的某个傍晚，年少的她和泰迪跑来冒险时点火留下的灰烬。她和泰迪曾坐在点上火的壁炉旁，讨论着他们未来的共同生活。她情不自禁地身上发起抖来，并转身朝门口走去。

“迪安，这里看上去太阴森、太凄凉。我想还是白天来才好。那些夙愿未偿的鬼魂比夙愿已偿的鬼魂更可怕。”

3

迪安建议他们利用这个夏天把房子修缮好、配上家具——样样事情都尽量亲自操持，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装修。

“然后我们明年春天就可以结婚了，明年夏天我们将出去旅行——去东方埃及的沙漠里听庙宇的钟声，欣赏月光下的菲莱岛，在孟菲斯听尼罗河的汨汨流淌。到秋天，我们返回家乡，用钥匙打开自己房子的门，就回到舒适的家啦。”

艾米莉认为这个计划饶有趣味。她的两位姨妈却对它心有疑虑。它似乎并不那么合乎体统，别人会在背后说很多闲话。劳拉姨妈的担心与某种老的迷信的说法有关，那就是在婚礼之前便给房子配好家具会不吉利。迪安和艾米莉并不在乎是否合乎体统、吉利还是不吉利。他们一意孤行，说干就干。

他们自然听到一大堆忠告，有的是普里斯特家族里的人提出的，有的是马瑞家族里的人的看法。但是他们只当那是耳旁风。举个例子来说吧，他们偏不给“破灭山庄”刷油漆，只给屋顶铺上了木瓦，任木瓦慢慢变灰。伊丽莎白姨妈知道他们这种做法后目瞪口呆。

Emily's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只有烟囱镇里的房子才不刷油漆。”她说道。

三十年前那些木匠给房子用木板搭了临时台阶，他们把这种木板老台阶换成了石头台阶，那石头是从海边弄来的一块块红砂岩。迪安安装的玻璃窗带钻石型窗格，伊丽莎白姨妈警告艾米莉，那样的玻璃窗很难擦。迪安还在房子前门上头开了一扇可爱的小窗子，这扇小窗上方探出个小飞檐，看上去像是一道粗眉。他们给起居室安了落地窗，以便可以从起居室里直接出去走进冷杉林。

迪安还四处设置多宝架和放衣服或食品的小橱柜。

“一个男人若以为不用为一位姑娘提供像模像样的小橱柜，那位姑娘也会一直爱他，那个男人肯定是个大傻瓜。”他对人说道。

伊丽莎白姨妈对这些小橱柜倒是没什么意见，可是却觉得那些壁纸太沉闷，尤其是起居室的壁纸。他们本应该贴点看上去令人愉悦的东西，比如说带花朵图案或金色条纹图案的壁纸，甚至可以贴点正开始流行的“风景壁纸”，那也总算比较有现代气息。但是艾米莉坚持选用的壁纸却是暗灰的底色、雪压松枝的图案。伊丽莎白姨妈声称她宁愿住在树林中也不愿住在那样的房间里。然而在涉及到自己可爱的房子的所有问题上，艾米莉都非常固执，壁纸的问题当然也不例外。于是恼怒的伊丽莎白姨妈说她“还是固执得像头牛”，她并不知道马瑞家族的人竟然借用了老凯利的说法。

不过，伊丽莎白姨妈确实有副好心肠。她翻箱倒柜，从多年未动的箱子、柜子中找出了珍藏的瓷器和银餐具，并把它们送给了艾米莉。这些瓷器和银餐具原先是她继母的东西，当年朱丽叶·马瑞若是循规蹈矩地嫁给一位她的族人赞许的丈夫，这些东西就会是她的陪嫁了。其中有些很可爱的东西，尤其是那只珍贵的粉彩瓷壶和那套古老的陶瓷餐具，



Emily
L. M. Montgomery
083

那套餐具上饰有漂亮的垂柳图案。这两样东西是艾米莉的外婆出嫁时的陪嫁。那套餐具里原来的东西一件也不缺,包括几只薄瓷浅杯、几个深碟和扇形碟、几只圆鼓鼓的盖碗。艾米莉把它们放进镶在起居室墙上的摆设橱柜里,乐滋滋地欣赏着。她所喜爱的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一只带镀金框的椭圆形小镜子,小镜子顶上蹲着一只小黑猫,这面许多美女照过的镜子给每张面孔都增加了几分魅力;一台老座钟,座钟的顶部是尖的,两边还各有一座小小的镀金尖塔,在它敲点报时之前十秒便会发出嗡嗡的响声,这是台有礼貌的座钟,从来不会在报时的时候吓人一跳。迪安虽然给钟上了发条却没让它走时。

“等我们回到家,等我把你作为新娘和女王领进这里的时候,你就把卡子拿开让它走起来。”他说道。

新月农庄那个精美的餐具柜和那张爪式腿的桃花心木桌子也是艾米莉名下的财产,因此也成了她的陪嫁。而迪安有数不尽的奇妙玩意儿,那全是他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东西——一张条纹绸面的沙发,那曾是法国路易国王时代一位侯爵客厅里的东西;一盏来自威尼斯古老宫殿的带熟铁花边装饰的灯笼,他们打算把它挂在起居室里;一块波斯地毯;一块叙利亚大马士革的跪毯;一副意大利的壁炉里用的铜柴架;一些中国的玉器和象牙制品;几只日本的漆碗;一只造型可爱的日本瓷制绿色小猫头鹰;一个中国的彩绘玛瑙香水瓶,里面还残留着东方香水,其香味与西方的香水迥然不同;一只中国的茶壶,茶壶上有几条彩绘的五爪金龙,那些龙张牙舞爪,样子十分可怕,懂行的人根据金龙的图案断定这只壶本是中国皇宫之物。迪安向艾米莉透露,这只金龙茶壶是义和团造反时期八国联军从颐和园掠取的大批财宝中的一件,可是他却不肯告诉她这只壶是怎么到了他的手上的。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还不到时候。日后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我拿到这栋房子里来的东西几乎每一件都有一个故事。”

4

他们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给起居室布置家具。他们把家具的位置调换了十多次，最后才为它们各自找到最佳的位置。当他们对一件家具如何摆放各执己见时，他们就坐在地板上争论。如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就抽签决定谁服从谁。方法是准备好长短不一的麦秆，让达菲用嘴去叼。达菲总是跟着艾米莉。苏茜·塞尔老死了，达菲也已经老态龙钟，它睡觉时的呼噜声有点吓人。可是艾米莉依然很喜欢它，每次到“破灭山庄”来都带着它。它总是跟着她在山坡小路上跌跌撞撞地向上爬，就像一团带黑斑点的灰影子。

“你爱那只老猫胜过爱我，艾米莉。”有一次迪安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道。

“我必须爱它。”艾米莉辩解道，“它已经是日薄西山了。而对我们俩来说，却是来日方长。我喜欢猫，离不开猫。一栋房子里如果没有猫就不会像个家。一只可爱的猫敛起爪子、卷着尾巴蹲在你身旁，你会感到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惬意。猫是神秘而富于魅力的东西，它能使你得到启迪。至于你嘛，你应该养条狗。”

“自从泰德狗死掉后，我就一直不再愿意养狗。不过，我也许会再养一条，养一条跟泰德狗截然不同的狗。我们需要有条狗管住你的猫。啊，拥有一栋房子的感觉非常美妙，是不是？”

“你属于一栋房子的感觉才更美妙。”艾米莉满怀深情地向四周扫视了一眼，说道。

“我们这栋房子同我们将成为好朋友。”迪安附和道。



Emily
L. M. Montgomery
085

有一天他们把各自收藏的画拿来布置在房间里。艾米莉拿来了她最喜欢的两幅画——《乔瓦娜夫人》和《蒙娜丽莎》的复制品。她把这两幅画挂在了窗子之间的屋角。

“你的写字台放在哪儿呢？”迪安问道，“蒙娜丽莎将悄悄向你解释她那永恒的神秘微笑，而你也可以把她的秘密写进小说里。”

“我原以为你希望我再也不要写什么小说了。”艾米莉说道，“你似乎一直不喜欢我伏案笔耕。”

“那是因为我害怕写作会把你从我身边拉走。现在你写不写都无所谓了。只要你高兴，你尽管写好啦。”

艾米莉却感到心灰意冷。那场大病之后，她再也没想过动笔。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感到写作的欲望离她越来越远。因为一想到写作，她就会想到她烧掉的那部书稿，而那次焚稿之痛确实令她难以忍受。她不再“胡思乱想”，她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来那个星光闪烁的幻境。

“我要把《伊丽莎白·巴斯》挂在壁炉旁。”迪安说道，“这是伦勃朗所画肖像的雕版印刷品。小星星，她头戴白帽子，脖子上的白色轮状皱领又宽又大，看上去是个可爱的老太太，是不是？她的脸上的神态既精明又得意、既幽默又傲慢，你可曾见过表情这么复杂的老面孔？”

“我可不想跟伊丽莎白·巴斯发生争执。”艾米莉说道，“你看她十指交叉握扼住双手，仿佛隐忍未发，只要你跟她有分歧，她就会扇你耳光。”

“这幅肖像已经被尘封了一百多年。”迪安若有所思地说道，“她现在也只是出现在伦勃朗那幅油画的廉价翻印画纸上。你又怎能指望她和颜悦色地跟你交谈呢。跟你一样，

Emily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我也感到她没有耐性听别人瞎扯。”

“可是她很可能内心里却很善良，她应该算是个有风度的可爱的老太太。毫无疑问她是家里的权威，她丈夫总是不知不觉地听她吩咐。”

“他有丈夫吗？”迪安表示怀疑地说道，“她手上并没有结婚戒指。”

“那么她就该是个非常可爱的老处女了。”艾米莉断言道。

“她的微笑和蒙娜丽莎的微笑真是有天壤之别。”迪安说道，看了看伊丽莎白·巴斯，又瞅了瞅蒙娜丽莎。“伊丽莎白有点像一只爱思考的诡秘的猫，对周围的事采取的是忍耐的策略。而蒙娜丽莎的表情则具有持久的诱惑力和挑逗性，是那种让男人发疯、让历史记录下许多风流韵事的诱惑与挑逗。比较起来，蒙娜丽莎更容易成为男人的梦中情人，而伊丽莎白·巴斯更适合做姨妈。”

迪安将她母亲的一幅很久以前的小画像挂在了壁炉台上方。艾米莉还从未见过这幅画像。迪安的母亲曾经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她看上去为什么这么忧伤呢？”

“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姓普里斯特的男人。”迪安回答。

“将来我会不会也是一副忧伤的样子？”艾米莉用戏弄的语气说道。

“从我这个角度来说，不会。”迪安答道。

然而真的不会吗？有时候这个问题会自己跑出来困扰艾米莉，但是她不愿意去琢磨问题的答案。这个夏天的三分之二她都过得很快活——她对自己说这已经相当不错了。然而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她却并不那么快活，但是她没对任何人提起过自己这种不快活的感受——她感到自己仿佛落入了陷阱，感到手上那只光彩熠熠的祖母绿大戒指如同



Emily
L. M. Montgomery
087

一副手铐。有一次,为了得到自由的感觉,她甚至暂时摘掉了戒指;第二天当她在心理上恢复了正常后,她又为自己这种逃避行为感到惭愧。这时她甘愿认命,对那栋灰色的小房子比以往更加感兴趣,觉得那栋房子对她来说十分重要。“对我来说,它比迪安重要得多。”有一次她对自己说道。说这话的时间是一天半夜的三点,一个完全清醒、绝对诚实的时刻,可是第二天早上她又拒不相信自己会有那样的感觉。

6

那年夏天,耄耋之年的姑外婆南茜溘然长逝。“我活腻了。我想我也该闭眼了。”有一天她说道,结果就真的就永远闭上了眼。马瑞家族的人谁也没从她的遗嘱中得到什么遗赠,她把东西都留给了卡罗琳·普里斯特。不过艾米莉倒是得到了几样小物件:一个占卜用的凝视球,一只供人敲门用的黄铜门环,一对金耳坠,还有几年前泰迪画的她本人的一幅水彩肖像画。艾米莉把铜门环装在了“破灭山庄”的前门上,把银色凝视球挂在了那盏威尼斯灯笼下面,把那对古雅的耳坠得意洋洋地戴在了耳朵上。可是她却把那幅肖像画放进了新月农庄阁楼上的一只箱子里。那只箱子装着一些旧信,那些信里充满了甜蜜的梦想和对未来的稚气的憧憬。

7

当他们偶尔停下来休息片刻时,会感到很开心。房子北边角落里的那棵冷杉上有个知更鸟的窝,他们总是用心提防着达菲,不让它碰那个鸟窝。

“想想看,这个易碎的淡蓝色蛋壳里蕴藏着多么动听的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音乐。”有一天，迪安一边摸着一只鸟蛋一边说道，“也许不像月亮的音乐那么浪漫，可是却更现实、更温馨，充满了宜人的甜美和生活的乐趣。小星星，这只鸟蛋将来某一天会变成一只知更鸟，那只鸟会在落日的余辉里用欢快的歌声招呼我们回家。”

一只老兔子常常从树林中跑出来，跳进花园里，于是他们跟这只兔子成了朋友。有时他们还比赛，看谁在白天发现的松鼠最多、在傍晚发现的蝙蝠最多。天色太晚时他们便停下手中的活儿，但往往并不马上回家。有时他们会坐在砂岩台阶上，谛听海上晚风既伤感又悦耳的飒飒声；遥望暮色从老峡谷慢慢爬上来；瞧着冷杉树下的树影活泼地摇曳；瞅着布莱尔湖渐渐变成灰色的大水池，水面上闪烁着首先露面的几颗星星的光影。达菲坐在他们旁边，用它那双明亮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艾米莉不时地揪一揪它的耳朵。

“只有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才能更好地了解一只猫。在其他的时候它都有点神秘莫测，然而在暮色苍茫时，我们却可以观察到些许它个性中有趣的秘密。”

“此刻我们可以窥探到各种各样的秘密。”迪安说道，“在这样的夜晚，我总会想起老圣歌中的歌词‘香草萋萋的小山’。我母亲过去爱唱的那首老圣歌总是令我着迷，虽然我并不能‘像年轻的赤鹿或马鹿那样飞跑’。艾米莉，我看你可能会提起我们那间柴棚该漆成什么颜色。现在先别谈那件事。只有在月光下才适宜讨论油漆的颜色问题。不久便会有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到那时我们再谈。不过，如果非要讨论还需要添置些什么东西，我们不妨考虑一下我们还没有却应该有的几样东西。比如：我们需要一只独木舟以便去银河里面荡桨，需要一台织布机以便飞梭织梦，需要一个酿造小精灵的罐子以便庆祝快乐的日子。我们能不能在那边那个角上掘一眼探险家之泉？或许你更喜欢一眼诗歌灵



Emily
L. M. Montgomery
089

感之泉。至于你的嫁妆嘛,只要你喜欢,任何东西都可以放进你的嫁妆箱里,但是必须有一袭暮色朦胧的睡衣、一枚星星做的发卡。睡衣要用月光镶边,还要配上一条晚霞制成的披巾。”

啊,她喜欢迪安,非常喜欢迪安。要是她能爱上他该有多好!

有一天傍晚,艾米莉独自悄悄溜出家门,爬上山去乘着月光欣赏她的那栋小房子。真是个好可爱的地方!她幻想着未来的日子——自己轻飘飘地在不同的小房间里穿来穿去,在冷杉树下开心地大笑,跟泰迪手挽着手坐在壁炉旁。想到这儿,艾米莉猛然一惊,清醒过来。当然是跟迪安,是跟迪安一起坐在壁炉旁。刚才只不过是回忆造成的幻觉。

8

九月里的一天傍晚,他们干完了一切要做的事,就连一些小事也没漏掉。比如说,他们甚至没忘记在大门上挂一块驱邪的马蹄铁,艾米莉还在起居室里到处都摆上蜡烛。有快活的小黄蜡烛,有又圆又胖的好斗的红蜡烛,有爱幻想的淡蓝色蜡烛,有浑身珠光宝气却冷酷粗野的蜡烛,有身材修长宛若花花公子的蜡烛。

房子装饰起来后效果不错,洋溢着一种和谐的气氛。房子里的东西刚到一起就成了朋友。它们彼此都很和气,因此房子里没有任何一个房间嘈杂不堪。

“再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事情了。”艾米莉叹了口气说道,“我们甚至不能假装还有事情可做。”

“不错。”迪安遗憾地表示赞同。随后他瞅了瞅壁炉,看到了里面的引火树枝和松木木柴。

“啊,还有事情可干。”他大声说道,“我们怎么没想到

Emily

Quaker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呢？我们得检查一下烟囱是不是通风。我来把火点着。”

艾米莉坐在了屋角的长靠椅上，壁炉里的火燃起来之后，迪安走过来坐在了她身旁。达菲四腿伸开趴在他们脚下，它那带条斑的肚子均匀地上下起伏着。

炉膛里欢快的火苗在熊熊燃烧。这些火苗的光影在老钢琴上闪烁，放肆地跟伊丽莎白·巴斯那张可敬的老面孔捉迷藏，在碗橱的玻璃门上翩翩起舞。这个碗橱就放着那套带垂柳图案的陶瓷餐具。它们的光影还窜进了厨房，艾米莉摆在备餐桌上的那一排棕色的和蓝色的碗冲它们眨着眼睛。

“这就是家呀。”迪安声音轻轻地说道，“它比我梦想过的家更可爱。我们此后每年秋天的傍晚都像这样坐在壁炉旁边，把从海上跑过来的寒冷雾夜关在门外，只有你和我，我们单独地对着炉火享受家的温柔。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让朋友来做客，来分享我们家中的温馨，分享我们的喜悦，分享我们的欢笑。我们将会陶醉地坐在这里，考虑有关家的一切，直到炉火熄灭。”

炉膛中的火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达菲心满意足地打着呼噜。月光透过摇曳的冷杉树枝、穿过窗口照在他们身上。艾米莉回想起——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她和泰迪一起坐在那里的情景。奇怪的是她并不是渴念着他或者深情地思念着他，而仅仅是想起了他。她既恼怒又恐惧地在心里问自己：你就要嫁给迪安了，怎么还在想泰迪？

壁炉里的火渐渐熄灭，变成一堆白色灰烬，迪安站起身来。

“回想起来，为了这样的幸福时光，熬过那么多枯燥无味的岁月是值得的；如果有必要，即使再熬过那么些年也值得。”他边说，边伸出手。他把艾米莉拉向自己怀里。他们的嘴唇本来会吻在一起，是什么东西阻隔在中间了呢？艾米莉哀叹了一声，把脸扭开了。



Emily
L. M. Montgomery
091

“我们快乐的夏天结束了，迪安。”

“我们第一个快乐的夏天结束了。”迪安纠正道。然而他的声音里突然有了点倦意。



艾米莉之恋

L.M. MONTGOMERY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 M. Montgomery
第十章



1

十一月的一天傍晚，他们锁上了“破灭山庄”的大门，迪安把钥匙交给了艾米莉。

“等到明年春天吧。到明年春天我们才会再来。”他说道，随后便朝寂静、冰冷的灰色原野望去，原野上正刮着寒风。

接下来的冬天是个多暴风雪的冬季，通往“破灭山庄”的小路上堆满了雪，艾米莉再也没走近过那里。但是她时常乐悠悠地想起它，等待着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的春天的到来。总的说来，这个冬天过得还算愉快。迪安没有出门远行，他在新月农庄两个老太太面前表现得很招人喜欢，她们几乎忘了过去那个贾巴克·普里斯特。当然，他的话伊丽莎白姨妈可能有一多半都听不懂，而劳拉姨妈则把艾米莉性情变化的账记在了他身上。艾米莉的确有了变化。虽然别人好像都没注意到，可是吉米表哥和劳拉姨妈心里有数。艾米莉的眼睛里常常会流露出一种奇怪的焦躁神情。她的笑声里似乎也缺少了点什么东西。她的笑不像过去那么爽朗了，好像显得非常勉强。劳拉姨妈心痛地想她过早地失去了女孩子的天真。这种变化不会仅仅是由于那次摔下楼梯吧？艾米莉感到幸福吗？劳拉不敢开口问她。她六月份就要嫁给迪安·普里斯特了，她真的爱他吗？劳拉并不晓得她到底爱还是不爱。但是劳拉知道爱情的产生并不那么简单，并不全凭

理智。还有，一个已经订婚的女孩应该是快活的女孩，她不会在本该酣然入梦的深更半夜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这种现象并不能归因于她在构思小说。艾米莉已经放弃了写作。罗亚尔小姐从纽约写来好几封信，但恳求也好责骂也罢，艾米莉都无动于衷。吉米表哥隔一阵儿就不声不响地在她桌子上放一个新笔记本，可是却毫无效果。劳拉曾小心翼翼地暗示，当一个人一样事情上有了个很好的开头时不坚持下去实在遗憾，艾米莉还是不为所动。伊丽莎白姨妈说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艾米莉早晚会厌倦写那些破小说——“知道吧，斯塔尔家的传统就是没有常性”。可是伊丽莎白姨妈这种轻蔑的断言也并没能触动艾米莉，让她重新拿起笔。她觉得自己不是搞写作的材料，她决心再也不碰那枝笔。

她有点厌倦、有点苦涩地对劳拉姨妈说：“我已经还清了欠下的债，在银行里的存款也已经足够买迪安所谓的‘微不足道的嫁衣’。你已经用钩针给我织了两块网眼桌布。所以写不写东西还有什么要紧的呢？”

“是不是那次受的伤让你灰了心……让你丢开了自己的抱负？”可怜的劳拉姨妈声音颤抖地问道，她终于说出了折磨了她一个冬天的忧虑。

艾米莉微微一笑，又上前吻了吻她。

“不是的，亲爱的姨妈。那跟我的写作毫无关系。干吗为一件普普通通的事过多地忧虑呢？您瞧，我这不是很好吗，而且就要结婚了，将来有房子住，有丈夫挂在心上。我哪里还顾得上别的事情呢，对不对？”

这倒也说得通。然而，那天傍晚太阳下山后，艾米莉走出了家门。她的心灵渴望自由，她要到外面让它暂时得到解脱。这是四月里的一天，白天暖，晚上冷。不过即便是在阳光下，你还是会感到几分春天的寒意。太阳下山后，寒气逼人。天上布满了瓦楞似的灰色云朵，只有西边天际有一窄条晴

Emily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空闪现出惨淡的落日的余辉。一轮新月躲在黑黝黝的山后，样子虽美却悲悲戚戚的。除了她，外面再也看不到别的有生命的东西。寒冷的夜幕正渐渐地落向枯寂的原野，给眼前早春的景色平添了几分阴郁、哀伤的气氛。这景象让艾米莉感到非常迷惘，仿佛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已经逝去。自然界的東西总是对她产生很大的影响，也许她对这种影响是太敏感了。可是她很高兴这是个天色阴沉的傍晚。其实任何其他东西都会破坏她的心境。她听到沙丘那边颤动的大海发出了窸窣声。她想到了罗伯茨一首老诗中的句子：

灰色的礁石、深灰色的大海，
扑上岸的浪花一排排。
虽然那名字始终还在心中，
可我却不愿再把它讲出来。

荒谬！软弱、愚蠢、自作多情。不要再胡思乱想啦！

2

可是她又想起了当天伊尔丝的那封来信。信上说泰迪要回家来，买的是“弗莱维安”号帆船的船票。他打算在家里多呆些日子，差不多就是整个夏天。

“要是在他回来之前这一切都结束了该有多好。”艾米莉嘟哝道。

为什么总是害怕明天呢？即使对今天感到心满意足，可还是总会害怕明天。难道她是命该如此吗？为什么会对明天心怀恐惧呢？

她随身带着“破灭山庄”的钥匙。自打十一月以来她就一直没去过那里。今晚她想去看一看，希望它还那么漂亮、



Emily
L. M. Montgomery
095

那么可爱，希望它正在等待着她。那将是她的家。感受到它的魅力与冷静，那隐约而讨厌的恐惧和疑虑也许会消失；去年夏天那种快乐的情绪也许又会回到她的心中。来到花园的门前时，她停下脚步满怀深情地望着它——望着她那可爱的小房子偎依在老树丛中，那些老树轻轻地叹息着，就像她小时候它们为她童年的幻想发出叹息那样。山脚下，布莱尔湖颜色灰暗，显得有些闷闷不乐。她喜欢布莱尔湖的各种风貌——喜欢它夏天时的波光潋滟，喜欢它暮色里的一片银白，喜欢它月光下的神秘莫测，喜欢它雨中的一层层涟漪。她也喜欢它现在的样子：脸色阴沉，像是在忧伤地沉思。她周围的景物仿佛都沉闷地期待着什么，给人一种深切的哀伤的印象。这时她莫名其妙地想到它们大概是害怕春天的到来。唉，怎么这种恐惧感老是纠缠着她！她抬起头让目光越过白杨的顶梢向远处的天空望去。灰色的云层突然裂开一道苍白的缝隙，云缝里有一颗星正朝她眨眼——是那颗天琴座上的织女星。

艾米莉情不自禁地发起抖来，于是匆匆将门锁打开走进房子里。房子给人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似乎一直在期待着她的到来。她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向放火柴的地方——她知道火柴就放在壁炉台上。随后她点燃了座钟旁那枝长长的浅绿色蜡烛。摇曳的烛光顿时照亮了漂亮的房间，房间里的一切依然保持着他们最后那个傍晚离开时的样子。墙上的伊丽莎白·巴斯不可能懂得畏惧的含义，而蒙娜丽莎则嘲笑畏惧。圣洁的乔瓦娜夫人总那么侧着脸，从不扭过头来正面瞅人。她是否理解这种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恐惧呢？要是谁把这种恐惧用言语表达出来，听起来肯定会十分荒谬。迪安的母亲韶秀而忧伤。哦，她当然体验过恐惧，在这幽幽的烛光中，她那双眼睛里便流露着恐惧。

艾米莉关上房门，坐在伊丽莎白·巴斯肖像下的扶手椅

上。窗外传来一种可怕的声音，她听出那是逝去的夏天留下的枯叶在飒飒作响。还有那一阵儿比一阵儿更猛烈的风。不过她喜欢风。“风是自由的，而我却像个囚犯。”她毫不留情地把突然冒出来的这种想法压了下去。她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她身上的枷锁是她自己制造的。是她心甘情愿地戴在身上的，甚至是满心欢喜地戴在了身上。当初只想到要戴得潇洒。

原野后面大海的呜咽多么凄切呀！可是在这座小房子里却静得可怕！是一种带着几分不可思议的古怪色彩的寂静，其中似乎有什么意味深长的含义。她一直未敢出声，生怕会招来意想不到的东西。不过，她的恐惧感突然消失了。她感到仿佛远离尘世，满怀喜悦地走进了幻境。幽暗的房间里的墙壁好像渐渐离开了她的视线，墙上那些肖像也隐去了身影。她眼前只剩下了姑外婆南茜那只吊在铁灯笼下面的凝视球，那只银色的大球在闪闪发亮。在球上，她看到了映出的房间——宛如放玩偶的光灿灿的玩具小屋，她自己则坐在小屋里低矮的老扶手椅上，壁炉台上的蜡烛像一颗顽皮的小星星。艾米莉仰靠着椅背，眼盯着凝视球，渐渐地她的眼睛里只剩下了球上以无穷的朦胧宇宙为背景的那点星光。



Emily
L. M. Montgomery

097

3

当时她是睡着了吗？她是不是做了个梦？有谁知道呢？反正艾米莉自己一直不清楚。以前也有过两次类似的情况，一次是在神志不清时，一次是在睡梦中——她曾揭开意识和时间的面纱，看到了未来。艾米莉一直不愿意回忆那两次经历，她故意要忘掉它们。她已经有好几年没想起过它们了。那毕竟是梦，是发烧带来的幻觉。可是这次呢？

凝视球上仿佛聚集起一小片云。随后这片云又散开，消失了。然而球上映出的玩具小屋也不见了。艾米莉在上面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在一间又高又大的房间里，许多人在急匆匆地出出进进，其中有一张她所熟悉的面孔。

凝视球消失了，“破灭山庄”里的起居室也不见了。她已经不再是坐在椅子上的局外观望者。她就在那间陌生的大房间里，在那许多人中间，站在那个不耐烦地等在一个售票窗口前的男子身旁。他转过头来，他们的目光相遇，她看出那人原来是泰迪。她还看出感到愕然的泰迪也认出了她。她确信他面临着某种可怕的危险，并且下决心要救他。

“泰迪，跟我来。”

她拉住他的手，将他从那个窗口拖开。随后她转身飘飘悠悠往回走，而他则跟着她，在她身后跑。他在人群中左冲右撞地跟着她跑啊跑……她回到了椅子上，又置身于凝视球外。在那球上仍然可以看到车站上的那间大屋，只不过它已经缩小到玩具小屋那么大；她还看到一个奔跑的人影，看到他仍然在跑。接着又出现了云，云在球里弥漫开来，淡淡的云越来越白，飘拂着、浮荡着，然后渐渐变得稀薄，终于散去了。艾米莉仰靠着椅背，目不转睛地瞅着姑外婆南茜的凝视球。球上映出的起居室平静地泛着银光，起居室里有一个惨白的白点，那是她的面孔，那枝孤独的蜡烛的烛光像一颗在顽皮地眨眼的星星。

4

艾米莉感到自己仿佛是香消玉殒后又回到了人间。她步履蹒跚地走出“破灭山庄”，锁上大门。天上的乌云已经散尽；在灿烂的星光下，朦胧的世界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她不由自主地转身朝海边的方向走去，穿过云杉林，顶着冷

Emily's

Secre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098

飕飕的风走下长长的牧草山坡，爬过山丘来到海边，又沿着海岸继续往前走。她看上去就像个中了魔怔的人在一个半明不暗的怪异世界里游荡。远处，半掩在夜雾中的海面宛如灰色的绸缎，而她身旁的细浪轻舔着沙滩，不断发出嘲弄的沙沙声。此时她身前是雾霭沉沉的大海，身后是黑黝黝的高大沙丘。如果她能够一直这样走下去，能够一去不还，能够不必面对今晚遇到的难以回答的问题，那该有多好。

她毫不怀疑地相信她见到了泰迪，并且帮他脱离了某种性质不详的危险，或者说曾经设法帮他脱险。而且她确切无疑地知道她爱他，始终爱着他，从内心深处爱着他。

可是，再过两个月她就要嫁给迪安·普里斯特了。

她该怎么办呢？如今已经不可能再嫁给他，因为她不能过骗人的生活。然而，伤他的心，让他多灾多难的生活中幸福的希望落空，这同样难以想像。

是呀，正如伊尔丝所说，做女人是件很可恶的事。

感到非常自卑的艾米莉自言自语地说道：“尤其是一个动不动就个把月晕头转向，拿不定主意的人。去年夏天我曾经那么确信自己对泰迪已经毫无依恋之情，那么确信自己真的喜欢迪安并且决定要嫁给他。可是今天晚上那种可怕的奇妙现象又发生了，而我原以为那不过是年幼时的怪事，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艾米莉在那片可怕的沙滩上徘徊了半夜，然后在凌晨两三点钟时蹑手蹑脚地溜回新月农庄，精疲力竭地扑倒在床上，终于酣然入梦。

5

接下来的几天，艾米莉几乎惶惶不可终日。侥幸的是迪安不在，他因为有事情要办，去了蒙特利尔。正是在他去了



Emily
L. M. Montgomery
099

蒙特利尔的时候，传来了“弗莱维安”号帆船撞上冰山的可怕消息。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像一根大棒打在艾米莉头上。泰迪要坐的就是那条船。他是生……还是死？有谁能告诉她呢？也许他妈妈知道。可是他那位古怪孤独的妈妈不喜欢她，这一点艾米莉一清二楚。所以很长时间以来，艾米莉总是竭力避开肯特太太。如今只要能弄清楚泰迪是否在“弗莱维安”号船上，她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她急匆匆地向艾菊地走去。肯特太太听到敲门声出现在门口。自从艾米莉认识她那天起，肯特太太这么多年来毫无变化，还是那么瘦弱、那么神经质，嘴巴依然那么刻薄，苍白的脸上那块红色的伤疤仍然那么难看。像往常一样，她一见到艾米莉脸就拉长了。她那双忧郁的黑色眼睛中交织着敌意和忧虑。

“泰迪在不在‘弗莱维安’号船上？”艾米莉开门见山地问道。

肯特太太微微一笑，是那种嘴角一咧的冷笑。

“那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她问道。

“当然有关系。”艾米莉干脆地回答，脸上带着“马瑞家族的神情”，几乎没有人能抵御这种神情。“你要是知道的话，请告诉我。”

肯特太太尽管讨厌她，还是很不情愿地告诉了她。这位老太太身上不停地颤动着，就像是在寒风中颤抖着的一片枯叶。

“他没在那条船上。我今天收到了他的一封电报。就在马上要买票上船的时候，他受到阻拦没上那条船。”

“谢谢。”艾米莉转身正要走开时，肯特太太看到她阴郁的眼睛里突然出现的欣喜神色。她冲上前来，一把抓住了艾米莉的手臂。

“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她发疯似的大声嚷道，“他是死是活跟你毫无关系。你就要嫁给另一个男人了。可是你竟然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有胆子跑到这儿来打听我儿子的情况，难道说你有这个权利？”

艾米莉低头朝她望去，心中充满了怜悯和理解。这个可怜的女人，忌妒就像一条蛇盘绕在她的心上，从而使自己备受折磨。

“我也许没有其他的权利，但是却有爱他的权利。”

肯特太太把两只手拍得啪啪响。

“你……你这个就要嫁人的大闺女，还有脸说这种话？”

“我不会嫁给另一个男人。”艾米莉脱口而出地说道。是的，的确如此。几天来，她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此刻她十分清楚该怎么做。显然会十分尴尬，可是她必须这么做。于是一切都豁然开朗。

“肯特太太，我不会嫁给另一个男人，因为我爱泰迪。可是他并不爱我。这一点我心里很明白。因此你也没必要再恨我。”

她迅速地转过身去，离开了艾菊地。她很纳闷自己的自尊心跑到哪里去了，那可是“傲慢的马瑞家族”的自尊啊！她怎么能那么厚颜无耻地承认自己的单相思呢？然而，那一刻她根本没考虑到什么自尊。



Emily
L. H. Montgomery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 M. Montgomery

第十一章



1

艾米莉收到了泰迪的来信——是好久以来的第一封信。她拿着信的手不停地发抖，差一点连信也打不开了。

泰迪在信中写道：“我必须告诉你一件很奇怪的事。也许你已经知道了。也许你什么也不知道，会认为我神经出了毛病。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看这件事。我只知道我见到了什么，或者说以为见到了什么。

“我正在排队等候买去利物浦的火车票，因为我要在利物浦搭乘‘弗莱维安’号帆船。突然我感到有人拉了一下我的手臂，我扭过头看出是你。我发誓这是真的。你说：‘泰迪，跟我来。’我吃惊得目瞪口呆，思维停止了，嘴巴也张不开，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着你。你在跑，啊，不是在跑。我不知道你是在用什么方式向外走，只晓得你是在退出车站上的候车厅。这件事听起来很荒诞。难道是我神经不正常了？随后你忽然不见了，虽然这时我们已经离开了人群，走到了没人的地方，我本来可以毫无遮挡地看到你。可我还是四处张望着，接着我清醒过来，意识到那趟火车已经开走了，我错过了乘坐‘弗莱维安’号船的机会。我很生气、很后悔。后来就听到了那只船失事的消息，吓得我头发都竖了起来。

“艾米莉，你并不在英国，对不对？你不可能在英国。那么，我在那个车站里看见的又是什么呢？

“无论如何，我还是认为它救了我的命。假如我乘上了

Emily's Quest

L. M.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弗莱维安’号船……好啦，我毕竟没乘上那条船。我该感谢……谁呢？

“我很快就要回到家了。我将乘‘摩拉维亚’号船——如果你不再阻拦我的话。艾米莉，我听说过关于你的很久以前的一件怪事——是跟伊尔丝的妈妈有关的一件事。我几乎已经把它忘掉了。你可要小心点。当然，如今人们已经不再烧死女巫。可是仍然……”

是的，人们已经不再烧死女巫。可是……艾米莉仍然感到目前她的处境比受火烧还要难受。

2

艾米莉沿着山间小路爬上山去，她要到“破灭山庄”去跟迪安见面。她白天收到了他从蒙特利尔回来后写的一张便条，要她傍晚时到那里跟他碰面。迪安正在门口的台阶上等她，样子显得很急切、很高兴。知更鸟在冷杉丛中轻柔地唱着歌，傍晚的空中弥漫着凤仙花浓郁的芳香，同时也充满了自然界里一种最奇特、最哀伤、最令人难忘的声音——那是暴风雨过后，寂静的黄昏里，远处的一排排细浪拍击海岸的声音，声音虽轻却无休无止。人们很少听到这种声音，可是听到后便会永远难以忘记。它甚至比夜间的风雨声更令人伤感，因为其中包含着心碎、绝望的种种味道。迪安快步上前迎接她，但又霍地停下了脚步。她的脸色，她的眼神……在他离开的这几天里，艾米莉发生了什么意外？灰蒙蒙的暮色里这个陌生、苍白、漠然的姑娘，根本不像是艾米莉。

“艾米莉，你怎么啦？”迪安问道，可是没等她张口告诉他，他已经明白了。

艾米莉眼望着他。如果不得不打出致命的一击，又何必心软呢？



Emily
L. M. Montgomery

103

“我究竟还是不能嫁给你，迪安。我并不爱你。”她说道。

她所能说的就这么两句话。没讲什么理由，也没有为自己辩解。她觉得很难解释清楚。然而看到这两句话竟然把一张脸上的幸福表情倏地一扫而光，她还是感到震惊。

接着是一阵儿无言的沉默，由于寂静中清晰地传来大海哀伤的拍岸声，这短暂的沉默显得格外长久。随后迪安依然平静地说道：

“我已经知道你并不爱我。可是在这之前，你还是愿意嫁给我的。为什么现在又不能嫁了呢？”

他有权利知道。艾米莉结结巴巴地讲出了她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谬故事。

最后她痛苦地说道：“你想，我能那样越过空间朝他发出呼唤……我当然属于他。他并不爱我……永远不会，可是我仍然属于他……啊，迪安，别摆出那副样子。我不得不告诉你……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我嫁给你，我可以嫁；只不过当我搞清了自己的真正所爱后，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全部的真相。”

“啊，新月农庄的马瑞的确总是说话算数的。”迪安嘲弄地做了个鬼脸。“如果我一定要你嫁给我，你是可以嫁的。然而，现在我并不想让你嫁给我了。我跟你一样清楚那是不可能的。我不会娶一个心属于另一个男人的女人。”

“你能原谅我吗，迪安？”

“又有什么需要原谅的东西呢？我情不自禁地爱你，而你情不自禁地爱他。事情也只能是这样啦。就是神仙也难以把炒熟的鸡蛋变成原来的鸡蛋。我本应该知道只有年轻人才能一呼一应。而我从未年轻过。如果我也年轻过，即使我现在老了，我也许仍然能赢得你的心。”

他低下头，将那张可怜的发灰的脸捧在手中。艾米莉不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由得想,与世长辞大概是一件很美的事。

当迪安又抬起头时,他脸上的表情已经变了,又恢复了以往那种愤世嫉俗的嘲弄神态。

“别看上去那么悲戚,艾米莉。如今撕毁婚约是一件很微不足道的事。而且世上没有绝对的坏事。你的姨妈们会额手称庆,我自己家族里的那些人会认为我是只幸运的鸟,终于逃出了捉鸟人设下的罗网。不过,我还是有个小小的愿望——就是但愿把危险的基因遗传给你的那位苏格兰高地的老外婆已经把她的预见力带进了坟墓。”

艾米莉把手贴在门柱上,又把头抵在手上。当迪安的目光落在她身上时,他脸上的表情又柔和起来;说话时声音也变得很轻,但语气却很冷淡。快活、幽默、热情统统都消失了。

“艾米莉,现在我把你的生命还给你。记得吧,自从我在莫尔文湾的石堤那儿救了你,它就一直属于我。好啦,现在它又是你自己的了。尽管我们曾经有过婚约,也到了最后该说再见的时候了。简单地说来就是‘永久分手时的告别应该干脆,不拖泥带水’。”

艾米莉转过身来,伸出手去拉他的手臂。

“哦,不要说再见,迪安,不要说再见。难道我们不能依然做朋友吗?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你的友谊。”

迪安用手捧住她的脸,仔细而温柔地端详着——他曾经幻想过这张冰凉的脸也许经他一吻即会变得通红呢。

“我们难以再做朋友啦,艾米莉。”

“哦,你会忘掉的……你不会总……”

“我认为一个爱过你的男人至死也不会忘记你。不,小星星,我们做不成朋友了。你不会再得到我的爱,而这种爱又把友谊之类的感情统统都埋葬了。我打算远走他乡。等我老了,真的老了的时候,我会回来。也许那时我们还会成为



Emily
L. M. Montgomery

朋友。”

“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我又要问了，为什么呢？我并没有责备你，我甚至感谢你这一年来给我带来的快乐。对我来说，那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我要好好地珍藏着它。别人若想拿一生的幸福换我那个无比愉快的夏天，我也不会换给他。啊，小星星，我的小星星！”

艾米莉眼望着迪安，从前她从未吻过他，这时她依依不舍地用目光吻了吻他的脸。迪安走后，这方天地该会多么寂寞——眼下这方天地似乎已经骤然老去。日后她是否能够忘掉他那双充满痛苦表情的眼睛呢？

他要是走了，那么她心里将永远不会彻底感到安宁，因为她将时常想到那双悲伤的眼睛，想到对他的不公平。也许迪安猜到了她的心思，因为他转身离去时，在他那告别的微笑中有几分得意的意味。他朝山下的小路走去——在门口那儿他曾手扶门框迟疑片刻——随后他又转身走了回来。

3

“艾米莉，我也有件事要向你坦白，同时也是想摆脱自己良心上的压力。我对你撒过谎……做了一件可憎的事。我想我是用谎话把你骗到我身边的。大概那也是我留不住你的原因吧。”

“谎话？”

“还记得你那部书稿吧？你让我告诉你我看过后的真实想法，对不对？我没讲实话。我撒了谎。那是一部好作品——非常好。哦，当然里面还有些不足——感情色彩有点太浓、情节还应该讲究有张有弛。你仍然需要对它做些调整——需要适当地收敛。不过，它的确是部好作品。构思和情节的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铺展都不同凡响。故事很有魅力，人物都栩栩如生。自然、有人情味，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好啦，现在你知道我对它的看法了。”

艾米莉两眼紧盯着他，她那张苍白的、扭曲的小脸突然变得通红。

“好作品？可是我把它烧掉了。”她声音很低地说道。

迪安大吃一惊。

“你……把它烧掉了！”

“是的。而且我不可能重新把它写出来了。你为什么……为什么要对我撒谎？你竟然会骗我？”

“因为我恨那部书稿。你对它比对我更有感情。你终将找到接受它的出版商，而它将大获成功。那时我将失去你。有些事的动机一旦把它说出来真是好丑恶。你把它烧掉了？看来即便我说十分抱歉也于事无补了，即便请求你原谅也已经毫无用处。”

艾米莉冷静下来。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不过她也感到真的自由了——不会再受自责、惭愧、抱歉的困扰。她又完全属于自己了。她和迪安已经互不欠账。

“我不应该为这件事对迪安怀恨在心，我不能像老休格·马瑞那样揪住人的小辫子不撒手。”她想，可是心里还是乱纷纷的。不过她嘴上却很爽快地说：“我原谅你，原谅你的这次过错，迪安。”

“谢谢。”他抬起头看了看她身后的那栋灰色的小房子。“看来这栋房子仍将是‘破灭山庄’。它真是在劫难逃啊。房子似乎跟人一样也躲不过命运的安排。”

艾米莉将目光从那栋她曾经喜爱而且仍然喜爱的房子上移开。它已经不再属于她。它仍将常受夙愿未偿的鬼魂的纠缠。

“迪安，这是房子的钥匙。”



Emily
L. M. Montgomery

迪安摇了摇头。“等我找你要的时候再给我吧。这钥匙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呢？我想这房子可以卖掉，虽然那么做对它似乎是一种亵渎。”

还有一件东西要还给迪安。艾米莉将脸扭到一边，伸出了左手。迪安应该把他戴在她手上的祖母绿戒指摘走。她感到它被从手指上摘了下去，给手指上留下了一圈凉丝丝的感觉，好像那是个有魔力的指环似的。在这之前她时常认为那便是她身上的枷锁，可是此刻，当意识到它将永远从手上消失时，她又觉得有些懊丧。因为随着它一起消失的还有一样多年来让生活更丰富多彩的东西，那就是迪安别具一格的友谊。她将永远怀念那种友情。她原来并不知道自由的代价这么高。

迪安一瘸一拐地走远了，艾米莉也走回家去了。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已经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同时她也感到有些得意，因为迪安终于承认她有写作的能力。

4

艾米莉当初跟迪安订婚时曾在两个家族中引起一阵喧闹，如今婚约的解除带来了比当初更大些的小题大做的风波。普里斯特家族的人既高兴又气愤，而马瑞家族的人则怒不可遏。伊丽莎白姨妈曾坚决反对他们订婚，现在她更为坚决地反对他们解除婚约。别人会怎么想？于是亲戚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责怪“斯塔尔式的没有常性”。

华莱士舅舅用挖苦的语气问道：“那孩子什么时候头一天的心思到第二天还是保持原样过？”

马瑞家族的人显然言人人殊，但都发表了看法，其中由于某种原因属安德鲁的话最刻毒，无异于朝艾米莉心灵的伤口上狠狠地撒了一大把盐。他特意找了个词来指责艾米

莉——说她“朝三暮四”。尽管马瑞家族里至少有一半人并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他们立即把它挂在了嘴边。艾米莉“朝三暮四”就是朝三暮四，这没什么好解释的。而这个词却能解释艾米莉的一切，此后它就像一块揭不下来的膏药贴在了她身上。无论她干什么都是因为她有朝三暮四的毛病：她写了一首诗；家族里其他人都喜欢胡萝卜布丁，而她却不喜欢；别人都把头发往上梳，她却把头发往两边梳；她喜欢独自到月光下的小山上去散步；有时候她早晨起床后看上去好像整夜没睡觉；她心血来潮用望远镜研究起天上的星星；人们私下传说有人看见她一个人乘着月光在苜蓿地里跳舞；看到一样美的东西她竟然会热泪盈眶；她宁愿在老果园跟朋友约会，而不愿意去什鲁斯伯里参加舞会。艾米莉感到自己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没有人理解她，就连劳拉姨妈也不理解。伊尔丝写来一封令人莫名其妙的信，信里的话彼此矛盾、前言不搭后语，让她隐隐地感到伊尔丝虽然一如既往地爱她，却也认为她“朝三暮四”。佩里·米勒一听说迪安·普里斯特和艾米莉·斯塔尔之间“一切都结束了”，便马上跑到新月农庄来再次向艾米莉求婚。难道伊尔丝碰巧听到了消息？其实，艾米莉很干脆地拒绝了佩里，以至于佩里恶狠狠地发誓他再也不理这只傲慢的猴子了。不过，他以前已经发过许多次这样的誓了。



Emily
L. M.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L. M. Montgomery

第十二章

I

一九××年五月四日

半夜一点钟爬起来写日记是件挺荒唐的事。其实这是我辗转难眠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睡不着，另一方面还因为黑灯瞎火地躺在那儿乱想，而且净想一些不高兴的事，也让我感到厌倦，所以我才点起蜡烛，找出老日记本，“把心事统统写出来”。

自打烧掉书稿、掉下楼梯、“倩女离魂”的那个夜晚，我一直没动过那个日记本。待自己“复活”后，竟发现一切都有了变化、一切都那么陌生。陌生得可怕。我终于懂得了什么叫“恍如隔世”。我信手翻阅日记，读到以往记下的那些轻松愉快的内容，竟然怀疑那是不是我——艾米莉·斯塔尔写下的日记。

当你心情愉快时，夜是美好的，当你感到悲伤时，夜能给你安慰，当你孤苦伶仃时，夜会让你觉得可怕。而今天夜里我感到非常孤寂，感到痛苦不堪。我似乎总也不能在感情上得到个圆满的结果，当孤独感袭来时，它会把我牢牢地抓在手里，连拧带搓，直到拧干我的力气和勇气，唯留下身心的伤痛。今晚我备感孤寂。爱情邈邈、友谊遥遥，而最糟糕的是，我感到文思枯竭。我提笔试了很多次，结果全是徒劳。以前的创作灵感之火似乎都烧成了灰烬，我难以把它重新点燃。在刚刚过去的整个傍晚，我试图写一篇短篇小说，结果写出的故事十分呆板，里面的人物就像是我操纵的一群木偶。最后我把稿子撕成碎片，感到最好还是让它去见上帝。

过去的几个星期我心里总是乱纷纷的。迪安走了，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他没来过信，大概根本不会写信来。他若是走得很突然，就不会把行踪告诉你。



然而再次成为无拘无束的人的确是一件很惬意的事。

伊尔丝写信告诉我她七、八两个月要在家中度假。泰迪也是如此。也许正是泰迪的消息使我夜不能寐。我想在他回来之前逃离这个地方。

“弗莱维安”号船失事后他给我写来了信，但我没有给他回信。我没法回信。我不能把那天晚上的事告诉他。可是如果他回来时提起他在英国那个车站的奇遇，我将难以表现得若无其事。他会不会猜到，正因为我爱他，我才能跨越时空救了他？想到自己痴情的单恋，我羞臊得要死。想到我对肯特太太说的话也让我感到无地自容。然而我竟然并不后悔将那样的话说出了口。因为直抒胸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轻松。我并不担心她会把我的话告诉泰迪。她本来就千方百计地不想让泰迪知道我很关心他。

可是我很想知道我将如何度过今年夏天。

有时候我讨厌生活，有时候又因为看到了生活中的美或美的前景而发狂地爱它。只不过……

迪安走之前把“破灭山庄”所有的窗子都用木板封上了。我从来不去能够看到它的地方。可是我还是一闭上眼睛就能在心里看到它。它就在那座小山上，又瞎又哑。我并没有从那儿把自己的东西取出来，伊丽莎白姨妈认为这说明我神经有毛病。我想迪安也不会把他的东西取走。什么东西都没动。蒙娜丽莎依然在暗中嘲笑着世人，伊丽莎白·巴斯依然不屑于正眼瞅“朝三暮四”的傻瓜，乔瓦娜夫人却对所发生的一切持理解态度。我可爱的小房子哟！然而它再也不可能变成一个家了。多年前的一天傍晚我曾追着彩虹去寻找它的尽头，结果它却消失了。此刻我竟产生了跟那天傍晚相同的感觉。当时我曾说：“还会有别的彩虹的。”可是真

Emily

L. M. Montgomery

111



的还会有别的彩虹吗？

己

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今天是春天里一个富有诗情的日子，发生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它是黎明时发生的，当时我正从窗口探出身去，侧耳静听着从高大约翰矮树丛刮来的晨风里那调皮的细雨声。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我从前那种难以言传的灵感在消失了一年多之后又回来了。我立即晓得我又能写作了。我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桌前，抓起了笔。我一口气写了好几个小时，听到吉米表哥起床后下楼的声音时，我扔下了笔，对着桌子低头鞠了一躬，为自己又能工作了表示深深的谢意。

祈求工作吧，
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你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
因为比起那些甜言蜜语的人们，
能赠给我们更好的礼品的还是苛刻的上帝。

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这样写道，这话可一点也不假。对于被迫去干讨厌的工作的人来说，工作可能是件苦差事。但是如果那工作是件适合我们的工作，我们感到做那件工作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那么它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它就意味着极大的乐趣。今天，当我又能手不停挥，我的笔似乎又成了自己的好友时，我就感受到了这种乐趣。





“祈求工作”，人们也许会以为任何人都可以祈求工作。但是有时候，伤心、痛苦会阻止我们去祈求。那么事后我们会明白我们失去了多么宝贵的东西，我们会认识到受上帝的苛求比被他遗忘要好得多。假如上帝当初惩罚亚当和夏娃的方式是让他们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那么他们势必会落得遭抛弃、被诅咒的下场。四大河流的发源地伊甸园里所有的梦也不会比我今天晚上的梦更甜蜜，因为工作的能力又回到了我身上。

啊，上帝，在我的有生之年请始终给我工作的机会吧。我祈求工作和勇气。

3

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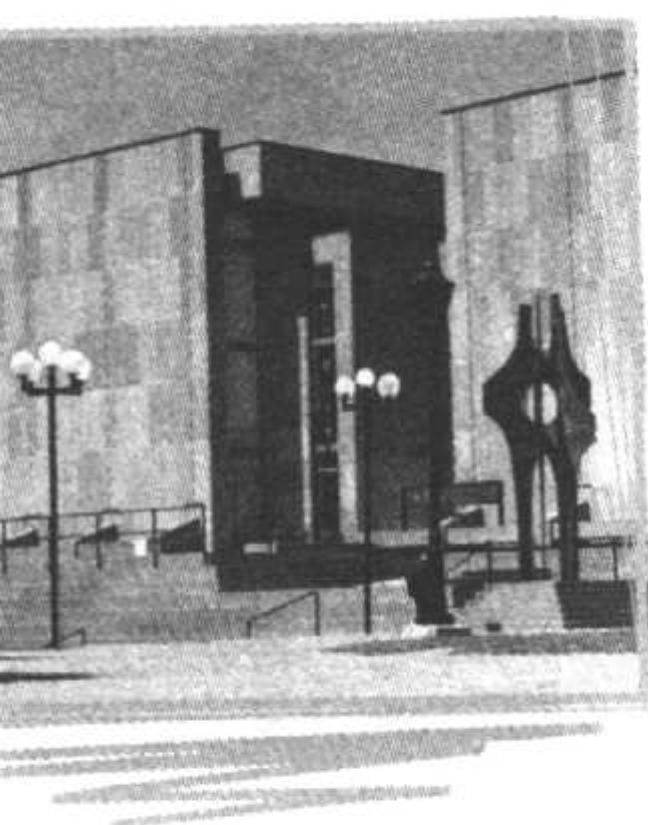
可爱的阳光，你是多么有效的良药啊！白天里的一整天，我都在为开满白色笑靥花的美丽世界所陶醉。今天傍晚，我在春天暮色的浴缸里洗去了心灵上的尘埃。我愉快地漫步在僻静的“快乐山”古老的山路上，不时地停下来仔细思考问题或沉浸在幻想中，这些问题和幻想像带翅膀的小天使不断地飞进我的脑子里。随后我又在山野里徘徊了很久，夜幕完全降临时，我用望远镜观察着天上的星星。回到家时，我感到自己仿佛去数百万英里之遥的蓝色太空遨游了一遭，对周围原先所熟悉的一切竟然感到有些陌生了。

可是有一颗星我的眼睛却始终躲避着：天琴座上那颗织女星。

Emily
L. M. Montgomery

113





4

一九××年五月三十日

今天傍晚，我在写一篇短篇小说，写到中间时，伊丽莎白姨妈让我去菜园里给洋葱拔草。于是我只好放下笔去菜园。不过，你可以一边给洋葱拔草一边想些奇妙的事。好在我们不必总是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手里正在做的事情上，否则谁又有额外的注意力呢？因此我能一边在菜园里拔草，一边在想像中在银河边漫游。

5

一九××年六月十日

昨天晚上，我和吉米表哥感到自己像是扼杀生命的杀手。我们确实是，而且是扼杀幼小生命的凶手！今年春天是特别适宜枫树生长的那种春天。落在地上的每棵枫树的翅果似乎都成活了。草坪上、花园里、老果园中冒出来成百上千棵小枫树。它们当然不得不被拔掉。任它们乱长可不行。所以昨天我们拔了一整天，可心里总感到这么做很卑鄙，感到这是一种罪过。它们是多么可爱的小东西呀！它们有权利生长，有权利继续长成参天大树。我们怎能残忍地剥夺它们生长的权利呢？我发现吉米表哥因为这种不得已的残忍正在流泪。

他小声说道：“有时候我认为阻止任何东西生长都是不对的。我自己就总也没能长大成人——当然我指的是我的头脑。”

昨天夜里我做了个噩梦，梦见自己被数以千计的愤慨的小枫



树鬼追逐。它们把我围在中间，把我摔倒在地，用它们的枝条抽打我，用它们的叶子堵住我的嘴和鼻子不让我呼吸。我气喘吁吁地从梦中醒来，差一点吓死。可是这时我脑子里倏地出现了一篇绝好的小说的题材——“树的报复”。

G

一九××年六月十五日

今天下午，我跑到风中飘散着芳草清香的草地上摘草莓。我喜欢摘草莓这个活儿，它让你有一种永远年幼的感觉。九天上的神仙可能也纡尊降临高高的奥林匹斯山摘过草莓。女王、诗人可能也放下架子寻求过摘草莓的乐趣。乞丐就更有摘草莓的理由了。

今天晚上，我一直坐在自己温馨的小房间里出神地遐想，身边有自己心爱的书、心爱的画、心爱的花格小窗。窗外是温柔、芬芳的夏日黄昏，高大约翰矮树丛中知更鸟们在你唱我和，迎风的白杨树在交头接耳地谈着陈年旧事。

这个世界终究并不是个糟糕的破世界，世上的人们也并不那么坏。就连艾米莉·斯塔尔也有相当不错的地方。她并不像半夜两三点时自责的那么坏——她并不那么虚伪、那么三心二意、那么不知好歹；她并不像夜里失眠时自己想像的那样是个没有朋友、被人遗忘的姑娘；她并不像三篇稿子接连被退回来时自以为的那样是个失败者；她也并不像想到泰迪·肯特七月份要回布莱尔湖畔时所感觉的那样是个胆小鬼。

Emily
L. M. Montgomery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 M. Montgomery
第十三章



1

艾米莉是在自己房间的窗前读书时听到那三声口哨声的。当时她正在读艾丽斯·梅内尔的那首怪诗《一个女孩写给老年时自己的信》，并且为作品中所描述的古怪预言感到莫名其妙的激动。窗外，暮色正在降临新月农庄老花园，透过薄雾清晰地传来两短一长的口哨声——是泰迪过去在高大约翰矮树丛里常吹的那种口哨声，是很久很久以前她所熟悉的那种口哨声，那时泰迪时常在傍晚用这个暗号召唤她。

艾米莉手中的书不知不觉地滑落到地板上。她站起身来，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大大的，向窗外望去。那是泰迪吗？虽然伊尔丝那天晚上要回来，可是泰迪本来说要下个星期才会到家。她是不是听错了？那是不是只是她想像中的声音？是不是知更鸟偶然叫了几声……

哨声又响了起来。就跟刚才一样，她听出那就是泰迪的口哨声。世界上根本没有跟它一样的声音。她已经那么久没听到这样的声音了。他就在那儿，在那儿等她，召唤她去找他。她该不该去呢？她偷偷地笑了。该不该去？她别无选择。她必须去。自尊挡不住她。他上次回来的那天晚上，他曾那么热切地等待着他口哨声的召唤，却没有等到，这苦涩的回忆并没能留住她匆匆的脚步。在这欣喜若狂的时刻，忧虑、羞愧统统都被抛在了脑后。她根本没来得及考虑自己是注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重仪表的马瑞家族的成员,仅仅仓促地照了照镜子,并确信她身上那件象牙色的绉绸连衣裙非常好看——她碰巧穿着这件连衣裙,真是幸运!紧接着她飞快地跑下楼梯,穿过了花园。他站在那几棵老冷杉下,光着头、微笑着,他身后便是那条通向高大约翰矮树丛的小路。

“泰迪。”

“艾米莉。”

他握住了她的手,她那双熠熠生辉的眼睛瞅着他的眼睛。青春年少时的感觉又回到了他们身上,那种产生魔力的东西又在产生魔力。经过这几年长时间的疏远、分离,他们终于又走到了一起。不再有羞怯,不再有拘谨,也不再害怕变化。他们仿佛又能回到两小无猜的少年时代了。然而少年时代并没有这种心潮澎湃的美好感觉,没有这种甘愿无条件地把心交给对方的如火激情。哦,她是属于他的。尽管曾经疏远、曾经分离,听他说句话,看他使个眼神,感受到他温柔的语调,他就依然是她的主宰。即使明天她会觉得这次来与他相会本不该跑得这么快、这么急、这么毫不迟疑,那又有什么要紧?今天晚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泰迪回来了,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

然而,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相会并不是恋人的那种相会,只是亲密的老朋友的重逢。他们在花园的小径上走来走去,彼此的话很多,还有些事却谁也不提,夜空中的星星嘲笑着他们,一再向他们发出暗示……

其实他们谁也没提的事情只有一件,那也是艾米莉害怕提起的一件事。泰迪只字未提他在伦敦火车站出现的神秘幻觉,就好像那件事从未发生过。不过,艾米莉感到正是那件事情消除了他们彼此间的长久误解,使他们又走到了一起。还是不提的好,因为那是超凡的秘密,最好心照不宣。既然它已经完成使命,最好还是把它忘掉。然而我们这些凡



Emily
L. M. Montgomery

夫俗子就是缺乏理智！因为他不提那件事，艾米莉还是莫名其妙地感到失望。虽然她并不希望他提起，可是如果那件事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他怎么会只字不提呢？

“又回到这儿来的感觉真好。”泰迪说道，“似乎什么都没变。在这座伊甸园里，时间好像凝固了。瞧，艾米莉，天琴座上那颗织女星多亮啊。那是我们的星，你没忘记吧？”

忘记！她倒是曾经非常希望能够忘记。

“他们写信告诉我你打算嫁给迪安。”泰迪突然说道。

“我本打算嫁给他……可是却办不到。”艾米莉说。

“为什么呢？”泰迪问，似乎他完全有权利这么问。

“因为我并不爱他。”艾米莉回答，这等于承认了他的权利。

笑声。开心的朗朗笑声，这样的笑声往往会让你突然也跟着一起笑。嘻嘻哈哈地笑很安全，你可以用笑遮掩一切情感。伊尔丝来了——伊尔丝正从小径上跑来。她穿着一件跟她的头发颜色一样的黄色绸裙，戴着一顶跟她的眼睛颜色一样的黄褐色帽子，给人的感觉是一朵美丽的黄玫瑰飘进了花园里。

艾米莉有几分感谢她的到来，因为她和泰迪的谈话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有些事如果非要用语言表达出来会令人感到十分难为情。她故意姿态端庄地跟泰迪拉开了一点距离——再次显示出新月农庄马瑞家的个性。

“亲爱的。”伊尔丝说道，边说边用手分别挽住艾米莉和泰迪，“我们又在这儿相聚了，难道这不是天意吗？哦，我爱你们，非常非常爱你们！让我们忘记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已经变得明智谨慎、忧心忡忡，再变成疯狂、愚蠢、快活的小孩子，过一个无忧无虑的欢快夏天吧！”

接下来的一个月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间：有美丽得难以描摹的玫瑰，有薄纱似的雾霭，有银辉似的月光，有令人难忘的紫晶色黄昏，有雨声进行曲，有风儿吹响的号角，有万紫千红的花，有音乐。总之，这是奇妙的一个月，是在欢快笑声中、欢乐的舞会上度过的令人心荡神迷的一个月。然而，这又是隐忍不言的一个月。没说过一句表明心迹的话。她和泰迪很少单独在一起。但是他们能感觉到彼此的真情，他们心里一清二楚。艾米莉喜笑颜开，容光焕发。劳拉姨妈目光中的忧虑也彻底消失了。友谊、爱情、身心愉快、悲伤、美好、失败、渴望，所有这一切都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因此生活才会有滋有味、充满魅力。

她醒来后的每一个早晨，新的一天都宛如一位仙女，将给她带来某种美好的欢乐礼物。抱负至少暂时被丢在了脑后。被丢开的还有成功、能力、成名。让喜欢它们的人为它们付出代价后把它们拿走吧。而爱情是不能买也不能卖的。它是一件礼品。

甚至想起烧掉的那部书稿也不再引起她心中的隐痛了。在生活和感情这个大舞台上，一部书稿又有什么重要？跟这种激情颤动燃烧的真实生活相比，任何小说里所描写的生活都显得多么苍白、多么虚幻！归根到底，又有谁在乎什么桂冠？新娘头上的白色香橙花冠比桂冠的香味更馥郁。还有什么命运之星比织女星更明亮、更诱人？明亮的织女星表明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任何人都比不上泰迪·肯特重要。



Emily
L. M. Montgomery

“假如我有尾巴，我会拼命地把它甩来甩去。”伊尔丝抱怨道，随后往艾米莉的床上一躺，信手把艾米莉一本心爱的书扔到了房间另一边。那是中学时代泰迪送给她的一本《鲁拜集》。结果诗集的书脊脱落，散掉的诗集飘得到处都是。艾米莉很生气。

“难道你就没有心情特别不好，可是又不能哭、不能祈祷、不能诅咒的时候？”伊尔丝问道。

“有时候也有。”艾米莉冷冷地回答，“可是我不会拿从未伤害过我的书撒气。我会找个倒霉的家伙发一发火。”

“没有现成的倒霉鬼供我发火，不过我倒是做了件很解气的事。”伊尔丝边说边恶狠狠地瞟了一眼摆在艾米莉桌子上的佩里·米勒的照片。

艾米莉也瞟了一眼，她的脸色立即阴沉下来。照片依然摆在桌上，可是佩里原先那双大胆地盯着她的眼睛如今变成了两个粗糙、难看的黑洞。

艾米莉气得火冒三丈。佩里很为这张照片感到自豪，这是他一生中头一次拍下的照片。他曾经坦率地说：“以前没钱，照不起像。”他那波浪状的后背头油光瓦亮，坚毅的嘴和下巴显得很突出，所以他的姿态看上去有点咄咄逼人，但总的来说，照片上的佩里很英俊。伊丽莎白姨妈曾经端详过这张照片，并且在心中自问当初她怎么竟敢让这么漂亮的小伙子在厨房里吃饭。劳拉姨妈曾经激动地擦着眼泪想，也许艾米莉和佩里倒是很好的一对，佩里是个律师，其地位仅次于牧师和医生，当然啦，他曾在烟囱镇里……

佩里曾给这件礼物蒙上过阴影——他送给艾米莉这张照片时再次向艾米莉求婚。佩里·米勒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他

想要的东西却偏偏得不到。而他始终想得到艾米莉。

“我已经在社会上小有成就。”他自豪地说道，“以后每一年你都会看到我扶摇直上。为什么你下不了决心接受我的求婚呢？”

“难道这只是个下不了决心的问题吗？”艾米莉语含讥讽地问道。

“当然啦。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听着，佩里。”艾米莉明确地说道，“你是位很不错的老朋友。我喜欢你，将永远喜欢你。但是我对这愚蠢的求婚感到很厌烦，因此我想断然地制止它。如果你再提出要我嫁给你，我这辈子将永远不再理你。既然你善于下决心，那么你就下决心吧——是要我的友谊还是要我从你的生活中消失。”

“哦，好吧。”佩里理智地耸了耸肩膀。他大概已经得出了结论：无论如何他最好还是作罢，否则只会遭到拒绝并给自己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对一个屡遭拒绝的痴心求婚者来说，十年的时间已经不可谓不久。世界上还有其他姑娘。也许这是他犯的一个错误——太痴心、太固执。假如他不是那么始终不渝地追求，而是像泰迪·肯特那样忽冷忽热，他也许会有更好的运气。姑娘们都是这么不识抬举。不过佩里并没把心里话说出来。烟囱镇还是教给了他一些东西的。他说出口的话只是：

“只要你不再小瞧我，我也许能克制住自己不再追求你。无论怎么说，要不是我爱你，我也不会追求你这么久。我本来可能仍然只是个在某处打工的男孩或者是港口上的渔夫。所以我并不感到遗憾。我始终没忘记你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没忘记你总在你的伊丽莎白姨妈面前帮我说好话。这么多年来……”佩里那张英俊的脸突然涨得通红，声音也有点发抖，“这么多年来，心里想着你总是感到很甜蜜。现在，我



Emily
L. M. Montgomery
121

想我只好放弃了。我明白了，没有用。不过，别把我们的友谊也割断了，艾米莉。”

“绝对不会的。”艾米莉激动地说，同时向他伸出手。“你是个好样的，佩里。你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我为你感到骄傲。”

可是佩里送给她的照片却被伊尔丝毁了。艾米莉怒气冲冲地瞅着伊尔丝。

“伊尔丝·伯恩利，你怎么敢做这种事！”

“用不着对我横眉竖眼，小魔鬼。”伊尔丝反击道，“那对我根本不管用。我一见那张照片就生气。脱不掉烟囱镇臭德行的本色。”

“你做的事说明你跟烟囱镇的臭德行是一个水平。”

“得了吧，那可是他自找的。瞧他那副似笑非笑的傻样，好像在说：‘注意，我在公众眼里也算是个人物啦。’用剪刀在那两个自以为了不起的眼珠子上戳上洞让我感到特别欣慰。再多看两秒钟我可能就会仰头大声号叫。哦，我恨死佩里·米勒了！瞧他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就像条讨厌的小狗！”

“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你爱他。”艾米莉直率地说。

伊尔丝沮丧地说：“恨和爱是一回事。艾米莉，为什么我难以忘掉他呢？要说是柔情吧，那东西早就过时了。我根本没有柔情。我不爱他而是恨他。可是我又情不自禁地总是想他。这就是我的心态。啊，我真想冲着月亮大喊大叫。不过我把他的眼睛挖掉的真正原因是他本来一直支持保守党，现在却反过来支持自由党了。我痛恨变节者。佩里改变政治立场纯粹是趋炎附势。哦，他也许会成为米勒法官，也许会变成富翁，但是……哼！我真希望他有一百只眼睛，我好把它们统统都挖掉。请你把他那张照片从我眼前拿开，艾米莉。”

Emily

Quincy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艾米莉把那张被挖掉眼睛的照片放进书桌的一只抽屉里。她的怒气消了下去。她理解了伊尔丝,至少理解了为什么把佩里照片上的眼睛挖掉了。但是要理解伊尔丝为什么会那么不可救药地喜欢佩里·米勒却困难得多。同时她心里还对伊尔丝产生了些许同情,或者说是一种怜悯,因为伊尔丝竟然那么喜欢一个并不喜欢她的男人。

“我想我已经解了恨了。”伊尔丝恶狠狠地说道,“我不能,我决不会爱一个变节的人。他是只瞎蝙蝠,是个天生的大傻瓜!哼,我再也不会跟他来往了。艾米莉,我很奇怪我并不恨你。你轻蔑地拒绝了我那么想得到的东西。冷酷的家伙,除了手里那枝笔,你真正喜欢过什么或真正喜欢过谁吗?”

“佩里其实并不是真的爱我。”艾米莉避开伊尔丝的问题说道,“那只不过是他的想像。”

“好啦,要是他能仅仅在想像中爱我,我也心满意足了。你看,我的脸皮有多厚。你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我能轻松地倾吐衷肠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你恨不起来的原因。可能我远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不幸。人们不是常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今后我要像挖掉他照片上的眼睛那样把他从我的生活中和心里挖掉。”说到这儿,伊尔丝的语气和态度突然一转,“艾米莉,知道吧,今年夏天我比以往更喜欢泰迪·肯特了。”

“呃。”这一声“呃”意味深长,但伊尔丝却根本未听出其中的含义。

“是的。他的确可爱。在欧洲的这几年给他增添了魅力。也许正是欧洲人教会了他如何更好地隐藏他的自私。”

“泰迪·肯特并不自私。你为什么说他自私呢?瞧他对他妈多么孝顺。”

“因为她崇拜他。泰迪喜欢被人崇拜。知道吧,那就是为



Emily
L. M. Montgomery

123

什么他一直未爱上任何人的原因。此外也许还因为好多姑娘总在追他。在蒙特利尔时的景象真令人作呕。她们的举动实在让人瞧不起——一个一个地垂涎欲滴地围着他转。我都想女扮男装，坚决不跟她们为伍。毫无疑问在欧洲情况也是如此。哪个男人像那样众星捧月似的被女孩子捧上六年也得被宠坏了，会被宠得目空一切。泰迪跟咱们在一起倒没有问题。因为他晓得我们是老朋友，都知根知底，不会容忍他得意忘形。不过我可是看过别的女孩子给他献了半天殷勤，他只是礼貌地回个微笑，或温柔地看上一眼，或拍一拍肩膀就把她们打发了。哪个女孩子喜欢听什么，他就对她说什么。每当我看到这种情景，我总是感到很想提醒他有好多年他半夜三更醒来时是怎么想的。”

太阳躲进了“快乐山”背后一堆紫色的云彩里面。一片带凉意的阴影从山上飘下，掠过沾着露水的苜蓿地，向新月农庄扑来。艾米莉的房间一下子变暗了，从高大约翰矮树丛的缝隙中看去，布莱尔湖忽地变成了青灰色。

艾米莉的这个傍晚也随之变得兴味索然。可是她觉得或者说知道伊尔丝对好多事的看法是错误的。还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她显然把自己的秘密保守得很牢，连伊尔丝也没起一点疑心。马瑞家族和斯塔尔家族的人都善于保守自己的秘密。

4

然而艾米莉久久地坐在窗前，凝视着黑黢黢的夜空，看着它随着月亮的升起渐渐变成了银灰色。如此说来，曾有好姑娘“追”过泰迪。

她真希望他从高大约翰矮树丛吹口哨召唤她时，她没有那么快地跑出去。“啊，我的恋人，听到你的口哨声我就会

Emily

December

艾米莉之恋

L.M. MONTGOMERY

来到你身旁”——这作为歌词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你并没生活在苏格兰民歌里。她听到了伊尔丝声音的变化，听出了她那亲昵的语气。伊尔丝的意思是……今天晚上伊尔丝看上去多漂亮啊！她身上穿的是一件好看的绿色无袖连衣裙，连衣裙上的图案是小小的金色蝴蝶；脖子上戴着一串绿项链，长长的项链一直垂到腰际，像一条绿蛇；脚上穿着一双带金色搭扣的绿鞋——伊尔丝总是穿这种样子迷人的鞋。难道伊尔丝打算……要是她真有那样的打算呢？

吃过早饭后，劳拉姨妈对吉米表哥说她确信那姑娘有什么心事。



Emily
L. M. Montgomery



1

“只有早起的鸟儿才能如愿以偿。”泰迪走过布莱尔湖岸边狭长的缎带似的浅绿色草地，悄悄来到艾米莉身旁。

他脚步轻轻的没有一点声响，艾米莉在看到 he 之前竟毫无察觉，因此，她吓了一跳，脸也蓦地红了起来。她非常希望他没看见自己的窘态。她今天醒得很早，起来后很想看一看日出，也许还能发现一些新的乐趣。她知道自己的族人肯定又会把她这种行为称作“朝三暮四”。于是她偷偷地爬下新月农庄的楼梯，穿过满怀期望的花园和高大约翰矮树丛，来到布莱尔湖畔与黎明的奥秘相会。她根本没有想到泰迪也会这么早跑到这里来。

“我喜欢偶尔拂晓时到这里来。”他说道，“这大概是我唯一能独自一人呆一会儿的机会。下午和傍晚的时间总是大家热热闹闹地在一起玩，而上午妈妈又希望我在家陪着她一刻也别离开。她毕竟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在家呆了六年。”

“很抱歉打扰了你难得的清静。”艾米莉很不自然地说，生怕泰迪会以为她知道他的习惯，便特意到这儿来与他相会。

泰迪笑了起来。

“别在我面前摆出新月农庄那副谦恭的姿态，艾米莉·伯德·斯塔尔。你完全清楚，看到你在这儿是我这个早晨最

高兴的事。我一直希望能在这儿与你相遇，结果你真的就出现了。来，咱们就坐在这儿，一块儿静静地遐想吧。这是上帝给我们安排的这个清晨——只有我们俩。就连谈话都会把它糟蹋了。”

艾米莉默默地同意了。披着珊瑚色的朝霞，跟泰迪一起坐在布莱尔湖岸边，静静地遐想，漫无边际地遐想，让甜美的、秘密的、难忘的、荒谬的梦在心中一一浮现，这该多么惬意呀。在天地万物尚在酣睡的时刻，只有他们俩在一起。啊，这偶然得来的美妙时刻一直持续下去该有多好！马乔里·皮克索尔的一句诗像音乐似的颤悠悠地出现在脑际：

啊，让世界永远停留在黎明。

她像祈祷似的悄悄背诵着这句诗。

在日出之前这个富有魅力的时刻，一切都是那么美：小湖四周蓝色的鸢尾花，沙丘底部紫色的阴影，湖对面毛茛谷上空白纱似的薄雾，铺满金色和银色雏菊的平展的田野，从海湾吹来的清凉宜人的风，港口后面远方的蓝色土地，缭绕在小山顶上的一缕缕紫色和绛紫色烟雾，烟囱镇的烟囱中冒出的金黄色炊烟——那些早起的渔民已经开始做早餐。泰迪躺在她的脚旁，瘦长的手十指交叉枕在脑后。她再次感受到他那无法抗拒的吸引力。这种感受非常强烈，以至于她的眼睛不敢与他的目光相遇。她在心中坦率地承认她很想用手指去梳理他那柔滑的黑发，去抚摸他的胳膊，把自己的脸贴在他那张黑黑的脸上，用自己的嘴去吻他的嘴唇。她知道这种念头假如让伊丽莎白姨妈晓得了，她肯定会大惊失色。

泰迪从脑袋下面抽出一只手放在她的手上。

有那么一会儿艾米莉一动未动，任泰迪那只手抓着自



Emily
L. M. Montgomery
127

己的手。这时她蓦地想起了伊尔丝的话,那些话就像一把刀剐着她的心——“我看到过别的女孩子给他献了半天殷勤,他只是礼貌地……拍一拍她们的肩膀就把她们打发了。哪个女孩子喜欢听什么,他就对她说什么。”难道泰迪猜到她刚才心中的念头了?她自己总感到别人一眼就能看透她心中的秘密。她心慌意乱得难以忍受,于是甩开他的手,霍地站了起来。

“我该回家了。”

动作和话都无温柔可言。不过,她这是情不自禁。他不该认为……不应该认为……泰迪也站了起来,声音和表情都有了变化。他们单独相处的美妙时刻就这样结束了。

“我也该回家了。我妈会在家里念叨我的。她总是起得很早。可怜的妈妈。她一点也没变。对我的成功她并不感到骄傲,实际上她憎恶我的成功。她认为是这种成功把我拉跑了。这些年她很不容易。我想把她接走,可是她不愿意走。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她舍不得离开老屋艾菊地,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不想看到我整天足不出户地工作——因为那也意味着把她挡在了我的门外。不知道她怎么会这样。就我所知她一直就是这种心态,但我想以前她肯定不是这样。儿子对自己的母亲的生活竟然知之甚少,这无疑是件很奇怪的事。我甚至不知道她脸上那块伤疤是怎么来的。我对自己的父亲几乎一无所知,而对他的族人则是真正毫无了解。她从来不谈我们来布莱尔湖畔之前那些年的任何事情。”

“可能是过去有什么事伤了她的心,伤得很厉害,以至于她一直没恢复过来。”艾米莉说道。

“也许是因为我父亲的去世?”

“不会吧。至少不会仅仅因为你父亲的去世。一定还有什么别的事——别的不愉快的事。好啦,再见吧。”

“明天晚上去参加奇德劳太太的晚宴舞会吗?”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去呀。她将派汽车来接我。”

“哟！既然是那样，就用不着请你跟我一起坐一匹马拉的马车了——而且那马车还是借来的。好啦，那我就带伊尔丝一起去吧。佩里会不会去呢？”

“不会。他写信给我说他来不了，他要为接办的第一件案子做准备。那件案子明天开庭。”

“佩里混得很不错，对不对？他很有一股顽强的劲头，就像一条斗牛狗，咬上目标就不撒嘴。他会很有钱的，而我们只能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不过，我们追求的是彩虹尽头的黄金，是不是？”

她不能磨磨蹭蹭，因为他可能会以为她不愿意离开。她又想到了伊尔丝的话——“一个一个地垂涎欲滴地围着他转”。她断然转身离去。他张口就说“带伊尔丝一起去”，好像跟谁在一起都无所谓。然而她仍然忘不了他的手抓着她的的手的那种感觉，那种温暖的感觉仍留在她手上。在那短暂触摸的短暂时刻，她彻底被征服、彻底属于他了；而即便做了多年的迪安的妻子，她也决不会属于迪安。接下来的一整天，她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那一刻的情景和感觉，别的事全被抛在了脑后。她简直有点神魂颠倒，竟怀疑新月农庄里的东西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也不知道吉米表哥蹲在那儿是不是在为翠菊上长了红蜘蛛发愁。



Emily
L. M. Montgomery

129

2

在去什鲁斯伯里的路上的耽搁让艾米莉迟了十五分钟才赶到奇德劳太太家。在自己家里下楼之前她匆匆照了照镜子才满意地转身出发了。她那头乌黑的秀发本来就戴什么饰物都好看。今天她戴了一枚莱茵石簪子。身上穿的是一件带银色和绿色花边的新连衣裙，连衣裙下面是一条有背

带的浅蓝色衬裙。这件新衣服很合体，头上的莱茵石簪子跟衣服也正好相得益彰。新连衣裙是罗亚尔小姐在纽约帮她挑选的，伊丽莎白姨妈和劳拉姨妈曾经看它很不顺眼。绿色和蓝色放在一起显得有点怪里怪气，因此很少有人把它们搭配在一块儿。但是艾米莉将连衣裙穿在身上时，这件衣服却显出了非同寻常的效果。吉米表哥在点着蜡烛的老厨房里看着风采动人的这位年轻表妹时，两眼顿时一亮。艾米莉走后，他悲哀地对劳拉姨妈说：“她穿着那件衣服看上去不像咱们的小艾米莉了。”

“看上去像个女演员。”伊丽莎白姨妈冷冰冰地说道。

艾米莉来到奇德劳太太家之后可没觉得自己像个女演员，她只觉得自己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充满了活力，觉得高兴同时也满怀期望。她从奇德劳太太的房间里出来，跑下楼梯，穿过日光浴室，走向宽敞的游廊。奇德劳太太的宴会地点就设在那里。泰迪就在那里，他跟别人说话时心里却想着她，她悄悄地望着他时会感到心中美滋滋的，晚宴后他们将一起跳舞。也许他将告诉她她非常渴望的那句话……

在游廊的入口处，她驻足片刻，向眼前的场面望去，她那柔和的目光里充满了梦一般的幻想。眼前的晚宴场面无疑是那种别具魅力、令人永远难忘的场面。

宴会桌摆在游廊一角的一个大凉亭里，游廊顶上垂挂着藤蔓植物的花枝。凉亭后面高大的冷杉和钻天杨耸立在日落后绛紫与浅黄交织的天幕下。从树干的间隙中可以瞥见深蓝色的海湾。伊尔丝白皙的脖子上的珍珠在闪闪发亮，而她身后的背影是一片片神秘的黑影。在场的其他客人还有：麦吉尔的罗宾斯教授，教授那张表情忧郁的脸本来就很长，他偏又留着山羊胡子，那张脸就显得更长了；利塞特·奇德劳，利塞特乳白色的圆脸很可爱，黑色的眼睛也是圆圆的，黑色的秀发高高地堆在头顶；杰克·格伦莱克，杰克很英

Emily's

1918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俊而且爱幻想；安妮特·肖，安妮特有着金黄色的头发、白净的皮肤，样子总是懒洋洋的，喜欢模仿蒙娜丽莎的微笑；汤姆·哈勒姆，矮胖的汤姆那张爱尔兰特色的脸总是带着幽默的表情；艾尔默·文森特，现在他很胖并且开始秃顶，仍然向女士们说着动听的甜言蜜语。回想起她曾经将他看作自己的白马王子，真是荒唐！额外的客人还有：表情严肃的格斯·兰金，格斯身旁留着一个空位子，显然是留给她的；埃利泽·博兰，埃利泽年轻、丰满，正在烛光下故意摆弄她那双十指纤纤的好看的手。然而在所有这些人中，艾米莉眼里看到的只有泰迪和伊尔丝，其他人好像不过是些木偶。

他们就坐在她对面。泰迪跟往常一样衣冠楚楚，他那黑发的头跟伊尔丝金发的头挨得很近。伊尔丝穿着蓝色配青绿色塔夫绸外衣，风姿如玉，高耸的胸部缀着蓬松的花边，肩头别着红色与白色搭配的花束。就在艾米莉眼望着他们时，伊尔丝抬起头瞅着泰迪的脸向他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艾米莉从她面部的表情断定那是个隐秘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她以前还从未见到过伊尔丝脸上有过那样的表情。伊尔丝的表情中有某种非要泰迪就自己的问题表态的样子。泰迪低头看着她做出了回答。艾米莉看出或者说感到他的回答中有“爱”这个词儿。他们两人你望着我，我瞅着你，目光对视了很久——至少对观察着他们频频交换眼色的艾米莉来说似乎时间很久。紧接着伊尔丝的脸忽地红了起来，将头扭向了一旁。伊尔丝以前什么时候羞红过脸？泰迪猛地抬起头来，扫视着桌上的美酒佳肴，目光中似乎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那一刻艾米莉由于幻想破灭而痛苦不已，随后她打起精神应付着身旁兴高采烈的其他客人。几分钟前她心里还感到那么轻松愉快，这时却像遭了霜打似的满心冰凉，没了生气。尽管凉亭里灯火明亮，笑声不绝，但是她却预感到面



Emily
L. M. Montgomery

131

临的将是个令她心寒的黑暗夜晚。生活中的一切似乎突然都变得丑陋而可憎。宴会桌上的美味在她嘴中变成了苦涩的黄连，格斯·兰金对她说的话，她一句也没记住。她再也没抬头看泰迪一眼。泰迪好像兴致很高，一直在试图把伊尔丝逗笑。而伊尔丝却始终反应冷淡。格斯·兰金使出浑身解数，讲了好多逸闻趣事，可是艾米莉却像已故的维多利亚女王难得一笑。奇德劳太太有点不大高兴，她后悔专门派车接来这么一位变幻无常的客人。她想艾米莉不高兴大概是由于把她跟格斯·兰金安排在了一起。其实格斯·兰金代替的是佩里·米勒的位置。艾米莉那副样子就像个愤愤不平的女公爵。不过，你不得不对她客客气气，否则的话，她也许会把你写进书里。应该记住那次她针对我们的演出写评论的教训！实际上，可怜的艾米莉正在谢天谢地她旁边是格斯·兰金，因为她并不想跟任何人交谈。

接下来的舞会并没有改变艾米莉糟糕的心情。在那些狂欢的人们中间，她感到自己好像是个幽灵，跟他们已经合不上拍。她与泰迪倒是跳了一轮舞，泰迪发现跟他跳舞的只是她穿着带银色与绿色花边连衣裙的苗条躯体，而她的灵魂却躲进了坚不可摧的孤堡里，于是他便没再邀她跳舞。泰迪跟伊尔丝跳了几次，还有几次舞曲响起时他拉上伊尔丝坐在旁边的花园里休息去了。人们注意到了他对伊尔丝的热忱并对此议论纷纷。米利森特·奇德劳问艾米莉，伊尔丝·伯恩利与泰迪·肯特订婚的消息是不是真的。

“他一直迷恋着她，是吗？”米利森特很想知道。

艾米莉用傲慢的冷淡语气回答大概是的。米利森特是否正在观察她，看她会不会退缩？

他当然会爱上伊尔丝。这有什么好惊奇的？伊尔丝那么漂亮，她自己那点绰约秀雅又怎么敌得过伊尔丝的艳丽妖娆？泰迪对她的情意只是对亲近的老朋友的情意。仅此而

已。她又当了次傻瓜。她竟然总是自己欺骗自己。在布莱尔湖岸边的那个清晨，她差一点让他看出自己心中的秘密——或许他已经看出来。哦，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她简直无地自容了。她什么时候才会变聪明一些呢？好啦，今天晚上的教训已经足够让她清醒了。千万别再犯傻。从今以后她会很明智、很自尊、很冷漠。

不是有一句被人说滥了的谚语“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吗？

可是今晚剩下的时间又该怎样打发呢？



Emily
L. H. Montgomery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第十五章



1

为了参加一位表哥的婚礼，艾米莉去了奥利佛舅舅家，一走就是一个星期。她刚回来便在邮局听说泰迪·肯特已经走了。

“他说走马上就走了。”克罗斯比太太告诉她，“他收到一份电报，问他是否愿意应聘蒙特利尔艺术学院副院长的职位，他必须马上去了解一下情况。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他很有出息，对不对？真是太好了。布莱尔湖畔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是不是？遗憾的是他妈妈竟然那么古怪，对吧？”

幸亏克罗斯比太太的问题像连珠炮似的一个紧接一个，并没想让艾米莉回答。艾米莉晓得自己的脸色一定变得很苍白，并为此恨自己不争气。她抓起自己的邮件，匆匆地离开了邮局。在走回家的路上，她碰到好几个人，却全视而不见。结果别人都认为她傲气十足、目中无人。回到新月农庄后，劳拉姨妈递给她一封信。

“是泰迪留下的。昨天晚上他来告别了。”

高傲的斯塔尔小姐差一点不顾体面地当即痛哭流涕。一个马瑞家的人不顾体面！还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也决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艾米莉咬住牙，一声未吭拿起信，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心上的冰迅速消融。唉，参加完奇德劳太太的舞会后的一个星期她为什么要对泰迪那么严肃、那么冷淡呢？可是她从未想到过他会这么快就走了。如今……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 MONTGOMERY

她将信打开。里面只有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几首蹩脚的诗，诗是佩里所写，发表在夏洛特敦的一家报纸上，新月农庄没订这份报纸。她和泰迪曾经边笑边读佩里这几首诗，伊尔丝气恼得连笑也笑不出了。泰迪曾答应为她搞到剪报。

好啦，他终于搞到了。

2

她坐在窗前，呆呆地凝视着窗外柔和的夜色，夜幕下妖精似的树影在风中摇曳着。这时刚从夏洛特敦回来的伊尔丝走了进来。

“看来泰迪确实已经走了。哦，他也给你留下了一封信。”

也留下了一封信！

“是的。”艾米莉说，她很想知道伊尔丝的话是真还是假。随后她又绝望地认定是真是假跟她并无关系。

“他很遗憾走得这么突然，但是他又不得不立即做出决定，要是不去了解一下更详细的情况，他又难下决心。泰迪不想让任何个人感情捆住手脚，甭管那种感情多么诱人。对他来说，这么年轻就成为那所学院的副院长也算得上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喜事吧。哦，我也很快就要走了。这是个很不错的假期，不过嘛……唉，艾米莉，明天晚上去不去参加德里池塘的舞会？”

艾米莉摇了摇头。既然泰迪已经走了，参加舞会还有什么意义呢？

伊尔丝怅惘地说：“知道吧，尽管有好多有趣的活动，可我认为今年夏天这个假期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原以为还能回到童年，可是情况却并不是那样。我们只不过是假装回到了童年。”



Emily
L. M. Montgomery

135

假装？噢，要是这种肝肠寸断的感觉是假装的该有多好！她心里的耻辱感、说不出口的痛苦可是真真切切的。泰迪甚至连只言片语的告别的话都没给她留下。她知道，自从奇德劳家的舞会那天起她就知道他并不爱她，当然他还顾着点友谊的情面。但是就连她的友情似乎对他来说也是可有可无的。如今他已经返回了他那现实的生活，回到了对他而言至关紧要的现实事务中。他给伊尔丝写了告别信。难道是伊尔丝在说假话？哦，好啦，就让她去假装收到了他的信吧。马瑞家的傲气有时候还是相当宝贵的。

“我想夏天的假日结束了也好，因为我确实该重新开始工作了。前两个月我都没动过笔。”她漫不经心地说道。

“写作才是你真正上心的事，对不对？”伊尔丝好奇地问道，“我也爱自己的工作，可是却不像你那么上心。也许眨眼的工夫我就会把它抛开……好啦，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个性。艾米莉，一个人一辈子只专心一件事是不是真会很舒服？”

“肯定比操心好多事要舒服得多。”

“大概是吧。嗯，把一切都奉献在祭坛上的人必然会成功。这也是我们俩的差别所在。我比你意志薄弱。有些东西我不能放弃，有些东西我不愿放弃。老凯利劝告过我，如果得不到我想要的东西，那么我可以去争取我能得到的东西。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对不对？”

艾米莉真希望自己能像骗别人那样也能轻易地骗自己。她走到窗前，吻了吻伊尔丝的额头。

“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们无法再回到童年，伊尔丝。我们都已经成年，我们必须尽量把握住成年女人的机会。我认为你还是会幸福的。我希望你会幸福。”

伊尔丝用力握住艾米莉的手。“让明智见鬼去吧！”她哀伤地说道。

Emily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假如她不是在新月农庄，她可能会说出更多的粗鲁的话。



Emily
L. M. Montgomery

第十六章

I

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对十一月的每一天来说，有两个词总是手拉着手——“沉闷”和“阴郁”。它们从有言语之初就结合在一起，如今我又有什么本事把它们分开呢。因此今天也不例外，又是沉闷而阴郁的一天，彻里彻外，从环境到内心都充溢着沉闷、阴郁。

昨天倒是不那么糟糕。有温暖的秋阳，吉米表哥那一堆南瓜给灰色的老谷仓增添了点可爱的色彩，小溪旁掉光了叶子的杜松子树枝干黄黄的，使那里的河谷显得很温和。下午我去有着神秘魅力的秋日树林里走了一遭，树林仍有不少可爱之处；傍晚，沐浴着落日的余辉，我再次去那里散步。黄昏是温柔的，山缄默地伫立着，灰色的原野寂然无声——其实岑寂中也有许多怪异美妙的细微声响，如果我不仅用耳朵而且用心去听就能听到它们。稍后，一颗颗星星出现了，我收到了它们给我传来的信息。

然而今天却很沉闷。今天晚上我毫无工作效率。白天我写了一天，可是到了晚上却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了。我将自己禁闭在屋中，像笼中的野兽似的踱来踱去。“听城堡的钟声已是午夜”，可是我知道觉是睡不着的，因为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困倦。凄凉的秋雨敲打着窗上的玻璃，狂风像恶鬼的大军在奔突前进。脑子里不由得回想起以往一件件高兴的小事，同时也不断袭来对未来的恐惧。

我时而荒谬地想到“破灭山庄”，不知道今晚它在那风雨交加的小山上会是什么样子。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今晚最令我伤感的念头。其他晚上我只不过会想到我甚至不晓得这个冬天迪安去了



何方，或者泰迪竟然从未给我寄来过哪怕只有一句话的信，或者是仅仅是感到孤独寂寞、无精打采。在这样的时刻，我往往会翻开这个老日记本寻求安慰。写日记就像把心中的苦恼倾诉给一个忠诚的朋友。

己

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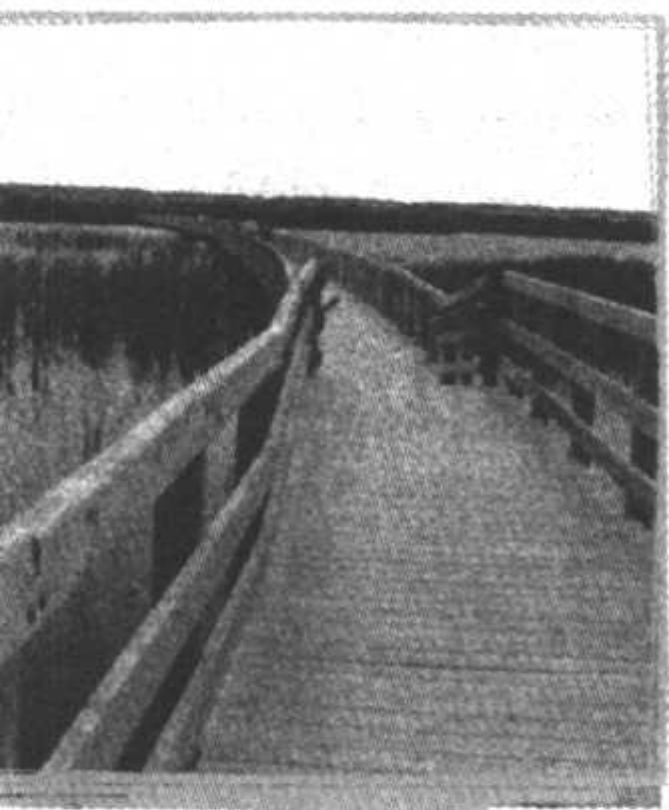
我有两株菊花和一株蔷薇开了花。那株蔷薇既是一支歌，又是一个梦，也是一种魅力。两株菊花也很可爱，但是却不能把它们跟那株蔷薇放在一起。单看菊花，你会觉得它们很新鲜，一株粉红、一株金黄，显得十分怡然自得。但是把蔷薇放在它们后面时，就发生了有趣的变化。这时它们看上去就像站在一位冰肌玉骨的高贵女王身旁的两个粗俗邋遢的厨房侍女。可怜的菊花生来不是蔷薇并不是它们的错，所以为了公平，我把它们单独放在一起，以便单独欣赏它们。

今天我写了一篇很不错的短篇小说。我想即便是卡彭特先生也会对它感到满意的。写这篇东西时，我的心情很好。但是写完放下笔回到现实……

好啦，我也不想宣泄心中的郁闷了。生活至少又变得过得下去了。秋天的日子那才叫难熬哇。我知道劳拉姨妈认为我是在折磨自己。我可不想自寻烦恼。自寻烦恼的人是过于因循守旧的人。我拼命与烦恼抗争，战胜了它们，现在我又成了一个头脑清醒、自由自在的人，虽然有时候还会回味起当初的愚蠢，还会感到它的苦涩。

Emily
L. M. Montgomery

139



哦，我确实过得很不错。我的收入已经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伊丽莎白姨妈每天傍晚都给劳拉姨妈和吉米表哥读我的小说。我总能很好地应付眼前的日子，我感到难以应付的是明天。

3

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我穿上雪鞋乘着月光到外面散了会儿步。冷风吹在脸上麻酥酥的，夜色很美，闪烁的星光很有诗意。有些晚上的夜色像蜜，有些像酒，还有的像苦艾。今天晚上的夜色就像酒，像白葡萄酒——色泽清澈、味道醇香，让人感到陶醉。我因为战胜了昨天半夜三点钟牢牢控制住我的某种神秘的力量而激动不已，我对自己充满了希望与期待。

我把窗帘拉开向外看去。月光下的花园静悄悄的，东一片黑影、西一片白雪。光秃秃的树好像已经悲哀地死去，从秃枝之间漏下的月光在地上织出一片片花格。然而它们只是“好像”已经死去。维持生命的血液储藏在它们的心脏里，不久以后这血液会流动起来，它们会穿起由绿色嫩叶和粉红色花朵构成的新装。在那边，在最大的一堆雪下面，牵牛花将会在早晨举起它们的喇叭。

而花园后面则是一片又一片的田野，那些白雪覆盖的田野孤寂地平卧在月光下。孤寂？我是无意中写下这个词的，它偷偷地从我笔下溜了出来。我并不孤寂。我有自己要做的事、要读的书，有对春天的期望。我知道这种平静、单纯的生活比去年夏天那乱哄哄的生活要好得多、愉快得多。

可是那是我写到这儿之前的想法。此刻我的感觉有了变化。



所谓的愉快并不真实，所谓的平静是死气沉沉！

哦，我……我感到很孤独——没有人可以听我倾吐衷肠的孤独。否认它又有什么用呢？我刚提笔写这篇日记时自己还是个胜利者，可是此刻我的战旗却又倒下了。

4

一九××年二月二十日

肯定是有什么东西影响了二月的情绪。这个月真是糟糕。过去几个星期的天气无疑把人们都关在了家中。

令人心情沉闷的暴风雪在大施淫威，狂风在山顶上追击着备受折磨的鬼魂。我知道外面树林后的布莱尔湖畔已经变成了悲哀的白茫茫的荒漠。但是外面黑魑魑的风雪之夜反倒使我的温馨的小房间更显温馨。壁炉里的火在劈劈啪啪地燃烧，比起一月份那个美丽的夜晚来，我对这个世界感到更为满意。今天晚上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怨愤。

今天，在《格拉斯福德》杂志上有篇小说的插图是泰迪画的。他笔下那位女主人公的面孔又画成了我的模样。以往这种情况总是令我内心非常激动。可是今天我除了激动还很生气。既然我本人在他心目中无足轻重，那么我的面孔在他眼里又算得了什么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把“人物介绍”栏目中刊登的他的那幅照片剪了下来，放进了一个镜框里，摆在了我的桌子上。我一直没有泰迪的照片。而今天晚上我把那张照片又从镜框里取出来，扔在了壁炉的烧红的煤块上。我眼看着它皱缩起来。就在照片上的火苗消失

Emily

L. M. Montgomery

141



时，照片怪怪地抖动了一下，泰迪好像冲我眨了眨眼——嘲弄地眨了眨眼。他仿佛在说：

“你自以为把我忘了，可是如果你真的把我忘了，你就不会把我烧掉了。你属于我，你将永远属于我，可是我并不想要你。”

假如有个好心的仙女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让我许个愿，我会说：让泰迪·肯特回来，让他在高大约翰矮树丛里一遍又一遍地吹口哨。而我决不会去找他，决不会。

这种爱与怨让我难以忍受。我必须让他离开我的生活。

Emily's Secret

L.M.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1

对马瑞家族的人来说，艾米莉二十岁生日之后的那个夏天是个令人难堪的夏天。在那个夏天，泰迪和伊尔丝都没回家。伊尔丝到西部旅游去了，泰迪跟一个印第安人事务协调小组一起去了北部的偏僻地区，他将为一组系列报道作一些插图。然而艾米莉身边却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男朋友，这样布莱尔湖畔那些长舌妇们就陷入了困境，因为走马灯似的那些男朋友让她们感到眼花缭乱。艾米莉的男朋友虽多，可是能让她的亲戚看得上眼的却一个也没有。

其中有一位是英俊倜傥的杰克·班尼斯特。杰克是德里池塘的“唐璜”，伯恩利医生称他为“小白脸恶棍”。杰克是个毫无道德观念的浪荡子。谁知道他那张好看的脸和能说会道的嘴巴对朝三暮四的艾米莉会有什么影响呢？这让马瑞家族的人担忧了三个星期，后来的情况表明艾米莉到底还是有些分辨是非的能力。杰克·班尼斯特从艾米莉身边消失了。

“艾米莉根本就不应该理他。”奥利佛舅舅愤慨地说道，“哼，人们说他有个日记本，他把自己所有的风流韵事都写在日记里，包括姑娘们对他说过什么话。”

“别担心。他不会把我对他说的话写下来。”当劳拉姨妈担忧地把这番话转告给她时，艾米莉说道。

第二位让家里人忧虑的男朋友是哈罗德·康韦。哈罗德

是什鲁斯伯里人，三十多岁，看上去像个不修边幅的诗人。他那头深茶褐色的髻发总是乱蓬蓬的，一双褐色眼睛倒是炯炯有神。他没有正当职业，整天游手好闲。

艾米莉跟他一起去听过一次音乐会，看过一次话剧，结果新月农庄的姨妈们有好几个晚上没睡好觉。但是按照布莱尔湖畔人的说法，当罗德·邓巴“把他挤掉”后，事情更糟了。在宗教信仰上，邓巴家的人“乱得一塌糊涂”。罗德的母亲是长老会信徒，而他父亲却是卫理公会教徒，他哥哥是浸礼会教友，他的一个姐姐是基督教科学派成员，另一个姐姐是神智学派信徒。其中神智学派最莫名其妙，因为那些信徒连自己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名堂。在这样一个信仰乱七八糟的家庭里，罗德还会好得到哪去？他当然配不上新月农庄有正统宗教信仰的外甥女。

“他的叔祖父因宗教信仰走火入魔成了疯子，人们用铁链把他拴在卧室里，一拴就是十六年。”华莱士舅舅绷着脸说，“艾米莉那孩子中了什么邪？她是傻子还是见了鬼？”

不管怎么说，邓巴家至少还是个说得过去的人家，而乡亲们对她与拉里·迪克斯的交往又会怎么说呢？普里斯特池塘的迪克斯家可谓“臭名昭著”，他爸爸有一次放牛吃草把牛放到了墓地里，据说他叔叔为了泄私愤把一只死猫扔进了邻居的井中。诚然，拉里本人是个干得很不错的牙医，也是位一本正经的年轻人，在为人上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地方，但归根到底他是迪克斯家的成员。然而，当艾米莉把他打发掉之后，伊丽莎白姨妈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劳拉姨妈说道，她指的是迪克斯家竟然有人冒昧地追求马瑞家的姑娘。

“我把他打发掉并不是因为他不知天高地厚。”艾米莉说道，“而是因为他求爱的方式。他把本来应该很美的事弄得很丑。”

艾米莉之恋

L.M. MONTGOMERY

144

“大概你拒绝他是因为他求婚的方式不够浪漫吧。”伊丽莎白姨妈不以为然地说道。

“不是的。我认为我真正的理由是我断定他那样的男人送给妻子的圣诞节礼物会是一台真空吸尘器。”艾米莉言之凿凿地说。

“她对什么事都是那么大大咧咧，没一点儿认真的样子。”伊丽莎白姨妈绝望地说道。

“我看她真是中了邪了。”华莱士舅舅说道，“这个夏天，她连一个像样的男朋友也没接触过。她太朝三暮四了，像样的后生都被她吓跑了。”

“她正在被落上轻佻的坏名声。”露丝姨妈悲哀地说道，“毫不奇怪体面的人都不愿跟她沾边。”

“谁让她总是纠缠上莫名其妙的恋爱呢。”华莱士舅舅毫不留情地说道。他们家族的人都觉得华莱士舅舅的话很贴切，可谓是一针见血。马瑞家族的人谈恋爱都循规蹈矩、稳重得体，可是艾米莉的“恋爱事件”却完全两样，它们确实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2

然而艾米莉总是非常感谢自己的好运气，因为家族里除了伊丽莎白姨妈之外谁也不知道自己那次最莫名其妙的恋爱事件。假如他们晓得了，他们势必会认为她太“朝三暮四”了。

那件事说来荒谬得很。夏洛特敦有份日报叫《百眼巨人阿耳戈斯》，这家报纸想刊登点文学的东西。于是它的主编就从一份美国的旧报纸上选了一篇没有版权的小说。这篇只有几章的小说名叫《王室的婚约》，是一位并不出名的作者马克·格里夫斯的作品。《百眼巨人阿耳戈斯》准备把这



Emily
L. M. Montgomery

145

篇小说登在特刊上,以“宣传”爱德华王子岛的夏日旅游胜地的形象。报社的人手很少,排字工人只能抽空零敲碎打地为这份特刊排字,于是就拖拖拉拉地排了一个月,最后只剩下了《王室的婚约》的结尾一章。可是这一章却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主编大发脾气,然而发脾气也没有用。他临时也物色不到另一篇小说刚好能替补这一篇的版面;即便物色到了,也来不及排字了。再有一个小时特刊就要开印了。这该如何是好呢?

恰在这时,艾米莉来了。她和主编威尔逊先生是好朋友,每当她到夏洛特敦来,总要来看他。

“你真是救命的天使。”威尔逊先生说道,“帮我个忙好吗?”他把《王室的婚约》又脏又破的前几章扔给了她。“看在老天爷的分上,马上动手给这篇东西补上最后一章。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他们可以再用半个小时把它排好。这样我们就能准时把该死的特刊印出来了。”

艾米莉匆匆地浏览了一下故事的内容,可是她并没看出马克·格里夫斯打算怎么收尾。

“你对这篇小说怎么结尾有没有想法?”她问道。

“没有,我根本没看过,选中它是因为它长短合适。”

“好吧,我尽力而为,尽管我并不擅长描写国王和王后随心所欲的派头。”艾米莉同意道,“这位马克·格里夫斯,也甭管他是谁吧,好像写起王室的事来倒挺内行。”

“我敢断定他从来没见过任何国王和王后。”威尔逊先生不以为然地说道。

在限定的半个小时里,艾米莉像模像样地给小说补上了最后一章,很巧妙地解答了故事设置的悬念。威尔逊先生欣慰地抓起艾米莉补写的东西,转身交给了排字工人。随后他一边鞠躬一边道谢,把艾米莉送了出去。

“不晓得会不会有读者看出拼接的痕迹。”艾米莉感到

有趣地想，“也不晓得那位叫马克·格里夫斯的作者会不会看到这个新结尾，当然我还很想知道，如果他看到了，他又有什么想法。”

看来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原作者会有什么想法，因此她也就不再想它了。两个星期之后的一天下午，艾米莉正在客厅里摆放玫瑰花——把花插在伊丽莎白姨妈的一只水晶酒杯里，这只水晶酒杯还配有一个红宝石的底托，是新月农庄珍藏的祖传宝物。这时吉米表哥领进来一位生客。艾米莉并没有把他跟《王室的婚约》联系在一起，不过她清楚地感到来者不善。

吉米表哥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劳拉姨妈本来就在客厅里，她刚才端来一盘刚做好的草莓酱。劳拉姨妈把草莓酱晾在桌上，也退出了客厅，她一边往外走，一边在纳闷地想艾米莉这位怪模怪样的客人到底是谁。艾米莉自己也在纳闷。她怔怔地站在桌旁，在这间幽暗的老式客厅里，这个身穿绿色裙装的苗条文静的姑娘就像一颗光彩夺目的星星。

“请坐。”她以新月农庄特有的冷漠却不失礼貌的态度对来人说道。可是来者却一动未动，只是站在那里一味地注视着她。艾米莉感到虽然他进来时怒气冲冲，此刻却已经怒气全消。

世界上肯定有这样的人，因为他就在眼前；可是她又难以相信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人。他身上的衣服十分古怪，一只单片眼镜扣在眼睛上，而那双眼睛像两颗黑色的小醋栗，看上去非常可笑，两道黑眉毛像竖在眼睛上面的两个直角三角形。他的黑发又长又密，垂到了肩膀；下巴特别长，脸特别白。艾米莉认为若是在照片上，他也许看上去很浪漫，长相也算说得过去。然而在新月农庄的客厅里，他那副样子则显得怪诞不经。

“如诗似画般可爱。”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说道。



Emily
L. M. Montgomery
147

艾米莉很想知道他是不是从疯人院跑出来的疯子。

“你不是居心叵测的罪犯。”他神采飞扬地继续说道，“这是个美妙的时刻——非常美妙。真可惜我们不得不说话，这就把美妙的时刻破坏掉了。紫灰色的眼睛带着金色的光泽，我一辈子都在寻找这样的眼睛。柔媚的眼睛，我好多年前在这样的眼睛里淹死过。”

“你是谁？”艾米莉直截了当地问道，现在她确信他是个疯子。他把左手放在胸口上，低头鞠了一躬。

“马克·格里夫斯，马克·D·格里夫斯，马克·德拉热·格里夫斯。”

马克·格里夫斯！艾米莉好像对这个名字有点模糊的印象。它听起来有些耳熟。

“你怎么会不知道我的名字！毫无疑问这可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即便在世界这个偏僻的角落里，我想……”

“噢！”艾米莉大声喊道，她突然心有所悟，“我……我想起来了。你是《王室的婚约》的作者。”

“是的，但是那篇小说被你冷酷地残杀了。”

“哦，我很抱歉。”艾米莉赶紧表示歉意，“当然你可能认为那是不可宽恕的。不过，你听，事情是这样的……”

他挥了挥他那特别长、特别白的手，拦住了她的话。

“没关系，没关系。现在我已经对它没兴趣了。我承认我刚到这儿时心里很生气。我落脚在‘德里池塘沙丘旅馆’，啊，多么富有诗意、多么神秘、多么浪漫的名字呀。今天早晨，我看到了《百眼巨人阿耳戈斯》的特刊。我很生气——难道我没有权利生气吗？不过我更感到悲伤。我的小说被野蛮地肢解了。给它换了个美满的结局。糟透了。我的结尾是悲哀的、艺术性的结尾。美满的结局不可能有艺术性。我匆匆赶到《百眼巨人阿耳戈斯》的编辑部。我把愤怒藏在心里，然后我发现了谁是操刀者。我来到了这儿，来谴责，来讨

Emily

Book 37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个说法。可此刻我却心怀崇拜。”

艾米莉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新月农庄还没有应付这种情况的先例。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感到困惑了——你那困惑的样子使你更有魅力。我还要说这是个美妙的时刻。本来是满腔怒火，没想到却发现了值得仰慕的女神。一眼见到你，我就意识到你是属于我的，只属于我。”

艾米莉非常希望有人进来。眼前的情况简直成了一场荒诞的噩梦。

“说这种话实在荒唐。”艾米莉不耐烦地说道，“我们只不过是萍水相逢……”

“我们并不是萍水相逢。”他打断她的话，抢着说道，“我们上辈子就一直相爱，我们的爱情炽热、灿烂，是一种永恒的爱。我一进来就认出了你。等你从惊愕中恢复过来，你也会认识到我所说的是实情。你什么时候能嫁给我？”

五分钟之前你才第一次见到那个男人，五分钟后他就要你嫁给他，这样的事虽然很刺激，却并不令人愉快。艾米莉开始面有愠色。

“请不要胡言乱语。”她毫不客气地说道，“我根本不会嫁给你。”

“不会嫁给我？但是你必须嫁给我！以前我还从未向哪个女人求过婚。我是大名鼎鼎的马克·格里夫斯。我很有钱。我不但具有我的法国母亲的魅力和浪漫气质，还具有我的苏格兰父亲的明智和判断力。我的法国气质使我能赏识你的美丽和神秘，我的苏格兰教养让我恭敬地向你的矜持和端庄鞠躬。你是完美的，值得崇拜的。很多女人爱过我，可是我并不爱她们。我走进这个客厅时是个自由的人，我出去时却成了俘虏。啊，被俘虏的滋味令人陶醉！捕获我的人多么



Emily
L. M. Montgomery

Emily's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可爱！我的心已经拜倒在你的脚下。”

艾米莉很怕他的身体会拜倒在她的脚下。看他那副样子，他很可能会这么做。要是伊丽莎白姨妈进来了，该有多么尴尬。

“请你走开吧。”她出于无奈地说，“我很忙，我没时间再跟你谈下去。我对那篇小说的事很抱歉，如果你允许我解释的话……”

“我已经说过了，那篇小说的事无关紧要。不过你应该懂得绝对不要写美满的结局——绝对不要。我会教你的。我将教你如何表现悲哀和残缺的美感和艺术效果。啊，你会是一个多么理想的学生啊！教这样一位学生该有多幸福哇！我要吻一吻你的手。”

他向前跨了一步，似乎要抓她的手。艾米莉惊恐地向后退去。

“你一定是疯了。”她大声说道。

“我的样子像个疯子吗？”格里夫斯问道。

“是的。”艾米莉干脆、冷酷地回答。

“也许我像个疯子，可能我像个疯子。因喝了玫瑰酿的酒而发疯。所有的恋人都会发疯。这是神圣的疯！哦，美丽的、尚未被吻过的芳唇！”

艾米莉挺直了身子。这种荒唐的纠缠必须到此为止。她这时已经怒不可遏。

“格里夫斯先生，”她说道，她眼中那马瑞家族的威严让格里夫斯认识到她是说一不二的。“我不再听你的胡说八道。既然你不让我解释那篇小说的事，那么我只好跟你说再见了。”

格里夫斯表情严肃地看了她一会儿，随后一本正经地说道：

“是吻别呢？还是赶出大门？是哪一种？”

他是在耍弄幽默吗？管它幽默不幽默……

“赶出大门。”艾米莉倨傲地说道。

格里夫斯霍地抓起那只水晶酒杯猛然向壁炉砸去。

艾米莉发出一声不大不小的尖叫，其中既有恐惧的成分也有沮丧的味道。那可是伊丽莎白姨妈珍藏的酒杯哟！

“这只是正当防卫。”格里夫斯瞪着她说，“我不得不那么做，否则我会杀了你。冷若冰霜的女子！寒气逼人的姑娘！宛如你们北方的雪！再会。”

他出去时并没用力摔门，而是轻轻地却毅然决然地把门关上了。他认为这样艾米莉就会意识到她失去了什么。艾米莉望着他走出花园，继而又愤愤不平地沿小巷快步走去，好像要狠狠地把脚下的东西踩碎。直到这时艾米莉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她自格里夫斯进门后第一次放下心来舒一口气。

“也许我应该谢天谢地，因为他毕竟没把那盘草莓酱扔到我身上。”她心有余悸地说道。

伊丽莎白姨妈走了进来。

“艾米莉，噢，水晶杯碎啦！那可是你外婆留下的水晶杯！你竟然把它摔碎了！”

“不，亲爱的姨妈，真的不是我摔的。是格里夫斯先生——马克·德拉热·格里夫斯先生摔的。是他用水晶杯砸的炉子。”

“用水晶杯砸炉子！”伊丽莎白姨妈感到十分迷惑，“他为什么要用水晶杯砸炉子？”

“因为我不愿意嫁给他。”艾米莉说道。

“嫁给他！你以前见过他吗？”

“从未见过。”

伊丽莎白姨妈把水晶杯碎片捡起来，一言未发地走了出去。一个姑娘家，男人头一次见她就求婚，并且还闹到用



祖传的水晶杯砸无辜的炉子的地步，那个姑娘可能是——肯定是有不正常。

3

然而，真正使马瑞家族的夏天像场噩梦的是日本王子跟艾米莉的恋爱。艾米莉的远房表姐路易丝·马瑞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年。今年夏天她回到德里池塘探亲，并且带来一位年轻的日本王子。这位王子是她丈夫朋友的儿子，在她的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于是王子希望到加拿大来体验一下异国风情。他的到来在马瑞家族和周围的乡亲中引起很大轰动。但是与随后引起轰动的另一件事相比，它可就相形见绌了。这后一件事情是日本王子明显地、确凿地、痴迷地爱上了新月农庄的艾米莉·伯德·斯塔尔。

艾米莉喜欢他，对他很感兴趣，同情他在德里池塘和布莱尔湖畔的长老会宗教环境中感到的困惑。一位日本王子，即便是皈依了基督教的日本王子，自然不可能在这里会感到完全无拘无束。因此，她经常跟英语说得不错的王子聊天，月亮刚刚升起时陪他在花园里散步。几乎每天傍晚人们都会在新月农庄的客厅里看到这位眼角弯弯、表情神秘莫测、后背头像光滑的黑缎子的日本王子。

不过直到他送给艾米莉一只用苔纹玛瑙雕出的漂亮的小青蛙时，马瑞家族的人们才惊恐起来。这个情况是路易丝表姐首先传出来的。路易丝表姐说这件事时曾痛哭流涕。她知道那只青蛙意味着什么。玛瑙青蛙是王子家中的传家之宝，除了作为定情物是不会随便送人的。难道艾米莉跟他定下了婚约？露丝姨妈像往常一样认为别人都发了疯，她跑到新月农庄来大发了一通脾气。这让艾米莉感到很不受用，因此她拒不回答任何问题。这个夏天，她的族人对她那些所谓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的恋爱事件总是小题大做，这本来早就让她有点心烦，毕竟那些求婚者不是她自己找来的，她也决不会认真地考虑他们。

“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为好。”她鲁莽地对露丝姨妈说道。

不知所措的亲戚们绝望地认为她已经决定成为日本的王妃。哦，如果她下定了决心，他们知道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将不可逆转，只能依着她的心思办。然而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在她那些亲戚的心目中，王子的身份并没给这位日本王子头上罩上神圣的光环。以前还从来没有哪位马瑞家的姑娘想到过要嫁给外国人，更不要说嫁给日本人了。但是艾米莉是个“朝三暮四”的任性姑娘。

“身边总有个不怎么样的男人围着她转。”露丝姨妈说道。“但是这次比我以往所担心的任何一次都更糟糕。竟然是个异教徒，一个……”

“哦，他不是异教徒，露丝。”劳拉姨妈悲哀地说道，“他改变信仰，皈依了基督教。路易丝表姐说她敢肯定他是真诚的，不过……”

“我说了他是个异教徒！”露丝姨妈又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这个路易丝表姐根本没本事改变任何人的信仰。哼，连她自己的信仰都算不得十分坚定呢。她丈夫即便有信仰的话，也只能说是个现代主义派教徒。别瞎扯什么皈依不皈依了！他就是个黄皮肤的异教徒！他以及他那玛瑙青蛙！”

“他似乎对怪男人特别有吸引力。”伊丽莎白姨妈想到那只水晶杯时说道。

华莱士舅舅说这很荒谬。安德鲁说她至少应该找个白人。路易丝表姐感到整个家族的人都在为这件事责怪她，于是她眼泪汪汪地辩解道，当你真正熟悉王子时就会知道他举止非常优雅。



Emily
L. M. Montgomery

153

“她本可以嫁给詹姆斯·华莱士牧师的。”伊丽莎白姨妈说道。

他们在这种状态下熬过了五个星期，随后王子返回了日本。是他的家里人把他召回国去的。路易丝表姐说家里给他安排了一门亲事，新娘是一个古老武士家族中的公主。他当然必须服从家里的安排，但是他把那只玛瑙青蛙留给了艾米莉。谁也不知道有一天晚上月亮刚升起时他在花园里对她说了些什么。当她回到屋里时，只见她脸色有些苍白，神情有点反常或者说有点恍惚，不过她却调皮地冲几位姨妈和路易丝表姐笑了笑。

“你们看，我终究不会成为日本的王妃。”她说道，还假装擦了擦眼泪。

“艾米莉，恐怕你只是在跟那个可怜的男孩子调一调情，可是却把他搞得愁眉苦脸。”路易丝表姐指责道。

“我并没跟他调情。我们谈的主要是文学和历史。他以后也绝对不会再想到我。”

“我看到了他读过家里那封来信后的为难的表情，我也知道玛瑙青蛙的象征意义。”路易丝表姐说道。

新月农庄终于松了一口气，十分欣慰地恢复了和往常一样的平静生活。劳拉姨妈那双慈爱的眼睛里不再有忧虑的神色，但是伊丽莎白姨妈却又惋惜地想到了詹姆斯·华莱士牧师。这是个考验人的神经的夏天。布莱尔湖畔的人们私下里说艾米莉·斯塔尔“很失望”，并且预言她日后是会感到庆幸的。千万不能相信那些外国人。再者说，他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王子。

Emily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1

十月份最后一个星期的某一天，吉米表哥开始犁山坡上的地；艾米莉找到了马瑞家族失去的那颗钻石；伊丽莎白姨妈跌下地窖的台阶，摔折了腿。

在这天温暖的下午，艾米莉站在新月农庄前门的砂岩台阶上，用贪婪的目光遥望着四周晚秋可爱的景色。绝大部分树木都掉光了叶子，但是仍有一棵小白桦穿着金黄色的衣裳，它从几株小云杉背后向外张望着。沿小巷一字排开的意大利白杨像一排高大的金色蜡烛。远处是光秃秃的山坡地，坡地上有三条鲜红的“彩带”，那是吉米表哥打起的地垄。艾米莉伏案写了一天，感到有些疲惫，于是她穿过花园，走向爬满藤蔓植物的花园凉亭。她若有所思地走走停停，琢磨着该在哪儿种上郁金香鳞茎幼株。吉米表哥最近把凉亭侧面的老台阶拆掉了，这里的土湿润又肥沃，郁金香鳞茎幼株可以种在这儿。明年春天这里就会开出一片艳丽的杯状郁金香花了。艾米莉的脚后跟陷进了潮湿松软的土中，把脚抬起来时，鞋底粘上了一大块泥土。她走到石凳那儿用树枝把鞋底上的泥土刮掉。有一样东西掉在了草地上，像露珠似的闪闪发亮。艾米莉将它捡在手中，不由得惊叫起来。她手上的东西竟然是那颗丢失的钻石，是那颗六十多年前姨外婆米里亚姆·马瑞到凉亭纳凉时丢失的钻石。

小时候，她有过找到这颗钻石的梦想，曾经和伊尔丝、

泰迪一起仔细寻找过几十次。后来过了几年也就把它忘掉了。如今它就在自己的手上，依然那么晶莹、那么美丽。它一定是一直躲在凉亭侧面老台阶的某处缝隙里，当老台阶被拆掉时就掉进了泥土中。

这件事在新月农庄也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几天后，马瑞家族的人在伊丽莎白姨妈床边开了次会，决定怎么处理这颗失而复得的钻石。吉米表哥主张谁找到的就归谁。因为爱德华·马瑞和米里亚姆·马瑞两口子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又没有后辈子孙，这颗钻石按道理应该归艾米莉。

“我们大家对它都有继承权。”华莱士舅舅评判道，“据说六十年前它就值一千元。它的确是颗很漂亮的钻石。公平的做法是把它卖掉，然后艾米莉可以分得她妈妈该得的一份。”

“家族传下来的钻石谁也不能把它卖掉。”伊丽莎白姨妈不容置辩地说道。

这一点似乎基本上成了大家的共识，就连华莱士舅舅也承认自己刚才的话不够妥当。最后他们都同意钻石应该归艾米莉。

“它可以把它配上链子挂在脖子上。”劳拉姨妈说道。

“那是配戒指的钻石。”露丝姨妈说，她这么说仅仅是为了反对劳拉姨妈的意见。“而且要等她结婚时才能戴。一个姑娘家戴那么大的钻石戒指看上去并不雅观。”

“嗨，结婚！”艾迪舅妈说完又冷笑了一声。这声冷笑的含义是如果非要让艾米莉等到结婚时才能戴钻石戒指，她可能永远也戴不成。对艾米莉曾拒绝安德鲁的求婚，艾迪舅妈始终耿耿于怀。现在可好，她都二十三岁了——呃，差不多二十三岁了，连个条件合适的恋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这颗失而复得的钻石会给你带来好运气的，艾米莉。”吉米表哥说道，“我很高兴他们决定把它留给你。它本

Emily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该是你的。不过，你能有时候让我摸一摸它吗，艾米莉？只是摸一摸、看一看。每当我看到这么好的一件东西时，我……我就有了自信。我会感到自己并不是头脑简单的吉米·马瑞——假如当年没被推到井里，我会是更有出息的吉米。别跟伊丽莎白提这件事，艾米莉，我只想偶尔摸一摸、看一看。”

那天晚上，艾米莉在给伊尔丝的信中写道：“说来说去，我最心爱的宝石还是这颗钻石。不过，除了绿松石之外，我喜欢各种宝石。绿松石浅薄、乏味、没有灵气，所以我不喜欢它们。而珍珠有漂亮的光泽，红宝石有火红的容光，蓝宝石有温柔的性格，紫晶有令人陶醉的风韵，蓝晶有月光似的清辉，蛋白石有红白两色的情趣，因此我全都喜欢它们。”

“那么祖母绿呢？”伊尔丝在回信中问道。艾米莉认为伊尔丝有点挖苦的味道，因为她并不知道伊尔丝在什鲁斯伯里有个笔友时不时会给伊尔丝写信，信中向伊尔丝传了些关于佩里·米勒常到新月农庄找艾米莉的流言。不错，佩里的确偶然来过新月农庄。然而他已经放弃了向艾米莉求婚的念头，他的全部心思似乎都放在了他的律师职业上。人们已经把他看成一位有远大前程的年轻人，据说精明的政治家都要韬晦待时，到了一定的年纪才能“脱颖而出”，当上省议会议员的候选人。

“谁知道呢？你也许会成为‘夫人阁下’。”伊尔丝写道，“将来总有一天佩里会成为佩里爵士。”

艾米莉认为伊尔丝后面这段话比挖苦祖母绿的话更气人。



Emily
L. M. Montgomery

157

2

起初，那颗失而复得的钻石似乎没给新月农庄的任何

人带来好运。就在找到它的那天傍晚，伊丽莎白姨妈跌断了腿。那天傍晚，伊丽莎白姨妈围上围巾、戴上帽子（是那种即便对上年纪的女人来说也早已过时的无边有带子的女帽，但伊丽莎白姨妈仍然喜欢戴它），打算去看望一位生病的邻居。她走下地窖，取一罐黑醋栗酱带给病人，不知怎么的就跌倒了。当人们把她从地窖里弄上来时，发现她的腿摔折了，于是伊丽莎白姨妈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她一生中要第一次在家卧床几个星期。

当然，新月农庄没有她的指挥也在照样运转，尽管她认为家里没她坐镇就会瘫痪。然而对新月农庄的其他人来说，让家里的事照常运转并不难，可是要想让伊丽莎白姨妈开心却并不容易。她整天因为躺在床上不能动而烦恼。她自己没心思看书，也不愿意别人给她读；她认为一切都在变糟；她认定自己这辈子将变成瘸腿的废物；她埋怨伯恩利医生是个老蠢货；她担心劳拉可能收藏不好苹果；她怀疑来打工的男孩会欺骗吉米表哥。

“伊丽莎白姨妈，你愿意听一听我今天刚写完的一篇小说吗？”有一天傍晚艾米莉问道，“它也许能让您感到开心呢。”

“不是写什么无聊的恋爱故事的吧？”伊丽莎白姨妈毫不客气地问道。

“跟恋爱不沾边，纯粹是喜剧性的故事。”

“那好吧，让我听一听。也许能帮着打发打发时间。”

艾米莉给伊丽莎白姨妈读了那篇小说。伊丽莎白姨妈没做任何评论。然而第二天下午她吞吞吐吐地说道：“你昨天晚上读的那篇故事后面还有接下去的内容吗？”

“没有了。”

“哦，要是还有的话，我倒是还想听一听。它让我感到不是那么心烦了。故事里的那些人好像都跟生活里的真人似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的。这大概就是我很想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的原因吧。”伊丽莎白姨妈这番话似乎是在为自己的脆弱辩解。

“那么我就为您再写一篇有关他们的故事。”艾米莉向伊丽莎白姨妈保证道。

当艾米莉把第二篇读给伊丽莎白姨妈听之后，伊丽莎白姨妈说要是第三篇，她不妨继续听一听。

“阿普尔加思家族的那些人都很有趣。”她说道，“我认识的人里面有的很像他们。还有那个叫杰里·斯托的小家伙也很可爱。那个孩子长大后怎么样了？”

3

一天傍晚，艾米莉懒洋洋地坐在自己房间的窗前，闷闷不乐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牧草地和小山，哀戚的寒风在草地和山坡上奔窜着。她听到枯干的树叶在花园墙头的上方哗啦啦地喧闹。零星的白色雪花开始从空中飘落。这时艾米莉心中突然冒出个想法。

白天她收到了伊尔丝的一封来信。伊尔丝告诉她，泰迪的画作《微笑的姑娘》在蒙特利尔展出后引起了巨大轰动，现在已被法国巴黎一年一度的美术展览会采用。

“我从海滨休假回来时刚好赶上它在蒙特利尔的最后一天展出。”伊尔丝写道，“画上的姑娘是你，艾米莉，就是你。就是好几年前他给你画的那幅素描，然后他把它完善成了油画作品。那幅素描你姑外婆非要收藏，结果弄得你很不高兴，还记得吧？展览厅里，你在泰迪的画布上微笑着。评论家们纷纷评论他的着色、笔法、‘情调’，反正是说了一大堆美术方面的行话。有一位评论家说道：‘那姑娘脸上的微笑将会与蒙娜丽莎的微笑一样著名。’我在你脸上看到过成百次那种微笑，艾米莉，尤其是当你看见那种神秘的本不可见



Emily
L. M. Montgomery

的东西时——你称那东西为‘灵感之光’。泰迪抓住了你那微笑的精髓——它不是蒙娜丽莎那种嘲弄、挑逗性的微笑，而是暗示着某种奇妙的秘密的微笑。那是一种永恒的秘密，只要你高兴你可以把它讲出来，只要人们能让你讲出来，那个秘密便能让大家高兴。我想那不过是一个鬼把戏，因为你本人跟我们大家一样也并不知道那个秘密。然而那微笑却暗示着你知道那个秘密，而且暗示得煞有介事。可是你的泰迪确有天赋，那个微笑即是佐证。艾米莉，晓得自己激励了一位天才的创作，你感觉如何？我若有这种荣幸哪怕少活几年都行。”

艾米莉似乎并不清楚自己感觉如何。但是她对泰迪有几分恼怒。既然泰迪轻蔑她的爱情、漠视她的友谊，他又有什么权利画她的面孔、画她的心灵、画她不愿示人的幻想，并且把画出的肖像挂出来让世人盯着看呢？诚然，小时候他曾经告诉过她总有一天他要为她画一幅非同一般的肖像，当时她也表示过赞同。但是斗转星移，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已经变了。

好啦，还是说前面提到的那个故事吧，伊丽莎白姨妈像关心狄更斯笔下的奥利佛·特威斯特一样，关心着其主人公的命运。她要不要再接着写一篇呢？这时她心中突然冒出个新想法。若把故事扩展成一部长篇岂不更好？当然跟那部《卖梦的人》不同，当时创作那部作品的逸兴激情已经不可能再找回来。然而艾米莉心中对这部新作品倒是马上就有了个模糊的轮廓——总的来说，它属于那种妙趣横生的人间喜剧。她赶忙去找伊丽莎白姨妈。

“姨妈，我想为您写本书，把我那个故事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放到书里，您看怎么样？只为您写，每天写一章。”

伊丽莎白姨妈故意不露声色，其实她很感兴趣。

“哦，如果你想写就写吧。我倒不妨听一听他们的悲欢

Emily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离合，不过你可得注意别把街坊四邻写进去。”

艾米莉并没把街坊四邻中的任何人写进小说，她没有必要这么做。各种人物纷至沓来，不断涌现在她的脑子里，要求她给安排个落脚地点和姓名。他们舒心时大笑、发愁时皱眉、悲哀时哭泣、闲暇时跳舞，有时也谈点恋爱。伊丽莎白姨妈宽容了这点恋爱，她也能晓得一部小说若是一点儿恋爱都没有也不行。艾米莉每天晚上读一章，除了伊丽莎白姨妈，劳拉姨妈和吉米表哥也成了听众。吉米表哥高兴得眉飞色舞，他认定这是所有的小说中最绝妙的故事。

“我听你读这个故事感到自己又变年轻了。”他说道。

“我有时候想笑，有时候想哭。”劳拉姨妈承认道，“夜里我常合不上眼，因为我很想知道在下一章里那些阿普尔加思家族的人会怎么样。”

“情况可以变得糟糕一点儿。”伊丽莎白姨妈不情愿地说道，“不过你说格洛里娅·阿普尔加思的擦碗巾油腻腻的，但愿你把那句话删去。德里池塘的查利·弗罗斯特太太会认为你是在影射她的。她家的擦碗巾就总是油腻腻的。”

“木屑在哪儿都是一点就着火，用不着想那么多。”吉米表哥说道，“格洛里娅在书里是个挺有趣的人，但真要跟她生活在一起可够别扭的。她整天忙着拯救世界。应该有人告诉她去读一读《圣经》。”

“不过，我并不喜欢西茜·阿普尔加思。”劳拉姨妈抱歉似的说道，“她说起话来也太傲慢了。”

“是个浅薄无知的家伙。”伊丽莎白姨妈说道。

“令我难以容忍的是老杰西·阿普尔加思。”吉米表哥怒气冲冲地说，“一个大男人竟然拿猫撒气！就是跑上二十英里路我也要去扇那个老东西的嘴巴。不过……他也许不久就会死掉。”



Emily
L. M. Montgomery

“或者改邪归正。”劳拉姨妈仁慈地建议道。

“不，不，别让他改邪归正。”吉米表哥着急地说道，“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把他删掉，但是别让他有变化。不过我倒是希望你改变一下佩格·阿普尔加思的眼睛的颜色。我不喜欢绿色的眼睛，从来没喜欢过。”

“可是我做不到。它们本来就是绿色的。”艾米莉反对道。

“好吧，不过，还有亚伯拉罕·阿普尔加思的连鬓胡子。”吉米表哥恳求道，“我喜欢亚伯拉罕，他是个快活的家伙。不能让他不长连鬓胡子吗，艾米莉？”

“不，不行。”艾米莉口气坚定地回答。

他们为什么不理解呢？亚伯拉罕长着连鬓胡子，想蓄连鬓胡子，决心留连鬓胡子。她不能改变他。

“好啦，我们别忘了这些人都是编出来的。”伊丽莎白姨妈阻止道。

伊丽莎白姨妈呵呵地笑了起来——艾米莉把伊丽莎白姨妈的笑看作她最大的成功。伊丽莎白姨妈却为自己的笑感到很不好意思，因此在后来听艾米莉继续读下去时，她甚至没有微笑过。

“伊丽莎白认为上帝不喜欢听我们笑。”吉米表哥用手遮住嘴小声对劳拉说道。假如伊丽莎白不是摔折了腿一直在卧床，劳拉可能会偷偷地笑起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偷偷地笑似乎有点乘人之危。

吉米表哥边走下楼去边摇着脑袋，嘴里还嘟哝着：“她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她写得多么好！我能写诗，可是都写不了这样的东西。那些人物一个个都活生生的！”

在伊丽莎白姨妈看来，其中有个人物太活生生了。

“那个尼古拉斯·阿普尔加思太像什鲁斯伯里的老道格拉斯·库西了。”她说道，“我告诉过你别把咱们认识的人放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进故事里。”

“噢，我可是从未见过道格拉斯·库西。”

“那活脱儿就是老道格拉斯。连吉米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你必须把他删掉，艾米莉。”

然而艾米莉固执地拒绝将他删掉。老尼古拉斯是书中写得最好的人物之一。到这时，她已经完全沉浸在书中的故事里。虽然她写这部小说时并不像写《卖梦的人》那样处于兴奋痴迷的状态，但是她仍然感到写这部小说的迷人的乐趣。在写作的过程中，她忘却了一切令她烦恼不已的事。她写完最后一章的那天也刚好是伊丽莎白姨妈腿上的夹板取下来的那一天。人们把伊丽莎白姨妈从楼上卧室抬到了厨房的躺椅上。

“嗯，你的故事对我养伤起了些作用。”她承认道，“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又能呆在可以亲眼监督家中事务的地方。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书名该叫什么呢？”

“叫《玫瑰的寓意》。”

“我看这个名字一点儿也不好。我不懂它是什么意思，没有人会懂。”

“没关系。这本书就应该叫这个名字。”

伊丽莎白姨妈叹了口气。

“不知道你的犟脾气是从哪儿来的，艾米莉。我确实不知道。你从来听不进劝告。我晓得这本书出版后，库西家的人再也不会理我们了。”

“这部书稿根本不可能出版。”艾米莉悲观地说道，“他们会把稿子退回来——正如人们所说，‘给两句不痛不痒的夸赞就让你的稿子滚蛋了。’”

伊丽莎白姨妈以前从未听过这种说法，她认为那是艾米莉自己瞎编的话，是一种难听的粗俗的说法。

她严厉地说道：“艾米莉，别让我再听到你说这种话。依



Emily
L. M. Montgomery

163

我看大概只有伊尔丝有时会讲这种粗话，我们不能拿我们的标准要求她。但是新月农庄的马瑞家的人不能话里带粗俗的字眼儿。”

“我只是引用了一句别人的说法，伊丽莎白姨妈。”艾米莉带着倦意说道。

她莫名其妙地感到厌倦——对一切都有点厌倦。圣诞节将临，摆在眼前的是一个沉闷漫长的冬季，一个并无目标的空空洞洞的冬天。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做的事，她甚至不想为《玫瑰的寓意》找个出版商。

4

不过，她还是把稿子认真地用打字机打出来，寄给了一个出版商。稿子退了回来。她又把它寄出去三次，结果都退了回来。因为稿子被翻旧了，她又重新用打字机打了一遍，再次寄了出去。那个冬天以及后来的整个夏天，她按照一份有可能接受书稿的出版商名单，隔一段时间就顽强地把书稿寄出去。同时无数次地用打字机重新打出干净的稿子。这件事简直变成了笑料——恼人的笑料。

最糟糕的是，新月农庄的家人对这些退稿一清二楚，他们表现出的同情和义愤让艾米莉感到很尴尬。吉米表哥每次获悉这部杰作被退回的消息后都愤愤不平，转天便会气得一天吃不下饭，于是艾米莉便不再告诉他这方面的消息。她也曾想到把它寄给罗亚尔小姐，问问她是否有办法帮忙。可是马瑞家族的自尊心否定了她这个想法。最后，秋天里有一天，当稿子从她那份名单上最后一位出版商那里退回来的时候，艾米莉连邮件包也没打开，顺手就把它扔进了写字台下面的一个空桶里。

心里已然万般厌倦，
不愿再与失败周旋。

“就到此为止了，结束的还有我所有那些梦想。把那些稿子当草稿纸用吧。我要冷静下来，平心静气地写点聊以糊口的东西。”

正如替她抱不平的吉米表哥所说的那样，至少杂志编辑们比书籍出版商更有眼力，他们似乎也更通情达理。当她的书稿在寻求渺茫的出版机会时，她往杂志投稿的成功率却在与日俱增。她每天伏案笔耕很长时间，工作起来心情尚算愉快。但是她内心深处总有一点失败感。她似乎没希望在攀登的路上攀得更高些，山顶上的风光似乎与她无缘。为糊口写作！如此而已。按照伊丽莎白姨妈的看法，只满足于简单的谋生并非算得上体面。

罗亚尔小姐在信中坦率地说她的水平在下降。

“你在故步自封，艾米莉。”她警告道，“是自我欣赏的故步自封。劳拉姨妈和吉米表哥的赞美对你来说并不是好事。你应该到这儿来，我们将把你推向高起点。”

假如六年前她抓住机会跟罗亚尔小姐去了纽约，结果会怎样呢？她的书是不是就会出版呢？爱德华王子岛的倒霉邮戳就判定了它的命运，在这个世界角落的小小省份里哪里会有什么好运气呢？

也许的确如此！看来罗亚尔小姐是对的。可是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这年夏天谁也没来布莱尔湖畔。也就是说，泰迪没回来，伊尔丝又去了欧洲，迪安似乎已经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定居。新月农庄的生活一切如故，只不过伊丽莎白姨妈走路稍有点瘸，吉米表哥的头发突然白了起来，好像是一夜之间就改变了颜色。艾米莉时而会悲哀地想到吉米表哥正在变老。



Emily
L. M. Montgomery

165

他们都在变老。伊丽莎白姨妈已经快七十岁了。等伊丽莎白姨妈去世后，新月农庄将由安德鲁继承。安德鲁到新月农庄做客时，好像已经摆出了几分业主的架子。当然这并不是说他自己将来会住在这儿。但是房子须保持完好，以便日后有必要的话可以顺利地卖掉。

有一天安德鲁对奥利佛舅舅说道：“那几棵意大利白杨太老了，该砍掉了。它们的树冠已经干了梢，难看得很。再者说现在意大利白杨已经过时了。还有，那块云杉苗圃应该把水排干，再犁一遍。”

奥利佛舅舅说：“那个老果园也该清理一下了。它哪像果园哪，简直就是一片丛林。那些树都老朽得没了什么用处，都应该砍掉。吉米和伊丽莎白太老脑筋。他们起码丢掉了这个农场的一半收益。”

无意中听到这番话的艾米莉攥紧了拳头。眼看新月农庄要被毁灭，她那些心爱的老树要被砍掉，长着野草莓的云杉苗圃要改变模样，老果园梦幻般的美将不复存在，那些记载着她昔日乐趣的小山谷、小山坡都要变得面目全非——这真是令人难以容忍。

“当年你要是嫁给了安德鲁，那么新月农庄不就是你的了。”当发现艾米莉因为听到他们的话而哭泣时，伊丽莎白姨妈伤感地说道。

“但是新月农庄照样会变得面目全非。安德鲁决不会听我的。他认为妻子只能听命于丈夫。”

“到你下次生日，你就满二十四周岁了。”伊丽莎白姨妈说道。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 M. Montgomery
第十九章



1

一九××年十月一日

今天下午，我坐在窗前为一家报纸写连载小说，写一会儿就看一会儿花园里那两棵可爱有趣的小枫树。整个下午它们都在互相说着悄悄话。它们会弯腰相向，认真地交谈一会儿，然后就霍地挺直身子，彼此注目着，滑稽地举起胳膊，对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表示惊愕。我很想知道在“树木王国”里有什么新的流言蜚语正在传播。

2

一九××年十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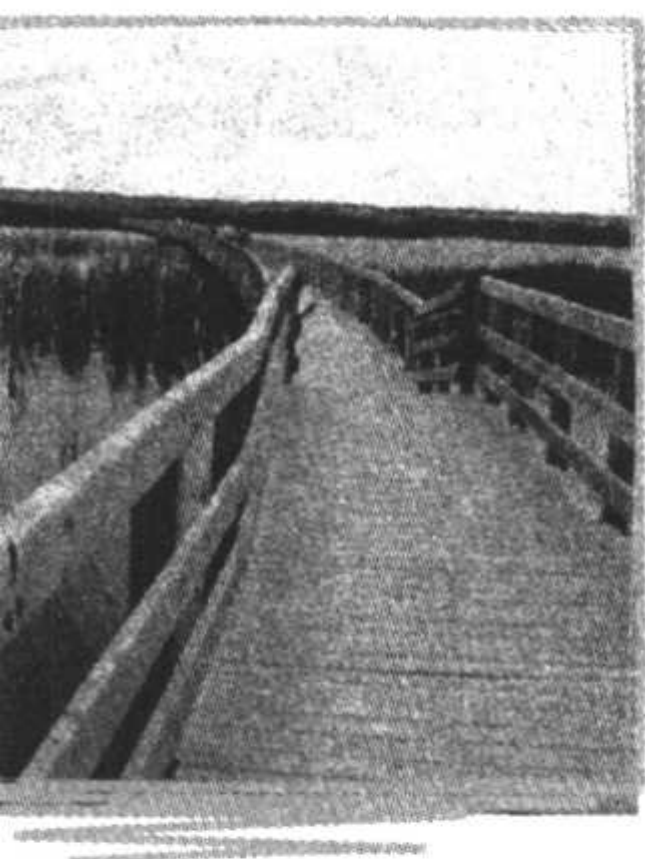
今天傍晚天气晴和。我爬上小山，东走走西转转，一直在山上呆到夜幕降临，天幕上出现闪闪的繁星。我虽是独自一人却并未感到孤独。我是幻想宫廷中的女王。我跟想像中忠实的朋友们一次又一次地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而且想出了许多妙语警句，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喜。

3

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今天晚上我又出去散了很长时间的步。外面的世界是个阴影重重的神秘世界。昏黄的天空上阴云密布，忧思的小山上树林沉寂，一片凄凉。海浪扑打着岩岸。眼前的景色就好像：





等着审判日宣判命运的人们。

这让我感到……感到非常孤独。

我是个多么多愁善感的人啊！

是不是像伊丽莎白姨妈所说的“没常性”呢？是不是像安德鲁所说的“朝三暮四”呢？

4

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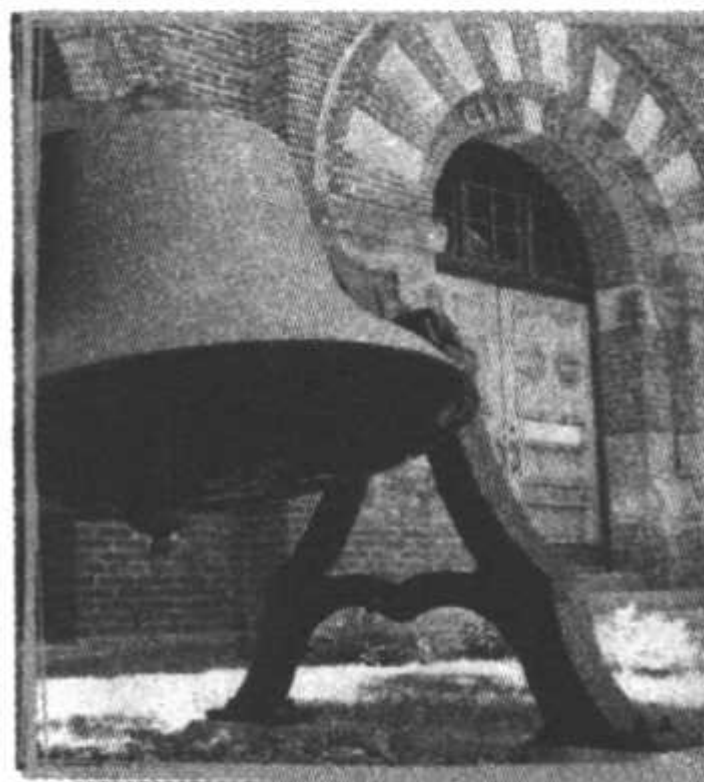
自然界的脾气真是不好！前天她还很中看，像穿着合体的棕色外衣、披着白鼬皮斗篷的老年贵妇人。昨天，她试图模仿少妇，披着蓝色雾霭的围巾，摆出一副春天的优雅姿态。而今天她却成了一个邋遢丑陋的老太婆，衣衫褴褛、满脸皱纹。她因不满自己的丑陋变得乖戾起来，发了一昼夜脾气。我在半夜醒来一次，听到风在树林中尖叫，雨夹着雹子凶猛地击打着窗玻璃。

5

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刻未停的瓢泼秋雨下了两天了。进入十一月份以来几乎每天都在下雨。今天没有收到邮件。屋外的世界是个凄风冷雨的世界，树全像落汤鸡，田野湿漉漉的积起了水。糟糕的天气使我的心情也阴沉沉的，让我整天都无精打采。





我读不进书、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干什么事都得逼着自己去做，结果便感到自己是在用别人的手、别人的脑子干那件事，根本没什么效率。我感到自己懒散、乏味、令人讨厌，连我自己都讨厌自己。

在这种状态下我会发霉的！

好啦！发泄了一点对自己的不满之后，我觉得舒服多了。这种发泄帮我驱除了心中的一些郁闷。我知道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感到沮丧消沉的日子，这时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吸引力。阳光最和煦的日子，天上也会有云彩。一个人不可忘记太阳始终都在天上。

在纸上当个哲学家有多么容易！

好了，谢天谢地没有哪两天是完全一样的！

6

在苍白的小山背后，晚霞显得颇不平静，落日的余辉穿过意大利白杨和高大约翰矮树丛的冷杉树枝怒气冲冲地来到窗前。一阵阵狂风刮来，那些树便时而突然痛苦地摇摆不止。我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景象。下面的花园里已经相当昏暗，我只能隐约地看到在无花的小径上古怪地旋转、飘舞的枯叶。那些枯死的树叶委实可怜——但是它们似乎并没有完全死掉。它们身上尚有足够的不安的活力使它们表现出焦躁、悲怆。它们仍然在响应风的每一次召唤，而风却不再喜欢它们，只是随便地耍弄它们，让它们不得安宁。望着怪异的暮色中的枯叶，我为它们感到难过，对风却觉得既可气又可笑，因为它偏不让枯叶安定下来。枯叶、风以及我自

Emily
L. M. Montgomery

169



己，为什么非要留恋已经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的生活呢？

连伊尔丝都有好久没来信了。她也把我忘掉了。

7

一九××年一月十日

今天傍晚，当我从邮局取到三份用稿通知之后回家时，周围冬天景色显得那么可爱，我的心情也因此感到非常舒畅。冬日的黄昏万籁俱寂，夕阳将淡淡的紫红色涂抹在雪地上。“快乐山”上空那轮灰白色的大月亮冲我友好地微笑着。

三份用稿通知给一个人对外界的看法带来多大变化呀！

日

一九××年一月二十日

这些天的夜晚非常沉闷，而没有太阳的灰蒙蒙的白天又很短。

白天一整天我都在不停地写、不停地思考。当夜幕早早地降临时，我的心情便开始阴郁起来。我难以清楚地描述这种感觉。那是一种很糟糕的感觉，比任何疼痛的感觉都更糟。如果非要用话把那种感觉表达出来，我只能说我感到非常疲惫。不是身体和脑子上的疲惫，而是感觉上的疲惫，此外还有对未来的萦怀不去的畏惧，畏惧任何一种未来，甚至畏惧幸福的未来；啊，其实我最畏惧的还是幸福的未来，因为在目前的心情支配下，我感到要想幸福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它还要求我必须更为乐观，可是我却





办不到。我畏惧的是幸福的取得实在太难，需要花费的精力实在太多。

既然是在自己的日记里，那么我还是实话实说吧。我十分清楚我这种情绪是怎么来的。今天下午，我到阁楼上翻我的旧箱子，我在箱子里发现了一包信，是泰迪去蒙特利尔后第一年里写给我的信。我愚蠢地坐下来把它们全读了一遍。

我真是干了一件蠢事，结果此刻就为自己所做的蠢事受到了惩罚。那些信有让回忆的大门重新开启的作用。我又被苦涩的幻觉和不请自到的幽灵缠上了——痴迷地回忆起往昔的种种乐趣。

9

一九××年二月五日

对我来说，生活似乎再也不是从前那样的生活了。某些东西业已一去不回。我并非不快活。但是生活好像变成了一种无所谓的东西。总的来说，我还比较满意，也享受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我也有成功之处，至少对这个世界有了日益深刻的了解；生活时而会提供些快乐和有趣的事。但是在这一切背后却总有摆脱不掉的空虚感。

这全是因为“冬天的雪没膝深”，我不能出去走一走、散散心。等到春暖时节，等到我可以出去欣赏冷杉的芳香、雪地的宁静、“小山的力量”（多么美的字眼！）时，我就不会感到这么空虚了。

Emily
L. M. Montgomery
171





10

昨天晚上，壁炉台上花瓶中那些假花让我越看越不顺眼。它们是不是要在这儿呆上四十年？我抓起它们，打开窗子，将手一扬，把它们扔到了外面的草坪上。这使我的心情好了许多，于是我甜美地睡了一夜好觉。可是今天早晨吉米表哥又把它们都捡起来，悄悄地给我送回了屋，并且温和地告诫我不要让它们再“被风吹出去”，否则伊丽莎白会大惊小怪的。

我又把它们插回了花瓶。谁也逃脱不了自己的命运。

11

一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傍晚，晚霞把西天涂成了朦胧的浅黄色。然后一轮圆圆的皓月升上了天空。在这样的夜晚，人们很容易进入香甜的梦乡，梦见花园、梦见歌、梦见朋友，而且在睡梦中始终能感觉到外面那撒满月辉的世界是多么明亮、多么美，能隐约听到那美妙歌词产生的轻柔的音乐旋律。

我悄悄地溜出家门，独自去外面那个充满魅力的仙境般的天地里散步。我穿过老果园，老果园的雪地上印着黑黑的树影；我爬上白雪皑皑的小山，小山上空闪烁着繁星；我蹑手蹑脚地走进神秘的冷杉林，沿着林间小径前行，小径上黑魑魑的不见月光；我慢慢悠悠地走过一片开阔地，开阔地上黑一块、白一块像是梦境中的地方。我跟一位老朋友“风姑娘”聊得很投机。她每次的低语都是



一首抒情诗，她的每个想法都让人着迷。在月夜的水晶浴缸里沐浴了一番之后，我心灵素洁地回到了家。

可是伊丽莎白姨妈说，如果人们看到我晚上一个人出去瞎逛，会认为我神经出了毛病。劳拉姨妈让我喝下一杯热乎乎的黑醋栗汤，她怕我在外面着了凉。只有吉米表哥对我有所理解。

“你出去是为了逃避什么。我晓得。”他小声说道。

“我的灵魂去了天上的牧场，
跟星星一起吃着牧场的草。”

我小声地告诉他。

12

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最近什鲁斯伯里的贾斯珀·弗罗斯特来过几次。我认为昨天晚上我们坦率地谈过之后，他是不会再来了。他告诉我他爱我，并且说他对我的爱“将持续到永远”。可是我认为跟贾斯珀永远在一起那真是永远得让人受不了。伊丽莎白姨妈又将有点失望了，可怜的姨妈。她喜欢贾斯珀，并且认为弗罗斯特家是个“好人家”。我也喜欢他，不过他太古板、太衣冠楚楚。

“难道你喜欢一个邋邋遢遢的追求者？”伊丽莎白姨妈问道。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因为我并不喜欢邋邋遢遢的男人。

“肯定会有令人满意的介于两者之间的人。”我辩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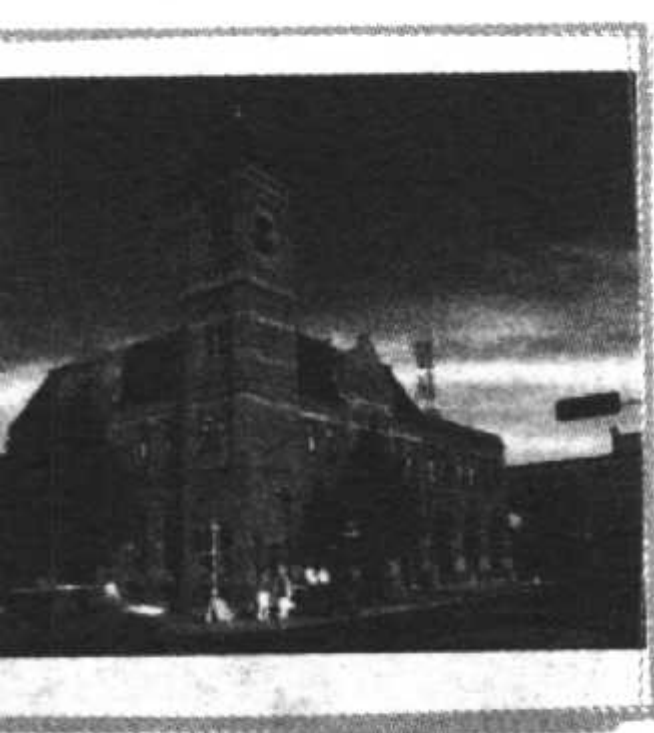
“一个姑娘家可不能太挑剔，尤其是当她……”我确信伊丽莎

Emily

L. M. Montgomery

173





白姨妈打算说“当她快二十四岁的时候。”然而她改口说出的却是“当她自己也并非十全十美的时候”。

真希望卡彭特先生还活着，这样他便也能听出伊丽莎白姨妈话里加重语气的部分了。那听起来真是刺耳。

13

一九××年三月一日

夜晚的美妙和声从高大约翰矮树丛传到了我的窗前。啊，不，那已经不再是高大约翰矮树丛。

那块丛林已经变成了艾米莉·伯德·斯塔尔丛林！

今天我用最近发表的连载小说的稿费买下了它。从此它就属于我，是我的丛林啦。丛林里所有可爱的东西都归到了我的名下：月光下一排排的树影，那棵唯一的高大榆树直插星空的雄姿，那幽暗的林中洼地，那些六月金钟花和羊齿草，那清澈的泉水，那比古老的克雷莫纳小提琴的琴声还动听的风声。谁也无权砍伐它或者糟蹋它。

我非常高兴。风是我的伙伴，西山上空那颗星星是我的好友。

14

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在这个暴风雨之夜，狂风绕过屋檐、掠过窗子发出尖厉的呼啸声，世界上还有比这呜呜的风声更悲凄、更奇特的声音吗？今夜呜咽的风声里宛若挽进了所有那些薄命红颜的冤魂的恸哭声——

Emily's
L.M.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那些可怜的女子早已香消玉殒，已经被遗忘了许多年。我自己以往的所有悲伤也与这风声产生了共鸣，似乎在呜咽着恳求重新回到我心上。在我窗前喧闹的夜风中有各种奇怪的声音。我从中听到了陈年忧伤的啜泣、旧有绝望的呻吟、破灭希望的缥缈歌声。夜间的风是以往岁月迷失的灵魂。未来的岁月没有它的份儿，所以它备感悲哀。

15

一九××年四月十日

今天早晨我觉得心情舒畅得多了，我已经好久没有像今天这么心情舒畅过。我跑到“快乐山”上散了会儿步。这是个温暖、宁静、雾蒙蒙的早晨，天空是那种可爱的珠灰色，空中飘荡着春天的气息。山间小路上的每个拐弯处都是我的老朋友。天地间万物都那么富有朝气。四月不可能暮气沉沉。年幼的云杉绿莹莹的看上去十分友好，它们那尖尖的针叶上挂着珍珠似的露珠。

“你属于我。”布莱尔湖后面的大海喊道。

“她同样也属于我们。”周围的小山说。

“她是我妹妹。”一棵冷杉也不甘落后地说道。

望着它们，激情和灵感又回到了我身上——在过去沉闷的几个月里它们很少光顾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是否会完全失掉它们呢？将来是不是只有“寻常日月的寻常时光”陪伴着我？

但是它们至少今天早晨又回到了我身上，我又感到自己生命的活力。毕竟自由主要还是心灵上的问题。

“大自然从未辜负过爱她的心。”





如果我们恭敬地向她求助，她总会赠给我们疗伤的良药。沮丧的回忆和不满的缘由消失了。我突然感到往日的某种愉悦心境正在前面等我，它也许就在前面山路的拐角处。

今天晚上青蛙在合唱。“青蛙”这个词为什么会这么有趣、这么迷人、这么可笑呢？

16

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我知道我死后会安静地睡在草地下面，心平气和地度过夏天、秋天和冬天，然而当春天来临时，我的心会在那永远的梦乡中跳动起来，渴望地大声回应人间远远近近各种声音的呼唤。今天，春天和早晨互相调笑着，我走出家门，走向它们与它们做伴。

今天收到了伊尔丝的来信，她提到了她要回来看看。她的信很短，没谈到更多的消息。

“我想家了。”她写道，“布莱尔湖畔树林中的鸟儿还在歌唱吗？沙丘后面的海浪仍然在呼喊吗？我思念它们。我们小时候曾无数次望着月亮在港湾上升起，啊，我多么想再看到那轮月亮！此外，我想见到你。写信总嫌话长纸短。我有好多事想跟你商量。知道吧，如今我感到自己已经有点老了。这是一种很古怪的感觉。”

伊尔丝在信中从头至尾都没提泰迪的名字。不过她问道：“听说佩里·米勒跟埃尔姆斯利法官的女儿订婚了，是真的吗？”

我想那大概是谣传。然而单是出现这种谣传就已经说明佩里的社会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了。



1

在她二十四岁生日那天，艾米莉打开并读了她“自己十四岁时写给二十四岁时的自己”的那封信。这件事并不像她曾经期望过的那么有趣。她手里攥着那封信久久地坐在窗前，望着外面丛林上空正在西沉的昏黄的星光，——人们出于老习惯往往仍将那片丛林叫做高大约翰矮树丛。当她把信打开时，里面会跳出什么呢？是青春岁月的幽灵吗？是少年壮志的幽灵吗？是业已消失的爱情的幽灵吗？还是已经失去的友谊的幽灵呢？艾米莉感到她并不愿意读这封信，而是想把它烧掉。但那是怯懦的做法。一个人必须有面对各种事情、各种东西的勇气，即便面对的是幽灵也罢。她霍地剪开了信封，取出了里面的信。

随着信纸冒出一股陈旧的香味。信纸里夹着一些干枯的玫瑰花碎片——那是些发脆的棕色碎片，用手一捏就会变成粉末。哦，她还记得那朵玫瑰，那是他们小时候有一天傍晚泰迪给她送来的。伯恩利医生送给泰迪一盆玫瑰，这朵花是那盆玫瑰开的第一朵也是唯一的一朵花，泰迪很为它感到骄傲。他母亲对他那么喜欢这盆花感到非常不满。有一天晚上，花盆意外地从窗台上掉下来摔碎了。即便泰迪想过或者知道花盆摔碎跟他母亲有什么联系，他也从未开口说过。艾米莉把那朵玫瑰插在一个小花瓶里，摆在书房的桌子上。好多天之后，到了她写这封信的那天晚上，艾米莉把已

Emily's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178

经发蔫、退色的玫瑰花从花瓶中拿出来，吻了吻，夹在了信中。她早已经忘记了夹在信中的这朵玫瑰，如今它又出现在自己的手上。它变得枯萎、难看，就像好久之前她那些玫瑰似的梦想，不过它仍保留着一点淡淡的清香。信纸上似乎全是这种香味，她不知道那是她的感觉还是她的幻觉。

她刻薄地对自己说道，当初写这封信不过是一种荒谬、浪漫的行为，是一种可笑的做法。艾米莉挑剔地嘲笑着其中的一些内容。多么幼稚！多么荒唐！多么多情！多么滑稽！她真的曾经那么年幼无知，以至于写出了这么花哨、这么自以为是的东西吗？而且看来十四岁的人认为二十四岁已经差不多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年龄了。

“你写出伟大的作品了吗？”在信的结尾，“十四岁”轻率地问道，“你攀上事业的顶峰了吗？啊，‘二十四岁’，我非常羡慕你。成为你一定是很美的事。你是否屈尊回过头来用怜悯的目光张望过我？你现在已经不那么调皮贪玩了，对不对？你是否已经是一位稳重的少妇，身边有好几个孩子，跟你那位心上人一起住在‘破灭山庄’里？我恳求你，亲爱的‘二十四岁’，千万别得过且过，变得乏味庸俗。你一定要始终充满激情。我喜欢激动人心的事和充满激情的人。你现在的称呼是××太太吗？‘太太’前面的‘××’该换成什么呢？哦，亲爱的‘二十四岁’，我在这封信里将装进我给你一个吻、一把月光、一朵玫瑰的灵魂、老山坡地上的一些绿色的芬芳和紫罗兰的一股幽香。我希望你幸福、遐迩闻名、绰约多姿；同时还希望你并没忘记我。

你的微不足道的，
早年的自己”

艾米莉把信锁进了抽屉。

“净是些愚蠢的废话。”她自嘲地说道。

随后她在椅子上坐下，把头趴放在桌子上。傻里傻气、

充满梦想、乐而无忧、寡见少闻的十四岁！总以为在未来的岁月里自己会很了不起、会直上青云、会前程似锦。确信“可上九天揽月”，确信梦想必然成真。愚蠢可笑的十四岁，你倒是个乐天派。

“我很嫉妒你。”艾米莉说道，“小傻瓜‘十四岁’，我要是没拆开你的信该有多好。你还是回到你那充满幻想的时代去吧，别再来嘲弄我。因为你的嘲弄，我今晚又要失眠了，我会整夜辗转反侧，自叹自怜。

然而命运已经带着好消息走上楼梯，尽管艾米莉以为那只不过就是吉米表哥的脚步声而已。

2

吉米表哥给她拿上来一封信，一封薄薄的信。要是艾米莉没有心里一味地想着十四岁时的事情，她本会注意到吉米表哥的眼睛像猫眼睛似的在闪闪发光，同时吉米表哥脸上还带着一种隐藏不住的兴奋神情。此外当她心不在焉地谢过他，又回到写字台前之后，吉米表哥仍站在门外，目光穿过半开的房门偷偷地观察着她。起初他还以为她不会把信打开，因为她顺手把信丢在了桌上，只是呆呆地瞪着它。吉米表哥简直急得有点要发疯。

但是，艾米莉又继续茫然若失地沉思了一会之后，叹了口气回过神来，终于伸出一只手去拿桌子上的信。

“亲爱的小艾米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读了那封信就不会再叹气了。”吉米表哥心花怒放地想。

艾米莉看了看左上角的来信人地址，不晓得韦勒姆出版公司为什么会给她写信。韦勒姆可是一家有名的大公司！是美国最老、最显耀的出版公司。可能是广告性质的函件吧。紧接着她面对眼前用打字机打出的那张纸难以置信地



Emily
L. M. Montgomery

瞪大了眼睛。吉米表哥在门外的地毯上悄悄地手舞足蹈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艾米莉喘着气说道。

亲爱的斯塔尔小姐：

我们荣幸地通知您，我们的审稿人对您的大作《玫瑰的寓意》感到很满意，如果我们双方能达成彼此满意的协议，我们将乐于把您的大作安排到我们下个季度出书的名单中。我们还希望您能告知您日后的写作计划。

您的忠诚的……

“这是怎么回事？”艾米莉再次说道。

吉米表哥再也忍不住了。他似咳嗽又似欢呼地张嘴“啊”了一声。艾米莉飞身出门把他拽了进来。

“吉米表哥，这是怎么回事？你一定知道点情况，韦勒姆出版公司怎么会得到了我的书稿？”

“他们真的接收它啦？”吉米表哥问道。

“是的。可是我从未把书稿寄给过他们。我原以为即便寄给韦勒姆出版公司也毫无希望。我不是在做梦吧？”

“不是。我来告诉你……你可别对我发火，艾米莉。记得吧，一个月前伊丽莎白让我收拾过阁楼。我搬那只你装了一大堆东西的旧纸箱时，纸箱的底儿掉了，里面的东西散落在地板上。我只好把它们再收拾到一起，你的书稿也在那些东西里。我凑巧看到了它，就坐下读了起来。一个小时后，伊丽莎白上来了，发现我正坐在地板上入迷地读着什么。我把一切都忘在了脑后，可她却恼火得不得了！阁楼上的活儿连一半儿都没干完，下面的饭已经做好了。不过我并未理会她说了些什么，我在想：‘如果这书稿能让我把一切都忘在了脑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后,那么它一定有奇妙之处。我要把它寄出去。’别的出版公司我一家也不晓得,只知道有一家叫韦勒姆,因为我经常听人说起这家公司。可是我并不知道怎么寄才好,我找了个旧饼干盒子把书稿塞了进去,就那么寄给了他们。”

“你连退稿的邮票都没附寄吗?”艾米莉吃惊地问道。

“没有,我根本没想到要附寄退稿邮票。也许那正是他们接收它的原因。也许别的出版公司把它退回来就是因为你附寄了退稿邮票。”

“不可能。”艾米莉笑着说,她发现自己眼睛里已经噙满热泪。

“艾米莉,你不会对我的做法感到恼火吧?”

“不,不会的,亲爱的……我只是大吃了一惊,因此才不知如何是好。这件事竟然这么……谁想到接受它的竟是韦勒姆!”

“自打把它寄走后,我就一直盯着邮件。”吉米表哥抿嘴笑着说,“伊丽莎白以为我的脑子终于出了大毛病。要是稿子被退了回来,我就偷偷地把它放回阁楼上,我不想让你知道。当我看到只有那么薄薄的一封信时,我想起了你曾说过薄信总是装着好消息……哦,亲爱的小艾米莉,别哭!”

“我……忍不住想哭……噢,‘十四岁’,我为自己数落你的那些话向你道歉。你并不傻里傻气,你很聪明,很有见识。”

吉米表哥在心里说道:“她的脑子有点乱了。这也难怪,她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不过她会很快正常起来的。”



Emily
L. H. Montgomery

181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 M. Montgomery

第二十一章



1

泰迪和伊尔丝六月份要回来住上十天。艾米莉感到纳闷：他们怎么总是一起回来呢？这不可能仅仅是巧合。她害怕他们的到来，真希望他们已经回来又走了。能够再见到伊尔丝固然很好，不管怎么说，跟伊尔丝在一起从不会有陌生的感觉。无论她离开多么久，她回来时都还是老样子。然而艾米莉不想见到泰迪——不想见到已经把她忘了的泰迪。自打他上次离开后，他从未写过信来。泰迪已经是著名的画家，擅长画漂亮女子的肖像。伊尔丝在信中曾经说过，泰迪画女子肖像大为成功、大为有名，因此他打算不再为杂志画插图。得知这一消息，艾米莉感到有些欣慰。她不再会因有所顾忌而害怕翻阅杂志：以前她唯恐翻开杂志后会看到某幅插图上有自己的面孔或眼神像自己的面孔，而那张面孔也在瞅着她。那些插图的角上潦草地签着他的名字“弗雷德里克·肯特”，仿佛在说“得到这些杂志的人都将知道这个姑娘是属于我的”。艾米莉最不能容忍的还不是整个面孔都像她的人物画像，而是只有眼睛像她的那些画像。能把她的眼睛画得那么传神，泰迪对她灵魂深处的东西肯定知道得一清二楚。想到这一点，她总是感到怒不可遏和非常耻辱，同时还感到无可奈何。她无法或者说不能告诉泰迪别把她当模特。她从未放弃自尊，在泰迪面前承认她注意到了他所画的人物有的地方像她，她永远不会放弃自尊那么做。

Emily's Quest

L. M.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现在他要回来了,随时都可能到家。要是她能躲开几个星期该有多好,随便找个借口离开一段时间。罗亚尔小姐确实希望她去纽约看看。不过伊尔丝回来时躲开了可不合适。

这时,艾米莉放弃了躲避的念头。她认为自己是个自作多情的傻瓜!作为一个孝顺儿子,泰迪要回家来看望他妈妈,同时也无疑很高兴要见一见老朋友,老朋友就在跟前自然会让他回想起过去的友谊。这又有什么难应付的呢?她必须摆脱自己荒谬的,害怕见他的心态。

她坐在自己房间里敞开的窗前。窗外夜的景色像一枝黑色的香味馥郁的花朵。这是个令人有所期盼的夜晚,一个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夜晚。万籁俱寂。只有一些温柔的十分悦耳的声音传到耳边:树木的絮絮细语声、风儿的轻拂声、海浪那似有似无的吟哦声。

“哦,多美的夜色呀!”艾米莉边激动地小声说道,边向天上的星星扬起双臂,“这些年来若没有你们的陪伴,我能做成什么事呢?”

美丽的夜色,馥郁的芬芳,神秘的氛围。此刻她的心中只有这美丽、芳香、神秘的夜色,其他的一切都统统地抛在了脑后。她探身窗外,朝缀满繁星的天空仰起头如醉如痴地遥望着。

这时,她听到了口哨声,听到了从高大约翰矮树丛传来的轻轻的、清脆的信号:两短一长的口哨声,好多好多年以前时常出现的召唤。当年她总是听到这口哨的召唤后便健步如飞地跑到暗影中的冷杉树下。

艾米莉宛如一尊石像似的坐在那里,青藤环绕的窗口映衬着她那张苍白的面孔。他在那儿,泰迪在那儿,在高大约翰矮树丛里,在那儿等她,在那儿像以往那样召唤着她,在期待着她去与他相会!

她差一点一跃而起,差一点飞身跑下楼梯赶向他身旁。



然而……

他会不会只是试图看一看他是否还有过去那种召唤她的力量呢？

他走了两年，走时留下的信中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写。难道马瑞家的自尊能容忍这样的傲慢吗？难道她应该赶紧跑去见那个根本没把她当回事的男人吗？马瑞家的自尊不允许这么做。在幽幽的月光下，艾米莉年轻的脸上出现了固执、坚毅的神态。她不会去的。他愿意召唤她就让他去召唤吧。“听到你的口哨声我就会来到你身旁，我的恋人”——他确实在这么期望！可是艾米莉·伯德·斯塔尔不会再那么顺从了。泰迪·肯特也甭想再像以往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可以让她乖乖地等候他那傲慢的信号。

召唤的口哨声又响了两遍。他就在那儿，近在咫尺。只要她想去，她立即就可以站到他身边，他的手会握住她的手，他的眼睛会望着她的眼睛……或许……

可是他走的时候连句道别的话也没对她说！

艾米莉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点上灯。她坐在窗前的桌子后面，拿起笔，开始写起东西来，或者说装模作样地写起东西来。她从容不迫地写着——不过第二天她发现那几张纸上只有翻来覆去地写上去的几首上学时学的老诗。当时她边写边听着外面的动静。那口哨声还会响起吗？还会再响起一遍吗？它没再响起。当她确信那口哨声不会再出现时，她吹灭了灯，躺倒在床上，将脸埋在枕头里。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她已经向他表明她是不能任他用口哨声呼来唤去的。哦，她十分庆幸自己表现得相当坚定——她终究没跑去见他。不过，毫无疑问也正是因为没去见他，她的枕头上将洒满泪水。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第二天晚上他来了，开着一辆新轿车，带着伊尔丝。见面后握手、表示高兴、欢快地大笑。哦，三个人的笑声不绝于耳。伊尔丝戴着一顶黄色的大帽子，帽子上装饰着红艳艳的玫瑰花，这使她看上去神采飞扬。这种怪里怪气的帽子也只有伊尔丝戴才没人笑话。眼前的伊尔丝跟以往那个不起眼的、几乎是衣衫褴褛的伊尔丝真有天壤之别了。不过，她还是像以往那么可爱。人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喜欢伊尔丝。泰迪看上去也很有魅力，他谈吐举止都很有分寸，对故乡的一切既感兴趣又有几分超然自得，完全是一副游子荣归故里的姿态。他似乎对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感兴趣。哦，是的，很感兴趣！他说：伊尔丝告诉我，你有一本书即将问世，太好了，书的内容是什么？我一定要买一本，布莱尔湖畔毫无变化，很高兴又回到一个时间似乎停滞不前的地方。

艾米莉有点怀疑昨晚她是不是在梦中听到高大约翰矮树丛中传出了口哨声。

不过，她跟他和伊尔丝坐着汽车到普里斯特池塘那边兜了一圈，这引得很多人出来观看，因为在当地汽车仍然是个稀罕物。他们在一块儿过得很开心，后来的几天也是如此。伊尔丝本打算逗留三个星期，可结果却发现她只能呆五天。虽然泰迪的时间似乎并不受限制，却也决定不多停留了。他们俩来向艾米莉告别，三个人开着车在月光下边兜风边说了些道别的话，他们的笑声依然不绝于耳。伊尔丝拥抱着艾米莉说，这次相聚跟过去完全相似，泰迪表示同意。

“要是佩里也在就好了。”他补充道，“没见着老朋友佩里真是遗憾。听说他事业有成，可谓春风得意哟。”

佩里为公司的业务去海滨地区出差了。艾米莉把佩里



Emily
L. M. Montgomery
185

和他的成功添枝加叶地夸赞了一番。泰迪·肯特别以为只有他在声名鹊起。

“他的举止风度是不是比以往有了长进？”伊尔丝问道。

“他的举止风度在我们这些爱德华王子岛单纯的岛民眼里完全没有问题。”艾米莉用嘲讽的语气说道。

“哦，也的确如此。我承认我从未见过他当众剔牙。”伊尔丝退让道，说完这句话她偷偷瞥了泰迪一眼，艾米莉立即就注意到了她这个动作。“知道吧，我曾经自以为爱上了佩里·米勒呢。”

“幸运的佩里！”泰迪说道，他脸上那种平静的微笑似乎表明他完全理解。

伊尔丝向艾米莉道别的那一刻没有吻她，而是同泰迪一样非常亲热地跟她握了手。艾米莉这一次心里真的感到庆幸，庆幸泰迪吹口哨时她没有与他相会——如果他曾吹过口哨的话。他们高高兴兴地开着车离开了巷口。但是过了一会儿，当艾米莉转身要回新月农庄时，她身后传来飞快的脚步声，伊尔丝跑回来抱住了她。

“艾米莉，亲爱的，再见。我一如既往地爱你，不过一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永远不可能再找到‘极乐岛’了。真希望我根本就没回来过，但是我想听到你说你爱我，将永远爱我。没听到你这句话我简直受不了。”

“我当然会永远爱你，伊尔丝。”

在幽香的夜幕下，她们一次又一次地彼此亲吻，彼此的心中都有几分伤感。伊尔丝转身向巷子那头走去，泰迪的车灯亮着、马达也没熄火，泰迪或者说泰迪的车正在等她。艾米莉转身回到新月农庄，家里等着她的是她那两位老姨妈和吉米表哥。

“不晓得伊尔丝和泰迪会不会结婚。”劳拉姨妈说道。

“伊尔丝也该成家了。”伊丽莎白姨妈说道。

“可怜的伊尔丝。”吉米表哥突兀地说道。

3

深秋十一月里天气晴好的一天，艾米莉拿着一个包裹和伊尔丝寄来的一封信从布莱尔湖畔邮局走回家。她喜气洋洋地显得很快活。这一天一直让人莫名其妙地感到十分喜悦，金色的阳光撒在枯黄的小山上，远处的树林里开着葡萄似的若隐若现的小花，蓝蓝的天空上飘着碎纱似的一块块灰云。早晨醒来之前艾米莉梦到了泰迪——梦到的是从前那个可亲可爱的泰迪，而且一整天她的心中总感到他就在自己身旁。仿佛她身边总响着泰迪的脚步声，仿佛她在两旁云杉成行的红土路上拐弯时，或者在走进稠密的羊齿草已经变黄的阳光充足的某块洼地时，都会突然碰上他，看到他朝她微笑，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物是人非的阴影，多年的离别与疏远已经统统被忘却。她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真正心旌摇荡地思念过他。这年的夏天和秋天她一直很忙，忙着写一部新小说。伊尔丝很少来信，即便来信也是随便扯上几句。为什么心中会忽然荒谬地总感到他就在身旁呢？当她拿到伊尔丝这封厚厚的来信时，她确信里面会有泰迪的消息。

不过真正使她激动和兴奋的是那个小包裹。小包裹上有用印章印上的韦勒姆出版公司的字样，艾米莉晓得包裹里装着什么东西。那是她的书，是她的《玫瑰的寓意》。

她抄近路匆匆往家里赶。那条近路是一条古老的小道，在这条小道上有四处漂泊的流浪汉的足迹，有去会心上人的情人的足迹，有跑到这儿来玩的孩子们的足迹，有收工回家的疲惫的男人的足迹。这是一条将布莱尔湖畔的牧场与“昨日之路”连接起来的小道。走到“昨日之路”灰色树枝



Emily
L. M. Montgomery

187

Emily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 MONTGOMERY

遮掩的僻静处，艾米莉找到一个覆盖着棕色蕨草的土坎坐下来，打开了包裹。

她的书呈现在眼前。她的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书。这是个令人骄傲、令人激动的美妙时刻。真的终于攀到了大山的顶峰了吗？艾米莉抬起头，目光炯炯地仰望着十一月里深蓝色的天空，仿佛看到阳光灿烂的蓝天下还有一座又一座壁立的山岳。始终会有新的志向的高峰。实际上一个人永远难以攀上真正的绝顶。不过当攀抵山腰、美景弥望时，心情也同样——十分舒畅！多年的汗水、多年的心血、多年的失望、多年的沮丧终于得到了报偿。

然而，她那未曾问世的《卖梦的人》却被付之一炬了！

4

那天下午，新月农庄的激动与兴奋一点儿也不亚于艾米莉自己的激动与兴奋。吉米表哥干脆不去山坡上犁田了，他坐在家里心满意足地盯着那本书。劳拉姨妈当然又高兴得流起了眼泪，而伊丽莎白姨妈似乎并不在意，只是用惊讶的口气说它装订得还挺像一本真的书。显然伊丽莎白姨妈没想到书竟然是精装本的。那天下午，她缝补被子时好几次可笑地补错了地方，而且她一次也没问过吉米为什么没去犁田。下午晚些时候有人来串门儿。伊丽莎白姨妈看到汽车开进院子时，那本书原本放在艾米莉的写字台上，客人进门后，《玫瑰的寓意》竟然神秘地摆在了客厅的桌子上。伊丽莎白姨妈没向客人提到这本书，两位客人也都没注意到它。客人离开后，伊丽莎白姨妈尖刻地说约翰·安加斯比以往更加没头脑，而且就她自己来说，假如她是玛格丽特表姐，她决不会穿那种要年轻二十岁才适合穿的衣服。

“一只老母羊偏要打扮得像只小羊羔。”伊丽莎白姨妈

轻蔑地说道。

假如约翰和玛格丽特注意到并夸赞了《玫瑰的寓意》，伊丽莎白姨妈很可能会说约翰·安加斯向来是个温厚、快活的人，而玛格丽特的确一向仪态端庄。

5

在这个激动又兴奋的下午，艾米莉并没有忘记伊尔丝的来信，不过她想等事情消停下来再看那封信。天色向晚时，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光线已不甚明亮的窗前。日落时分，风向变了，看来这是个北风凛冽的傍晚。天上突然飘落起雪花，下起了吉米表哥称之为“白帆似的”鹅毛大雪，窗外的世界、草萎花枯的花园很快披上了银装。然而乌云终于飘走，天空又晴朗起来，昏黄的落日余辉又撒在白色的小山、黑糊糊的冷杉上。艾米莉把信打开后，信上飘出伊尔丝经常使用的那种奇特的香水的香味。艾米莉一直不太喜欢这种香味。不过，除了香水，艾米莉与之在许多其他事物上也有不同的情趣。伊尔丝喜欢异乎寻常的东方那种气味强烈的香水。艾米莉一辈子都闻不惯那种香水味，只要一闻就会浑身发冷，感到头昏脑涨。

伊尔丝在信中写道：“我曾经成千次地打算给你写信，可是当一个人像陀螺似的被各种事情抽得乱转时，就会找不到机会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几个月我总是忙得团团转，就好像一只被狗追赶的猫，只要跑慢了一步就会被狗扑倒。

“但是今天晚上，我这只猫也要叫唤几声。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我今天收到了你的来信，因此我今晚一定要给你写信，那条狗要想吃掉我就让它吃好了。

“我很高兴你身体不错、心情也很好。有时候我非常羨



Emily
L. M. Montgomery
189

慕你，艾米莉。羡慕你在新月农庄的安静、平和与闲适，羡慕你专心专意、心满意足地做自己想做的事，羡慕你有个单纯的目标。‘如果你的目光单纯，那么你的全身都会充满光明。’这句话不是出自《圣经》，就是出自莎士比亚。无论它出自哪儿吧，它说得确实有道理。我记得你曾告诉我，你羡慕我有那么多到处旅行的机会。艾米莉，我亲爱的老朋友，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地方赶往另一个地方那不叫旅行。如果你也像你的傻乎乎的伊尔丝一样，成天忙各种各样的事、追求各种各样的目标，你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快活的。你总是让我想起，即便在我们早先亲如姐妹时你也总是让我想起某位诗人的诗句：‘她的心灵像天上的星，超然物外、与世无争。’

“呃，当一个人不能得到他真正想得到的东西时，他会不由自主地去追求尚可的替代品。我晓得你过去一直认为我是个十足的大傻瓜，因为我曾对佩里·米勒那么痴情。我知道你从未完全理解我。因为你难以完全理解。艾米莉，你从未真正喜欢过任何一个男人，对不对？所以你才认为我是个白痴。我承认我确实是个白痴。不过以后我要变聪明了。我要嫁给泰迪·肯特。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事！”

6

艾米莉把信暂时放下，或者说把信暂时丢在一边。她既没感到痛苦，也没感到惊讶。据说当子弹直接命中一个人的心脏时，他会什么也感觉不到。她似乎一直晓得事情会是这样——她一直晓得。至少从奇德劳太太举办晚宴舞会的那天起就晓得事情早晚会这样。如今这样的事终于真的发生了，她仿佛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死的方式，就是没能有幸痛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 MONTGOMERY

痛快地死。面对房间里那块不甚明亮的镜子，她看到了自己的那张脸。以前镜子里的艾米莉曾经是这种模样吗？然而她的房间仍然是原样的那个房间。过了一会儿，或者说仿佛过了漫长的好几年，她又拿起那封信继续读了起来。

“当然我跟泰迪并没有真正相爱。但是我已经开始习惯于跟他在一起。我总想依赖他。因此我或者必须离开他，或者嫁给他。他不容我再犹豫。此外，他将成为非常出名的画家。我将享受到成为名人妻子的荣耀。而且他还会很有钱。这并不等于说我贪图钱财，艾米莉。上个星期我就曾拒绝过一个百万富翁的求婚。他为人还是挺不错的，只不过他的长相像一只性情温和的黄鼠狼——如果真有性情温和的黄鼠狼的话。当我告诉他我不愿意嫁给他时，他难过得哭了起来。哦，那情景真是糟糕。

“是的，我承认，我是有点野心。此外，我对自己近年来的生活还感到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厌倦和烦躁。一切都像被榨干了似的了无情趣。不过我确实喜欢泰迪，一直喜欢。他招人喜欢、好相处，我们也都爱开玩笑。他从未使我感到过厌烦。我讨厌使我感到厌烦的人。当然，作为一个男人，他长得太秀气了一点儿，他将永远是某些人追逐的对象。不过既然我并不特别在意他，我也就不会受嫉妒的折磨。在我还是个青春少女时，要是佩里·米勒笨拙地向哪个姑娘献了点殷勤，我就会恨不得拿油锅炸了她——当然你是个例外。

“我考虑了好几年跟泰迪的关系，而且好几个星期前我就晓得事情会是这种结果。但是我一直有意避免跟泰迪发展成恋人关系，我不想让他说出将真正把我们捆绑在一起的话。我不晓得自己是否终将会有足够的勇气让他把话说出来，但是命运插手作了安排。两个星期前的一个傍晚，我们开车出去兜风，结果遇上了狂风暴雨。往回赶时，真是千难万险。在荒凉的山路上，我们根本找不到地方停留。大雨



Emily
L. M. Montgomery
191

滂沱、电闪雷鸣。那景象让人难以忍受，我们也没有停下来受它的折磨。我们冒着暴雨雷电往前冲，边冲边不断地诅咒。这场暴风雨来得突然，去得也很干脆，后来天一下子就晴了。这时我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你可以想像我当时的样子！回想起来，我现在心里还在紧张。后来我就像个受到惊吓的傻孩子似的哭了起来。泰迪用胳膊搂住我，说我必须嫁给他，这样他也好照顾我。当时我大概回答说我愿意，因为现在他显然认为我们已经算订了婚。他送给我一条中国的小狗，还有一只蓝宝石戒指。那蓝宝石是他从欧洲带回来的，据说是块有历史价值的宝石，围绕着这块宝石还发生过一起谋杀案。

“我认为有人照顾自己是件好事。你也知道，我从来没得到过适当的照顾。直到你发现了我母亲的真相后，爸爸才不再讨厌我——你可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女巫！后来他给我的是溺爱和娇宠。然而他并没有比以往给我以更多的真正关照。

“我们准备六月份结婚。我想爸爸是会感到高兴的，因为他一直很喜欢泰迪。此外，我认为他开始有点担心我永远找不到丈夫。爸爸自诩为开通人士，可他内心里比老古董还老古董。

“当然你一定得当我的伴娘。哦，亲爱的艾米莉，真希望今晚能见到你，像过去那样跟你畅叙衷肠，同你一起爬上‘快乐山’，一起去羊齿草丛生、遍地结霜的树林边，一起在开满红罂粟花的海边老花园里闲逛，一起去所有我们原来所熟悉的地方。真希望，确实非常希望我又能成为衣衫褴褛、打着赤脚、野性十足的伊尔丝·伯恩利。生活是愉快的，噢，我并没有说它不愉快。有时候很愉快，有时候也并不完全愉快。至于‘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那样的快乐时光是一去不复返了。艾米莉，老朋友，要是你能把时钟拨回去，请

你让时光倒转好吗？”

7

艾米莉将这封信反复读了三遍。随后，她久久地坐在窗前，茫然地望着窗外朦胧的天地，满天的繁星似乎在嘲弄地眨着眼睛，屋檐下的风不停地发出古怪的声音。伊尔丝信中的一些话在她脑子里时隐时现，像一条条小毒蛇在窜动，每一条都给她留下了致命的伤痛。

“你有个单纯的目标”——“你从未真正喜欢过任何一个男人”——“当然你一定得当我的伴娘”——“我确实喜欢泰迪”——“他不容我再犹豫”。

难道有任何姑娘面对泰迪·肯特的追求真的会“犹豫”吗？艾米莉仿佛听到一声苦笑。是她自己心中发出的苦笑吗？是一整天都萦绕在她心头的泰迪的幽灵在暗中发出的苦笑吗？还是多年来藕断丝连的那希望在彻底破灭之前发出的苦笑呢？

她猜想此时此刻伊尔丝和泰迪很可能就在一起。

“去年夏天那个晚上，当他吹口哨召唤我时，我要是去了，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呢？”这个问题一再出现在她心中。

“真希望我能恨伊尔丝。那样的话，我还好受些。”艾米莉沮丧地想，“要是她真的爱泰迪大概我是会恨她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因为她并不爱泰迪，我竟然就不感到特别难受了。我本来应该很痛苦。奇怪的是，想到他爱伊尔丝我可以忍受，但是想到伊尔丝爱他我却无法忍受。”

她突然感到疲惫不堪、心灰意冷。她一生中头一次感到似乎世界并不那么值得留恋。她很晚才躺到床上，那一夜她只睡着了一会儿，而天刚亮她就又醒来了。她听到了什么声



Emily
L. M. Montgomery

193

音吗？

她回想起来了。

她从床上爬起来，穿好了衣服，因为在未来的岁月里，她仍然必须每天早晨都要起床、穿衣。

她大声地对镜子里的艾米莉说道：“好啦，无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反正我已经把生活的酒洒在了地上，所以我只好受口渴的折磨了。至于那天晚上当他吹口哨召唤我时，我要是去了，事情会不会有所不同的问题，我是没办法弄清楚啦！”她觉得她似乎看到了迪安那带着嘲笑和怜悯的目光。

她忽然笑了起来。

“用伊尔丝常用的通俗说法来说吧，事情已经被我搞得一塌糊涂！”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第二十二章



1

尽管有辛酸、有沮丧，生活的脚步当然并不会停止。日常的一切都不会因为某个人感到痛苦而止步不前。甚至有时候时间也并不那么难打发。艾米莉再一次跟心中的痛苦较量，并且再一次战胜了痛苦。她以自尊兼自制的心态给伊尔丝写了封回信，向伊尔丝表示了自己对她良好的祝愿。这封信写得完全无可挑剔。要是她不得不做到的事情只有这些就好了！让她感到难以忍受的是人们不断地跟她谈起伊尔丝和泰迪的事。

蒙特利尔的报纸上登出了他们的订婚启事，随后他们的订婚启事又登在了爱德华王子岛的报纸上。

“不错，他们订婚了，这是上帝促成的好事呀。”伯恩利医生说道，话中透出对这件事感到满意的心情。

“原先我还曾经以为你和泰迪会成为一对呢。”他快活地对艾米莉说道。艾米莉大方地笑了笑，说了几句出乎意料的事经常会发生之类的话。

“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办一场像模像样的婚礼。”伯恩利医生宣称，“我们这个家族已经有好多年没举办过像模像样的婚礼了。大概他们已经不懂婚礼该如何办了。我会告诉他们的。伊尔丝写信告诉我说你将为她当伴娘。我希望你帮着全面操持一下。把婚礼这件事交给女管家去张罗我还不放心呢。”

“只要我能帮得上忙，当然没问题。”艾米莉未加思索地回答。不能让任何人看出她真正的心情，绝对不能。为此，她甚至答应当伊尔丝的伴娘。

要不是有泰迪将跟伊尔丝结婚这件事，她认为自己这个冬天还不至于过得不愉快。因为《玫瑰的寓意》甫一问世就获得了成功。第一版所印的书十天就告罄，紧接着增印了三次，两个星期也售光了，第五次印刷的书热销了八个星期。到处都在传说艾米莉这本书为她挣得了多少稿酬，那钱数总是被任意夸张。华莱士舅舅第一次用尊重的目光看她，艾迪舅妈暗自后悔没让安德鲁坚持求婚。德里池塘的老表姐夏洛特听说艾米莉的书印刷了那么多册之后，也发表了看法，她认为若是把那么多书都放到一块儿让艾米莉亲自装订，得把她忙坏了。什鲁斯伯里人则非常生气，因为他们认为艾米莉在书中影射了他们，他们每一家都觉得自己家就是书中的阿普尔加思家。

“你没来纽约是对的。”罗亚尔小姐在来信中写道，“在这里你是绝对写不出《玫瑰的寓意》的。城市的大街上长不出野玫瑰。亲爱的，你的小说就宛如一株野玫瑰，带着巧妙、机智、讽刺的小刺，散发出意想不到的清香。小说有力度、有品位、有哲理性。它不仅仅是在讲故事。这部小说中有某种奇异的魅力。艾米莉·伯德·斯塔尔，你那对人性的不寻常的理解力是从哪儿得来的，你这个小黄毛丫头？”

迪安也写来了信，他在信中说：“你的书是一部很有创造性的作品，艾米莉。你笔下的人物自然、富有人情味、很讨人喜爱。我喜欢书中洋溢着青春气息。”

2

“我本希望从评论文章中学到一些东西，可是那些评论

却相互矛盾、大相径庭。”艾米莉说道，“某位评论者认为是小说最大优点的东西，另一位评论者却说那正是小说最糟糕的缺点。比如——一位说‘斯塔爾小姐笔下的人物无一真实可信者’，而另一位则说‘我们感到作者笔下的一些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们自然逼真，毫无雕饰痕迹，绝非仅仅出于想像’。”

“我告诉过你人们会看出小说里有道格拉斯·库西。”伊丽莎白姨妈突然插嘴说道。

“一位说‘这是一部令人十分厌倦的小说’，而另一位却说‘这是一部非常引人入胜的作品’。有人批评它‘毫无特色’，又有人夸赞它‘每一页都表现出才华横溢的作家独具匠心’。有的说它是‘一本充斥着低劣、苍白的浪漫主义的小说’，有的则说它‘具有经典作品的品格’。有的人认为它‘水平高超、别具一格’，有的则认为它‘无聊、无价值、平庸、不知所云’。有人断定它是‘昙花一现的作品’，有人却认为它‘注定有极强的生命力’。到底该相信哪种意见好呢？”

“我只愿相信那些夸赞的话。”劳拉姨妈说道。

艾米莉叹了口气。

“可是我却正好相反，我情不自禁地认为那些提出反面意见的人是对的，而那些写赞赏意见的人都是傻子。不过我并不真的很在乎他们对这本书的评论。只是当他们对我书中的女主人公说三道四时，我才真的感到伤心和很生气。看到他们指责我的佩吉，我便不由得火冒三丈。有的说她‘是个蠢得出奇的姑娘’，还有的说‘女主人公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救苦救难的天使’。”

“我以前以为她有点太多情。”吉米表哥承认道。

“关于她的评论还有——‘一个浅薄、甜得令人发腻的女主人公’，‘女主人公有点令人生厌’，‘古怪，十分古



Emily
L. M. Montgomery
197

怪’。”

“我告诉过你她不应该是绿眼睛。”吉米表哥说道，“书中的女主人公永远应该是蓝眼睛。”

“哦，听一听这儿的评论。”艾米莉快活地大声说道，“‘佩吉·阿普尔加思的魅力如出岫的彩云’，‘佩吉是个个性鲜明的人物’，‘一位非常迷人的女主人公’，‘佩吉非常可爱，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被她吸引住’，‘佩吉是个不朽的文学人物形象’。你看绿眼睛不是很好吗，吉米表哥？”吉米表哥摇了摇头，他并没有被说服。

“这儿有一句你爱听的话。”艾米莉愉快地眨了眨眼说道，“‘如果你真正用心去读，你就会发现它深深地触及了人们潜意识中的心理问题，而这就为它平添了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

“这句话中除了两个词之外，别的词的意思我都知道，但是把它们放在一块儿，我就听糊涂了。”吉米表哥沮丧地说道。

“‘悬念和氛围渲染将人物形象烘托得格外鲜明。’”

“这句话我也不大懂。”吉米表哥承认道，“不过它听起来像是句夸赞。”

“‘一部带着因袭痕迹的平庸作品。’”

“‘因袭’是什么意思？”伊丽莎白姨妈问道。

“‘小说写得非常好，充满了轻松愉快的幽默。斯塔尔小姐是一位真正的文学上的艺术家。’”

“啊，到底出来一位不故弄玄虚的评论家。”吉米表哥满意地说道。

“‘这部小说矫揉造作，有媚俗、卖弄之嫌，显得十分幼稚可笑。’”

“我知道我掉到过井里。难道那就是我听不懂这些话的原因吗？”吉米表哥可怜巴巴地说。

“这几句话也许你听得懂。‘那位绿眼睛的女主人公和阿普尔加思果园一定都是斯塔尔小姐凭空虚构的。爱德华王子岛上并没有果园。无情的含盐的海风常年横扫那个狭长多沙的岛屿，果园都被那海风毁掉了。’”

“把这几句话再读一遍，艾米莉。”

艾米莉又读了一遍。吉米表哥用手抓了抓头皮，随后又摇了摇头。“报纸上怎么会登这些毫无根据的话呢？”

“‘小说的故事很迷人，情节安排得十分出色。人物的刻画很成功，对话写得很生动，景物描写给人留下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印象。从容的幽默令人感到意趣盎然。’”

“我希望这样的夸奖不会让你飘飘然，艾米莉。”伊丽莎白姨妈警告道。

“要是我飘飘然起来，这儿有一剂解药。‘这部无吸引力、无真实感、无病呻吟的小说——如果能称得上小说的话——充满了毫无意义的废话和鸡毛蒜皮的小事。通篇是支离破碎的小故事、家长里短的对话，夹杂着大段大段的沉思和自省。’”

“不晓得写这几句话的家伙懂不懂他自己用的那些词儿。”劳拉姨妈说道。

“‘小说的故事背景放在爱德华王子岛，那是距纽约州纽芬兰海岸不远的一个孤立的岛屿。’”

“难道那些美国佬从来没学过地理吗？”吉米表哥恼火地说。

“‘这是一部不会使读者堕落的小说。’”

“这句夸赞真正说到了点子上。”伊丽莎白姨妈说道。

吉米表哥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那句话听起来倒是句好话，不过……小艾米莉的书当然不会使任何人堕落，可是……

“‘评论这样的一部书需要像解剖蝴蝶翅膀或剥下玫



Emily
L. M. Montgomery

199

瑰花瓣那么深入，才能发现它芳香的秘密。’”

“太夸张了。”伊丽莎白姨妈不屑地说。

“‘无害而且容易读。’”

“不晓得为什么，这句话我听着挺别扭。”劳拉姨妈说道。

“‘这部小说会让你在心中和脸上总有善意的微笑。’”

“嘿，这才像是句英语，我完全听得懂。”吉米表哥高兴地说道。

“‘我们打开书开始读，却发现它拙劣、令人生厌，根本无法读下去。’”

“哦，可我要说我越读这本《玫瑰的寓意》就越喜欢它。昨天我开始读第四遍，读得把吃饭都忘了。”吉米表哥愤愤地说道。

艾米莉粲然一笑。得到新月农庄亲人们的认可与欣赏比得到外面世人的夸赞更令她感到欣慰。那些评论家们说了些什么无关紧要。这时伊丽莎白姨妈以一锤定音似的神态说道：

“好啦，我相信再多的不实之词也奈何不了咱们这本内容实实在在的书。”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 M. Montgomery
第二十三章



1

一月里的一天晚上，艾米莉看望过一家乡亲之后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决定抄近路走艾菊地旁边那条小路。这个冬天几乎没下过雪，因此脚下的地面又硬又光。这天晚上，外面广阔的天地之间好像只有她一个人。她慢慢地走着，边走边欣赏着无花的草场、寂静的树林那奇特的魅力，欣赏着突然从乌云中钻出来的月亮——乌云下面是低地上那片树冠尖尖的冷杉林。此刻，她竭力不去想白天收到的伊尔丝的那封来信，可是并不十分管用。伊尔丝的来信总是热情洋溢却语无伦次。但是有一件事却是明白无误的：她和泰迪的婚礼已经确定下来，定在六月十五日。

“我希望你当伴娘时穿乳白色塔夫绸衣服，披一袭蓝色纱帔，亲爱的。你的乌黑的秀发在蓝色纱帔的映衬下该多么漂亮啊！”

“我打算穿乳白色天鹅绒新娘礼服，我的姨外婆伊迪丝将从苏格兰给我寄来玫瑰花纹网眼花边的婚纱，苏格兰的另一位姨外婆特里萨将给我寄来一大堆东方的银线绣制品，那是她丈夫以前从君士坦丁堡带回家的。我将把玫瑰花纹的婚纱和网眼绢纱配在一起。这样的装束该会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效果吧？我想在爸爸写信告诉她们我的‘即将到来的婚礼’之前，我那两位老姨外婆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存在。爸爸对我的婚事比我本人还要兴奋、激动。”

“我和泰迪准备在欧洲一些偏僻角落的古老小客栈里度蜜月，我们要去那些没人想去的地方，比如说瓦勒姆布罗索等等。弥尔顿有一句诗总是萦回在我脑际——‘厚厚的像飘落在瓦勒姆布罗索小溪上秋天的落叶’。把这句话从它那可怕的上下文中摘出来，它就成了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

“我五月份回家做最后的准备，泰迪六月初回来先陪一陪他妈妈。他妈妈对我们的婚事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艾米莉？你是不是有所了解？我问过泰迪，可是他什么都没说，因此我猜想她可能是不喜欢。我知道她一直不喜欢我。不过，她好像厌恶所有的人，对你厌恶得格外厉害。看来有这么一位婆母可不是什么幸运的事。我总是有一种可怕的感觉，那就是她一直在暗暗地诅咒我。然而，泰迪各方面都很好，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我感到真的是这样。我也说不上他对我到底好在何处，不过我倒是越来越喜欢他了。这是实话。每当我看着他，看到他那么英俊、那么有魅力，我就会纳闷为什么我竟然并不如醉如痴地爱他。然而这样也很不错。如果我爱他爱得如醉如痴，那么每当我们吵架时我就会伤心欲碎。我们现在就经常吵架，你晓得我过去脾气就不好。以后我们还会经常吵，把本来是很高兴的事都吵成不愉快的事。不过老吵架的生活倒是不会沉闷、单调。”

艾米莉情不自禁地浑身颤抖起来。她感到自己的生活似乎正处在沉闷、单调之中。啊，那婚礼要是已经结束了，人们已经不再谈论它了该有多好！要知道她本应该是那婚礼上的新娘，可是到头来她却要去当伴娘。“乳白色塔夫绸衣服，披一袭蓝色纱帔！”她宁愿穿丧服。

2

“艾米莉。艾米莉·斯塔尔。”

艾米莉吓了一跳。直到她们在通向艾菊地的那条小岔道上面对面地碰到一起，艾米莉才看到朦胧的夜色中的肯特太太。肯特太太站在小岔道上向前伸着手，在这严寒的夜晚她连帽子也没戴。

“艾米莉，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太阳下山时，我看到你从这儿走了过去，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在等你。到房子里去吧。”

艾米莉本想拒绝，然而她还是转过身默默地爬上那条既陡又凹凸不平的小道。走在她前面的肯特太太脚步轻轻的像是一片随风飘动的枯叶。她们穿过无草无树只种过艾菊的破旧花园，走进了始终那么寒酸的小房子里。人们说如果泰迪·肯特像传闻中所讲的挣那么多钱，他也该修一修他母亲住的房子。然而艾米莉知道肯特太太不让他修，她不愿意让家里有任何变化。

艾米莉好奇地四下里望了望这个小小的地方。她已经好多年没来过这里，来这里做客的情景是很久以前她和伊尔丝、泰迪还都是小孩子时的事情了。它看上去似乎毫无变化。跟以往一样，这栋房子好像害怕笑声。它仿佛充斥着一种祈祷的气氛，就像总有人在里面做祷告。西边那棵老柳树仍然在用它的枝条啪啪地敲打着窗子。壁炉台上摆着一张泰迪的新照片，是一张拍摄得不错的照片。照片上的泰迪似乎正想说点什么，看样子他想说的一定是什么得意的、高兴的事。他大概想说：

“艾米莉，我已经找到了彩虹尽头的金子、名望和爱情。”

她转身背对着照片坐了下来。肯特太太坐在她对面。肯特太太显得那么干枯、瘦小，那道长长的伤疤从嘴角开始斜嵌在皱纹纵横的脸上，而那张脸在她年轻时一定十分俊俏。她目不转睛地盯着艾米莉，而艾米莉很快就看出她那双眼



Emily
L. M. Montgomery
203

睛里的宿怨已经消失了。那双疲惫的眼睛在她年轻时一定也曾闪过过有朝气、有热情、有喜悦的目光。她向前探身，用细细的爪子似的手触了触艾米莉。

“你肯定知道泰迪跟伊尔丝·伯恩利要结婚了。”她说道。

“是的。”

“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感触？”

艾米莉焦躁地扭动了一下身体。

“我的感触又有什么关系呢，肯特太太？泰迪爱伊尔丝。她是个漂亮、有才华、热心肠的姑娘。我断定他们是会很幸福的。”

“你仍然还爱他吗？”

艾米莉很奇怪自己为什么并不感到愤恨。不过，肯特太太也并不是个可以用普通的准则来判断的人物。当然，这是个保全面子的好机会，她完全可以冷漠地撒个谎，说两句毫不在乎的话——“已经不再爱了，肯特太太。哦，我知道我曾在想像中爱过他，爱想像是我身上的一个弱点。不过我发现我并不在乎他跟谁结婚。”

她为什么不能那么说呢？唉，不能就是不能。她永远也说不出否认自己爱泰迪的话。她的性格决定了她决不说谎。今天至少有这么一个人，在她面前自己可以开诚布公、可以不必装模作样，这不也是一种宽慰吗？

“我认为你没有权利问这个问题，肯特太太。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仍然爱他。”

肯特太太无声地笑了。

“过去我憎恶你。现在我不再憎恶你了。我们如今成了同病相怜的人，你和我。我们爱他，可他却把我们忘了，他一点也不把我们放在心上，他心里只有她。”

“他是关心你的，肯特太太。他一直关心着你。你肯定能

理解爱是多种多样的。我希望你并不会因为泰迪爱伊尔丝，你就憎恶伊尔丝。”

“不，我并不憎恶她。她虽然比你更漂亮，可是她身上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她永远也不会像你那样能够完完全全地占有他的心。她跟你完全不同。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你是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感到不幸？”

“不。只是偶尔会感到不快活。总的说来，我的心思全放在了我的工作上，没有精力再去为不属于我的东西操心。”

肯特太太全神贯注地听着艾米莉的每一句话。“是的，是的，应该是这样的。我想是的。马瑞家族的人非常理智。总有一天，总会有一天，你会因为这种结果而高兴，会因为泰迪并没有喜欢上你而高兴。你会吗？”

“也许会吧。”

“哦，我肯定你会的。这种结果对你来说要好得多。啊，你并没意识到你将省去多少痛苦的折磨。爱任何东西爱得太深都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连上帝都会嫉妒。假如你嫁给了泰迪，他会让你心碎的，男人们都是这样。这种结果很好，日后你是会感受到的。”

啪——啪——啪，那棵老柳树在继续拍打着窗子。

“这件事我们还有必要再谈下去吗，肯特太太？”

“你还记得我发现你和泰迪在墓地的那个夜晚吗？”肯特太太问道，根本没理会艾米莉的问题。

“记得。”艾米莉发现自己对那个奇妙的晚上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那天晚上泰迪从发疯的莫里逊先生手中将自己救了下来，还对她说了许多温柔的令人难忘的话。

“噢，那天晚上我非常憎恶你！”肯特太太大声说道，“我本不应该对你说那番话。这辈子我总是说一些我本不应该说的话。一旦我将那样的话，那种伤人的话说出口，我的心中就难以得到安宁。你还记得当时你对我说的话吗？正是



Emily
L. M. Montgomery
205

由于你那几句话我才让泰迪离开了我。是你的话让我下了决心。假如他没走，你也许不会失去他。你后悔你说了那番话吗？”

“不后悔。如果我说的话为他的成功扫清了道路，我感到非常高兴、十分高兴。”

“如果有必要，你还会那么做吗？”

“还会那么做。”

“难道你不恨伊尔丝吗？是她把你想要的东西抢走了，你一定非常恨她。”

“我并不恨她。我一如既往地非常爱她。她并没有抢走任何原本属于我的东西。”

“我不明白，我不懂。”肯特太太放低了声音说道，“我的爱跟你的不一样。也许那就是为什么我总感到不幸的原因。啊，我不再恨你了。不过，我以前确实恨你，因为我晓得在我们两个人之中，他更喜欢你。你和他没谈起过我……抱怨过我吗？”

“从来没有。”

“我原以为你们抱怨过。人们总是背后议论我，总是议论。”

肯特太太霍地猛拍了一下她那双瘦小的手。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不再爱他了？即便是谎话，你为什么不那么说呢？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不再爱的话，我是会相信的，因为马瑞家族的人从不说谎。”

“哦，说实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备受折磨的艾米莉大声说道，“如今我的爱对他已经毫无意义。他已经属于伊尔丝。你再也用不着忌妒我了，肯特太太。”

“我并不是忌妒你，并不忌妒，不是那么回事。”肯特太太用很怪的目光瞅着艾米莉，“哦，假如我敢那么做……不，不行，太迟了，已经没有用了。我不晓得自己在说什么。只是

Emily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艾米莉……你能偶尔过来看看我吗？我很孤单，非常孤单，如今他属于伊尔丝了，我就更孤单了。上个星期三，不，是上个星期四，他寄来了那张照片。我孤单一人住在这里，都搞不清日子了。我把照片摆在那儿，可是看着那张照片我的心情变得更糟。照片上的他想着的是伊尔丝。从他的眼神中你能看出他想着的是他所爱的那个女人，是不是？如今我对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我对任何人来说都已经无关紧要。”

4 “如果我来看你，你绝不要谈起他，或者说绝不要谈起他们。”艾米莉同情地说道。

“我不会的，哦，我不会的。尽管那并不能让我们不想到他们，对不对？你就坐在那儿，我就坐在这儿，我们将一边谈论天气，一边想他。多有趣呀！不过，当你真的忘了他，真的不再喜欢他时，请你告诉我，好不好？”

艾米莉点了点头，站起来准备离开，她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肯特太太，要是以后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话——”

“我需要的是休息……休息。”肯特太太边说边发疯似的笑了起来，“你能为我找来休息吗？难道你不晓得我是个幽灵吗，艾米莉？好多年以前我就死了。我是个在黑暗中走来走去的幽灵。”

艾米莉身后的门关上后，她听到肯特太太开始号啕大哭起来。她宽慰地舒了一口气，转身面对着空气清新的旷野，享受着外面的风、夜色、远远近近的阴影和朦胧的月光。啊，终于不感到窒息啦。



Emily
L. M. Montgomery



1

五月，伊尔丝回来了，回来的是一个快乐的、笑着的伊尔丝。艾米莉觉得她快乐得有点太过分、笑得有点太多了。伊尔丝向来是个不知责任为何物的快活的人，可是却并不像现在这么毫无节制。她似乎没有一刻是严肃认真的。一切东西、一切事，甚至连她自己的婚事都是她打趣的对象。伊丽莎白和劳拉姨妈对她这副样子感到颇为震惊。一个马上就要承担起婚姻生活责任的姑娘本应该更沉稳、更庄重。伊尔丝对艾米莉说她们是可笑的老古董。虽然她在信中说得很想像早先那样互相畅叙衷肠，但是当她和艾米莉在一起时，她却喋喋不休地东拉西扯，根本就无心跟艾米莉认真交谈。也许这并不能完全怪她。由于心中有难言的痛苦而自己又决心把它彻底隐藏起来，艾米莉自己尽管想做到跟以往完全一样，却也情不自禁地有些拘谨与冷淡。伊尔丝感觉到了艾米莉的拘谨，不过她并没怀疑到它真正的原因。她以为艾米莉独自跟那几位可爱的老人生活在一起，自然也就变得越来越有新月农庄的特点了。

“当我和泰迪回来在蒙特利尔安下家后，你一定要年年冬天到我们那儿去过，亲爱的。新月农庄在夏天是个好地方，可是在冬天你简直会被活活地憋闷死。”

艾米莉并没做出允诺。她难以想像自己在泰迪家做客会是怎样一副样子。每天夜里，她都会暗自对自己说明天她

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然而等明天到来时，一天的时间慢慢地也就打发掉了。她甚至还能跟伊尔丝聊一聊婚礼上的衣服等细节方面的东西。那件蓝色的伴娘纱帔真的做出来了；在泰迪即将回来的两天之前的晚上，艾米莉穿在身上试了试。距婚礼只剩下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你穿着它就像个仙女，艾米莉。”伊尔丝说道，她像只猫似的毫无拘束地躺在艾米莉的床上，手指上戴着泰迪给她的蓝宝石订婚戒指。“你会让我那套华丽的天鹅绒新娘礼服黯然失色。我告没告诉过你，泰迪要把洛恩·哈尔西带来做伴郎？了不起的哈尔西来做伴郎——这真让我好激动。本来他母亲病得很厉害，他以为来不了了。然而那位热心肠的老太太的病突然好了，他也就能来了。他的新书引起了轰动。在蒙特利尔，人人都在谈论他那本书。他是个最有趣、最独特的人。如果你和他能相爱不是件绝妙的好事吗，艾米莉？”

“别给我说媒拉纤，伊尔丝。”艾米莉一边脱掉那件纱帔，一边淡淡地笑着说道，“我真的从心里感到我会当个老处女，不过绝对不是那种别人不愿意娶的老处女。”

“不过，他长得像个怪面兽。”伊尔丝若有所思地说道，“要不是因为他那副长相，我自己也许会嫁给他。是的，我可能会嫁给他。他求爱的方式是事事都征求我的意见。那倒是令人感到挺舒服。可是我总感到假如我们结了婚，他也就不会再征求我的意见了。那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此外，谁也不知道他心里真正的想法是什么。他表面上似乎在用崇拜的目光瞅着你，可实际上却在盯着你眼角的皱纹。顺便问一句，泰迪是不是特别英俊？”

“他一直是个长相漂亮的男孩子。”

“长相漂亮的男孩子。”伊尔丝模仿着艾米莉的声音说道，“艾米莉·斯塔尔，你要是嫁了人，我希望你丈夫好好管



一管你，别让你说话这么刻薄。而我是不是该马上叫你艾米莉大婶了呢？好啦，在蒙特利尔，还没有人比他更英俊。我真正爱的是他的长相，而不是他。有时候他让我感到厌烦，这可千真万确。而过去我却认定他是不会让我感到厌烦的。在我们订婚之前，他就从未让我厌烦过。我有一种预感，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抓起茶壶朝他身上砸。很遗憾我们不能同时有两个丈夫，是不是？要是有两个丈夫，那么一个专门摆在那儿看，另一个专门用来说话。不过，我和泰迪算得上是搭配得很好的一对，是不是，亲爱的？他长得那么黑，而我长得这么白。这正好相得益彰。我总是想我要是跟你一样是个‘黑美人’就好了。可是当我把这种想法告诉泰迪时，他笑了起来并且脱口背了几句老诗：

如果古代的诗人们讲的是真话，
迷人的海妖就长着乌黑的秀发。
但是自从美术诞生人间，
天使就被画成粉妆玉琢的娇娃。

就是从那时起，泰迪开始管我叫天使。好幸运啊。艾米莉，既然现在万事俱备，就等着婚礼了，我倒是想……噢，外面的门是不是关好了，劳拉姨妈不会绊倒摔死吧？我倒是想当迷人的海妖，而不想当天使。你呢？”

“咱们把请柬再检查检查，别把该请的客人漏掉。”艾米莉说道，没理睬伊尔丝那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话。

“生在我们这么个家族里太可恶了，是不是？”伊尔丝抱怨道，“来参加婚礼的亲戚中有那么多老顽固、那么多讨厌的人。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躲到一个没有亲戚的地方去。要是这件该死的事已经都结束了该有多好。你确实已经给佩里寄了请柬，对吧？”

“是的。”

“不晓得他会不会来。我希望他会来。我真傻，竟然曾经认为自己非常喜欢他！那时，尽管我知道他爱你爱得发疯，我还是充满了希望。不过，自打奇德劳太太家的晚宴舞会之后，我就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你还记得那次舞会吧，艾米莉？”

艾米莉当然记得。

“在那之前，我一直抱着一点希望，希望有一天他明白了他不可能得到你的爱，那么我就乘机而入俘获他的心——这是个并不时髦的说法，对不对？我原以为他会参加奇德劳太太家的舞会的，我晓得他们邀请了他。我问泰迪，佩里会不会来。泰迪意味深长地盯着我，说道：‘佩里不会来了。他要准备明天出庭辩护的一件案子。佩里志向远大，他没时间考虑爱情。’

“我晓得泰迪在试图提醒我，并且晓得再继续抱希望已经毫无用处。于是我就死了心了。嗯，结果总算不错。事情常会柳暗花明，这不是很好吗？这让人不由得相信命运自有上帝的安排。把一切都交给上帝去安排确实省心，是不是？”

艾米莉怔怔地把那件蓝纱帔挂在衣橱里，又悄悄地穿上一件绿色便装，对伊尔丝后面的话她一句也没听进耳朵里。多年前那个夜晚，她判断泰迪对伊尔丝说出过“爱”那个字眼时，泰迪其实说的是佩里没时间考虑爱情。而正因为那个错误的判断，她才对泰迪变得十分冷淡。不过，那可能无关紧要。他之所以要提醒伊尔丝，无疑是想让伊尔丝的芳心从佩里那儿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伊尔丝终于回家了，艾米莉感到心里轻松了许多。伊尔丝的喋喋不休让她感到心烦，尽管她耻于承认这一点。可是后面还有长长的一段心烦的日子在等着她——还有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后，谢天谢



Emily
L. M. Montgomery

211

地,她的心里就可以平静一些了。

2

黄昏时,艾米莉朝艾菊地走去,去还肯特太太头一天晚上借给她的一本书。她必须在泰迪回家来之前去肯特太太那里把书还掉。自从那天晚上她跟肯特太太之间出现了某种奇特的友谊之后,她已经去过艾菊地几次。她们互相借书,除了那件对她们来说关系最大的事不谈之外,其他的什么都谈。艾米莉还的这本书是很早以前出版的《南非的农场》。艾米莉提到想读这本书,肯特太太就爬到楼上,立即把书拿了下来。下楼后,肯特太太苍白的脸变得更苍白了,脸上那条伤疤却变得很红,每当她激动时总会如此。

“这就是你想看的那本书。”她说道,“我把它存放在楼上的一个箱子里了。”

艾米莉睡觉前读完了那本书。这一段时间,她睡眠不好,而夜又很长。那本书有股发霉的味道,显然肯特太太那只箱子已经好久没有打开过了。在书中艾米莉发现了一封薄薄的信,信封上没贴邮票,收信人是戴维·肯特太太。

这封信的令人莫名其妙之处是它好像从未被打开过。不过,一封信第一次被打开时,如果封口处没撕破又压在了什么东西下面,它往往会自己重新粘合在一起。它很可能并不是一封有什么重要内容的信。当然她还书时是会向肯特太太提一提这封信的。

“你知道这本书中有一封信吗,肯特太太?”

“一封信。你是说有一封信吗?”

“是的。是写给你的。”

艾米莉把信递给肯特太太,肯特太太看到信封上的笔迹后脸色变得煞白。

Emily's Secret

L.M.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你是从……从那本书里发现的吗？”她声音很低地说道，“那本书起码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有翻开过了。你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吗？是我丈夫写的。我从未读过它，也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封信。”

艾米莉意识到这其中必有一段悲惨的故事，也许它里面便藏有折磨着肯特太太的秘密。

“我走了，这样你就可以自己安安静静地读这封信了。”她体贴地说，说完就离开了。在她身后，肯特太太站在幽暗的小房间里，手里攥着那封信，那样子就像攥着一条蛇。

3

“今天晚上我把你叫来是因为我有些事情必须告诉你。”肯特太太说道。

肯特太太坐在窗前的扶手椅中，夕阳冷清的余辉撒进窗来，落在她那瘦小却挺得很直的身体上。虽然已是初夏六月，但傍晚的天气依然很凉。天空也缺少夏日的柔和，倒像秋季的天空。艾米莉抄近道走来时，身上直发抖，很希望自己正呆在温暖的家中。但是肯特太太给她捎的短信语气急迫，几乎就像是命令。她到底为什么要见她！肯定不会是与泰迪有关的事情。那么还有什么别的事情会让肯特太太以这种方式请她去呢？

她一见到肯特太太就发现她有了不可思议的变化——一种难以描述的变化。肯特太太看上去还是那么瘦弱、那么令人怜。

但是自打认识她那天起，艾米莉第一次感到她面前的肯特太太并不是个不幸的女人。她脸上带着一种平和的神态——一种奇怪的、悲伤的、从未有过的平和神态。受折磨



Emily
L. M. Montgomery
213

的灵魂终于摆脱了刑具的折磨。

“我死了很多年，一直生活在地狱里，可是现在我又活了过来。”肯特太太说道，“是你把我救活了，因为你发现了那封信。因此有些事我必须告诉你。我讲的事会让你恨我。为此我很抱歉。可是事情又非讲不可。”

艾米莉突然产生一种抵制情绪，她并不想听肯特太太要告诉她的事。那可能……那肯定与泰迪有关。而现在她不想听任何与泰迪有关的事，泰迪——再过两个星期就成了伊尔丝的丈夫的泰迪。

“或许还是别告诉我才好，你看是不是？”

“非讲不可。我做了件错事，我必须讲出来。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我想已经太迟了，不可能再挽回，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不过还有些别的事情我得先讲给你听。那是我从未向别人说起过的事情，是始终折磨着我，使我有时候不得不在夜里痛苦地大哭大叫的事情。唉，你将永远不会原谅我，可是我想你可能会感到我还值得同情。”

“我一直很同情你，肯特太太。”

“我想是的，你一直在同情我。可是你并不了解事情的原委。艾米莉，我当姑娘时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当时我跟其他人一样正常。我的长相很漂亮，确实很漂亮。当戴维·肯特出现在我身边并且让我爱上他时，我是个很俊俏的姑娘。当时他很爱我，他一直爱着我。这是他在这封信里说的。”

她把信从衣服里掏出来，几乎是发疯似的吻着。

“我不能让你看这封信，艾米莉。只有我自己的眼睛可以看它。不过，我将告诉你信中的内容。哦，你难以知道，难以理解我是多么爱他，艾米莉。你认为你爱泰迪。可是你并不，你不可能像我爱他爸爸那样那么痴心地爱他。”

艾米莉对肯特太太的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但是她并没有说出来。

Emily

Reverend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他娶了我，把我带到他的家人所在的莫尔顿。起初我们非常幸福——太幸福了。我告诉过你连上帝都会嫉妒。他的族人不喜欢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们认为戴维娶我是屈高就下，我配不上他。他们总想造成我们的不和。哦，我晓得，我晓得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母亲憎恶我。她从来不叫我艾琳，而是叫我‘喂’或者‘戴维那口子’。我讨厌她，因为她总是监视我。她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整天冷眼盯着我。他们从来没把我当成自家人。他们似乎总是说些莫名其妙的笑话，总是在嘲笑什么。我想他们嘲笑的对象多半都是我。他们给戴维写信时，从来没提到过我。他们中有的人始终对我表面客气，内心却很冷淡，另外一些人则总是挖苦我。有一次他的一位姐姐竟然寄给我一本讲礼仪的书。总有些事让我伤心，可是我又无法反击，因为我不能伤害那些伤害我的人。戴维总是袒护他们，他和他们之间好像有什么秘密，可是他却瞒着我。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很幸福。后来有一天，我失手打翻了油灯，火烧着了衣服，给我的脸上留下了这块伤疤。从那以后，我不相信戴维还仍然爱我。我变得很丑，心情也变得很糟，常常因为一件小事就跟他吵架。可是他很能容忍，一次又一次地原谅我。可是我老是担心他会因为我脸上难看的伤疤不再爱我。我知道自己怀孕了，可是我故意拖延着不告诉他。我怕他表现出更爱孩子而不是爱我的样子。随后，我又做了件可怕的事。这件事我真是耻于告诉你。戴维养了条狗，他很喜欢那条狗，因此我就恨他的狗。我……我把它毒死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干出了那样的事。在我被烧伤之前，我可从来没有过那种狠心。也许是因为怀孕要生孩子的原故吧。”

肯特太太打住话头，突然由一个正在坦白地陈述自己的感情和秘密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古板守旧的人。

“我不应该对一个年轻的姑娘讲这样的事。”她担忧地



说道。

“我早已经知道婴儿不是从伯恩利医生的黑布袋里变出来的。”艾米莉严肃地说道。

“好吧。”肯特太太再一次变成了被情感支配的艾琳·肯特，“戴维发现了我干的事。啊，唉，他气得脸色煞白！我们天翻地覆地吵了一架。这件事刚好发生在他要去温尼伯出差之前。吵架时他说的话让我大发雷霆，我尖叫着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他。啊，艾米莉，我的话竟然变成了真事，我真的再也没有见到他。在温尼伯，他得了肺炎，不治身亡。直到他的死讯传来我才知道他生病的事。照顾他的护士是个姑娘，他过去对那个姑娘印象不错，而那个姑娘在爱着他。她伺候着他、护理着他，而我在家里则恨着他。为此我一直抱怨着上帝的安排。她整理好他的遗物并且把那些东西寄回了家，其中就包括这本书。这本书一定是他在温尼伯买的。我从未翻开过这本书，我没有勇气碰它。他一定是在临终前给我写下的那封信，写好之后就夹在了书里。或许是还没来得及告诉她书里夹着那封信，他就命赴黄泉了。也可能她知道书里有信，却没告诉我。艾米莉，这么多年来，这封信就一直夹在那本书里，而这些年我却一直以为戴维直到临死时都在生我的气、都没有原谅我。我一夜又一夜地梦到他，而他总是扭着脸不愿意看到我。啊，这种痛苦已经持续了二十七年，艾米莉，二十七年啊。想想吧，多么漫长的岁月呀。那该足够弥补我的过错了吧！昨天晚上我打开并读了他的信，艾米莉。上面只有用铅笔潦草地写下的几行字，可以看出他的手几乎拿不住那枝笔了。他称我为‘亲爱的小妻子’，说我必须原谅他（竟然是我原谅他），原谅那天他冲我发了那么大的脾气；他说他已经原谅了我做过的事，让我不必为那件事烦恼，也不必为我说过不想再见到他而悔恨，他知道那并不是我的真心话；他说他对以往的事终于有了更清楚的理解；他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说他一直深深地爱着我并且将永远爱我；此外他还说了一些我不能告诉任何人的话，因为那些话是丈夫说给他爱妻的最贴心的话。哦，艾米莉，知道他并不是带着对我的气恼去世的，直到他临终时仍然那么爱我，那么体贴地惦念着我，你能想像这对我有多么重要吗？可是当时我并不晓得。而且从那时起我……我的心态就似乎变得有些不正常了。我知道他的族人都认为我疯了。泰迪出生后，我远远地躲开他们，搬到了这里，因为我怕他们把他拐走。他们的钱我一分也不接受。我有戴维的保险金，我们娘俩能靠它糊口。泰迪就是我的一切。结果你来了，我凭直觉晓得你将把他从我身边抢走。我还知道他爱你，一直爱你。哦，是的，他确实爱你。他离开这里后，我常写信把你那些恋爱事件告诉他。你还记得吧，两年以前他回来后不得不突然离开去蒙特利尔。当时你也不在家，他等不及跟你告别，可是他给你写了封信。”

艾米莉情不自禁地脱口否认泰迪给她留下了告别信。

“哦，他写了信。他不在屋时，我看到那封信放在他的桌子上。我设法把信封弄开，看了那封信，看过之后我把它烧了。艾米莉，我可以告诉你他在信中写了什么。我仍然记得一清二楚！他写道他本打算在他走之前告诉你他多么爱你，如果你还喜欢他就写信告诉他。要是你不喜欢他了，也就不需要写信了。啊，当时我真的很憎恨你。我烧了那封信，又把信封里面剩下的几首诗的剪报重新封好。他把信投了出去，并不知道我做了手脚。我对自己的做法没后悔过，一直没后悔过，就连他写信告诉我他要跟伊尔丝结婚时，我也没后悔过。然而，昨天晚上当你给我拿来了这封信，让我知道了戴维的原谅，让我心里得到了平静之后，噢，我才感到自己做了件多么坏的事。我毁了你的生活，或许也毁了泰迪的生活。你能原谅我吗，艾米莉？”



Emily
L. M. Montgomery

217

尽管肯特太太披露的事情在艾米莉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但是她深切地意识到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泰迪以前真的爱她。痛苦与委屈已不复存在。明白了真相后的欣慰感至少暂时驱散了她所有的感觉。她心中并没给愤怒和怨恨留下位置。她感到自己仿佛变成了一个新的艾米莉。当她不紧不慢地回答肯特太太的问题时,她的语言反映了她内心的真诚:

“我原谅你,我原谅你。我理解。”

肯特太太霍地握住了艾米莉的手。

“艾米莉,是不是太迟了?还来得及吗?他们还没举行婚礼,我知道他并不像爱你似的那么爱她。假如你告诉他……假如我告诉他……”

“不,不,不。”艾米莉激动地大声说道,“太迟了。绝不能让他知道,你一定不能告诉他。现在他爱的是伊尔丝。我确信他爱伊尔丝,把那件事告诉他于事无补反而有害。肯特太太,请答应我——如果你感到欠我一份情的话,就请答应我你决不会告诉他。”

“可是你……你会不幸福的。”

“我不会不幸福——现在我就很高兴。你并不晓得知道了真相后我的感受。伤痛已经不复存在。我今后会过一种快活、繁忙、有意义的生活,我不会因为旧梦难寻而悔恨。心上的伤口是会愈合的。”

肯特太太小声说道:“我那么做太自私了,我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

“那么做的确很自私。不过我已经不再想它了。我只在意这件事所还给我的自尊。”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马瑞家族的自尊。”肯特太太眼盯着艾米莉说道，“艾米莉·斯塔尔，我觉得在你眼里自尊毕竟比爱情更重要。”

“也许是的。”艾米莉微笑着说道。

5

她回到家中时心里感到很乱，因此做了一件令她总是羞愧的事。当时佩里·米勒正在新月农庄的花园里等她。艾米莉已经很久没见到过佩里了，只是他今天来得不巧，否则她是很高兴见到他的。自从佩里终于放弃了向她求爱的念头，他的友情就变成了艾米莉生活中很愉快的一部分内容。近几年来，佩里有了很大变化，变得果断了、幽默了、不那么爱吹嘘了。他甚至学会了说话掌握分寸，与人交往时注意社交礼节，也学会了不多管闲事。他很忙，因此并不常来新月农庄；但是他每次来，艾米莉都跟他聊得很开心。不过今天晚上艾米莉希望独自呆在家里，她要好好考虑一些事，要梳理一下自己的感情，要享受一番回归的自尊。她不可能有闲情逸致跟佩里在花园里散步、聊天。她心中焦躁，急于把佩里打发走，而佩里却一点儿也没察觉艾米莉这种心情。他很长时间没来看过艾米莉了，有许多事想跟她聊，尤其是伊尔丝婚礼的事。他不断地向艾米莉问这问那，心烦意乱的艾米莉后来都不知道自己跟佩里说了些什么。佩里感到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是他竟然没被邀请做伴郎。他觉得自己最适合做他们婚礼的伴郎，因为他是他们双方的老朋友。

“我从来没想到泰迪会这么冷冰冰地对待我。”他不满地大声说道，“大概他觉得自己十分了不起，烟囱镇出身的佩里不配当他的伴郎。”

艾米莉就是在这时说了不该说的话。听到佩里在错怪泰迪，她心里更烦了，于是想也没想便脱口说道：



Emily
L. M. Montgomery
219

“你这个大傻瓜！那不关泰迪的事。伊尔丝多年来一直希望你是她婚礼上的新郎，她哪里还会让你去当伴郎呢？”

这几句话刚一说出口，她的心就扑通扑通地惊跳起来，为自己的失言感到惭愧和后悔。她这是背叛了友谊，辜负了朋友的信任，做了一件不可宽恕的可耻的事。她——新月农庄的艾米莉·伯德·斯塔尔怎么干出了这样的事呢？

佩里站在日晷仪旁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艾米莉，你是说着玩的，是吧？伊尔丝从来没那么想过，对不对？”

艾米莉痛苦地意识到话已出口难以再收回，事已至此，撒谎也未必有什么用处了。

“她以前确实那么想过。当然她早已经断了那种念头。”

“希望我是她的新郎！噢，艾米莉，你该记得她好像一直瞧不上我，总是借题发挥嘲笑我，我始终难得讨她高兴。”

“哦，我记得。”艾米莉说道，“她心中一直装着你，所以她才不愿意看到你的言谈举止不合她的标准。假如她不喜欢你，她又哪里会在乎你哪句话说得不好、哪种举止不合规矩呢？我本不该把这些告诉你，佩里。我会一辈子为此感到惭愧的。你一定不能让她怀疑你晓得了她的秘密。”

“我当然不会。再者说，反正她早已经把对我的感情丢开了。”

“哦，是的。不过你现在该明白她为什么不请你当她婚礼上的伴郎了。而我是不想让你认为泰迪是个势利眼。好啦，佩里，如果现在我请你回去，你该不会介意吧？我感到很疲倦，而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应付。”

“显然你应该早点上床休息。”佩里说道，“我拖住你让你不得早点休息，这太不像话了。不过每当我来到这儿，就仿佛回到了从前的岁月，总会舍不得离去。当年我们是多么快活的几个小伙伴啊！如今伊尔丝和泰迪就要结婚了。我们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确实都老大不小的了。”

“接下来你自己也会变成个老气横秋的已婚男人了，佩里。”艾米莉边说边勉强地笑了笑。“我可听到风声了。”

“绝对没有那回事！我已经不再考虑成家的事。并不是说我还一心想追求你，只不过是我还没遇到过哪个姑娘有跟你一样的品味。我也曾经试着找过。看来我命中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了。据说一个光棍告别人世时无牵无挂，心里会很舒服。不过我有自己的抱负，因此我并不抱怨生活。再见，亲爱的，咱们婚礼上再会。婚礼是下午举行，对不对？”

“是的。”艾米莉不晓得她为什么能这么若无其事地谈论泰迪的婚礼，“下午三点钟；然后是晚宴；晚宴之后他们开车去什鲁斯伯里，去赶乘晚上的船。佩里，佩里，真希望我没把伊尔丝的秘密告诉你。就像我们上学时常说的，这很不道德——不道德。我根本没想到我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好啦，别为那事烦恼啦。无论什么时候，想到伊尔丝曾经对我另眼相看，我都会感到十分高兴的。难道我会不知道好歹吗？难道我不明白你们这两个姑娘一直都是值得我信赖的人吗？你始终不嫌弃我，肯做我的好朋友，我欠你的情还少吗？我很清楚烟囱镇对我的影响，也很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我还没愚蠢到连这些都不明白。我是往上攀高了一点，我还想攀得更高一些，可是你和伊尔丝生下来就在高处。跟有些姑娘不同，你从未让我感到我们之间有什么差距。我不会忘记罗达·斯图尔特对我的可鄙的侮辱。所以你也无需担心，因为我知道了伊尔丝曾对我有过点好感，我就会趾高气扬，我决不会让她知道的。即便现在我对餐桌上的规矩仍然不十分熟悉，可不管怎么说，烟囱镇的习气我已经改掉了许多。艾米莉，你还记得你露丝姨妈撞见我吻你的那天晚上的情景吗？”

“当然记得。”



Emily
L. M. Montgomery
221

“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吻你。”佩里平静地说道，“那也算不上无礼，对不对？每当我想起那个老太太身穿睡衣、手握蜡烛、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的样子，就觉得好笑！”

佩里笑着离开了，艾米莉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她有点兴奋地对镜子说：“镜子里的艾米莉，我又可以坦然自信地望着你了。我不再感到可悲。他过去确实爱我。”

她面带微笑地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随后那笑容渐渐消失了。

“哦，要是我见到过他的那封信就好了！”她可怜巴巴地小声说道。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1

离泰迪和伊尔丝的婚礼只有两个星期了。尽管每天她醒来后都有忙不完的家里家外的事，可是艾米莉还是发现两个星期的时间竟然那么漫长。无论走到哪都听得到人们在谈这场即将到来的婚礼。艾米莉咬紧牙关，熬过一天又一天。伊尔丝的身影满天飞，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她什么都不动手做，嘴巴却总不闲着。

“像个跳蚤似的到处乱蹦。”伯恩利医生生气地说道。

“伊尔丝怎么变得疯疯癫癫的。”伊丽莎白姨妈抱怨道，“她好像担心只要坐在那儿有一会儿不动，人们就会以为她不是活的伊尔丝了。”

“我收集了四十九种治晕船病的偏方。”伊尔丝说道，“要是我凯特·米切尔姨妈来了的话，我就会有五十种了。有一些考虑周到的亲戚不是很好的事吗，艾米莉？”

她们俩在伊尔丝的闺房里。按计划这一天晚上泰迪应该回来。伊尔丝试了六七件衣服，结果全都瞧不上眼，顺手丢到了一边。

“艾米莉，我穿什么好呢？你替我决定吧。”

“这可不能由我决定。再者说，穿什么衣服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太好了。泰迪从来不注意我穿什么。我喜欢一个男人会注意我穿什么，并且告诉我他的印象。我喜欢一个男人

更爱看我身着丝绸的衣裳，而不是条格布的衣裳。”

艾米莉朝窗外望去，看到花园里撒满了月光，明亮的月光下绽放着一片罂粟花。“我的意思是说泰迪关心的不是你的衣服，而是你这个人。”

“艾米莉，为什么你偏要认为我和泰迪彼此爱得如胶似漆呢？是不是你那守旧的思想在作怪？”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再跟我说什么守旧不守旧的！”艾米莉以少见的怒气冲冲的口气大声说道，“我不爱听这样的话。你把每种美好、纯朴、自然的情感都说成是守旧的。如今天下人似乎都热衷于蔑视传统的东西。真不晓得他们懂不懂自己在说什么。反正我喜欢合情合理的、体面像样的东西——即便它们是传统的、守旧的。”

“艾米莉，艾米莉，你认为伊丽莎白姨妈会觉得爱得如胶似漆是合情合理的、体面像样的事情吗？”

两个姑娘都哈哈大笑起来，突然的紧张气氛立即缓和下来。

“别走，在这儿多呆会好吗，艾米莉？”

“我当然要走。在这种时候我哪能夹在两个想单独在一起的人之间呢？”

“你又来这一套了！你以为我愿意跟古板的泰迪整个傍晚都单独呆在一起吗？我们若单独在一起，很快就会因为什么事吵架。当然吵架也很有意思，可以使生活不死气沉沉。我每个星期都必须吵一架。你也知道我一直喜欢痛痛快快地跟人吵嘴。还记得咱们俩过去常吵起来的情景吗？最近这些年你吵架的本事算是丢光了。连泰迪一吵架也是半死不活的，不带劲儿。说起来，佩里倒是很能吵。想想吧，我和佩里会一吵就吵得特别痛快。我们可以吵得天翻地覆。不是不痛不痒地吵，不是斗一斗嘴。我们会越吵爱得越深！噢——嗨！”

“怎么，你还在想着佩里·米勒吗？”艾米莉厉声问道。

“不，亲爱的小傻瓜。我对泰迪也并不是爱得不得了。你也晓得，无论是对我还是对他来说，这都不是什么初恋。就好比冷汤回锅加热。别担心，我对他是会有帮助的。我会不断地督促他在各方面都做到像天使似的那么完美。要是是一个男人自认为很完美，你也跟着认为他很完美可不行。因为当他发现别人也这么认为时，他就会止步不前了。好像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把泰迪‘追’到手当丈夫是我的天大运气，这让我有点生气。比如我那位艾达·米切尔姨妈，她就说过：‘你找到了一个绝对出色的好丈夫，伊尔丝。’烟囱镇擦地板的布里奇特·穆尼说：‘嘿，小姐，你找了个了不起的男人。’你会发现她们的看法从本质上说不过是‘女人之见’，泰迪倒是没怎么自以为十分了不起，尤其是当他明白了自己并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男子汉之后。也不晓得他这种自知之明是从哪儿得到的。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姑娘让他懂得了要有自知之明。哦，的确有那样一位姑娘。他向我透露过他们之间的事，虽然只透露了一点却已经足以说明问题。那位姑娘常冷冰冰地对待他，当她让他感到她爱他时却又无情地把他甩了。她根本就没理睬他那封求爱的信。我憎恨那个姑娘，艾米莉，你看我这种心态不是很怪吗？”

“不要憎恨她。”艾米莉烦躁地说道，“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憎恨她竟然那么对待泰迪，尽管那件事让他获益良多。为什么我会憎恨她呢，艾米莉？用你那有名的心理分析能力分析一下，给我解释解释其中的奥秘。”

“借用一个我们常听到的粗俗的说法，你憎恨她是因为你‘捡起了她丢弃的东西’。”

“你这个可恶的魔鬼！看来就是那么回事。有些东西要



Emily
L. M. Montgomery

225

是明明白白地摆出来竟然那么难看！因为她让泰迪感到痛苦，所以我一直自以为我憎恨她是一种抱不平的愤慨。啊，守旧的人把好多事掩藏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丑陋的东西还是应该隐藏起来。好啦，你要走就走吧，我要准备好，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即将迎接幸福到来的人。”

2

洛恩·哈尔西跟泰迪一起来到了布莱尔湖畔。尽管这位了不起的哈尔西相貌古怪，艾米莉还是很喜欢他。哈尔西的长相很滑稽，那双眼睛总流露着嘲弄的目光。他仿佛把一切事都看成玩笑，因此在他眼里泰迪的婚礼也不过是一场玩笑。不知为什么，他的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却使艾米莉感到时间好打发了一些。大家都在一起的那几个傍晚，艾米莉表现得倒是兴高采烈的。当泰迪在场时，她特别害怕人们沉默不语。卡彭特先生曾经说过：“跟你所爱和所不信任的人在一起时，千万不能沉默。沉默会泄露你心中的秘密。”

泰迪对她十分友好，可是他的目光却总是躲避着她。有一次他们大家在伯恩利家四周长着柳树的茂密的草坪上散步，伊尔丝脑子里突然冒出个快活的想法，她建议每个人都说出自己最喜欢的那颗星。

“我最喜欢的是天狼星。洛恩，你呢？”

“天蝎座里的心宿二星，就是南边那颗红色的星。”洛恩·哈尔西说道。

“猎户座里的参宿五星。”艾米莉脱口说道。她以前从未对参宿五星感兴趣过，但是她必须抢在泰迪之前随便说出一颗星。

“我并不特别喜欢哪一颗星，只有一颗星是我所憎恨的，那就是天琴座里的织女星。”泰迪平静地说道。他的声

音听上去很严肃,这让别人立即感到很不舒服,不过无论是哈尔西还是伊尔丝都并不知道其中的原故。后来谁也没再提星星的事。艾米莉回到家后,一夜无眠,独自望着天上的星斗,直到黎明时它们一个个地在天幕上消失。

3

离婚礼日还有三天的那天晚上,有一件事让布莱尔湖畔和德里池塘的人们感到愤慨:佩里·米勒开着他刚买的敞篷小轿车来到了村里,伊尔丝坐在佩里的车中乘着月色兜了一大圈风。当艾米莉责备她时,伊尔丝面不改色地承认有这回事。

“是的,我是跟佩里乘车兜风了。今天傍晚我跟泰迪在一起感到很枯燥、很心烦。一开始我们就为我那条中国狗吵了起来。泰迪说我对狗比对他感情还深。我说确实没错。这句话把他激怒了,虽然他并不相信我的话是当真的。泰迪真的认为我爱他爱得要死。他冷笑着说:‘狗可是一辈子都不会追求猫。’随后,我们俩一傍晚都各自绷着脸。十一点钟时,他吻也没吻我一下就回家去了。我决定睡觉前再做点什么让自己高兴的事,于是就悄悄地沿着巷子一个人信步向沙丘那边走去。佩里开着车来了,我突然改变主意,跟他一起在月光下兜了会儿风。我还没结婚。别那么瞪着我。我们只在外面呆到一点钟,我们在一起时没有一丝不检点的地方。我只是心里曾经闪过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突然说:‘佩里,亲爱的,你是唯一的我真正放在心上的男人。我们为什么不能结婚呢?’那又会怎样呢?我很想知道等到我八十岁时,我是否会希望我曾对佩里那么说过。”

“你告诉过我,你早已经不再想着佩里了。”

“可是你当时真的相信我的话了吗?艾米莉,幸亏你不



Emily
L. M. Montgomery
227

是伯恩利家族的人。”

艾米莉苦涩地想，作为马瑞家族的人也未必心里的痛苦就少些。要不是马瑞家族的自尊心那么强，那天晚上泰迪用口哨声召唤她时，她就会去与他相会了；那样的话，明天的新娘就将是她而不是伊尔丝。

明天。明天她将不得不站在泰迪身边，听他立誓一生忠于另一个女人。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已经准备好的晚宴连伯恩利医生都感到很满意。伯恩利医生曾要求婚礼晚宴必须是丰盛的老式婚礼晚宴，绝对不能搞点现代派的花样瞎“凑合”。他说：“新娘新郎也许吃不下多少东西，可是其他人应该胃口都不错。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婚礼。多年来我们好像不是生活在人间似的——既没娶过新娘，也没嫁过闺女。我要铺张一次。告诉劳拉，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在婚礼上大哭小叫的。”

伊丽莎白姨妈和劳拉姨妈负责伯恩利宅院的大扫除，二十年来伯恩利家第一次被彻里彻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伯恩利医生好几次感谢上帝，说好在这样兴师动众的事他只需操办一次，但是并没有人理会他的话。伊丽莎白和劳拉都做了新的缎子衣裳。她们已经好久没有机会做新的缎子衣裳了。

伊丽莎白姨妈亲手烤好了婚礼蛋糕，并且准备好了火腿和鸡。劳拉做好了奶油、果子冻和色拉。艾米莉把这些东西都送到了伯恩利医生家。她不时会想不晓得早晨自己是否还能及时醒来……

“真希望这件乱哄哄的事早点结束。”吉米表哥忿忿地说，“艾米莉手脚不停地干这干那，都快累死了，瞧瞧她那双熬红的眼睛！”

“今天晚上陪着我吧，艾米莉。”伊尔丝恳求道，“我保证不会对你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也不会哭哭啼啼。不过我承认今天晚上我倒是很愿意像蜡烛似的被一口吹灭。琼·艾斯丘给米莉·希斯洛普当过伴娘，她就在婚礼前陪了米莉一夜，结果两个人哭了一夜。想想吧，那该哭出多少眼泪呀。米莉哭是因为她要出嫁，琼·艾斯丘哭大概是因为她还没人可嫁。谢天谢地，艾米莉，你和我都不是那种爱哭的人。我们在一起很可能会吵架而不会一起哭天抹泪，是不是？不晓得肯特太太明天会不会来？我看她不会来。泰迪说她从未主动提到过他结婚的事。不过泰迪说她似乎有了莫名其妙的变化，变得温和了、镇静了，更像别的普通女人了。艾米莉，你想过没有，到明天这个时候我就变成伊尔丝·肯特了？”

是的，艾米莉想到过。

她们没再继续说什么。然而两个小时之后，当艾米莉以为一动不动的伊尔丝睡着了时，伊尔丝却突然在床上坐了起来，在暗中抓住了艾米莉的手。

“艾米莉，假如能够入睡时还没结婚，一觉醒来后就已经结完婚了，那该有多好。”

天已破晓，这是伊尔丝婚礼日的黎明时分。伊尔丝还在睡梦中，艾米莉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前。

凌晨。一丛松树模糊的树影悄然出现在布莱尔湖畔。空中仿佛有无数小精灵在拨弄着琴弦；风在沙丘上吹起扬沙；港湾里琥珀色的波浪在你追我赶地嬉戏；东边的天际霞光



Emily
L. M. Montgomery

灿烂；灰白色的灯塔高高地耸立在港湾上；在那泡沫如花的海岸旁，在那蓝色的田野后面，在那金色晨雾笼罩的小山脚下，即是艾菊地，泰迪一定已经醒来，等待着令他如愿以偿的一天的到来。艾米莉心里空空的，已经不存在任何希望与欲念，她只盼着这一天早点结束。

她在想：“当一件事已成定局时，你反倒会感到欣慰。”

“艾米莉，艾米莉！”

艾米莉从窗前转过身来。

“伊尔丝，今天的天气真好。阳光马上就会照到你身上了。伊尔丝，你怎么啦？伊尔丝，你哭什么？”

“我……不由得想哭。”伊尔丝抽噎着说，“这好像是一场逃避不掉的把戏。我将请求米勒的原谅。可是我非常害怕。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要是扑倒在地板上大哭大叫一通是不是会感到好一点儿？”

“你害怕什么呢？”艾米莉有点不耐烦地问道。

伊尔丝从床上跳下来说道：“哦，我怕我会冲着牧师吐舌头、做鬼脸。这还不够可怕么？”

6

这天的上午真是折磨人！在艾米莉的回忆中那天上午总像是一场噩梦。家族中的亲戚们早早地就赶来了，艾米莉一直笑脸相迎，后来她感到脸上的笑都变僵了。贺礼一件又一件，艾米莉逐一把它们打开、摆好。伊尔丝在没打扮起来之前过来冷淡地看了看这些礼品。

“谁送的那套茶具？”她说道。

“佩里。”艾米莉答道。这套茶具是她帮佩里选的。式样精巧古朴，上面带有玫瑰花图案。在一张卡片上，佩里用

遒劲的黑色字迹写道：“谨向伊尔丝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老朋友佩里。”

伊尔丝不动声色地把茶具一件一件地拿在手中，通通地把它们用力扔在地上，把它们摔成了碎片，目瞪口呆的艾米莉竟然没来得及制止她。

“伊尔丝！你疯了吗？”

“瞧，摔得多痛快！把那些碎片扫走吧，艾米莉。这起的作用跟躺在地板上大哭大叫一通一样，也许作用比那还大。好啦，我可以乖乖地应付完婚礼啦。”

艾米莉刚把茶具碎片收拾好，克拉琳达·米切尔太太就风风火火地进来了。克拉琳达身穿淡蓝色平纹外衣，围着一条鲜红的围巾。克拉琳达是伊尔丝的一位老表姐，她体态丰满、心肠好、总是面带笑容，对什么都感兴趣。她进来后就问：谁送的这个，谁送的那个？

“我敢说她打扮起来会是个非常漂亮的新娘。”克拉琳达太太开始滔滔不绝地说道，“泰迪·肯特是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这真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是不是？就像小说里读到过的才子佳人的结合！我喜欢这样的婚礼。谢天谢地，虽然我已经算不上年轻了，可我还没失去对年轻人的事情的兴趣。我心里仍然充满激情，我并不怕把它们流露出来。伊尔丝那双婚礼上穿的长袜真的十四美元一双吗？”

娘家姓米切尔的伊莎贝拉·希斯洛普姨妈看上去满脸不高兴。她送的礼品是一套价值不菲的装果汁牛奶冻的高脚雕花玻璃碟子，而安娜贝尔表姐送的是几块用钩针编织的古怪的老式小垫布。她见到这两样东西被放到了一起，因此很生气。她这个人什么事都爱往坏处想。

“我希望一切都进行得顺心如意。可是不安地感到会有什么麻烦发生——这可以说是一种预感吧。你们相信预兆吗？在小山谷那儿，一只大黑猫在我们面前蹭的一声从路



Emily
L. M. Montgomery

231

上穿了过去。在巷子口那儿的那棵树上，贴着一张竞选标语，那张已经破烂的标语上残留着一些三英寸长的黑色字母，那些字母构成的词是‘灾难’，我们拐进来时正好被我们看见。”

“那也许会影响你的运气，可是跟伊尔丝毫无关系。”

伊莎贝拉姨妈摇了摇头。她心里很是不安。

“据说那件结婚礼服是爱德华王子岛上从未见过的高级结婚礼服。你认为这么奢侈合适吗，斯塔尔小姐？”

“那是伊尔丝在苏格兰的姨外婆米切尔太太寄来的礼物。要知道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只结一次婚。”

这时艾米莉突然想起伊莎贝拉姨妈已经结过三次婚，她不晓得这跟黑猫的魔力有没有关系。

伊莎贝拉姨妈绷着脸匆匆离开了，后来有人听见她说：“那个姓斯塔尔的姑娘真让人受不了，她不就是出了一本书嘛，竟然觉得可以随意挖苦任何人了。”

艾米莉刚摆脱了伊莎贝拉的纠缠，又陷入了更多的米切尔家族亲戚的纠缠中。又有一位姨妈对另一位姨妈的礼物看不上眼，那是一对漂亮的波希米亚玻璃花瓶。

“贝西·简真是没眼力。买这么一对花瓶可是太蠢了，孩子们肯定会把上面的挂着的小棱柱摘下来、玩丢了。”

“什么孩子？”

“噢，当然是他们将来生的孩子。”

“斯塔尔小姐将把你们的对话写进书里，马蒂尔达。”她丈夫轻声笑着说。随后他又抿着嘴笑了笑，对艾米莉小声说道：

“今天的新娘为什么不是你呢？你怎么会让伊尔丝取代了你呢？”

Emily's

L.M.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当艾米莉被召唤到楼上帮伊尔丝穿衣打扮时，她终于松了一口气。不过，即便在这儿，姨妈们表姐们还是不断地进进出出，说些使她心烦意乱的事情。

“艾米莉，你还记得吗，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暑假里有一天，为了在游戏里争当新娘，我们还吵过架？唉，我感到似乎自己还在假扮新娘，并没有真要当新娘的感觉。”

艾米莉也感到这似乎不是真的。不过，这场婚礼很快就要全都结束，她很快就可以独自清静地呆在家里了。伊尔丝打扮好之后是个非常漂亮的新娘，这也说明大家为婚礼的一通忙乱还是值得的。泰迪肯定会很爱她！

“瞧，她看上去真像个女王，是不是？”劳拉姨妈羡慕地说。

艾米莉穿起了她那件蓝色的伴娘纱帔，吻了吻伊尔丝。伊尔丝头上戴着镶着玫瑰花边的帽子，披着饰有珍珠的婚纱，红扑扑的脸散发着青春的光彩。

“伊尔丝，亲爱的，我祝你今后永远幸福。不过听了这句祝福后，可别以为我是个不可救药的守旧派。”

伊尔丝紧握着艾米莉的手，哈哈一笑，笑的声音也太大了点儿。

“我希望劳拉姨妈别认为我像维多利亚女王。”她小声说道，“我真的很怀疑詹妮·米尔本姨妈在为我祈祷。我是在她进来吻我时从她脸上的神色中看出来的。每当想到有人为我祈祷时我总是很生气。好啦，艾米莉，再帮我最后一个忙。把这个房间的人都给我赶走，一个也不留。我想一个人呆一会儿，清清静静地一个人。”

艾米莉勉为其难地把人们都赶了出去。姨妈们表姐们



Emily
L. M. Montgomery
233

Emily
Montgomery

Emily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234

都下了楼。伯恩利医生不耐烦地等在楼上中厅里。

“你还是快点吧。泰迪和哈尔西在等着通知他们进客厅呢。”艾米莉催促道。

接着她对一位气喘吁吁地上楼来的矮胖女人说：“哦，艾达姨妈，很高兴您来啦。伊尔丝想自己一个人清静一会儿。我刚才还担心有什么事把您给耽搁了。”

“确实有件事把我耽搁了。”艾达姨妈喘着气说道。艾达姨妈是伯恩利家的一个远亲。尽管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艾达姨妈却很高兴。她总是以能够首先向人们披露一件消息为乐事，尤其是披露坏消息。“我那当医生的丈夫来不了啦，我不得不乘出租车赶来。你们都认识可怜的佩里·米勒，对吧？多么聪明的一个年轻人哪，一个小时以前出车祸被撞死啦。”

艾米莉捂住嘴没让自己叫出声，同时猛然扭头朝伊尔丝的门望去。伊尔丝的房间开着条缝。伯恩利医生说：

“佩里·米勒被撞死啦？天哪，太可怕了！”

“噢，也可以那么说吧。到这会儿他肯定已经没命了，因为人们把他从车里拽出来时，他已经没了知觉。人们把他弄到了夏洛特敦医院，并且给我丈夫比尔打了电话，当然他马上就赶过去了。伊尔丝要嫁的男人不是医生真是幸运。在婚礼开始前我还来得及脱掉帽子和外衣吗？”

艾米莉强压下对佩里出事的悲痛，把艾达姨妈带到客房，又回到伯恩利医生身边。

“别让伊尔丝知道这个消息。”他多余地嘱咐道，“那会毁了她的婚礼，她和佩里毕竟是老朋友。快着点好不好？已经过了定好的时间了。”

艾米莉感到这真是像在做一场噩梦，她穿过中厅，敲了敲伊尔丝的门。没有应门的声音。她把门推开，看到地板上扔着婚纱和那束价钱昂贵的兰花。泰迪买这束兰花所花的

钱一定比马瑞家和伯恩利家以前任何一位新娘置办全部嫁妆所花的钱还要多。房间里没有伊尔丝的踪影。有一扇窗户开着，那扇窗下面是厨房的门廊。

“怎么回事？”跟在艾米莉身后走过来的伯恩利医生着急地大声问道，“伊尔丝在哪儿？”

“她……她走了。”艾米莉不知所措地说。

“走了……去哪儿了？”

“去找佩里·米勒了。”艾米莉心里很清楚。伊尔丝听到了艾达姨妈的话，然后就……

“活见鬼！”伯恩利医生说道。

8

没过多大一会儿，房子里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全都大惊失色，闹嚷嚷地问出了什么事。伯恩利医生气昏了头，也不管有女宾在场，把他所知道的粗话都骂了出来。

甚至连伊丽莎白姨妈也惊呆了。这件事尚无先例。不错，朱丽叶·马瑞私奔过。可她是结了婚的。家族里还从没有过新娘干出过这样的事。只有艾米莉还算保持住了冷静。她从年轻的罗布·米切尔那里了解到了伊尔丝是怎么从窗子里跑出去的。当时他正在谷仓旁的场地上停车。

“我看到她把裙子下摆撩到肩上从那个窗口跳了出来。她像只猫似的从厨房顶上溜下、跳到地上，飞快地朝巷口跑去；然后跳进肯·米切尔的敞篷轿车，匆匆忙忙地把车开走了，就像身后有魔鬼在追她。当时我想她一定是疯了。”

“她是有点发疯了。罗布，你必须去追她。啊，等一等，我去招呼伯恩利医生跟你一起去。我要留在这儿安排这里的事。哦，你要尽快赶路。这里离夏洛特敦只有十四英里，一个小时就能赶回来了。你一定要把她带回来。我去告诉客人



Emily
L. M. Montgomery
235

们耐心等一等……”

“我看你也没办法收拾这乱哄哄的场面，艾米莉。”罗布预言道。

9

一个小时过去了。可是伯恩利医生和罗布却自己回来了。伊尔丝不肯回来——事情就这么简单。佩里·米勒并没死，甚至没受什么了不起的重伤，但是伊尔丝就是不肯回来。她告诉她父亲她要嫁给佩里·米勒，别人她谁也不嫁。

在楼上的中厅里，伯恩利医生被几位眼含泪水的沮丧女人围在中间，她们是伊丽莎白姨妈、劳拉姨妈、露丝姨妈和艾米莉。

“我想要是她妈妈还活着，这样的事就不会发生了。”伯恩利医生目光呆滞地说道，“我从未想到过她会喜欢米勒。真希望在这之前有人把艾达·米切尔的脑袋拧下来。”接着他朝可怜的劳拉姨妈瞪着眼喊道：“哦，哭、哭，就会哭！哭有什么用？这简直是一团糟！得有人去告诉肯特一声。我想应该是我去告诉。还有楼下那些乱哄哄的客人，得让他们吃上酒席。他们之中有一半就是冲酒席来的。艾米莉，好姑娘，你好像是唯一的一个头脑还算清醒的人，你帮着安排安排。”

艾米莉并不是个性情暴烈的人，然而在她这一生中她第二次感到自己只想大声吼叫。事情到了只有大声吼叫才能使气氛缓和下来的程度。不过，她终于还是把客人都招呼到了餐桌旁。来宾们发现自己毕竟没有彻底被骗时，情绪稳定了一些。然而这所谓的“喜筵”大家吃得并不开心。

即便是那些已经饥肠辘辘的人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也不好意思开心地吃喝，因为他们总感到心里有些不安。只有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老汤姆·米切尔舅舅吃得津津有味。他参加婚礼就是为了上筵席，并不在意举行没举行婚礼。甭管新娘来不来，只要喜筵丰盛就行。因此他只管埋头咀嚼，只是偶尔停下来一本正经地摇摇头，问一句：“女人们这都是怎么啦？”

伊莎贝拉姨妈一辈子就爱说她的预感，可是没人愿意听她瞎说。绝大多数客人都不敢开口，因为他们害怕无意中说不该说的话。奥利佛舅舅在想他参加过的好多葬礼筵席都比这个喜筵气氛热烈。负责上菜的几个女孩慌手慌脚，不断犯荒唐可笑的错误。新牧师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德温特太太看上去像是要哭似的。啊，不，她眼里真的噙着眼泪。也许她在为牧师将拿不到主持婚礼费而伤心吧。也许那笔钱对她来说意味着一顶新帽子呢。当德温特太太把果冻传给旁边的人时，艾米莉瞥了她一眼后不由得想哈哈大笑，这种想笑的欲望就像她刚才想大声吼叫的欲望一样强烈。然而在她那张苍白的冷冰冰的脸上却看不出任何表情。什鲁斯伯里人说她还像往常那么傲慢与冷漠。难道真的没有任何东西能触动那个姑娘的心吗？

在冷静的外表下面，艾米莉心里却在翻腾着一连串的问题：“泰迪在哪里？他的心情如何？他在想什么？他在干什么？”她恨伊尔丝伤害了他，让他丢了面子。她看不出此后事情会如何发展。这样的事足以让时间停滞。



Emily
L. M. Montgomery
237

10

“今天这一天真让人受不了！”傍晚她们回家去时，劳拉姨妈一边抹眼泪一边说道，“真是丢人现眼！”

“阿伦·伯恩利要怪只能怪他自己。”伊丽莎白姨妈说道，“他从来都是伊尔丝想干什么就让她干什么。她根本没学会克制自己。她长这么大一直是随心所欲，一丁点儿责任

感都没有。”

“不过，要是她真爱佩里·米勒，倒也情有可原。”劳拉为伊尔丝辩护道。

“那么她为什么又答应嫁给泰迪·肯特呢？为什么要像这样捉弄他？得啦，你就不必为伊尔丝找借口了。想想吧，一个伯恩利家的姑娘竟然找一个烟囱镇出身的丈夫！”

“得找个人负责把那些礼物退回去。”劳拉仍带着哭腔说道，“我把放礼品的那个房间的门锁上了。在这种时候……很难说……”

艾米莉回到自己的房间后，终于感到可以一个人清静地歇一歇了。这一天把她搞得头昏眼花，身心疲惫，感觉也差不多完全麻木了。床上的猫冲她伸了伸腰，打了个哈欠。

艾米莉无精打采地说：“达菲，你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家伙。”

她一夜辗转反侧，只是在天快亮时才睡着了一会儿。醒来后她意识到新的变故需要她对许多事做出新的调整。可是她却感到太疲倦，不想做什么调整。

Emily's

Quercus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第二十六章



1

两天后，伊尔丝突然来到了艾米莉的房间，她看上去似乎并不想为自己的行为作任何解释和道歉。她脸色红润，带着一副满不在乎甚至是得意洋洋的神气。

艾米莉对她怒目而视。

“好啦，我想地震已经过去了。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

“伊尔丝！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

伊尔丝从小手提包里拿出个本子，假装翻看着。

“我把你可能要责问我的话列了个单子。刚才你说的那句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你不为自己感到害臊吗？’你也知道，我并不为自己感到害臊。”伊尔丝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就知道你并不为自己感到害臊，所以我并没有问那句话。”

“我并不感到羞愧，也不感到后悔。我只是对自己竟然并不后悔而感到有点遗憾。现在我心里充满了幸福。不过婚礼是被我搞砸了。毫无疑问，那些来宾们也算有了一次不寻常的经历。此外，他们还美美地吃了一顿。”

“你就没想过泰迪会是什么心情？”艾米莉严厉地问道。

“难道他的心情会比迪安更遭吗？别忘了有句谚语说得好：自己住在玻璃房子里就不要向别人扔石头。”

艾米莉脸红了。

“我晓得……我对迪安有愧……可是我并没有……”

“是啊，你没有在婚礼上才甩掉他！确实如此。可是当我听到艾达姨妈说佩里被撞死了时，我简直要疯了，根本没想到泰迪。我唯一的念头是在佩里死前见他一面。我必须去见他一面。我赶到那里之后，却发现——如同马克·吐温所说的那样——他的死讯是言过其实的消息。他甚至没受什么重伤。他坐在床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还裹了好多纱布，看上去像个鬼似的。你想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吗，艾米莉？”

伊尔丝在艾米莉脚边席地而坐，讨好地仰起头望着艾米莉的脸。

“亲爱的，跟命中注定的东西抗争又有什么用呢？那根本什么也改变不了。我悄悄地溜上楼来时瞥了起居室内的劳拉姨妈一眼。她看上去脸色阴沉沉的。可是你的性格跟马瑞家族其他人的性格并不完全一样。你应该能理解。用不着在泰迪身上浪费你的同情心。他并不爱我，我始终知道他并不爱我。受到打击的只是他的自负。瞧，你能替我把这只蓝宝石戒指还给他吗？”这时伊尔丝看到艾米莉的脸上出现了不情愿的表情，于是她接着说道：“它倒是可以跟迪安的祖母绿戒指凑成一对呢。”

“泰迪去了蒙特利尔，是婚礼……之后的那天……”

“是天折的婚礼之后的那天走的。”伊尔丝替艾米莉补充道，“你见到过他吗，艾米莉？”

“没有。”

“好啦，假如他跑到非洲去打一打猎，他会很快恢复过来的。艾米莉，明年我就跟佩里结婚。一切都已经说清讲明了。我一见到他就搂住他的脖子亲吻他。我把裙子下摆从肩头拉下来，它飘飘荡荡地落在了地板上。我知道那个护士一定以为我刚从精神病院跑出来。于是我把她赶出了房间。我

告诉佩里我爱他，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嫁给泰迪，随后他好像问我是否愿意嫁给他，或者是我对他说他必须非我不娶，也许我们谁也没问谁，反正我们彼此理解对方的心。我确实不记得是他还是我开的口，我并不在乎。艾米莉，假如我死了，只要佩里来看我一眼，我就会重新活过来。当然我知道他一直在追你，可是他其实并没爱过你，而他却将会非常爱我。我们是天生的一对。”

“其实佩里从未真正爱过我。”艾米莉说道，“他只是很喜欢我罢了。那时，他并不明白爱与喜欢之间的区别。”她低下头望着伊尔丝那张容光焕发的脸，对这位任性而可爱的朋友那份多年的爱又涌上了她的心头。

“亲爱的，我希望你幸福，永远幸福。”

“这句老古董似的话听起来很舒服！”伊尔丝心满意足地说道，“哦，我现在可以安静下来了，艾米莉。有好几个星期，我都怕只要我让自己安静下来一会儿，我就会撒腿逃跑。如今我甚至并不在意詹妮姨妈是否在为我的祈祷。我倒是愿意她为我祈祷了。”

“你爸爸怎么说？”

伊尔丝耸了耸肩，说道：“哦，爸爸。他还在生气，不愿意答理我。不过，他会没事的。这件事他和我都有责任。你也知道我这辈子干什么事都特别任性，想干就干。父亲从不阻止我。起初是因为他憎恶我，后来是因为他想弥补他对我的憎恶。”

“我想，以后你做事情有时候要征求征求佩里的意见。”

“我会征求佩里的意见的。你将惊讶地看到我会成为一个尽职尽责的妻子。当然我要马上回去工作。再过一年，人们也就把这件事忘了，我和佩里将找个地方悄悄地结婚。不需要什么玫瑰花纹的婚纱、东方的花边裙裾，也不需要家族



Emily
L. M. Montgomery

241

为我举办婚礼。啊，天哪，可算是解脱了！再晚十分钟，我就嫁给泰迪了。想想吧，要是艾达姨妈晚来十分钟，可真要出大丑闻了，因为，知道吧，再晚十分钟我会照样跑去看佩里的。”

2

这一年的夏天对艾米莉来说并不好过。先是自己生活中有痛苦的折磨，这种痛苦的折磨结束后，她又感到心中空空的没个着落。此外只要一出门就得应付令人心烦的话，因为人人都在谈论那场夭折的婚礼——在询问、在疑惑、在猜测。不过，伊尔丝所掀起的这场风波最后还是慢慢地平静了下来，人们又找到了新的议论话题，艾米莉终于得以不受干扰。

没人干扰之后是一种孤独。是的，孤独，总也摆脱不掉的孤独。爱情、友谊都远远地离开了。陪伴她的只剩下抱负。艾米莉坚毅地塌下心来投入工作。生活又像往常那样运转起来。年复一年，春去秋来。春天，山里开满了紫罗兰；夏天，遍野百花争艳；秋天，冷杉像游吟诗人；冬天的夜晚，星河耿耿；四月，天上的新月格外温柔，月光下的意大利白杨别有风韵，海浪深情地呼唤着风儿；十月的傍晚，枯黄的叶子开始飘零，果园里月影斑驳。啊，生活中仍不乏美的事物，美的事物是会永远存在的。人的感情会有种种变化，可自然界的美却是不朽不灭的。有时候，艾米莉过得非常愉快——文思泉涌、成绩斐然。然而，曾经给她心灵带来莫大欣慰的自然界的美如今似乎已经不能使她的心灵感到完全满足。新月农庄没有变化，其他地方的变化对它并没有影响。肯特太太已经搬走去跟泰迪住在一起。老艾菊地卖给了哈利法克斯市的一位先生作夏日别墅。一年秋天，佩里去蒙特利尔把伊

Emily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尔丝接了回来。如今他们幸福地生活在夏洛特敦。艾米莉常去看望他们。伊尔丝总是设法给她布下相亲的陷阱，她也总是设法巧妙地逃脱。家族里的人都认为艾米莉是不会结婚了。

“新月农庄又出了一位不结婚的老姑娘。”华莱士舅舅并无恶意地说道。

“想想吧，本来有那么多合适的男人向她求婚呢。”伊丽莎白姨妈苦涩地说道，“有詹姆斯·华莱士牧师、有艾尔默·文森特、有安德鲁……”

“可是如果她……并不爱他们，那又有什么用呢？”劳拉姨妈犹犹豫豫地说道。

“劳拉，话可不能那么说。”

老凯利仍然在走村串巷——伊尔丝说他“要到走不动了才会停下来”。他已经不再拿嫁人的事逗弄艾米莉，不过他偶尔还会遗憾地吞吞吐吐地暗示“万灵膏药”。他也不再意味深长地冲艾米莉点头、眨眼睛。如今他总是一本正经地问她正在写什么书。将马车赶走时，他会不断地摇晃他那灰发尖竖着的脑袋。“那些男人们到底有没有眼光？驾！我的老马，驾！”

有些男人似乎仍然想娶艾米莉。安德鲁如今是个精力旺盛的年轻鳏夫，只要艾米莉伸出一个手指朝他摇一摇，他就会乐呵呵地跑上前来，但是艾米莉从未朝他摇过手。什鲁斯伯里的格雷厄姆·米切尔显然也想当她的新郎。艾米莉不愿意嫁给他，是因为他有一只眼睛有点斜，至少马瑞家族的人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想不出她会有什么其他理由拒绝这么合适的一桩婚姻。什鲁斯伯里人宣称格雷厄姆会成为艾米莉下一本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她只是为了“得到素材”在“利用他”。克朗代克地区一位有名的“百万富翁”追求了她一个冬天，但是到了春天就不再见踪影。



“还不是因为出版了那几本书，她就眼光高得谁也看不上。”布莱尔湖畔的人们议论道。

伊丽莎白姨妈并不因为那个克朗代克人而感到遗憾，他原先不过是德里池塘的一户姓巴特沃恩家的成员。巴特沃恩家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伊丽莎白姨妈根本瞧不起他们。他们可以自以为了不起，可是马瑞家的人并不那么蠢，以至于不知道他们的底细。然而，伊丽莎白姨妈不明白艾米莉为什么会拒绝夏洛特敦市穆尔斯比－帕克公司的穆尔斯比。艾米莉的解释是穆尔斯比先生婴儿时的照片作为帕金斯食品公司的广告形象登在报纸上过，人们是不会忘掉那件事的。伊丽莎白姨妈认为这样的理由很不充分。不过她最后承认她难以理解年轻的一代人。

3

艾米莉从未听到过泰迪的消息，只是偶尔能从报纸上得知一点他的情况，报纸上说他在事业上正不断取得新成就。作为肖像画家，他已经开始获得国际声誉。他早已经不再为杂志画插图了，因此艾米莉如今翻阅杂志时再也不会发现上面有她的面孔，或她的微笑，或她的眼睛——再也不会碰到那样的肖像在杂志上瞅着她了。一年冬天，肯特太太与世长辞。她临终前给艾米莉寄来一封信，这是她离开布莱尔湖畔后艾米莉收到的她唯一的一封信。

“我就要命赴黄泉了。艾米莉，我死后请把我烧毁那封信的事告诉他。我曾试图亲自告诉他，可是却张不开口。我难以开口告诉自己的儿子我做了那样的事。就请你替我告诉他吧。”

艾米莉把信放起来苦笑了一下。太迟了，已经没有必要那么做。泰迪早已不再把她放在心上。而她，她却会永远爱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他。即便他并不晓得她这种痴心的爱，但她的爱却会像一种无言的祝福似的伴随他一生，他虽然不理解却能隐约地感觉到；她希望自己的爱能保佑泰迪，能使他避开一切伤害与不幸。

4

同一年冬天，四处都在传说德里池塘的吉姆·巴特沃恩已经买下或者即将购买“破灭山庄”。据说他打算把它拆掉，重建一栋更大的房子；待房子建成后，他无疑想把他的情妇养在那里，他的情妇是德里池塘的一位健美的年轻女人，人称“乔迪桥的梅布尔”。艾米莉听到这种传说后很难过。一天傍晚，她冒着早春的严寒悄悄走出家门，爬上小山，沿云杉遮掩下的昏暗的山路，像个不安的幽灵似的来到那栋小房子门前。迪安不可能已经把它卖了，那肯定是无稽之谈。这栋房子已经成为这座小山的一部分。人们难以想像这座小山上会没有这栋房子。

有一天，艾米莉曾请劳拉姨妈带人把属于她的那些东西拿回了家，只把那个凝视球留在了房子里。她没有勇气再面对那个凝视球。如今，它一定仍然挂在起居室里，借着从百叶窗缝隙中透进的幽暗的月光，在它银白色的球面上映现出起居室的景象。起居室里也仍然会是她和迪安分手时的老样子。据说迪安什么也没拿走，他所放进去的东西依然都在里面。

这栋小房子里一定非常冷吧，因为里面已经有那么久没点过火了。它看上去多么可怜、多么孤独、多么伤心啊。窗口没有灯光，小径上杂草丛生，那扇久未打开过的门已经被杂草围住了。

艾米莉伸出双臂，仿佛想把这栋小房子搂在怀中。达菲



Emily
L. M. Montgomery
245

蹭着她的脚腕，恳求似的喵喵叫着。它不喜欢呆在湿冷的地方，对它这么一只老猫来说，当然还是新月农庄的壁炉更舒服。艾米莉抱起这只老猫，把它放在了断开的门柱上。

她说道：“达菲，在这座房子里有个老壁炉，炉子里有烧过的灰烬；在这样的壁炉旁本应该有猫在取暖、孩子在做梦。可是那样的情景永远也不会出现了，达菲，因为梅布尔·乔迪不喜欢敞着口的壁炉，嫌它脏、嫌它扬灰，魁北克的新式炉子要比老壁炉暖和得多、经济得多。达菲，你和我竟然傻乎乎地没有认识到魁北克新式炉子的优越性，你是否感到遗憾呢？”

Emily

Montgomery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Emily's
Quest*
艾米莉之恋
L. M. Montgomery
第二十七章



1

六月里的一天傍晚，外面突然清晰地传来了那种声音——那种已经多年来未曾听到过的口哨的召唤声——两声短而高、一声长而低的口哨。当时艾米莉正坐在窗前遐想，听到口哨声后她站起身来，脸色霍地变得惨白。她一定是在做梦！泰迪·肯特远在千万里之外，在遥远的东方，这是她从蒙特利尔的一份报纸上了解到的。所以她一定是在梦中听到的那声音，或者只是她的想像。

然而口哨声又传了过来。艾米莉终于确信泰迪来了，泰迪正在高大约翰矮树丛里等她，隔了这么多春秋岁月他又向她发出了召唤。她慢慢地走下楼，不慌不忙地出门穿过花园。泰迪肯定等在那里，等在那几棵冷杉树下。好像他到那儿等她是天经地义的事。在那个古老的花园里，那三棵钻天杨仍然充当着守卫者的角色。多年的离别并不需要弥合，他们之间并不存在鸿沟。他伸出手把她揽到身边。没有客套的虚礼，两个人说起话来就仿佛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没有任何隔膜。

“别说你无法爱我，你完全可以爱，你应该爱我，艾米莉，就因为你确实爱我。”他的目光和她那明亮的眼睛里的目光触到了一起。

“糟糕的是有些小事常会造成人们彼此间的误解。”过了一会儿,或者也许过了很久,艾米莉才说道。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告诉你我爱你。”泰迪说道,“你还记得我们中学毕业后在‘明日之路’上那天傍晚的事情吗?那可是好久之前的一天傍晚了。就在我鼓起勇气要问你愿不愿意等我时,你说晚上的风吹得你不舒服,然后就进屋去了。我以为那只不过是你想甩开我的一个借口,因为我知道你并不在乎晚上的风。那件事使我好多年不敢再张口。后来我又听到了你和艾尔默·文森特的事,妈妈写信告诉我你们订婚了,这消息对我打击很大。我第一次想到其实你并不属于我。那年冬天,你受伤后病倒了,我听说后急得简直要发疯。可是我远在巴黎又见不到你。人们在信中说迪安·普里斯特总是陪着你,说你病好之后很可能会嫁给他。随后就有了你真的要嫁给他的消息。好啦,那件事就不提了。后来,你救了我,让我躲过了‘弗莱维安’号船的劫难,我意识到无论你自己晓得不晓得,你永远属于我。于是那天清晨在布莱尔湖岸边我又尝试了一次,可是你再次冷酷地拒绝了我。把我的手甩开了,就好像我的手是条毒蛇。而且,我给你留下一封信,你却根本没有理睬。艾米莉,你为什么没回复我的信呢?你说过你的心上一直……”

“我根本没见过那封信。”

“根本没见过?可是我确实寄出了那封信。”

“是的,我知道。我应该告诉你,她嘱托我一定告诉你。”她把事情的原委简略地说了一遍。

“我妈妈?她做出了这种事情?”

“你不要苛刻地责怪她,泰迪。你也知道她不同于其他

女人。她跟你爸爸吵得不和……你大概不了解……”

“哦，她到蒙特利尔跟我一起住之后，就把她和爸爸的事全告诉了我。但是那……艾米莉……”

“好啦，让我们别再提那件事了，我们应该原谅她。她很不幸，心态也变得很怪，不由自主地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上一次你召唤我的时候，我……我的自尊心在作怪，是自尊心阻止我没去见你。其实我很想去，可是我却以为你只是在寻开心……”

“就是在那天晚上我终于彻底绝望了。这种绝望一直在左右着我。我看到你就站在窗前，在我的眼里，你就像一颗冰冷的星在闪闪发光。我知道你听到了我的召唤，那是你第一次对我们的老暗号无动于衷。似乎除了忘掉你，已经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想，可是忘掉你又谈何容易！我一直没法忘记，有时候我自以为忘掉了，但是当我看到天琴座里的织女星时，我就会又想起你。我感到非常孤独。伊尔丝是个好朋友。此外，我认为跟伊尔丝在一起我就能有机会谈到你。同时我想作为你所爱的朋友的丈夫，我在心里就仍然可为你保留一个小小的角落。我知道伊尔丝并不特别喜欢我，对她来说我只是她所得到的‘安慰奖’。不过我曾想我们能够很好地一起生活下去，能够携手应付生活中可怕的孤寂。”说到这里，泰迪自嘲地笑了起来，“后来，当她在婚礼前抛弃了我时，我简直被气疯了。她让我出了天大的丑，而我在这之前一直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自己在世界上正崭露头角。啊，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憎恨女人。我也感到很伤心。我还是很喜欢伊尔丝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也爱她。”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此艾米莉并不感到妒忌。



Emily
L. M. Montgomery
249

“要是让我拾起伊尔丝甩掉的东西，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伊丽莎白姨妈说道。

艾米莉容光焕发地瞅着伊丽莎白姨妈。

“伊尔丝甩掉的东西。哦，其实泰迪一直属于我，我也一直属于他，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都完全属于对方。”艾米莉说道。

伊丽莎白姨妈听到这种说法后不寒而栗。人们也许可以有这种感觉，可是把它说出口来却很不像话。

“总是不正经说话。”露丝姨妈评论道。

“她最好还是趁没改变主意时赶紧嫁给他。”艾迪舅妈说道。

“我看她对泰迪倒是挺痴情的，痴情得有点不顾廉耻。”华莱士舅舅说道。

不过总的来看，马瑞家族的人对这件婚姻还是满意的，也可以说很满意。从前他们为艾米莉的恋爱担了那么多的心，如今她终于体面地有了“稳定的男朋友”，这毕竟是好事。再者说，他们都很熟悉泰迪，至少就他们所知，泰迪并没有什么坏习惯，以前也没做过什么不光彩的事。而且他作画的收入颇丰。当然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想法在人前公开说，不过老凯利替他们讲了出来。

“啊，这次挺好。”老凯利点着头说道。

他们在新月农庄举行了不事张扬的结婚仪式。在他们举行婚礼的几天前，迪安寄来一封信。厚厚的信里夹着一张

Emilie

Emilie

艾米莉之恋

L.M.MONTGOMERY

票据——与“破灭山庄”和里面的家具等物有关的契约。

“我希望你接受这份契约，小星星，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那栋房子不能再破灭下去了。我希望它最终能有人住。你和泰迪可以把它用作夏日别墅。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会到那个小山庄里来看望你们。我希望在那里将受到友好的招待。”

“迪安真是太好了。我好高兴，他已经不再感到伤心了。”

此刻她正站在从“明日之路”可以眺望布莱尔湖谷地的地方。她听到身后传来了泰迪匆匆朝她走来的脚步声。在她前面黑魑魑的小山上，晚霞映衬着那栋可爱的灰色小房子，今后它不会再破灭下去了。



Emily
L. M. Montgomery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艾米莉之恋

作者= (加拿大)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著 史津海译

页数= 2 5 1

S S 号= 1 1 4 3 6 7 1 3

出版日期= 2 0 0 5 年 0 7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